长安蚍蜉杀百零八案

廖舒波 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Ltd.

长安一百零八案

蚍蜉杀

大唐长安城，纵横交织一百零八坊，坊坊有奇案，步步藏杀机。请君入局，明察秋毫，破解长安一百零八案！

显庆五年（公元660年）正月甲子夜，永乐坊东北角一座宅院内，灯火通明，靡靡的歌舞之声袅袅传来。忽听“咔嚓”一声琉璃破碎之音，万籁休止。醇香的葡萄酒带着剧毒，自破裂的琉璃琥珀杯中汩汩流出，当朝三品大将军命丧当场。

不日，案件侦破，证据确凿，嫌犯认罪，经刑部、大理寺、御史台三司裁定，凶手将择日问斩。然而大出意外的是，死者家属不依不饶，居然屡屡上诉要为凶手鸣冤。此时正逢武后代天子执政之初，死者恰好是武后的表亲，这桩咄咄怪案竟成了瞬息倾覆时局的关键。

于是，负责纠察百官、监审刑狱的御史台不得不接下这烫手山芋。与惯于现场查证的大理寺、偏于定罪处罚的刑部不同，御史台以“辩论”破案，即由二人分作正反双方，讯问证人、复核证物，作无罪或有罪辩护。

台官张元昙、杨藏英受命，担任此案的正反双方。他们根据一句证词、一件证物、一条线索……唇枪舌剑，据理力争。而在他们身后，一代酷吏来俊臣正一步一步走来……

疑点背后仍有疑点，真凶身后仍有真凶。翻开中国文化悬疑小说《长安一百零八案》，和作者廖舒波一起，共赴这场充满趣味、充满收获的国推之旅！

紫焰小说文库 013
长安 IP 计划 006
廖舒波作品 001

上架建议：小说·悬疑

联合天畅 TOP
- 为了每一本书的抵达 -

ISBN 978-7-5596-8464-6

定价：59.80元

长安二百零八案

蚍蜉杀

廖舒波 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Ltd.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长安一百零八案：蚍蜉杀 / 廖舒波著. -- 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25. 6. -- ISBN 978-7-5596-8464-6

Ⅰ. I247.5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PR7295 号

长安一百零八案：蚍蜉杀

作　　者：廖舒波
出 品 人：赵红仕
策 划 人：王唯径　沈澈
策　　划：上海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：肖　桓
特约编辑：计双羽　王菁菁
营销编辑：李新雨　谢灵芝
封面设计：郭　紫
封面插画：宵空酱
内文排版：吴星火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　100088）
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
河北文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　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：243 千字　710mm × 1000mm　1/16　19 印张
2025 年 6 月第 1 版　202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596-8464-6
定价：59.8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、复制、翻印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（010）64258472-800

作者简介

廖舒波

紫焰品牌作家。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海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作品曾获中国科幻小说最高奖“银河奖”、第一届中国原创推理星火奖首奖及无限可能奖，上海“元创未来”元宇宙创意大赛文学赛道金奖。

其文精于构思，用笔险峻，擅长诡计设计，善于描述险象环生的情节，史学功底扎实。《长安一百零八案》系列是其打磨五年、数易其稿的代表作。

系列简介

《长安一百零八案》系列

是继《西游八十一案》系列之后，紫焰“长安IP计划”第二个重磅小说系列。“长安IP计划”旨在挖掘西安、讲述西安、传播西安，成为陕西优质文化品牌。在此框架下，《长安一百零八案》系列将以“一书贯全唐（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）”的策划思路，以文化悬疑的叙事方式，勾勒人物，回顾历史，描绘全唐长安的方方面面，打造出一个不同以往的、充满“唐味”的长安故事世界。

紫焰

紫焰小说文库

紫焰小说文库

畅销全国的紫焰小说文库，每一位作家、每一部作品，都经过精挑细选、精心打磨，只为陪您走过一段充满乐趣、充满收获的心灵之旅。

《大宋悬疑录：貔貅刑》 / 记无忌 著
以北宋历史为谜题的推理小说，谜芸馆、赤乌堂2024年度本土推理榜双TOP1。

《西游八十一案》 / 陈渐 著
八十一难，实为八十一案。2022年连续登上日本“这本推理了不起”“周刊文春推理小说Best10”两大权威推理榜单。

《三国谍影》 / 何慕 著
讲述《三国演义》忽略的情报暗战，再现冷兵器时代隐蔽战线上残酷而智慧的厮杀。

《大明火枪手》 / 燕歌 著
讲述土木堡之变后，北京城中重重火器悬案，反转、反转、再反转。

《逆时侦查组》 / 张小猫 著
时间循环悬疑剧《不眠日》原著。一场侦查与反侦查、高科技与高智商的较量。

《白泽先生志怪谭》 / 平山君 著
民俗推理小说。民国学者白泽先生从山野秘闻中，揭开鬼怪皮下真相。

《谜案演奏家》 / 猫特 著
逻辑流推理。封闭的音乐厅里，双胞胎同时惨死，嫌疑人一千名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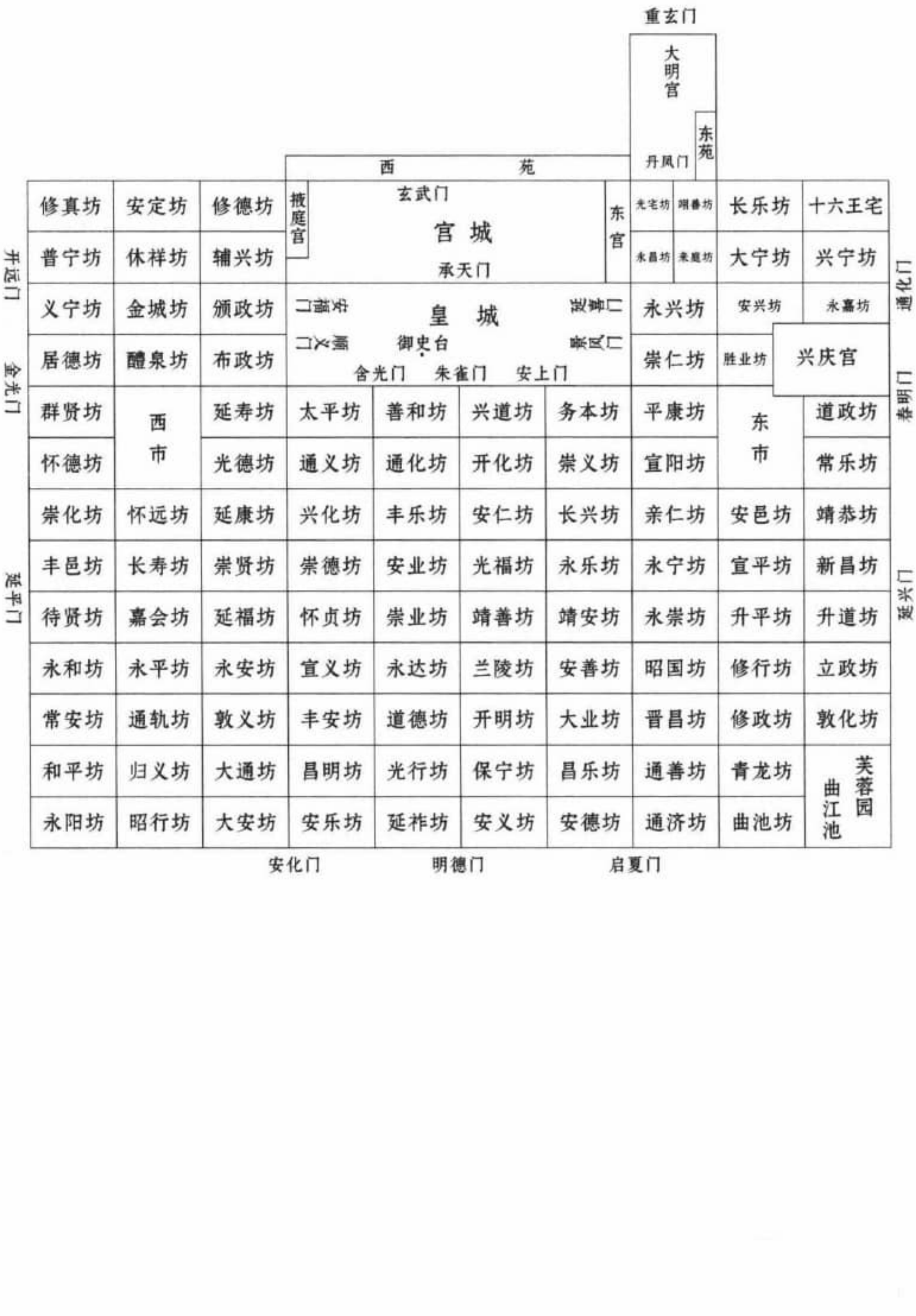
紫焰小说文库

策 划 人：王唯径 沈 澈
策　　划：上海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版权洽谈：焰公子13564507042
责任编辑：肖 桓
特约编辑：计双羽 王菁菁
营销编辑：李新雨 谢灵芝
封面设计：郭 紫
封面插画：宵空酱
内文排版：吴星火
投稿邮箱：zenithbook@163.com

时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有爱妾，置于别宅，尝邀思训就之宴乐。思训深责宝节与其妻隔绝，妾等怒，密以毒药置酒中，思训饮尽便死。宝节坐是配流岭表。思训妻又诣阙称冤……

——《旧唐书·杨思训传》

唐长安城一百零八坊分布图



目录

楔子 / 1

第一章　御史台 / 5

第二章　台外劫 / 13

第三章　卢夫人 / 21

第四章　别宅妇 / 29

第五章　绿槐女 / 39

第六章　细查问 / 47

第七章　高门姝 / 55

第八章　夜之宴 / 69

第九章　昔日事 / 81

第十章　蛛丝觅 / 95

第十一章　源头探 / 111

第十二章　琉璃窗 / 125

第十三章　吐谷浑 / 137

第十四章　迎佛骨 / 151
第十五章　验罪证 / 165
第十六章　真身现 / 179
第十七章　暗室辩 / 191
第十八章　线串珠 / 201
第十九章　新路明 / 213
第二十章　谜画师 / 225
第二十一章　再夜宴 / 241
第二十二章　终局现 / 253
第二十三章　是何人 / 265
尾声 / 281
后记 / 287
参考文献 / 293

楔子

——小郎君，现出你的身形来吧。

我知道你的身份，你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刺客。区区刺客，我这一生遇到的已经足够多了。你跟他们不一样。你没有黑猫一样轻捷的脚步，也没有刻意地把气息隐藏。从你在酒肆第一次接近我开始，我就闻到了你身上的气味。松墨的味道，颜料的味道，这些略带干涩的草木香气让我想起一个旧地，一个曾经开满了松花的地方。在某一个时刻，我听见你和当垆卖酒的胡姬说话调笑，你曾说起她们鬓边的海棠，说它们是胭脂、品红、绯霞、茜草，在那时我立刻明白过来，你，是一个画师。

一个画师跟着我做什么呢？在别人看来，我已是一具快要埋入地下的枯骨。我的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不停，仅剩的一只脚，也只能靠着松木拐杖，勉强撑住布袍包裹的瘦弱身躯。每一日，我都艰难地踱步到那家曾经叫香奁斋的酒肆，倚在勾栏上，仰望着今时今日长安的天空。天色，我早已看不清了。我的双眼因衰老而昏花，它们看不清世间，正如世间已经不在乎

我的存在。这样一个老迈之人，怎么还会引起一位画师的注意？你若是想用墨笔勾出一派仙风道骨，大可以多走几步，去则天皇帝设下的御鹤堂。在那里有更多的老叟，刻意的飘逸神采使得他们仿佛从上天降下的神人，既高贵又骄傲。你完全没有必要偷偷跟着我，甚至一直跟到我破败的家中。

想来，你的到来，应该和张元昙有关吧？

不要惊讶，和你的身份一样，我早已猜到了你的目的。毕竟这些日子，我也听见了从远方传来的诸多消息，传闻中御史台近乎破了一百零八坊内奇案的台官张元昙去世，比起天后那宏伟的明堂被烧毁之事，张元昙的故去微不足道。我知道这个消息的那天正好是谷雨，细密的雨丝稀稀拉拉地下着，令我在屋檐下徘徊许久。我知道，除了我，关心这些事情的只有文人墨客。他们钻进故纸堆，想找些他的旧事，写几首诗，或是编几篇传奇摆在达官贵人的案台上，以展现自己的文笔，并借着歌颂这位刚正不阿的清官，博取一些清名，换得一官半职。一个清官的死，却成了许多人的敲门砖，很讽刺是不是？

你不是这样吗？不是？你只是想画下张元昙真正的模样？真正的历史？

这说法真是……哦，我好像想起你的名字了，尉迟安，你的养父是有名的画师尉迟乙僧，他画在光宅寺东院的那幅降魔图凹凸不平，据说直到今日还栩栩如生。不过，那还不是他最好的作品，他最得意的作品名叫《地狱变》，毁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……坐下吧，不必再为自己辩白。因为你的身份，你的养父，我也会告诉你张元昙的旧事，只是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相信。

人的话语总是有欺骗性的。你看见这盘棋了吗？横平竖直，像不像长安城整齐划一的一百零八坊？不，不要动它，除去外出的时光，我每天都在把玩这盘未完的残局。这是张元昙留给我的，你相信吗？这是他挑衅我的谜题，也是他深沉的启示。

尉迟，你下棋吗？如果下的话，你应该知道，当我在这里再投下一枚白子，围困其中的黑子就会被吃掉，然后被拿下棋盘，放置到一旁。很简单的事，是不是？

倘若这枚棋子是一个人呢？他在孤军奋斗后，残酷地死去了，他会感到壮烈，还是悲哀？他会知道自己死去的价值吗？会知道自己在一盘棋中的位置吗？如果知道黑子终将胜利，他会不会感到高兴？而如果知道黑子终将败退，他会不会怀疑自己死去的意义？

如果，你相信的话，我会告诉你，这都是张元昙亲口所问的问题。

我知道你会相信。尉迟，你和你的养父一样，有一双善于绘画和修复的巧手，也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。那么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就让我好好跟你说说吧。说说张元昙，这个我一生的挚友，也是我一生的敌人。我们相识于明庆[①]三年，而最重要的故事则发生在两年之后，无论哪一件，距离现在都差不多三十年了。

尉迟，你要听好接下来的故事，它几乎与张元昙无关，却是一切的开始……

① 即唐高宗李治的年号显庆，后因避讳唐中宗李显的名字，唐人追称显庆为明庆，或光庆。

第一章

御史台

大唐显庆五年，二月。

这年开春的长安出奇地冷，冷得可以说是滴水成冰。人们都说，那是圣人、皇后不在长安的缘故。前一年的年尾，大唐王朝的主宰者与他的皇后武氏自长安出发，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皇室出行，行程的终点是远方的并州。

并州在长安东北，是皇后的故乡，也是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生活的地方。

后宫众人不止一次听她抱怨在并州的生活，可在圣人面前，她却总是说起那里可远望的青山、广阔的原野，以及母亲杨氏家族的院里，一棵巨大到足要五人环抱的古杏。

杏树长荣百年，至今仍能结实，因了此，也因皇后思乡情切，圣人终于决定驾起仪仗，陪同妻子回乡省亲。

——这一年，也是皇后获准协理政事的初年。

圣人饱受风疾困扰，日日头疼不已，于是特许皇后协理政事。皇后亦是勤勉，每日天不亮便起来批阅奏折，由内侍传话，与近臣商讨诸事，即

使在前往并州的旅途之中也不例外。

那桩发生在长安永乐坊的毒杀案，就在此时呈到了皇后面前。

杨思训，右屯卫大将军，于正月甲子之日，亡于同僚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永乐坊别宅。慕容家姬妾因对其心怀怨恨，在宴席间暗中以毒药置酒。

经大理寺、刑部、御史台三司会审，此案证据确凿，人犯供认不讳。大理寺即刻将那姬妾羁押，择日问斩。

然而此时，死者杨思训之妻却出面坚称此案有冤，凶手不是此女。大理寺便将此案连同那姬妾一起，转交负责核审、申冤的御史台进行最后的讯问与审议。

此案依大唐律令，按说不至于递到圣人御前。只因死者杨思训算来是皇后远房表弟，有些亲缘，其中又夹杂异状，即死者亲属反为嫌犯申冤，诸官都不敢做主，只得上报，层层流转，最终竟到了皇后案前——

再小的案子，上了御案，都会牵扯各方势力。

不出所料，皇后并没有立刻决议。据她贴身的邓内侍说，皇后目视案卷，思虑长久，有时甚至会花上整个时辰，直到外间报时钟重重响起，一声，两声……

——并州的报时钟响起，远方的长安城也回应以同样的报时声。

钟鼓声沿长安正中朱雀大街往皇城传去，即使城中圣人、皇后不在，长安城的秩序也没有丝毫改变。一百零八坊坊墙高耸、街道笔直，数以十万计的官、民、商散在坊中，连同各方前来的粟特、回鹘等胡人，仍旧如往日般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

天未明，诸多官员早早起身，或骑马，或步行，沿道穿过诸坊，匆匆往皇城赶去。稍晚些，东西市商铺开门，售卖汤饼、蒸饼的店铺，守着烘炉卖毕罗、胡饼的商人，于热气中大声吆喝，造纸、制香、织锦等大铺逐

个开业，坊间自寂静向繁华。

繁华于午时最盛。此时，长安城中少年们打马跑过，于平康、宣阳、怀远、崇化等坊间流连，斗鸡观戏，调笑胡姬，吟句赋诗，带着香粉味道的甜腻吹过城中五渠八水，连路边柳枝和槐叶都染上了熏香气。

酉时至，火球般的太阳缓慢落下，官员、商贩、旅客随报时钟鼓催促，沿坊间道和坊内曲巷匆匆而行，如倦鸟归林。又一时辰，坊门悉数关闭，不通往来。大街上，除去巡视金吾，再不见行路人。

此时，长安城中最不缺少的大官和巨贾，于家宅中、别业内，开始宴饮。在那七八进[①]的豪宅楼宇深处，歌伎舞姬尽情献艺，一派丝竹管弦之声，混着美食酒香。酒过三巡，便开始玩起藏钩、双六[②]等，宾主尽兴。

夜深酒酣，烛火燃尽。

借着仅剩的一点微光，巴结、施恩，训斥、讨好……长安城的传闻和秘事亦在这时悄悄流传，直到次日……

次日，太阳升起，钟鼓敲响，再度周而复始。

显庆五年的三月初五，也是这样一番光景。这一日清晨，年轻的御史台台官杨藏英迎着熹微的晨光，走出自己在崇德坊暂居的寺庙，一路向着北边，朝皇城走去。长安城未全醒，坊内只有星点的灯火。于半明半暗间，杨藏英经过或高或矮的灰砖墙，上一道石桥，绕一处水榭，出了坊笔直向前，穿过含光门，就到了皇城中。

进了去，沿路向前行一段，就是他供职的御史台。

闻着台内传来的松花香，想着远方并州传来的消息，他不自觉地心中一沉。

---

① 唐代房屋以四方形院落纵深往内，每个庭院称为“一进”。

② 藏钩，是猜钩子在左右手的酒令游戏；双六，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。

片刻后，杨藏英坐在御史台正堂，指尖划过案卷，卷上墨迹早已干透。

他身为御史台八品官，这年只有十八岁，个子矮小，面容白净而姣好，如果不是两道略粗的剑眉，看起来就像漂亮的女子一样。若换了别人，这等外貌肯定会惹来闲言碎语，但在御史台，无人敢因此轻视这位杨小郎君。

“……根据案卷所述，这位新妇子留好遗书后，在青庐[①]内自缢而亡。”

杨藏英如是说，眼神移到对侧。对侧，同样身着深青袍的八品台官骞为道暗暗打了个哈欠。此人比杨藏英略年长些，家世清贵，擅长诗文，据说祖上是孔圣人弟子。此刻看来，他并无辩案反驳之意。

杨藏英便续话：“此案简易，本该就此了结，但我发现其中有一处矛盾——往来宾客中，有人写了一首催妆诗，提及当日湖上夕阳，照得柳树影子倾斜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但依案卷所示，宅邸内无一处能见此情境，除了……青庐之中。”

骞为道赞同，拱了拱手，转向正中。正中高台，坐着御史台内年逾五旬的梁老主簿。主簿不过七品，但因了年老德高，这主簿掌管台中大小事务，就连堪比朝中宰辅的御史大夫、御史中丞做决断都要问他几句。

“此案确有矛盾之处。”话语威严，梁老主簿面上却带着满意的浅笑，“应当重新审阅，就算宾客仅是偶然为之，也要问清才是。”

“主簿说的是。”杨藏英应诺，低头看，几案前拆开的案卷仅剩下最后一卷，本日的例行讯问已近尾声，若是不提及正月间皇后表弟死去的“那起大案”的话……

眼下圣意不明，还是延宕些时日为好。

他正如是想，果不其然，梁老主簿将此事略过不表，只道：“案卷审阅

① 唐代新婚夜新郎、新娘所住的新房。

已毕，除此之外，台中还有他事吗？”

无人答话，正堂内静了下来。

梁老主簿左右看一眼，突地向旁侧阴影开口：“你有事要说？”

不等众人回话，正堂旁侧的阴影中，走出一个人来。他是台中仆役，杨藏英记得他，他姓来，面容俊俏，外间有人称呼他们是台中“双璧”，也有人觉得这来姓仆役容貌更胜杨藏英一筹，走在坊间街道，路过的女子隔着幕篱都会发出惊叹。

这些都是题外之思，来姓仆役快步上前，伸手一递：“主簿，来某这里还收着一事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梁老主簿有些不以为意。

“有人密告御史台书令史——张元昙，于寒食踏青之时，前往开明坊暗中拜祭无名之人，形容鬼祟。”

话音未落，骞为道已脱口而出：“是那愚汉？”

梁老主簿瞪了他一眼，骞为道立刻收了声。

他停了话，却止不住后面众书令史发出轻笑。梁老主簿面色有些不好，些微停顿，他还是收起夹杂着鄙视的无奈之情，开口道：“开明坊地处偏远，大多是耕田菜地——拜祭，是误会吧？”

看似抱怨，实则开脱，此话一出，再无人低语说笑。于此间，杨藏英站起来，面色严肃，叉手行礼：“在下还要当班，就不参与此事了，告辞。”

彼时，只需提起长安皇城内，承天门西南侧那所方正的三进大院，谁都知晓那是御史台。

台内种满高大松柏，还有终年青翠的龙爪槐。无论冬春，总有淡淡的黄色松花粉落下，在青砖石地面铺上浅浅的一层，每日来往的御史、台官们神色匆匆，在上面留下凌乱的足迹。

台内正中，放有四只石兽，分别面向东南西北。

像狮子，又像麒麟，头上一只角，这是名为獬豸的神兽，象征着司法公正，绝无冤屈。

——这便是御史台。既负责弹劾官员、监察百官，又负责受理词讼、核查冤案。

杨藏英在台中庭院走着，两个身着浅青色九品官服的台官经过，正低声言语，隐隐可听见“又来了”“吓人”等话语，神色间有几分不安。杨藏英本欲叉手行礼，见此情状便退却了。他一径向前，心内思虑着方才“讯问”之事。

御史台，与刑部、大理寺并称“三司”，所查之案、所为之事有所重叠，又各有侧重。与惯于现场查证的大理寺、偏于定罪处罚的刑部不同，御史台探案解惑，更多用的是“讯问”。

简略说来，就是一人认为疑犯有罪，而另一人认为疑犯无罪，双方各自寻找证词论据，讯问证人，为己方观点辩护，同时说服主持和旁听之人，让他们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审判。

方才的杨藏英与骞为道，便是这讯问中对立的两方。

按照规则，讯问一旦开始，就不分官民、不辨高低，就算对面是台里官位最高的御史大夫，这边哪怕一个台官、一个书令史，甚至一个百姓都可以指出他的错处，跟他辩驳。只要提出证据，无论声音再大再凶，哪怕多有冒犯，在场之人也不会在意。只会任由双方通过辩论，理出所有矛盾，得出最接近真相的结果来。

……只是不知，正月间的“那起大案”，光凭讯问能查到何种程度。

这想法有些冒犯，突然自杨藏英脑海中冒出，令他自己也有些许惊愕。他停下脚步，又想到若无法查明真相，从梁老主簿至仆役，恐怕无一人会有善终，但若是查明了真相……

想到这里，杨藏英突然觉得背后一冷。

近乎本能，他回头望去，只见远处回廊之上，有人正盯着他看——是方才那个姓来的仆役。见杨藏英望过去，这人身子一矮，很快消失了踪迹。

他要干什么？杨藏英满腹狐疑。

杨藏英出身弘农杨氏，算是贵门，却非嫡系。在记事前，他被送到杨家，承蒙族中杨姥姥——一位如今身份已不同以往的贵族老妇——教养了数年。他进入御史台，也是经由杨家举荐，可到底还是养子，背后有人议论，有人敌视，甚至有人嫉妒，也不算奇怪。

但那来姓仆役，不知是哪处的人，总觉得来者不善。

正做如是想，有人自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杨藏英回头望，刚才讯问的对手骞为道，不知何时走到他的背后。杨藏英也不想谈及方才的事情，就问讯问结果如何，骞为道告知，杨藏英一走，梁老主簿便直斥密告张元昙一事纯属无中生有，多谈也是浪费时间，于是不做讯问，把这事当“无事”处理。

“所以便散了。”骞为道伸了个懒腰。

这倒在杨藏英意料之中，他敷衍地笑笑。

骞为道见他模样，又张望一番，瞧四周无人，这才凑近一步，问杨藏英：“可你我知道，他确实曾拜谒无名墓，不是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杨藏英收敛神色。

这回轮到骞为道不说话了，神色意味深长。

“难道骞兄觉得，密告的人是我？”杨藏英也挑明。

骞为道偏偏头，像是在品味眼前状况。许久，他也笑起来：“不可能，你与张元昙是好友，怀疑谁都不会怀疑你。”他摊开双手，像是想证明什么般，继续笑道，“张元昙是‘愚汉’，而我是‘懒虫’。”

他是在将自己撇清，杨藏英揣摩，也愿意相信他的确系无心。在这偌

大的御史台中，骞为道已是极少数不把“愚汉”张元昙当作麻烦的人。只是大案当前，各人有各人的考虑，纵然是素来独善其身的骞为道，多少也被挑动起来。

杨藏英略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开口问：“骞兄怎么看？”

“什么？”骞为道果然装傻。

“那起大案，皇后表亲被毒杀那件事。”杨藏英说，“近日里，这表弟的夫人来了好几封诉状，说查得不对，杀人的不是那个侍妾，非要我们御史台重审。”

“死者遗孀为凶手诉冤吗？”骞为道喃喃，“确实第一次听说。”

杨藏英点点头，静候他说下去。骞为道又想了好一会儿，最终还是神情复杂地摇了摇头，复又向西边的院墙瞥了一瞥，只含糊道：“你还是跟那‘愚汉’说一声吧，他那性子，恐怕会受牵连……”

第二章

台外劫

与皇城一街之隔的布政坊东北，右金吾卫旁侧一处小院，几个褐衣书令史盘腿坐在地上，个个垂头丧气，满脸不快。

一双靴子迈着轻快的步履经过他们，在其中一个颇为落拓的人面前停下。

那人也觉察到他，顿了顿，却没抬头，只是盯着靴子，一点一点地往上打量，直至整张脸都抬起来，视线与来人对上，这才咧嘴一笑："杨小郎君。"

杨藏英也报以一笑："张兄。"

这便是他刚才与骞为道提起的张元昙了，长脸，瘦削，留一撇淡淡的胡子，眉间一道悬纹，整个人看来严肃而阴郁。他今年二十一了，一个在书令史中不算年轻的年纪，但在别人口中，他的为人处世却远比小他两三岁的杨藏英糊涂。

——否则，也不会有"愚汉"这称号了。

张元昙是长安城郊的小族出身，硬算下来，只比一无所有的"寒门"

略好些。

他入仕时，原是在宫内史馆中找了个书写的职位，谋了两三年事，就被人硬寻错处，赶了出来。后来只得在长安四处哀求，托人推介。恰好碰见御史台有缺，便补位来御史台做了个“书令史”，一个不入流的流外官。

他来御史台不久，史馆中的长史、录簿等人竟专程摆了夜宴，请御史台诸官登门，还没开宴，便开始一人接一人地历数张元昙的诸多罪状——

一是直白莽撞，坚持不写“阿谀奉承”之词，不按上司所说记史。二是骄傲自矜，有篇文字书写得好，被宫中贵人加以称赞，他直愣愣地将奖励照单全收，都没谦虚一句。三是不知进退，史馆中无论大小事，遇到他想知道的，不问个清楚不罢休，众文士搜肠刮肚，把文雅不文雅的推辞都说了个遍，他还是刨根问底，令人头疼……

酒过三巡。

史馆诸人说累了，却仍有不止一人在感慨——张元昙此人，并不是真的愚汉，真想做事应该也能成一番事业，不知为何甘于流外，恐怕别有目的。

这猜测的真相在十余年后终于得到证实，人们这才感叹史馆的人并非全是腐儒。但在那时，御史台诸人都当笑话听，只觉得此人当过史官，抄抄写写于他不是难事，应该乐得轻松。但相处日久，约莫半年后，史馆诸人所说的事渐渐暴露出来。

张元昙对御史台探案用的“讯问”一事有着极大的热情，只要遇见有谁闲谈起台中的案子，他就跟过去，竖起耳朵仔细地听，时不时还插上两句。

开始大家也只觉得他是好打听，便与他多说两句。但多听两句，他便能指出要害，问台官为何不从这处或那处突破，令众台官哑口无言。偏他又说得有些道理，被梁老主簿听见，就会斥责众人“还不如一个书令史”，让诸官在无奈之上又加了几分愤恨。

久而久之，除去杨藏英、骞为道等为数不多的几人，御史台再无人与

张元昙多交谈。大家背后提到此人，总要感叹几句，说这等聪敏之人却不懂人情世故，实在可惜。感叹之余又说，好在没有机会，要有机会，还不知道他是个怎样贪功抢劳的人，实在是可怕、可怕。

——今日也是如此。

杨藏英刚打完招呼，张元昙已迫不及待："'那案子'如何了？"

话一出，旁边几个还坐着的书令史个个爬起，拍着身上沙土，逃一般往大门边走去。杨藏英赶紧把张元昙拉到一边："别问了。"

张元昙哪里肯罢休，连着问了好几处关节。杨藏英看了他一会儿，突然笑道："好啊，我可以和你说。"不等张元昙面露喜悦，便接道，"但你得先告诉我——你拜谒的无名墓到底是谁的？"

话音落下，张元昙即刻沉默，把脸扭到一边。

杨藏英继续逗他："到底是谁？小郎君我可能知晓一二？"

张元昙也不应答，只是低了头不说话。他与御史台其他人不同，无论家中情境还是案件推断，只要有人问，都会倾囊告诉，是个从不藏私的"愚汉"。但唯独对扫墓一事，他守口如瓶，无论身为好友的杨藏英如何询问，来来回回都是一样——不说。

想到这里，杨藏英收敛神色，把刚才听见的密告等事简略说了，轻声提醒："你被盯上了，以后少管这事。"

张元昙低低"哦"了声，眼睛却往其他地方瞥去。杨藏英知道，他并没有善罢甘休，还会继续探问。微微闭上双眼，他想起骞为道的示意，顿了顿，又开口说道："另有件事……小柳姑娘问我，为什么你好久没去香奁斋了。"

张元昙眼睛骤然一亮。

香奁斋是一家位于光福坊的酒肆，距离皇城有三坊的距离。虽然比不

得平康坊一带的繁华热闹，却也别致典雅。杨藏英与酒肆中一个叫小柳的歌伎交好，是她的常客。小柳年纪很轻，是自远方来到长安的，还未成名，只能挂在姐姐手下待客。

她不仅招待杨藏英，也总让杨藏英带上朋友，大约是存了些自立门户的心。

杨藏英便时常邀请张元昙，张元昙不算有钱，又不像杨藏英面容姣好。小柳心中嫌弃他无趣，却又不好放开这个客人。于是一来二去，香奁斋倒成了杨藏英和张元昙两个人私下喝酒闲聊的地方，每当提起去“香奁斋”，那便不是去游玩，而是去密谈了。

此时此刻，杨藏英也不知这着棋是凶是吉，是能解御史台之围，抑或仅仅将又一个人拉入险境？杨藏英无法揣测，但还是这么做了，如同之前许多次一样。

“那便，今日就……”张元昙还未说完，外间突然传来一阵高喊。

喊声夹杂着尖叫、厉声呵斥，听来竟如战场般。

御史台需接待申诉冤案之人，但因普通百姓未经允许，不得擅入皇城，便借了这布政坊右金吾卫的一处宅院，派出书令史，不日来此收集详情。每当晨钟敲响，这院门外便会聚集多人，形容枯槁的老人、带着孩童的妇人个个擦着眼泪，高喊“冤枉”，到了激动时，连御史台派出的书令史、仆役都会被拉扯、殴打，直闹到金吾卫前来，把人拉开——

所以今日吵闹，也不奇怪。

职责所在，杨藏英当先一步，指示守门人开门。门甫一被推开，就见外间二十余人，围成半圆，圈住三人。正中，一个戴幕篱的白衣妇人双手拢在袖中，昂首而立，身前一步远站着一个红色胡袍女子，手持轻便武器弹弓，一手还搭在弦上。

两人对面，一个俊俏郎君半跪在地——杨藏英认出是刚才的来姓仆役。

他的灰色布衣左袖已然擦破，脸上、身上有几处被重击的红痕，又见地上散落着的数枚琉璃丸，想必是那胡袍女子所为。

杨藏英打量一番，上前一步："发生了什么事？"

来姓仆役不答话，他一手撑地，另一手压在膝下，似乎在掩饰什么东西。

杨藏英见状，双手平放，转向诸人行了个大礼："在下御史台八品台官，姓杨，今日负责当班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何事，大家所求为何？还请派一位领头人向我说明。"

说话间张元昙和其余仆役前后脚到了杨藏英身后。白衣妇人却像未听见般动也不动，倒是胡服女子扫一眼，突然高声道："他偷东西！"

"他？"张元昙在后面直皱眉头，"来贵极？"

"管他是富是贵呢，就是他，跟这位夫人说话时偷偷顺了人家腰间的东西！"

杨藏英本就对这来姓仆役印象不好，又看他形容鬼祟，更觉得不快，张望一眼，对身后仆役道："把他绑起来，送梁老主簿——"

"略等一下。"张元昙的声音传来。

杨藏英联想起一件旧事，赶紧举手挥了挥，止住仆役。张元昙越过他，众目睽睽之下快步走进圈中，立在两名女子和来贵极之间。日光之下，他的影子覆盖地上之人。来贵极望他一眼，俊俏的脸面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。

"你确实偷了东西。"张元昙沉声道。

影子中，来贵极把头低了下去，没有辩解。他的身子不易觉察地挪了挪，可膝下压着的东西始终没有露出来。

张元昙又道："你是仆役，偷窃这事落了实，会被赶出御史台，回到以前流落市井，饭都吃不饱的日子——揣度情势，现在把东西交出来是最好。"

旁边传来讪笑。来贵极的耳根都红了。张元昙神色一凛："当真不交吗？"

不等回话，他话锋已是一转："此时认错，是你最好的选择，但你咬紧

牙关，偏就不做——郎君，想来其中有几分隐情，如今杨台官在此，你直说出来吧！”

来贵极听闻，浑身一颤，猛抬头，看一眼门边诸人，又扭过头向张元昙，猛地伸手一指：“你，站到中间去——”

这举动让诸人一片哗然。

张元昙虽是御史台中品级最低、不入流的书令史，但论起来还是“官”，比仆役地位高上许多。此时，这来贵极却明目张胆地命令起他来，实在有些不妥。张元昙却似毫不在意，当真如来贵极所说，往圈内走，向白衣妇人逼近。

“再过去一点，对，对，就是这里——”

众人论议一片，于张元昙身后，那胡服女子拉紧了弓弦。来贵极却心无旁骛，与张元昙对着位置，待到对方终于站定，来贵极吸了一口气，轻呵一声，鲤鱼打挺般弹起，手飞快地一抽，掏出一件器物，映着日头，闪过一道寒光。

“刀！是刀！”旁观之人喊了起来。

几乎是同时，一个清冷的女声响起：“这位郎君！”张元昙听闻，看向那白衣妇人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一个黑影带着“咻”的风声，掠过半空，正中张元昙胸口。纵使有所准备，这书令史还是“啊”了一声，后退一步，本能地伸手接住飞来的东西——

是个带白纱的草编幕篱。

轻纱飘动，白衣身影也猛扑向前。那妇人身子一低，几步冲到来贵极身前，在这刚站起的仆役弯腰之前，她探手而出，将那柄刚亮出的短刀夺到手中。

有人发出惨叫：“她要干什么？”

妇人缓缓站起，刀尖向着来贵极，满是威胁地挥了挥。见对面不敢动弹，

她转过身，面向院门外立着的一群人，不顾头发散乱、衣衫脏污，只是脸带泪痕，从毫无血色的唇中吐出冰冷的字句。

“杨门卢氏，今日割耳以告夫被杀之冤。”

说罢，调转刀尖，就向自己的脸面刺去。

“夫人不可！”杨藏英低声惊叫，招呼仆役冲上前去。

第三章

卢夫人

“夫人不可！”

呼声中，众人跑的跑、跃的跃，终究是隔了段距离，眼看卢夫人手臂飞快，一眨眼刀尖就到了耳边，拦都拦不住。

恰在这紧急时刻，突然有个黑影，“咻”的一声飞来，划破半空，重重撞在夫人后背。

卢夫人纤纤弱质，猛地被这么打了一下，身形摇晃，不由得向前迈了半步。就在她踉跄的片刻，那胡服女子弹弓松弦，一枚琉璃弹丸打出，正中卢夫人手腕。

夫人惊呼一声，手臂一抖，短刀落到了地上。

前面的黑影也同时落地，众人才看清，那是张元昙灵机一动，丢出了手中刚接到的幕篱。

“好呀！”远处的杨藏英惊魂未定，喝彩一声，“张兄，娘子！拦住她！”

如他所喊，卢夫人吃痛中，仍弯腰试图捡起短刀。

来贵极向前一跃，绕到卢夫人身后，反剪住她的双臂，死死扣住，令她动弹不得。显庆年间，男女大防很重，这举动引得周围一阵呼喊，旋即变成了讪笑和讽刺。一抹尴尬的红晕浮上卢夫人苍白的脸庞，她用力挣了几下，略显委屈地命令道："将我放开——你这市井卑贱人！"

来贵极被戳中痛处，浑身抖了下，但还是冷冷回答："不，我不放。"

周围人起哄得更加大声，几名仆役靠近，见此情景也不好上前，转而厉声呵斥那些无事人。此时，杨藏英穿过人群，一径走到卢夫人面前。略一细看，只见她虽身着丧服般的白色衣裙，但襦裙裙摆、半袖之上，可见金银锦线织出的层叠云纹。

衣饰质地精良，所费不菲。杨藏英心中揣度，此事恐怕并不简单。

他心中如是想，脸上还是恭敬道："夫人今日是来申冤？"

被制住的卢夫人看了他一眼，神色复杂。

"刚才已说过，在下是台中八品台官。夫人大概觉得我太过年轻，不是管事的人。无妨，在下只想劳烦夫人先听我说几句——大唐律令，妇人女子于诉讼申冤之事，与男子并无区别。即使是奴婢侍妾，只要证据确凿，御史台同样会接受申冤。"

他又看向卢夫人，续道："您身份高贵，气质高华，想来是正妻。这样作践自己又是何必？真有冤情，您只要请人写下状纸，交给御史台，御史台自然会重新查办。"

卢夫人轻轻侧头："放开我……"

她眼眸漆黑，没有一丝光泽，话语悲切，脸上却没有一丝波动。

杨藏英想了想，给来贵极使了个眼色。

"当真？"来贵极有几分警惕，提高声音问，"你不会再做傻事了吧？"

"不……不会了。"卢夫人如是答。

来贵极却没有马上把她放开，而是缓缓地翘起一根手指，一根，又一根，

以一种谨慎过头的态度，把十根手指缓慢地张开，才后退一小步，举起双手，半低下头。

“夫人，得罪。”

那个“罪”字的音还未发出，卢夫人身影就猛地一晃，二度向落到地上的那枚短刀扑去。旁边早有准备的张元昙飞起一脚，将那雪亮的短刀踢向远处。几乎同时，左右两侧的来贵极和胡服女子齐齐出手，各自抓住卢夫人流云般飘荡的宽大衣袖，向后一扯，硬是把夫人拉倒在地。

地上腾起一阵尘埃。一男一女都用了大力气，死死地绞住夫人的衣袖，令她动弹不得。纵然如此，夫人还是拼命挣扎，要向短刀扑去。

来贵极连声怒喝，胡服女子骂个不停，人们吵闹得更大声，杨藏英和书令史、仆役拉都拉不住，如此时刻，又有一个声音插入，是略带稚嫩的尖叫：“夫人！”

一个婢女模样的紫衣女子挤过人群，看到地上的夫人和纠缠着的另两人，瞬间发出鸟儿一样带颤音的尖叫。片刻后，五六个膀大腰圆的仆妇排开人群，冲了过来。

她们粗暴地扯开来贵极与胡服女子，扶的扶，拉的拉，将夫人团团围住。

“哎哎哎——”胡服女子大声喊，“我们是救你们夫人的命，就这么对我们！”

乱局更乱了，御史台中人边喊着“不得无礼”，边和仆妇们拉扯起来。刚才还只是小有混乱，不过片刻变得集市一般，喧闹不停。杨藏英被挤在人群之中，一时间喝令这边，又搀扶那边，仿佛被卷入旋涡，越是劝越是压制不住，就在担忧的时候，人群背后传来个威严的声音——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声音不大，还透着苍老和嘶哑。然而御史台一方人听见，立刻停下了喊叫和动作。他们站在原地，齐齐回头，抱拳行礼。其他人看见这人身着

浅绿官服，也明白他是从皇城内来的长官，都不敢高声。杨藏英和张元昙也赶紧低头抱拳致意："梁老主簿。"

待场面安静，梁老主簿再度问道："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"

"妾卢氏，是右屯卫大将军杨思训正妻。今日在此申冤——正月甲子，我丈夫被毒杀身亡，但谋害我丈夫的人，并非大理寺、刑部、御史台三司定案的侍妾绿槐。"

卢夫人答话，她的声音没有丝毫的慌乱，仿佛刚才的自伤、夺刀和混乱都没有发生过。"大将军？你……你是三品夫人？"那胡服女子惊呼失声。

在场的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，虽然从服饰、气质多少能猜出她是贵妇，但无人料到她丈夫品级如此之高，个个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饱经世故的梁老主簿停顿片刻，问道："那么，夫人，证据呢？"

卢夫人摇了摇头："没有证据。"

"没有？"梁老主簿的胡子颤抖起来，"没有你申什么冤？"

他问得很凶，甚至失了为官的威仪。卢夫人没有丝毫退却："正因此，我才要在此割耳为证。若不是这样，你们谁也不会信我，更不用说再去查探。况且，只要我割下耳朵，你们就必须重新审案，不是吗？"

梁老主簿被问住了，满脸为难。当时大唐的申诉惯例的确如此，如果申冤之人愿意割下耳朵、眼睛或者手指，那么无论有没有道理，案件都要重审一遍，给这自伤之人一个交代。

如此一来，御史台众人就要把身家性命押到台面，前去探寻这起案子的真相，而且并不知道结局能不能让眼前的卢夫人……以及背后的宫中贵人满意。

众人都紧张起来，看向梁老主簿，焦急地等他定夺。

旁侧飘出另一个声音："绿槐毒杀杨将军一事，我也觉得有些蹊跷。"

循声望去，说话的人正是张元昙。在场众人心照不宣的寂静中，这一

句话显得尤其刺耳。然而这个小小的书令史却好像没有觉察，仰起头，问向被人群包围的卢夫人："您知道那个绿槐的年纪吗？"

卢夫人愣了愣，没有回答。

倒是那胡服女子多嘴："我听说过，那别宅妇已有二十五六。"

张元昙又抬头，转向跟随梁老主簿而来的台官们："据我所知——各位，绿槐供述，她是因杨将军挑拨她与慕容宝节的关系，愤而投毒，对吗？"

没有人回答他。台官们显然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讨论一桩凶案。眼见他处境窘迫，杨藏英只好出声："张兄，好像是这样没错。"

"好、好。"张元昙低声说道，又转向众人，"各位，我们来做个假设。你有一个很宠爱的侍妾，还有一个关系很要好的朋友。有一天，这个朋友不明不白地死在侍妾家中，那么，你以后会怎样对待这个侍妾？"

他这么一问，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回答起来。有说将侍妾赶走的，有说把侍妾贱卖的，有说干脆将她杖杀的，最温和的也是和她一刀两断，永不相见。

张元昙听了一会儿，挥了挥手，示意众人安静。待众人停下，他说道："这就对了。绿槐下毒的目的，是为了阻止杨将军的挑拨，以免主人慕容将军疏远自己，可是——"他话锋一转，"就像刚才各位所说的一样，侍妾一旦毒杀主人的朋友，后续反倒更可能被主人疏远，甚至被驱逐、被打死，比她不下毒的结果还坏，不是吗？"

"正是如此！"胡服女子快言快语地回答。

她的话引出了一串议论，无论申冤围观的人，还是御史台的诸人，都觉得有几分道理，可碍于还有梁老主簿这样一个人物在场，谁都没有出声。

在这一闹一静之间，卢夫人转动着她深潭般的眼睛，看向张元昙："说下去。"

"我起初以为，绿槐是个豆蔻少女，年幼无知，不通人事，一气之下

才做出这样愚蠢的举动。但绿槐已经二十五六岁，比我还大些，这个年纪的人，不至于那么孩子气。”

“说下去、说下去！”胡服女子听得出神。

“我也听说，她供述清晰，所以才能很快结案……这也不像个粗笨无知的人，是吧？这样一个人，怎么会贸然下毒呢？依我看来，其中定有……定有隐情。”

“什么隐情？”这回换卢夫人问。

“正如我方才所说，毒杀的利害，绿槐不可能不知道，但她仍然冒着种种危险，做下这等狠心的事。在我看来，这事有两个可能。一是，做了这事，能让她获得比做慕容将军宠妾更多的利益。”

一片寂静之中无人应声。许久，杨藏英问了句：“二是？”

“二是，她身边有更残酷的威胁，非毒杀杨将军不能逃脱。”

卢夫人深邃的眼睛里有了一点微妙的波动。她转过身，捋了捋杂乱的黑发，带着一点得胜的神情，像在梦中一般喃喃自语：“证据……主簿，这就是我的证据。”

梁老主簿的脸色变得铁青，张元昙如此折腾，那便是不接也得接了。他环视四周，看了看周围的台官，又看了看嘈杂的人群，最终僵硬地伸出手，做了个请的手势：“夫人千金之躯，身在此处，有失招待。来吧，随我到御史台中，在内堂好好商讨这件事。”

卢夫人敛了敛裙子：“有劳费心。”

她的婢女、仆妇一径上前，拥着夫人，与梁老主簿一同离去。若在往常，围观人见事情了结，恐怕早就散去，但今日他们仍聚在院边，各自讨论，甚至喝彩起来。

杨藏英有心让张元昙多受会儿称赞，可想到卢夫人那边恐怕会说些不利的话，于是拽上张元昙，赶紧追着梁老主簿的步子回御史台去。经过来

贵极时——他现在终于知道这个来姓仆役的名字，他也犹豫要不要道个歉，毕竟刚才误会了对方，但想了想还是没说。

“杨小郎君。”张元昙突然叫他。

“怎了？”

“那娘子，”张元昙回身，指着远去的红衣胡服女子的背影，“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”

“巧了，我好像也见过。”杨藏英皱眉。

两人都见过，恐怕有什么旧缘，但眼下，杨藏英顾不上许多。在回到御史台前，他得抓紧时间，将张元昙关切的“那起大案”的前因后果一一讲清。

此时，他已有预感，后续的事情将如石子入水，初时不觉，但越往后越会激起层层波澜。

第四章

别宅妇

显庆五年，正月甲子之日。一场凶杀于宴席间发生。

事发之地，是长安城永乐坊东北角，一所略显僻静的宅院。

比起动不动就七八进的豪宅，这所宅院不过三进的中等规模，进门便是主屋。屋内有一个占据了大半间房、规模超乎寻常的正厅。宅子主人是个娘子，自称绿槐。

绿槐约莫二十有五，很瘦，但很有姿态。每当她穿着一袭绿罗裙走出宅院时，街头巷尾的无赖小郎都会死盯着她看，甚至聚集在她门前，偷偷候着，只为一睹她闭门那一瞬的顾盼生姿。

若换了别的独居娘子，他们早就一拥而上，喊她“都知”“美人”，唱起歌子调笑起来。但对于绿槐，他们只是觊觎，却不敢上前，因为他们很是清楚，这位美妇人的身份——

一位三品大员的别宅妇。

别宅妇，既不是妻，也不是妾，没有明媒正娶，也不曾下聘，用那些

长安城坊间低俗的流言杂语来说，就是“姘头”。绿槐就是这样一位不明不白与男子共居的人。至于那男子，别人也知道，名叫慕容宝节，在朝廷中任右卫大将军。

正三品是少有的可穿紫色衣袍的官员，出行也配有侍卫。但附近的人见到慕容宝节时，只觉得是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头儿，背有些佝偻，脚步飘忽，走在一群侍卫间总缺了些气势。至少从贞观年间开始，绿槐就成了慕容宝节的依附，十来年间，这位年长的三品大员时常流连于她的宅邸，有时一连半月也不回自己家中。

事发那一日也是如此。

这一天，慕容宝节在绿槐那里宴请他的同僚。

同僚名叫杨思训，右屯卫大将军，从三品，比慕容宝节的品阶低一级，但也算人人艳羡的大员了，而且他的年龄比慕容宝节小得多。彼时，慕容宝节已年逾五十，杨思训还不到三十，正是壮年。

这年轻的武官没有上过战场，带有一丝朴实而天真的神情。官场上的人评价他，说他喜怒形于色，常常高兴地大叫，就像个刚进城的、看什么都有趣的孩子。

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，升迁速度飞快，短短十年，就快要赶上年长他几乎一倍的慕容宝节。照这个速度，超越对方，也就是未来三四年的事情。因此，每当须发皆白的慕容宝节望向他时，眼神中总有一丝艳羡，一丝隐隐的落寞。

那天下午，两位同僚早早约好，退了朝，一同来到绿槐的私宅。

主人与客人先在屋后内室中谈话，没带仆人伺候，因此没有人听到他们谈了些什么。直到酉时，天黑下来，两人才一前一后地走出内室，来到客厅。

外间天很冷，客厅两侧放置了炭火燃得足足的火盆，厅内温暖如春。在客厅的最高处，早已摆下两套几案与坐榻，案上摆满杯盘，满满盛着的都是肉与乳做成的美食。

在那案前大约二十步远的地方，一男一女笔直地立着。

女子便是绿槐，此时她穿着一身极轻薄的胡姬衣裳，肌肤尽露。而在她身边的，是个身着彩衣的高大男子，白瓷做成的面具覆住他的大半边脸，一双眼睛黑中带蓝，是一名幻戏师。

在他俩身后大约二十步远的地方，四十余人低头跪坐，其中有伴舞的女郎，也有手持竹笛、箜篌的乐师，正中一人手扶着羯鼓，随时准备奏乐。

在这些人屏息凝神的等待中，慕容宝节在左侧的榻上坐下来，脸色有些阴沉。

作为客人的杨思训则在右边落座，微胖的脸上升起两坨红晕，一滴汗珠从他额头突起，顺着脸的轮廓缓慢地滑落，一直落到案上——

“啪”，汗珠击打案面的瞬间，一声清脆的击掌响起。

绿槐纤细的手猛地一扬，一把金色花钿被抛上空中。厅堂之中，仿佛下起一场金屑的雨。乐音就在此时响起，是一首新翻的《昔昔盐》，唱起春季旖旎景色。流光溢彩中，散花之人脚步不停，随着悠扬的舞乐转起了圈子。

杨思训肥胖的身躯向前倾倒，绿槐往东，他看向东，绿槐跃起，他仰起头，他的视线很快变成了一支箭，追随着绿槐，似乎随时要把她钉在某个地方。

绿槐当然有所觉察，然而她只是淡淡一笑，继续舞着，舞着。突然，她身子一低，一头向幻戏师撞过去。幻戏师早有准备，伸出两臂，掌心朝上，喝道：“掌中舞，起！”

脚尖踮起，飞身一跃，片刻后绿槐稳稳地立在幻戏师的掌心，一只脚高高抬起，如同飞燕之翅翼。脚尖之处，脚趾甲以杜鹃花染成鲜红颜色，

在烛火中一跳一跳。

杨思训猛地拍桌，大声喝彩。

绿槐勾头，妩媚一笑。幻戏师撑着绿槐走到客人的坐榻之前，半跪下来。绿槐自袖中取出一个镶嵌着琥珀粒的琉璃杯，杯中美酒，轻泛涟漪，边舞边唱——

“杨家郎君人威武，年纪轻轻征沙场，官至屯卫大将军，纵横四海美名扬。”

这是长安城中最普通的阿谀之词，绿槐唱得娴熟，唱罢俯身一拜：“绿槐为杨大将军献酒。”

杨思训望着她，恍惚地笑着，伸手要去接。

绿槐又一笑，矮身躲过了。她一个轻跃自幻戏师掌上跳下，只将酒杯轻轻放置在杨思训身前的几案上，身子柔柔一转，向另一边的慕容宝节一拜，口中唱起另一首曲子——

“慕容将军神武姿，吐谷浑国皇族后，出使四海万族敬，守护大唐栋梁材。”

然后她拜了一拜，低声道：“绿槐进献慕容将军。”

在这样本该祝酒和说笑的时刻，慕容宝节只是一言不发，待绿槐在他身前放下酒，他却冷不丁地问了杨思训一句：“方才的事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身为客人的杨思训好似没有听见，只是痴迷地望着前方。在他面前，幻戏师正表演着绚烂的戏法，不停地翻动着双手，手中依次出现烟雾、火焰，飞上半空，变幻着颜色，又现出各式吉祥的符号。

突然间，幻戏师惊呼一声，把手臂向里缩了缩，看来是被烫到了手。

这失误令杨思训很是开心，他大笑起来，前俯后仰：“哈哈哈！”

伴随他的笑声，幻戏师露出的半边脸面上满是讪笑，还有些许的惶然和无奈。白瓷面具的边缘有水珠滑落，看来他是真的不熟练，而非刻意演戏，

但主人、贵客都未喊停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，勉强继续。

乌云爬上慕容宝节的脸颊。

“思训——”他如此喊了两三声。后者却像没听见一般，眼神只随着幻戏师、舞姬旋转。在第五次呼唤没有得到回应之后，慕容宝节猛地把手中的琉璃杯一扔，大声喊道：“停！都停下！”

乐音戛然而止。舞姬和乐师停下舞步和奏乐，满脸茫然。慕容宝节扭过头，不耐烦地将手挥挥，绿槐即刻会意，扭头道：“你们都先出去吧。”

舞姬、乐师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但见绿槐这么说，便敛起衣裙，收起乐器，惊慌失措地退出了这间客厅。

他们一走，客厅之中，就只剩下绿槐、幻戏师，还有宾主二人了。

空荡荡的高台之上，慕容宝节转过身，一步一步地向杨思训走去，直到他的身边，俯身按上他的肩膀，又一次压低声音问了一句：“方才大事，如何？”

沉默了足足有半炷香的时间，杨思训还是摇了摇头。

身在一旁的绿槐感觉到不对，赶紧起身，为杨思训添酒解围。她拿起高案上的酒壶，抬手往杯中倒酒。一弯雪白的手臂从薄纱制成的袖子中露出，在暗红色的葡萄酒中映出月牙般动人的弧度。

这一切都映在杨思训眼中，他的喉结上下滑动，不由自主地咽下了一口贪婪的唾沫。

“你，”慕容宝节突然转了话题，“喜欢绿槐吗？”

“不，不——啊，慕容兄，”杨思训嘴里发出不明所以的嘟囔，发热的身子却向绿槐贴了过来。绿槐执壶的手猛地颤了一下，杯中涌起层层涟漪，酒面皱褶起伏。一旁的慕容宝节捋了捋胡须，低声道：“如果思训你喜欢，那么——”

他的声音变成了耳语：“我把她送给你，如何？”

“祸水，当真祸水啊！”

借着几分醉意，杨思训伸出戴着扳指的手，肆意地捏住了绿槐的下巴。绿槐见惯这种场面，没有躲避，也没有阻拦。她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笑，嘴角绷出一丝细细的纹路，她并不喜欢这样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几乎是同时，高台下的幻戏师握紧了拳头，骨节发白，发出咔啦咔啦的轻响。

这场面只持续了短短的时间，杨思训突然放下手，转向慕容宝节。在不过眨眼的片刻，他像变了个人，坐直身子，一副端正严肃的模样。他再次看向绿槐，眼中露出微微的厌弃。又过了会儿，他缓缓地拿起腔调，说道：“慕容兄，您这样不对。”

“哪里不对？”

“您不要忘了，我这次的另一个目的，是来劝您老别再沉迷花丛。将军，您已经这个年纪了，为什么还要和这祸水搅和在一起？您看，这宅里的酒宴，一场接一场，实在有失武官的风范气节。您为官多年，难道又想犯下二十年前一样的错误……”

“轮不到你来说我！”

“如今景况不同，您务必谨言慎行！最好早些回家去向夫人谢罪！”

“谨言慎行？好啊，那我们便继续说方才之事。”

“不成，谁不知我与贵人的关系？”杨思训回答得斩钉截铁，“背叛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”

“到如今你才——你才！”

慕容宝节立起，几步走到杨思训身前，冷不丁伸手，在他肩上猛地一推。杨思训猝不及防，整个身子向后倒去，他终究年轻，立刻伸手抓住慕容宝节的手臂，将他向下一拉。慕容宝节赶紧以另一只手撑住几案边角，才没被拉倒。

顷刻间，两人剑拔弩张，眼看就要扭打起来。幻戏师与绿槐在旁侧，身为奴婢也不敢相劝，两人都是垂手。主客两位僵持片刻，俱是握起拳头，似要往彼此脸面击打而去，恰在这时，客厅之外传来一阵细碎却又十分清晰的脚步声。

脚步声逐渐向门边接近，又停了下来。幻戏师当先发现，立刻问什么人。随着这声呵斥，客厅窗外，一个黑影跌跌撞撞地离开了。几乎是同时，一个娇小的影子推开了门扉。电光石火间，幻戏师伸开双臂挡在高台前，指间滑出一柄闪亮的银刀，警惕地望着来人。

“我是杨将军家的奴婢琉璃。”

回答的声音还带着一丝稚气，却不显得惊惧。那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女儿家。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她穿着一身和杨思训相似的毛皮外套，看起来不像奴婢，倒像个有钱人家的娘子，一副十分暖和，也十分富丽的模样。

绿槐望一眼，低声说了句：“她之前来过……”

在他们说话间，慕容宝节当先收手。刚才差点殴斗起来的两人恢复了端坐的姿态。幻戏师见状，银刀重又藏回袖中，侧身让在一边。

杨思训一言不发，看着自家婢女。

那婢女道：“杨将军，儿[①]奉夫人之命，前来传信。”

杨思训的眼神透出几分迷离。他笑了笑，手在前方几案上摸索一番，再直起身时，手里拿着斟满葡萄酒的琉璃杯。

他恋恋不舍地看着酒杯，笑了笑，然后仰头，将酒一饮而尽：“好酒、好酒！”发出惊喜的感叹，又站起身，“好了，琉璃，夫人她……呃……啊！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声音突然变成了闷响。不过瞬间，这位年轻的武官眼

① 唐代年纪小、地位低的女孩自称。

睛瞪大，几乎要突出来。他微张着嘴，白色的唾沫从嘴角流下，声音也变成了古怪的呜咽之声，圆乎乎的脸更加地红，红得像一个储满血和葡萄酒的囊袋。

只听“咕咚”一声，杨思训向前扑倒在地，喉中的阻塞之声瞬间变成风箱般的惨叫。

“主人！”小婢女失声尖叫，第一个冲到主人身前，抓住杨思训的手臂，意图将他扶起来，然而刚刚触到他的身子，就被挣扎的人用力一扯，整个身体被扯到了地上。

杨思训抓着她，痛苦地翻滚起来。小婢女发出迭声的惊叫，可两人还是一起撞翻了后面的食案，尚且温热的饭菜洒了一地。酒也被打翻，琉璃杯落到地上，立刻碎裂成好几片。

慕容宝节这时才发现情况不妙，赶紧起身，向杨思训快步走去。这时的杨思训痛苦地在地上打滚，小婢女艰难地扶着他，口里含糊地喊着：“糟糕……风眩[①]……”绿槐和幻戏师想上前帮忙，却根本无从下手，只能站在一旁干着急。

“不对，不是……毒，这是中毒！来人，来人啊！”

慕容宝节观察片刻，喊了起来。外间等候的舞姬和乐师首先撞开门，跑了进来，随后是宅邸中的仆役，接着是厨房的厨子、没有离开的工匠。他们一拥而上，手忙脚乱地扶起地上的人。然而年轻的客人早已两眼翻白，口中不止地喷出唾沫，还吐出了殷红的血。在众人的包围下，他的双脚胡乱蹬着，浑身像琴弦一样抽搐。

突然间，杨思训的颤抖停止了，他艰难地伸出手，指向厅室中的一个

① 中医说法，指多种疾病，杨思训的病情近似现代说的高血压。

方向。

那是绿槐的位置，她站在原地，注视着客人，面色平静，无悲，亦无喜。

下一瞬间，像是木偶被突然抽去了所有的引线，杨思训手臂垂下，不再动弹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他的身体软绵绵地倒了下去，一道血痕从他嘴角流出，颜色黝黑。

名为琉璃的小婢女终于从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。她直起身，茫然地四下张望，然后近乎本能地伸出手，探向倒地的杨思训鼻边。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着她的指尖，她略显粗糙的手指在那里停留了片刻，然后同样无力地放了下来。

“已经……没气了……”

“咚”，一声沉闷的鼓响。那是慌张的鼓师将羯鼓落在地上，无意间敲出的鼓点。

宅邸之外，夜色深沉。

有些事情，在这一刻，永远地改变了……

第五章

绿槐女

杨藏英与张元昙说着案件详情，梁老主簿已通报守卫，与卢夫人一行经顺义门回到御史台。骞为道临时受命，要布置迎客之处。

因有不少仆役、书令史尚在布政坊处，他只得把台中剩余的人都聚集起来，包括看守仓室的胖台官鱼余业。在满是松香的御史台中临时拨出一间宽大的会客之室，由这些暂时受命的台官清扫、焚香，铺上软垫，又挂上雪白的帘幕。

有几人不知情，笑说这些事多此一举，自找麻烦，被骞为道呵斥回去。

如此忙碌一番，好不容易准备停当，卢夫人一行人走进，在帘幕后就座。按照往日，这时张元昙等书令史应该退避，换上有审查案件资格的七品台官，然而梁老主簿却没让两人离开。

老主簿虽然也对这起大案十分上心，但在他看来，这毒杀案犯人供述详细，当时泼在地上的酒中也查出剧毒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无论如何申诉，大理寺、御史台、刑部三司都没有错误，绝不是卢夫人几滴眼泪和张元昙

几句乱语可以改变的。

他想，卢夫人只是一时伤心难抑，只需先顺着她，把她安抚好，其他事情后续再议。于是不带任何寒暄，他开门见山地说道："刚才听夫人说话，您对大唐律令很是熟悉？"

"不敢。略知一二。"卢夫人恢复了贵妇的倨傲。

梁老主簿立刻接道："夫人既然知道，割耳可以令御史台重新查案，那同样也应该知道，贞观年间有律条，'诉竞之人若自刑害耳目，犯者先决四十'。"

"妾身知晓。"

"换句话说，要是片刻前您在那边真的割了耳朵，我们确会重新查案，但不管结果如何，您也做了犯法的事情，是有罪之身了。"

"这妾身也知晓。"

换了其他妇人，恐怕早就吓得战战兢兢，话都说不出。可卢夫人显然早有准备，答话之后，便抢在梁老主簿之前说道："我丈夫杨思训官位虽不高，但为人正直，从不随意惩罚军士、仆人，当真是个很好的人。"她顿了顿，声音忧伤，"妾身是妇人，本该追随丈夫而去，但又想到事情没弄清楚，下了黄泉怕是无法向我夫交代，只能先了却这最后一桩心事，再去与我夫相见……主簿，妾身为了这事，早已抱了必死之心。不要说割耳朵，就算失了性命都在所不惜，更不要说犯法坐牢了。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"

这番话看似软糯，实则步步藏险。大唐开国以来，为彰显纲常名教，审案倾向于孀居弱女，也倾向于道义之人。满足这两个条件的，纵然有违法之处，也能从轻判决。卢夫人的话，既强调了自己遗孀的身份，又强调了自己所为乃是成全丈夫的"正直"之举，双管齐下，反而将梁老主簿置于不道德的境地。

寥寥数语，四两拨千斤。这一手，实在不简单。

梁老主簿这时才感觉到对手的难缠。他不停捋着下巴上的胡须，良久，终于开口说道："很好，很好。夫人既有觉悟，那么我们便谈正事吧。关于绿槐，之前想必已有人向你细说，如今老朽再差人重复一遍——嗯，藏英，你来说。"

"是。"被点到名，杨藏英站起来，接过旁边骞为道送来的纸卷，将内容朗声念了一遍，直念到结论，"……杨思训一案，下毒之人绿槐对罪行供认不讳，事无巨细，悉数说明，证据明确，无可辩驳。现判处犯妇绿槐死刑，一个月后问斩。奴婢犯事，主人连坐。其主慕容宝节流放岭南，即刻押解启程。"

杨藏英念毕，梁老主簿不失时机地接上："主犯问斩，主人流放。夫人既通晓大唐律法，应该知道，这已算从重而判。"他顿了顿，"还是那句话，夫人若觉得御史台的判决有什么不对，只要拿出证据，我等绝不怠慢，立刻重审重查。"

卢夫人轻声说道："刚才在门外……"

"不。"梁老主簿立刻打断，"张书令的几句言语可算不得证据。夫人且再想想，还有其他的证据吗？哪怕是蛛丝马迹、闲言碎语，都可以的。"

杨藏英看向身边的张元昙，他正紧张地看着卢夫人的影子。

可是卢夫人让他失望了。

"不。"她压低了声音，"妾身，没有任何证据。"

"那么……"

"但三司办了冤案，绿槐不是凶手。"

花白的胡子又一次颤抖起来，年老的主簿思虑许久，最后只能告饶式地沉声道："夫人，你到底让老朽怎么办呢？"

卢夫人没有马上说话，看得出来，她正在慢条斯理地想着接下来的条件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她轻声说话了："妾身也不想劳烦主簿的。"

杨藏英仿佛听见梁老主簿心里冷哼了一声。

卢夫人停了停，又说道："这样吧，今日恳请主簿，先为妾身了却一桩心愿。"不等梁老主簿问话，她又说道，"就请主簿开恩，让刚才那位……嗯，小张书令出来，和犯人当面对质，我听听明细，可以吗？"

这番话说得礼貌而恳切，内里却是诸多冒犯的要求。答应还是不答应？梁老主簿斟酌起来，可他还未考虑清楚，旁边已经响起一声欢呼。

张元昙从一众灰头土脸的台官、书令史中冲出来，高声喊道："主簿，请把犯妇押来吧！"

他抬起头，用一种极其热烈的语调说道："请让我询问犯妇——到底有没有冤屈，冤在何处，我一定帮夫人，也帮御史台，问个清清楚楚！"

半炷香的时间后，案件的主犯绿槐，跌跌撞撞地被押了过来。

如果外人知道这件事，一定会感叹，堂堂御史台办事怎么会如此轻率和儿戏。但在那时，却已是梁老主簿考量多方后，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。

刚刚过去的显庆四年，对于大唐的官场是个多事之年。年初，身为宰相的长孙无忌与监察御史相勾结，意图谋反，被削去爵位，流放黔州。七月，这起案子在黔州重审，长孙无忌自缢身亡。据说，他的尸身挂在梁柱上，摇摇晃晃如同一根瘦细的麻秆。长孙无忌是开国元老、三朝重臣，贵为百官之首、宰相之尊，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逆贼。其中的变故不用说，谁都清楚。大唐的局势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。即使是御史台，即使是不过七品的梁老主簿，也感觉到了某种难以捉摸的寒意。

近日，不时有不太好的消息传来。并州有个已经定了的案子，因为一位老太婆坚持申冤，连告十来次，正好碰上圣人、皇后临幸并州，上边不愿生事，愣是罢了几个官。在乾州，则有奴仆将主人围殴致死后，因为与其他奴仆勾结串供，坚持申了好几遍冤，尽管证据确凿，最终竟得以从轻

发落。那时的梁老主簿心里还是存了一分畏惧，卢夫人连番早有准备的对答让他有些不安，所以他想了想，还是决定顺从卢夫人的意思。

此时的客室里没有七品的审案台官，事情也没经过正式的流程，严格来说，算不得“审案”。此时把绿槐带来，最多只能算一次简单的会面。如此一来，能让有些偏门的张元昙问出什么，那是最好。如果没有结果，反正只是会面，卢夫人也抓不住什么把柄。想到这里，梁老主簿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说了句：“犯妇上前。”

负责外间的骞为道立即应诺，跑了出去，临走前还向杨藏英挤了挤眼。

很快，就有两个健壮的仆妇押了一个女子出来。

杨藏英站在一旁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绿槐。

这女子真的十分高挑，几乎与男子同高，也很瘦，一身青布囚衣罩在她身上，飘飘忽忽，仿佛披挂布袋一般，双腕更是瘦弱，枷锁几乎扣她不住。她的十指纤长而枯瘦，满是伤痕与皱褶。厅堂中微弱的光透过她暗青色的囚衣，仿若虫子的薄薄绿翅。

在场的有些人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多半，他们的想法与杨藏英的相似，心道这犯妇不过中上之姿，好看是好看，但并不像是个十恶不赦的毒妇，也非传闻中妲己、褒姒般让人神魂颠倒的祸水，怎么会惹下那么大的祸事？

大约是众人都陷在思虑中，客室里一时安静，无人说话。

这沉默持续了一会儿，时间一久，有几人不安起来。杨藏英这才觉察，是张元昙也想事想得呆住了，于是赶紧抬手，用力挥挥。张元昙浑身一抖，像是从梦中反应过来，他大喝了一声：“犯妇，你可知罪？！”

立在外间的骞为道即刻笑出声来，杨藏英也是哑然失笑。张元昙毕竟是书令史，干的大多是杂事，没经过多少审问的场面，一时急了，竟脱口而出这样一句唱戏般的蠢话。

再看梁老主簿，他铁青的脸色因为恼怒而瞬间变得通红。那两个押着

绿槐的仆妇都抿着嘴，拼命不笑出声。倒是对面的女犯愣了愣，低头敛眉，轻声接道："回禀官人，妾妇知罪，也已认罪。"

到底是大家侍妾，擅长察言观色。这么一接话，刚才的质问也显得不那么可笑了。

"把、把你的事情说一说吧。"

绿槐应一声，从从容容地将她的罪责说了一番，无非是杨思训于夜宴教唆慕容宝节，驱逐绿槐，她便将毒药放于酒中，骗杨思训饮下之类。这些话在场的台官都听过数遍，无人再有兴趣，只有张元昙认真地听着，他的额头因为专注而堆起了细细的纹。

约莫说到一半，张元昙突然出声："娘子是哪里人？"

绿槐愣了愣："出身不明。五六岁时被卖给乐坊，在长安长大。"

张元昙"嗯"了一声，又问道："你结识慕容宝节多久了？"

"相识是贞观年间的事情，算来，少说也有十来年了。那时妾身还在乐坊……"

她说自己昔日在乐坊中也是当红的舞姬，柘枝、胡旋、剑器舞，这些或简单或繁复的舞蹈她都了若指掌。每当坊中有宴，她都会是助兴的舞娘中最惹眼的一个。正是这舞姿吸引了当时的慕容宝节，他不仅时常捧场，还出了大价钱，将绿槐赎出。他本想将绿槐正式聘为侍妾，可那时慕容夫人妒忌心重，死活不同意娶妾。慕容宝节只得买了那间宅邸，让绿槐作为名不正言不顺的外室，养尊处优，过上了只需轻歌曼舞的生活。

"舞蹈——对了，毒杀当日，娘子跳的是什么舞？"

"掌上舞。"绿槐答道，"这种舞需要舞者踩在另一个人的手掌上，不停转圈，听来神奇，可只要舞蹈之人穿极轻薄的衣服，有意保持身轻如燕，就很容易了。"她顿了顿，又解释道，"慕容将军说，杨将军喜欢新奇有趣的东西，那夜我们便准备了幻戏、黄龙变、掌上舞，都是眩人耳目的表演。

我只负责舞蹈，其他都由幻戏师乞伏弼臣安排。”

提到跳舞，她的语气稍稍变得轻快，张元昙“嗯”了一声，就不再说话。他的安静让厅堂里的气氛一度凝滞。旁边的梁老主簿有些焦急，生怕这漫长的停顿引得帘幕后的卢夫人又有什么不满。他看向杨藏英，使了个眼色。杨藏英会意，轻咳一声，站出来打圆场：“那么，请娘子将刚才的情形继续说完吧。”

“是。”绿槐毫无滞涩地接了上来，又一次说起当夜的情景。

她说，杨思训与慕容宝节，既是同僚，也算是好友。二人时常于晚间彻夜痛饮，聊些官场上的话题，尽友人之欢。作为侍妾，绿槐本不该关注他们的谈话。但时间久了，她几次听见杨思训在酒过三巡之后，对着慕容宝节述说她的种种坏处，并且一再劝说，要慕容宝节与她断了关系，早日回到家中，让夫人发落。

杨思训这么说，大约是别有用心，想把绿槐据为己有。绿槐对此十分不满，却碍于身份不好明言。就在不久前，她觉察到，在杨思训日积月累的挑拨下，慕容宝节的态度微微有些动摇。特别是那场夜宴当天，杨思训重提此事，慕容宝节甚至主动提出将绿槐送给他。绿槐听罢，又惊又怒，冲动之下，她将毒丸丢进盛有葡萄酒的酒杯中，诱导杨思训喝下，杨思训不疑，饮下毒酒，不久后毙命。

“毒丸？”

张元昙突然蹦出这两个字，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

第六章

细查问

突然跳出的“毒丸”二字，也让绿槐受了惊吓。她断了述说，停了会儿才接道：“我也是一时冲动。之后看到杨将军暴毙，立刻……立刻吓得哭了。可回过神来，人已经走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说到这里她幽幽一叹：“慕容将军大怒，立刻将我缚住报官。我本想一人承担，可终究还是连累了将军……”

她泫然欲泣，表情楚楚可怜。梁老主簿却在暗中示意骞为道，让他看好卢夫人，免得绿槐所说触动卢夫人心事，让她再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来。

然而帘幕后面寂静无声。

偏在这时，张元昙又蹦出句古怪的疑问：“那你在各处，特别是御史台牢狱中，没受刑罚吧？”

杨藏英一愣：“张兄，不能这样问……”

他还没来得及说完，旁边负责管理囚犯的台官首先喊了出来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说我们用酷刑逼供吗？”两个仆妇也不满地嘟囔起来，说其他地方

的女囚都要在监牢里做活，只有这御史台中的女囚跟贵妇似的，什么事情也不用干。

几人吵嚷起来，杨藏英、骞为道等不得不出声安抚，好不容易让他们安静了。

绿槐这才出声答道："回官人，自我被羁押以来，御史台各位台官、仆役都严守律令，从未有殴打虐待之事，也没有逼迫我干重活。"

张元昙瞪起眼睛："当真？"

"妾身是将死之人，这点上不必说谎。"

绿槐话音落下，张元昙已经向前一步，近乎逼到她的面前，一字一句地问道："不必？那你为什么前面都在说谎？"

"这话是……是什么意思？"绿槐抬起头，又马上低了下去。张元昙冰冷的态度就像一把快刀，硬生生地切断了她略带幽咽的哭诉。一向从容的女子在这一刻显出片刻的慌张，她张张嘴，又问了一句："你……是什么意思？"

"还不明白吗？你所说的话，纰漏多得像筛子！"

张元昙绕开两步，伸手指点："看——你说，慕容宝节把你安置在外宅，养尊处优，每天只要唱歌跳舞，是吧？可若单单只是跳舞，你的双手怎么会这么粗！"

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到绿槐手上，绿槐露出惊慌的神色，本能地想将手往囚衣里藏。只听"咔啦"一声，那木制的厚重枷锁阻止了她的动作。

与她姣好的面容相比，她的手皱褶颇多，呈现出树枝般枯槁的灰色，指尖指腹上有不少浅浅的伤痕，甚至比一旁的仆妇更显操劳。

杨藏英咋舌，骞为道在他身侧低声道："可惜了这美娘子，这可不是一两月造成的。"

张元昙乘胜追击："也是你刚才亲口说的，御史台中的台官和娘子，就

没有让你干重活。可见这粗糙双手，在你入狱前就是如此。如此一来，是不是和你说的‘养尊处优，轻歌曼舞’有很大的矛盾？”

他话语不重，却似说书人惊堂木一拍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令所有人都警醒了。他们齐齐看向绿槐，直看得这女子面色苍白。

半晌，只听她低头说道：“官人，我是别宅妇。当官的人养有情人不合礼制，朝廷也不喜欢……慕容将军不愿意太多人知道我的存在，所以并未给我安排多少奴仆。我住的宅邸，除去我和贴身婢女，只有几个看家护院的老仆，还有个疯疯癫癫的烧火丫头，统共不过七八人而已。”

她重又抬起头：“我小时候在乐坊，学舞之前，曾经做了很久的烧火婢女。下厨烧菜，不是难事。所以，将军住下时，我就亲自料理他的饭食。若将军不在，我就与家婢随意做些吃的，聊以度日。唯有将军需要摆宴席招待客人时，才会带来慕容家的厨役奴婢——”

“但你还是要差遣安排他们的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绿槐点了点头，“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在烧饭做菜，这双手才如此粗糙。这件事，我不是故意说谎。只是之前官人没细问，说起来又不算光彩，就没明说。”

她这么说，张元昙似乎也没有追问的意思。他只是双手抱在胸前，轻轻敲击自己的手肘，许久，突然又吐出那两个字：“毒丸。”

这一回，没人再敢向他投去质疑的眼光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他说出接下来的纰漏。在这样的期待中，张元昙一字一句地问道：“当夜，你把毒丸藏在什么地方？”

杨藏英在一旁听得仔细，张元昙这么一问，他脑海中瞬间转过几个念头。

——绿槐刚才就说过，掌中舞要穿轻薄的衣物。

——香奁斋的小柳也曾告诉他，掌中舞的舞者为了不让托举的人难以招架，绝不能增添哪怕一丝一毫的重量。所以都是穿着特制的贴身绡衣，

薄到几乎每一寸肌肤都清晰可见。

——毒丸虽小，但到底是一丸，跳舞时带在身上，既容易甩脱，也太容易被人发现了。

“头发里。”在他疑惑时，绿槐飞快地答话，“我藏在头发里。”

这样说着，像是特意强调一般，绿槐甩了甩自己的头发。她已被关押数日，疏于打理，头发只是简单挽了起来，但仍旧如一匹布般厚重。要是在平时，她盛装打扮，梳上一个复杂的发髻，那么藏上一枚小小的毒丸，似乎问题不大……

可这句回答只换来张元昙的一声嗤笑：“看，你又暴露了。”他顿了顿，道，“若是如此，杨思训接过毒酒后，绝不可能一点也不怀疑，立刻饮下！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杨藏英脱口而出，他如同脆瓷相击的声音在客室里回荡。

若是换了平时，梁老主簿早已厉声呵斥，但此刻他只是捋着胡须，看着张元昙。无论眼神还是姿态，这位御史台中的老人都仿佛在说——虽并不正式，但此时此刻已是御史台的一场讯问。

在场诸人，包括慵懒的骞为道，个个直起身子，等待这张元昙道出破绽。

“杨小郎君，绿槐娘子是位别宅妇，说句粗鄙的话，她的工作是以色侍人。这样的人，在夜宴这样重要的时刻，肯定不会忘记一件事情。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“洒花露。”张元昙指了指自己的头顶，“还有，抹头油。”

他转过脸，对着绿槐笑道：“当晚既是宴会，绿槐娘子这样的身份，一定会盛装打扮一番。女子化妆的事情我是不懂的，但是，要装扮的话，总要抹头油洒花露的，对吧？”

他再次指了指头顶：“如果你真的将毒丸藏在头发里，那么无论如何小心，取出时总会沾上头油花露。这样的毒丸扔进酒杯，酒面必定会浮起一层油

脂，说不定还会混入香气。这样一来，毒酒肯定与普通酒水不一样，看一眼就能发觉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如果你说，当夜你花言巧语，诱骗杨思训喝下，还勉强说得通。但你说他毫不起疑，一口饮下，这实在不太符合常理，只能说——你，又撒谎了。”

“张兄，这说得就有些牵强了。”

杨藏英也站了起来，辩论般地提出一长串的质疑：“依据之前的询问，当晚夜宴，他们喝的可是葡萄酒，葡萄酒自有花香，会掩盖花露的味道。另一方面，夜宴时欢歌笑语，酒酣耳热，死者杨思训可能忙着说笑，没有仔细看杯中酒，也就没有看见酒面的浮油。”他停了停，“另外，也有可能，慕容宝节厌恶气味，所以绿槐娘子没有抹上头油，洒上花露。单凭此，就推测绿槐娘子说谎，太过武断。”

“杨小郎君问得极好，你所说，都是有可能的。”张元昙背对着杨藏英，“可惜的是，只要毒下在葡萄酒里，那么话中矛盾仍然存在。在这之前，我想请问绿槐娘子，当晚夜宴，杨将军是不是只喝了你下毒的那杯葡萄酒？”

绿槐“哎”了一声，旋即支吾道：“这……当然……不……”她勉强定了定神，“当晚慕容将军夜宴，目的之一就是邀请杨将军品酒。我买了绿酒、烧酒、新丰酒、郎官清、阿婆清……当然，也准备了西域的葡萄酒。”

“我读过你之前的证词，娘子。你提到，杨思训饮了一口后，中途你还用酒壶给他添了酒。那酒，应该也是葡萄酒吧？”

绿槐见他问得镇静，脸吓得发白，低低地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

“那便又有矛盾之处了。”张元昙这才回头，对杨藏英笑道，“小郎君，你说说看，绿槐把毒丸下在酒里，酒面上浮起一层油。这样的异状，在场的哪个人会最先看到？”

杨藏英想了想，只得回答：“她自己。”

“没错，是她。就算你刚才列举的几项全部为真，杨将军也粗心大意，

并没有发现那诡异的油脂，可作为‘一时冲动’下毒的人，怎么会完全不在意，傻傻地再献上去？”

“或许是……来不及。”

“那时的绿槐可是掌握着主动！她大可以开个玩笑，娇嗔几句，把毒酒泼了，再想个更完美的办法，可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？”张元昙顿了顿，重重说道，“娘子不仅进献上去，还重新添了酒！”

他的推断无比完美，杨藏英惊呆了，一时说不出话，只是静静听着。

张元昙又说道：“而且，添酒这事，也十分不对。假若，绿槐娘子是个只会歌舞的琉璃美人，还能说她不清楚酒壶里的是葡萄酒，慌乱恼怒之下拿起桌上的酒壶就倒。可是，这娘子善于下厨，又负责酒水的采买，肯定会知道，当日夜宴之中，是有其他酒水的！”

张元昙转身，直直盯着绿槐。这个犯妇之身的女子脸色苍白如石膏，早已不敢与他对视。

大约知道她的防线快要崩溃，张元昙背过手，平静地说道：“如果我是你，下毒之后，肯定会去拿装有其他酒的酒壶，为杨将军添酒。这样一来，如果被发现了，你还有机会把责任推给厨子、婢女。可你偏偏放弃了这么便利的方法，给他添的还是葡萄酒，这简直等于明说是自己下的毒。这样的做法……”

张元昙竖起三个手指：“细究一下，我觉得有三种可能。”

“哪三种？”客厅之上，几乎所有人都发出疑惑的声音。

“第一，这绿槐娘子是个大蠢货，明知死路一条，还偏要往南墙上撞。不过目前看来，她显然不是。其二，她是死士，受人指使，明知会暴露自己，也必须前去行刺。至于那最后一种可能，便是——便是卢夫人提出的，”张元昙看向后面的帘幕，“她是顶罪之人。杯中酒有毒之事，全不知情。”

这最后一句话，并不全由张元昙说出。在白色的帘幕之后，卢夫人说

出了同样的话语。这句话和她的眼睛一样，平静无波，也不知她是兴奋还是悲伤。与此相对，绿槐的脸色由苍白变成了惨白，她嘴唇哆嗦，看起来还想争辩，然而过了许久，她双膝一软，跪在地上，发出了压抑而嘶哑的哭声。

大家起初只是想着应付卢夫人，谁知真的审出了一点曲折。在场的台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杨藏英瞧见，赶紧请示："现下没有审案台官，也没有记录之人，一切都做不得数。主簿，不如再与犯妇核对证词，调查证物，改日于御史台中，正式审案。"

梁老主簿轻咳一声："老朽也认为如此最为妥当。"

杨藏英不忘圆场："卢夫人，你以为如何？"

帘幕后沉默了片刻，传来声音："这样最好。"但立刻又加上了条件，"重新再审之时，张郎君一定要在场。还有，这位……杨小郎君也是。"

"听凭夫人吩咐。"和之前的大闹比起来，这已经不算什么条件，梁老主簿马上答应了。

然后他站起来，转过头，面向哭泣的绿槐，清了清嗓子："犯妇绿槐，此案疑点颇多，御史台要重新对你进行讯问。就算此案你未犯事，可此前，你于公堂之上，御史台中，所说之语多是谎言，还有作伪证之嫌疑。若按大唐律令追究此事，依然难逃刑罚。你或许有苦衷，但还望好自为之，莫要再作伪证，罪上加罪。"

绿槐在他说话的时候，勉强止住了哭泣，但还有些哽咽。听完梁老主簿一番话，她垂头跪拜，低声答道："妾身知晓。事已至此，一定知无不言。"

梁老主簿点点头，将手一挥。两旁的仆妇会意，大步上前，一左一右抓住她的手臂，半押半拖，用蛮力将绿槐拉走了。

梁老主簿环视一周，以他一贯沉稳严肃的声音说道："十日之后，重审此案。你们务必做好准备，弄个水落石出！"

“是！”在众台官齐声的回答中，杨藏英眯起了眼睛看向张元昙。

这个“朋友”实在是选对了。他在心中不住地想着，接下来，那拜谒无名墓之事，恐怕也将不会有人再提起。

第七章

高门姝

几日后，一片夕阳暮色中，杨藏英回到了御史台。

他从接近祭祀大社的南门进，穿过青松翠柏和一地松花，经过那石雕的独角獬豸，再经过台官们歇息的客室睡房，走到尽头，就是御史台仓室。

仓室是台中存放案牍与卷宗的地方，阴暗却安静。

进了仓室，迎面有一条漫长的走廊，走廊两侧是数不清的门。刚进去就看到一个台官走出，他抱着个箱子，身躯肥胖而庞大，几乎把走廊都占满。见了杨藏英，他尴尬一笑："杨小郎君回来了？"

杨藏英应诺，眼前这人便是骞为道之前提起的，守仓室的台官鱼余业。

算来，这人还年长张元昙一些，比杨藏英大了四五岁，但同样是个不思进取的人。别人忙着赴各处宴席、在酒肆间探问消息，鱼余业倒是与长安城中各坊里的工匠混得相熟，无论金工木工、造纸修车，都略知一二。

为官之人弄这些善巧，自然为人所不齿。鱼余业大约也知晓这一点，于是自请管理御史台的仓室与仆役，只在讯问或是重大场合才出现，既是

解了台中的难，他也俸禄无碍，乐得逍遥。

想到此处，杨藏英轻咳一声，移开话题："鱼台官箱子里装的什么？"

鱼余业听见，双手将箱子环住，以至于整个身形像个圆圆的蹴鞠。他面上仍旧是尴尬的笑，口中却连声道："不是什么东西、不是什么东西。"

他既如是说，杨藏英也不再追问。御史台仅负责复核疑案，一般也不需验伤、验尸一类。当真遇到非核不可的状况，便由一位做过乡下郎中与守墓人的老仆役去做。鱼余业自从管了仓室，就与那老仆役走得很近——不少人说，他在借机学那剖尸验伤之技。

既有传闻，恐怕多少也确有其事。杨藏英暗叹一声，问道："不说这个……张兄在何处？"

"张兄？"鱼余业略想了想，"张元昙？"

杨藏英答了声"是"，胖台官将背一弓，嘴里嘟囔了几声，还是转过身子，将杨藏英往仓室内引去。

御史台仓室不算大，长廊两边是一扇一扇的小木门，有几扇还大开着。每间房室构造都一样，正中是放着笔墨的几案。几案后面，绵延着一排排的木架，被黑布绳捆绑的字卷，一卷一卷地堆叠在上面，那便是御史台里每一宗案件白纸黑字的记录。

走到其中一扇木门前，鱼余业停下脚步，往里一看，两肩一耸："哎？他不在。"旋即又转过头，对杨藏英抱歉地笑笑，"当真奇怪，他整日在里面翻案卷翻旧事，偏偏这时又不在了，可能——可能去了其他房室。"

鱼余业口中絮叨，杨藏英心中却微微一动，依他所猜，张元昙或许是在躲着自己，这个下次讯问时的"对手"。

经那一天不太正式的讯问后，御史台正式重启对杨思训毒杀案的调查。梁老主簿给大理寺去了信，让他们派人来，与台官们一起将证人、证物、证词都细细地再筛一遍。张元昙一战成名，又有了卢夫人的保荐，被特批

参与这次重审。他却提出，要参与和大理寺的调查。这事被梁老主簿驳回了。

毕竟，他的官职还不够。

自此之后，带着点赌气，张元昙一头躲进了“书斋”，也就是御史台的仓室，借着鱼余业的圆滑，没日没夜地阅读那厚重的案卷，连杨藏英都难见一面。

“我等等吧。”杨藏英说，边说边迈步走过房室门槛，“若他一会儿还不来，我便离去。”

背后的鱼余业明显松了口气，这胖台官仍旧抱着箱子，靠在门边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问道：“那事……那案子，能成吗？”

杨藏英这时已走到房室的坐榻与书几前，上面堆满了书卷。另还有几张散纸，密密麻麻地抄录了许多东西。杨藏英低头细看，只见其中满是慕容宝节与杨思训的家世、履历，甚至不知道多少代前的先祖，当然更多的是过去显庆年间，朝廷民间发生的一些事。

这些内容繁杂而枯燥，杨藏英也不知道张元昙从其中看出了什么。

这时，外间的鱼余业又开口了：“就连我都听到有人议论，说张……张……”

他在称呼之上卡住，张元昙的职位仍是书令史，但毕竟是御史台中人，称呼“台官”也可。前几日一战成名，转而唤他“张台官”的人明显变多了——这里就是这样的地方。

支吾了半天，鱼余业最后还是转述道：“他们说：‘张台官以为翻翻几张纸就能解了大案，当真是愚汉！’”

杨藏英听了，不由得哑然失笑：“确实，外间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这还比较委婉，我还听见有人笑骂：‘那天讯问不过是瞎猫碰到死耗子，巧合而已！’”

“那倒不会。”杨藏英答，“看这情形，张兄看得十分认真，应该还

是有头绪的。”

鱼余业缩了缩身子，面上带笑，顺着杨藏英说的话讲了几句谦辞，眼前的胖台官大概仅有三四分相信。事已至此，杨藏英也不想多说：“这些话，还请鱼台官不要告诉张兄。”

“哪里，我都与他说不上话。除了杨小郎君，就那来贵极跑来问过几句。”鱼余业絮絮说道。

两人又说些闲话，如此等了约莫小半刻，见人不来，杨藏英便告辞离去。

十日很快过去。就这样，重审绿槐的日子到来了。

重审的地点放在御史台的正堂，比起上回的客室，这里庄严肃穆了许多。堂中没有多余的陈设，只在正中有一张高榻，是梁老主簿的主座。主座一左一右，设了两位辅官的位置。

在辅官位置之下，两排坐榻一字排开，众多台官依次坐在榻上，骞为道、鱼余业也在其中。若按照以前官位的排位，杨藏英只能与他们一同坐在最末席，就是坐榻的最后。而张元昙更是只能立在门槛外，连证人都看不见的地方。

但这一回，因了卢夫人的要求，张元昙和杨藏英得以分列梁老主簿左右两侧的辅官位上，这两个位置需要针对案情进行各自的陈述，并争论绿槐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。

虽说有些不应该，杨藏英想到终于能在讯问上和张元昙较量一番，还是觉得兴奋不已。坐于侧席，他不时看向张元昙，露出几分喜色。

张元昙却是目视前方，一副略带紧张的沉思之像。

这是正式讯问，需要宣读一大套文书，又需请大理寺、刑部的来使相看，自然没那么快开始。总之，在一番烦琐的御史台礼节之后，脚镣碰撞的清脆之声终于传来，身着囚衣的女子被杂役押着，缓步走进正堂。

她人还没立稳便张口："犯妇绿槐，今日在此，详述当晚夜宴之实情。"

声音不大，却笃定非常。曾经那种绰约的风姿与柔弱下的刚硬，统统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，还有一种……一种悲悯。

梁老主簿大约也觉察情势有所改变，厉声说道："犯妇，你速速说明，不得隐瞒。"

"谢主簿，妾身这就明言。犯妇绿槐，是慕容宝节养在外宅的情妇。"她说，"慕容将军生于前朝大业年间，年已五十有五。他官至三品大员，又是吐谷浑贵族。官位、钱财、身份、美人这些，慕容将军都有了。只可惜还有一件遗憾，他没有子女缘分。"

"子女缘分？"梁老主簿一愣，"这话怎么说？"

"慕容将军有三个儿子，都在战乱中亡故。女儿曾有十来人，但是因为疫病、生产，最后只剩了两个。其中一个女儿名叫慕容燕国，在高祖武德年间出生，今年三十五岁，已外嫁表兄多年。另外一个女儿，名叫慕容燕云，年方十五，还未嫁便……"

绿槐说到此处停了下来，嘴唇轻颤，说不下去了。

梁老主簿出声追问："还未嫁便如何？"

绿槐微微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可终究还是哽咽一时，无法出声。梁老主簿皱眉，还想训斥，最终还是不忍，指了指骞为道。

骞为道顺从地站起来，道："慕容宝节因此案获罪后，大理寺、御史台前往其家中查验、封存。他的女儿慕容燕云见许多人闯进家中，受了惊吓，一时慌乱，从闺房楼上失足坠落，当场身亡。"

这样的惨事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说上很长时间，但在公堂之上，也只能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。绿槐露出领悟神色，拭去眼泪，这才答道："燕云是将军最末女，老来得子，将军非常爱惜，宠爱有加，以致……酿出大错……"

她再度落下泪来，堂上响起一片哀叹咋舌之声。杨藏英虽是同情，还是起身严厉呵斥："犯妇！你是要告知我们当夜毒杀的详情，为什么频频提起子女？莫要转移话头，拖延时间！"

"台官息怒。"绿槐叩首，"若不说清，后话难以说起。"

"太过旁枝的便略去，快快进入正题，勿要拐弯抹角。"

"是。"绿槐应道，仍自顾自地说了下去，"我是慕容将军的外室，任何人都觉得我与正妻的关系，应该是十分交恶，水火不容的……"

席间即刻有人揶揄："难道不是吗？"

"不是。"绿槐摇头，"夫人是将军发妻，如今也年近五十了，她身体并不太好，时常染病，一年有大半是躺在床榻上的。府中的杂务都交由几位管事、仆妇管理。"

"这样的老妇，不争风吃醋才是正常。"杨藏英接道。

绿槐停下，张望一圈："众位台官想必也知道，如今的官场之上，所谓宴饮，并不是单纯的吃喝赏乐，也是为了拉近同僚关系，结盟讨好上司，对吧？"

她说得直白，却是实情，众官虽露出尴尬神色，但还是有人点头。

"慕容夫人衰老多病，不能操持宴席，也无法出席陪客。她是贵家出身，又是官家夫人，自然清楚这意味什么。考虑再三，她在自家郎君众多姬妾、情人中选了妾身，并加以栽培。"

"栽培？"

绿槐再度点头，详细说起。她告知众人，慕容夫人差人教她如何备宴，也教她席上礼仪，甚至手把手地训练她，如何答话，如何进退，细微的地方如何处置——把一个乐坊出身的舞姬，按照真正的高门贵妇来教导。

而且夫人也与绿槐约定，只要绿槐尽心尽力，布置夜宴，迎来送往，令慕容将军脸上有光，那慕容将军无论给她多少宅邸和金钱，自己都不会干涉。就算慕容将军日后将绿槐抛弃，夫人也会安排后路，让绿槐后半生

衣食无忧，不受欺负。

“换句话说，在慕容家，你充其量就是个高等的厨娘。”张元昙插了句。

“是。”绿槐毫不迟疑。

“所以，你是把之前供述毒杀的理由——嫉恨杀人，完全推翻了。”

这一回绿槐反倒迟疑了，脸因内心的顾虑变得通红：“是的，今天之前的供述，我都说了谎话。事情的真相要害，其实是这样的——”

慕容家中的女眷，除去年老多病的夫人，就只剩下慕容燕云一个人了。慕容燕云身为闺秀，自小养尊处优，连家门都很少出。慕容家又家教严格，平日若非必需，家中仆人、奴婢，没有人敢多说一句话，也没有人敢和她玩闹嬉戏。慕容燕云身边最多时有十七八个奴仆，却没有一个能交心的小姊妹。

在绿槐被慕容夫人调教的时日里，她经常要出入慕容府，也因此看见了慕容燕云形单影只。起初，绿槐本意是想讨好巴结，就与慕容燕云闲聊、玩耍。谁知，这事一发不可收，慕容燕云与绿槐变得姐妹般亲近，不仅在绿槐来慕容府的时候缠着说话，有时甚至会壮起胆子，趁父亲不在，暗中准备车舆，偷偷去往绿槐那间宅邸，与她聊天下棋，一去就是大半天。

“这事令我有些为难。我是别宅妇，又是乐坊倡家出身，燕云频繁出入，终究有些不妥，我赶紧将这事告诉了慕容老夫人。”

但老夫人说，慕容燕云总是在闺房眺望叹息，想来也是寂寞的。

对于这老来女，老夫人嘴上不提，心里还是疼爱的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装作不知，只让绿槐好好照看，不要让闲杂人等接近慕容燕云就好。绿槐也顺水推舟同意了。

“可她不是和那个……贵族女子不是时常相约游春的吗？慕容燕云难道不去？”张元昙没来由地插了句。

“偶尔会去。”绿槐答道，“但燕云内向，每次都是其他人再三邀请，

才勉强答应。其他的高门贵女自然不喜欢这样，便很少邀她。除去城中两三个极其喜欢与人结交的，会偶尔邀约几次，燕云一般都不出门，只与他人书信联系。”

“你一直在说燕云、燕云，这又与当日毒杀有何关系？！不要拖延时间！”

杨藏英的低声呵斥换来绿槐一声轻叹：“台官，那晚夜宴所用的酒水食材，统统放在厨房之内。只有一件东西，是放在我梳妆的卧室之内——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舞蹈进献用的葡萄酒。”绿槐比画，“当夜，从慕容将军与杨将军来到宅邸，直到献舞之前，我几乎都在卧室，并未离开一步。”

“几乎？那你还是离开过？”张元昙接过了话头。

杨藏英立刻问道：“可是有人进入了你的卧室？”

绿槐低低答了声“是”，然后像被堵住胸口一般，喘了好几口气：“便是，小姐。”

这绝不是一般的事情了，杨藏英、张元昙都顿住，陷入各自的思虑。坐于正中的梁老主簿也站起来，神色肃穆，低声喝问：“若你所谓的实话，是供出一个已死之人，未免太过于取巧。再给你个机会，继续说下去，且快进入正题，勿要拐弯抹角。”

绿槐点头应诺：“其实，事发那天的宴会，是慕容将军与杨将军数月前便已定下的，所为的……所为的乃是婚姻之事。燕云年近十六，已到了婚姻之年。原本已订下婚约，是……是长孙氏旁支，但因……因长孙宰相牵连，已行退婚之礼。”

梁老主簿轻呵一声：“无关之事，无须说明！”

绿槐立刻明白，接道：“婚既已退，燕云又年纪渐长，慕容将军十分忧心，便四处张罗许嫁之事。数月来，长安城中的高门大族，他都有去打探。

正好此时，杨将军找上门来，说想为自己的侄子说亲。”

杨思训是弘农杨氏之后，父亲被封观国公，叔叔是贵阳公主驸马，家族显赫，与慕容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。而且依族中辈分，杨思训与当今皇后算是表亲，杨家也算是国舅之家。慕容宝节对这些很是满意，有意将女儿许嫁。

但媒妁之言，还需慎重，于是两人约好，在正月甲子那一天夜里商量这事。

到了那日，绿槐如同往常，将酒食菜肴买好备好，又通知慕容家中仆役、厨子来宅邸中做饭打扫，准备夜宴。慕容宝节嘱咐过，今夜之宴名为品酒，实际是商讨子女婚姻大事，务必好生招待。绿槐便按杨思训喜好，准备好酒美食、新奇表演，以让他尽兴。

“前面诸事安排得详细，到当日妾身便松了心。当日酉时，慕容将军、杨将军两位来到宅中，我见面行礼之后，便回了卧室。”

“回去作甚？”杨藏英问。

“将买好的葡萄酒从酒坛小心倒入琥珀琉璃杯中。掌中舞献的酒，不能多一分，也不能少一分。少了，进献给客人时不好看；多了，跳舞时就会泼洒而出，同样有碍观瞻。这酒量还涉及幻戏秘法，所以每次我都是亲手准备，只在无人看见的卧室中暗自度量。”说到此处，她在身前比画了一下，“我的卧室中靠窗的地方，有一张这么大的小几。”

绿槐量好酒，便将盛酒的五只琉璃杯放在这靠窗的几上，转身梳妆。刚解了头发，就听见门外有细碎的脚步声传来。起初，她还以为是宅中那个半疯的烧火丫头。谁知片刻之后，一个人影飞扑进来，靠在她身上，也不说话，嘤嘤地哭起来。

终于说到这关键中的关键，在场人全部盯猎物一样，死死看着绿槐。而绿槐只是在目光的蛛网中，轻轻叹了口气：“那不是别人，正是燕云。”

她的语气仿佛是母亲说起不争气的孩子。

“燕云这时来，我很是吃惊，妆发都顾不上，连声问她出了什么事。但无论我如何问，燕云只是抽泣，也不答话。我又是追问，又是安慰，如此折腾了足有一炷香时间，燕云才终于说出她心中所想——她问我：‘父亲近来仕途不顺，是不是准备要……卖女求官？’

“听到这话，我当时就笑出了声。这是哪来的捕风捉影的传言？根本没有的事！换了平时，我一定会好好跟小姐说一番‘父母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’的大道理，再不济，也会安慰安慰她，让她不要胡思乱想。但那一天，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梳妆未完，心里着急，就随意说了几句，把小姐打发走……或许就是这几句无心之言，让小姐下定决心，痛下杀手。”

“无心之言？你说了什么？”梁老主簿问。

“寻常话语。”绿槐答，“我说的无非——无非是‘各家联姻本是常事，小姐年纪大了，该有自己的主意了’。只是在最后，我加了一句，大意是，小姐如果觉得不合心意，不必哭闹，自己去阻止这门婚事就好。”

“那又是如何变成后续惨事的？”杨藏英接着问。

绿槐又一次咬紧了嘴唇，不同于方才，这一次她目视前方，脸上神情分外沉重：“主簿，各位台官，妾身可以发誓，当时说那句话的意思，不过是想让小姐亲自与慕容将军说个清楚，天地明察，我绝对没有一点其他的心思。”

众人不说话，这是讯问的正堂，赌咒发誓没用，全看证据。

“但燕云听了，立刻转悲为怒，推了我一把，哭着跑出了卧室。我虽然觉得愧疚，但眼前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，便仍旧梳妆准备。半个时辰后，宴饮开始。其后……其后就是诸位已知的，两位将军品酒观舞，妾身献酒。杨将军饮酒之后中毒而亡。”

说到这里，绿槐突然停下了。她的呼吸变得轻浅而急促，连带整个正

堂之上都充满了紧张的气息。这回没人催促，杨藏英屏住了呼吸，旁边的张元昙也一样。在场所有的台官都觉得，绿槐就要说出关键中的关键，于是众人皆绷紧了肩膀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

“杨将军既死，慕容将军立刻差人报官。他命令宅邸中婢女、仆役，把在场之人统统带到宅中客室，监视起来。又命令宅中其他人也到客室之中，等待官府上门查验。当时，杨将军的随从、慕容家的厨子，加上请来的乐工、舞伎，算来约有六十余人，都乖乖出去了。我本想和他们一同走开，慕容将军却出声喊我留下。”

绿槐被慕容宝节那么一喊，立刻停了脚步，扭头回到厅内。只见幻戏师乞伏弼臣站在慕容宝节身边，正低声说些什么。绿槐立在原地，眼望不远处，一片狼藉中躺着杨将军直挺挺的尸身，心中突然惊惶起来。直到这时，她才觉察，宅邸里出了真正的大事。想到此处，她又惊又怕，不由得双膝一软，跪在地上，失声呜咽起来。

“就在我低声哭泣之时，慕容将军走到我的身前，脸带疑惑，连声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当时有如惊弓之鸟，心情慌乱，语无伦次，也只能回答一句‘我什么也不知道’。我本以为慕容将军会怀疑我、会发怒，可他什么也没有做。沉默许久，他突然问出了一句惊人的话语——”

“什么话语？”杨藏英问道。

绿槐停了停，模仿着男人的语调说道：“他问：‘绿槐，这可是她……是燕云做下的？’”

当时，这话把绿槐问住了，她想了想，觉得慕容宝节大约是看见女儿在宴会前走进了自己的卧室，所以有这样的误会。于是赶紧止住哭泣，喃喃解释，说燕云只是和自己简单地交谈了几句，没有多做其他。说完这话，她抬头看向慕容宝节，后者的神情并没有丝毫缓解。相反，露出了更深一层的忧虑，额间挤出一道深深的、利剑般的细纹。绿槐见状不妙，不敢出声。

两人僵持许久，慕容宝节才扭过头，将立在一旁的幻戏师乞伏弼臣喊了过来。

乞伏弼臣也不耽搁，他快步走来，轻声说道："绿槐姊姊，宴席之前，你是不是跟一个小姑娘说过话？她年纪不大，穿一身杂毛衣裳……"

"有的。"绿槐立刻回答，"那是杨家侍婢，名叫琉璃。"

因为杨思训患有风眩，忌口不少，所以杨家每次都会派这个侍婢前来传话。绿槐见过她许多次，与她已熟识。当天，琉璃按往常前来传信，绿槐告诉她自己今日不管厨房，让她亲自去跟厨子说明。琉璃应了，又问了些厨房在哪、厨子是谁之类的话。两人大约说了小半炷香的时间，随后琉璃告退，绿槐则回到房中，收拾妆奁。

那时，她已梳妆完毕，就等待慕容宝节呼唤，开席宴客了。

听她这么说，乞伏弼臣脸上立刻涌现不安的神色，他抓着自己的衣角，埋下头，用更低的声音说道："梳妆完毕，那就对了……宴前，我有事要去找你。结果走到长廊西边，正好撞见你和杨家婢女在说话。我想事也不急，干脆一会儿再来。谁知……"

谁知，他还没迈步，就看见一个少女踏着碎步，轻手轻脚地向卧室方向小跑而去。她跑到窗前，张望一下，见绿槐没有发现，就把身子一斜，从打开的窗子里探入那间卧室之中，肩膀轻动，似乎在摸索些什么。乞伏弼臣看她一身华服，头插珠翠，腰间颈上还挂有几件亮晶晶的首饰，立刻猜到了她的身份。

说到这里，御史台的众人不由得一惊，低声道："难道是……"

"是。"绿槐点头道，"乞伏弼臣看到的，正是慕容燕云。"

张元昙望向她："也就是说，在你梳妆完毕之后，她还曾'到'过你的屋中一次。"

"可以这么说。"绿槐顿了顿，"乞伏弼臣说，他以为燕云是和往常一样与我玩闹，就没有在意，抬腿便走了。杨将军出事后，他立刻想起这

件事，又想起我一向将献舞用的葡萄酒，放在卧室窗边的几案上……”

杨藏英心有所感：“这么说……”

“没错，就如诸位台官想的一般，”绿槐露出苦笑，“自从与长孙家退婚，燕云对再许别家一直耿耿于怀。当日，我随口说的那一句‘自己去阻止’，便被小姐误会了。于是，她下定决心，贸然在酒中下毒，以为这样害了客人，慕容将军就会中止婚约，另寻他路。”

她这么一说，在场的台官都睁大眼睛，露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。就连负责审问的张元昙和杨藏英也面面相觑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绿槐大约也预料到这场面，她沉重地摇了摇头，继续说道，自己在听完乞伏弼臣一番言论后，也是惊惧交加，瞬间好几个问题涌上心头——

这事一出，如何向将军与夫人交代？如今景况，杨思训已经死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难道真的要抓燕云送官？要是燕云进了监牢，她纤纤弱质，如何抵得过？就算用慕容家的权势摆平，以后无论燕云的婚事，还是慕容家的名声，都将深受影响……这些问题一件接一件，纠纠缠缠，让她心乱如麻，甚至不知该先想哪件才好。

就在她胡思乱想之时，慕容宝节突然迈步，走到她身前。抬头望望，确定周围没有其他人后，他又向前一步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双膝跪下，对着绿槐行了个大礼。绿槐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，不由得急了，赶紧伸手，要扶他起来。谁知手还没伸出，慕容宝节已伏在地上，沉声说了起来。他说，他溺爱燕云，教女无方，以致酿成大错。但身为父亲，他无论如何也不忍心看这最小的女儿受苦受难，所以……

“所以，”张元昙打断绿槐，“他让你顶罪？”

“是，也不是。”绿槐的声音突然提高了，“燕云对于我来说，像是妹妹，也像是女儿，感情深厚，不同常人。如果她要受罪，我的心甚至比慕容将军还难忍万分！于是，我抢在他恳求之前，自己提了出来——”

她顿了顿，扬起头，一字一句地重复自己那天曾说过的话。

“我说：‘将军不必说了，请与我对好词句！我现在马上准备，替燕云受罚！’”

替燕云受罚。

这句话从绿槐口中说出，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。在场的人都感受得到，对这个曾经被当作毒妇的女人来说，她当时的决心，是多么地坚定……

第八章

夜之宴

直到绿槐把那一番话彻彻底底地说完，正堂之上一片安静，只有一点微弱的嗡嗡声。在场的台官虽然不是每个都知道之前的调查情况，但一想到这场毒杀，最后竟是一个贵族少女近乎愚蠢的无心之举，心中皆不由觉得讽刺，甚而哭笑不得。

在这样有些尴尬的情况下，杨藏英上前一步，行礼说道："主簿，依据犯妇刚才的供述，慕容家小娘子，慕容燕云应该才是这次投毒案的主谋。现在，请犯妇退下，带上新证人……"

杨藏英话还没说完，旁边已响起一声断喝："等等！"

那当然就是张元昙，他高声说道："不要让她走，我还有话要问！"

这样的粗鲁无礼，本来在讯问中是不被允许的。但在见识了张元昙的出其不意后，梁老主簿也变得十分宽容。他点了点头，让绿槐留下。而张元昙也不等她反应，大踏一步，走上前去，问道："我问你，慕容燕云下的毒，是从哪里来的？"

“这……”绿槐喃喃道，“肯定不是我那毒丸，她也不会知道在哪儿……”

“说得清楚些！”

绿槐睁大眼睛，回忆了一下，然后恳切说道：“在我的卧室里面，确实藏有一枚毒丸。那是我在乐坊时偷偷买下，用来防身的。可我从来没跟小姐说过这事，而且我藏得很深，绝不是随便翻翻就能找到的。”

“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毒物吗？”

“宅邸里的仓室保存着各色药草，有乌头、野葛这类有毒的，砒霜也有一些。有段日子，我从婢女们那听说，宫中的女子服用极少量的砒霜来保持青春，以防衰老，就连忙买了备着，可最后还是怕得没敢用，最后都用来毒厨房的老鼠和夜晚窜进来的黄鼠狼了。”

“你觉得，慕容燕云会认得乌头、野葛吗？”

“不。”绿槐摇头，“她不懂。”

“那么，你觉得慕容燕云能轻易拿到砒霜吗？”

“也不能。”绿槐同样摇头，“砒霜由一个专管妆粉的大娘看管，她虽年老有些昏沉，但绝不会轻易将砒霜交给小姐。”

“这便是我的疑惑所在。”张元昙转过身，“一个不事家务、很少出门的千金贵女，平时根本辨别不出毒物，可当夜竟能在短短的时间里，娴熟地在酒中下毒，这有可能吗？这关节处实在说不通。还没弄清楚，就把慕容燕云视为投毒的人，实在有失公允。”

“我倒有另外的看法。”杨藏英出声了。

他面向张元昙，露出一副终于要辩论的模样。停顿片刻，他说：“在下觉得，张台官说的，恰恰证明了慕容燕云便是投毒案的主谋。”

“恰恰证明？”主座的梁老主簿捋须道，“这从何说起？”

“要从几处来说明。首先，犯妇绿槐，”杨藏英看向台下并没有完全回过神来的妇人，“你曾经说过，为了舞蹈和幻戏，你把葡萄酒装在五个

琉璃杯中，对吧？”

“有的。”绿槐点了点头。

“这五个琉璃杯，可有不同？”

“没有。”绿槐斩钉截铁地回道，“这琉璃杯是西域特制的贡品，整个长安只这一套。杯子全部一模一样，都由琉璃做成，上面镶有细小的琥珀粒。原本有十个的，经历几年宴饮，遗失了不少……”

“这不重要。”杨藏英打断她，“张台官，你听见了——这些琉璃杯，全部是一样的。”

张元昙低低地哼了一声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五个琉璃杯，没有丝毫不同。慕容燕云如何确定，杨思训会喝下哪个杯子里的酒？她在下毒之时，又如何保证同席的父亲不会饮下毒酒？好吧，就算她咬紧牙关，宁愿犯下弑亲的罪过，也要毒害一个人来中止这场不愉快的定亲，可她又如何控制，宴会上不会有人一时兴起，让绿槐也饮下一杯？绿槐娘子是她的挚友，她应该不会乐意看见绿槐娘子遇害。而且，如果死的是绿槐娘子，也达不到她阻止婚约的目的，不是吗？”

说完这一长串疑问，杨藏英抬头直视张元昙：“请不要误会，我依然坚持慕容燕云是投毒案的主谋。只是，她投的并不是‘毒’。”

张元昙呢喃道：“不是毒？那是……”

看到他难得露出迷惑的神情，纵使沉稳如杨藏英，此刻也不禁有些得胜的兴奋。再看梁老主簿和众位台官都伸直了脖子，等着他说下去的样子，他更是有些得意。他轻咳一声，忍住自己的兴奋，严肃道：“请传琉璃。”

那杨家的小侍婢其实一直站在旁边，听见杨藏英的声音，不用其他台官带路，就迈步乖顺地走到厅堂正中。杨藏英转向她，问道：“琉璃，绿槐刚才说，夜宴当天，你曾给她带来夫人的口信。有这事吗？”

“回官人，是有的。奴家当日依夫人所说，前往宅中找娘子。娘子不

在前厅，也不在外间，奴家就去卧房找她，她说今天她不管做菜，让奴家去厨房说话……”

“你见着了吗？”张元昙冷不丁地插话道，“慕容燕云爬窗子。”

“没。奴家是和娘子面对面说话，娘子个儿高，把奴家都挡住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”

说话间，张元昙和杨藏英都打量起这个小婢女来。杨藏英想着，这个女儿家不过十二三岁，在横眉怒目的老主簿、略显惊慌的绿槐和一群神情肃穆的台官之间，说话却不慌不忙，始终保持着镇定和冷静。就算是高门训练出的忠仆，这样的年纪，也少有这般的沉稳克制。

张元昙则盯着她的手腕，虽然琉璃个子矮小，一身绫罗，可不时露出的手腕，却显得她十分结实，像是个经常搬运重物的仆妇，难道她不是贴身婢女吗？张元昙想着，一时也没个结论。

两人各自思虑，琉璃已语调不变地继续说下去。在绿槐交代她去厨房后，她就从卧室出发，穿过长廊，经过仓室，到了厨房。厨房里人来人往，好在两位厨子都在。琉璃便依照卢夫人所说，把杨思训忌口的事情，一一说给他们听。待到两位主厨说自己知晓了，她就从厨房侧门离开了。

杨藏英问她：“是什么忌口？”

“将军有风眩，不注意饮食，第二日会头疼得不能出门。他的忌口有些多，游鱼、虾子等水中之物一概不能吃，也不能吃醋芹。药材之中，黄芪、党参不能加在菜中。最重要一点，雪花盐要适当，绝不能多加。”

“每次宴席，夫人都要派人去这么交代吗？”

“是，每次都由奴家去告诉宴客那一家。”琉璃答道，“宴席的时候，奴家还要再去检查当晚上的菜，免得杨将军误吃了。”

“那么，”杨藏英压低了声音，“你觉得，当晚的厨子照做了吗？”

琉璃想了一想，很快答道：“不敢说。当夜，奴家第二次去的时候——”

她顿了一下，“还没说话，就遇见将军毒发，菜和酒都被扯到地上，打得一团乱。奴家只匆匆瞥了一眼，桌上没有醋芹，也没有鱼。但奴家只看清了这些，至于菜里有没有放药材，是咸是淡，奴家也不知道了。”末了她又加了句，“也没法知道了。”

就像前面说的一样，她年纪小，却说得很是清晰，可以说是完美的堂上证供。杨藏英伸出手挥了挥，问道：“哪位郎君给我拿一下当夜的菜单？”

负责证物的年轻台官早有准备，一溜烟小跑过来，送上一张薄纸，杨藏英展开，念道：“八仙盘、葱醋鸡、浑羊殁忽、仙人脔、箸头春，及带蜜糕点五样——绿槐，当夜菜肴就是这些吧？”

“是。”绿槐解释道，“葱醋鸡就不说了，八仙盘是用猪、牛、羊、熊、鹿、鸡、鸭、鹅八种禽畜肉制成的冷盘。箸头春是烤的鹌鹑，仙人脔是牛奶煮的鸡。至于那浑羊殁忽，是把肉和调味好的糯米饭填进鹅的肚子，再把鹅放进羊肚子里烤的。吃的时候不吃羊，只吃那一只鹅的脯肉和鹅肚子里的糯米饭。”

这一连串的菜肴，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富贵之物。绿槐一口气说完，正堂之上仿佛飘起了浓郁的香气。此时接近正午，大半个早上的讯问耗去众人许多精神，有台官的喉咙里发出“咕咚”的吞咽声，看来已经是饥肠辘辘。

张元昙在这时提出了抗议：“这菜单，和慕容燕云投毒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杨藏英自菜谱上抬起头，“张书令，你刚才已经证明，慕容燕云几乎不可能拿到毒药。这一点与我坚持的她是本案主谋，并不矛盾，而是可以共存的。因为，慕容燕云下的不是‘毒’。而是——”

张元昙直勾勾地看着他，在等待着杨藏英说下去。杨藏英有意拖长了声调，缓慢而坚定地说出了答案：“而是，盐。”

“盐？！”

话一出口，台官们不顾礼仪，纷纷发出惊讶的呼喊。

盐，这家家都有的调味之物，竟然和杀人的毒药相提并论，这不能不

让人感到惊奇。

可看着杨藏英言之凿凿的模样，其他人也不敢上前质问。只有张元昙摆出一副应战的姿态："小郎君，说下去吧。"

杨藏英又挥手："仵作在何处？"

旁边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仆役举起了手，他的目光却移向了台官群中的鱼余业。

杨藏英没做理会，向他问道："常人一餐吃了较往常多许多的盐，会如何？"

"不会有事，顶多口干。"老仆役老实又简洁地答话。

"那么，患有风眩的人呢？"

老仆役不再言语。台官那边，鱼余业轻叹一声，起身挤到前面，轻咳几下，半带无奈地说道："风眩之人，一餐吃入过多的盐，便会面色红涨，头晕眼花，重的还会发展成风疾[①]，突然摔倒，手不能动，口不能言，更严重的甚至会死掉。"

"这是不是和服下毒药有些相似呢？"

"确实，有点……"

杨藏英转身道："主簿，张书令，以下便是在下对当夜之事的推断——

"首先，就如绿槐所说，慕容燕云在夜宴之前找到她，讲述不愿结亲的事。绿槐忙碌，没有仔细劝慰，慕容燕云很是沮丧，跑了出去。大约就在此时，慕容燕云萌生一个想法，这想法不是下毒，也不是杀人——她想的，只是在酒里加盐。

"这可说是个万无一失的办法。本来夜宴的主题是品酒。酒变咸了，

① 即现代的中风。

没法喝了，这场夜宴开不起来，结亲的事只能延后。拿到毒药是很难，但要拿些盐，就跟动动手指头一样容易。就这样，慕容燕云依着心里所想，取了盐，统统加在所有酒里——对，不只是绿槐卧室的五杯葡萄酒，很有可能，她在能接触到的每个酒坛、每个酒杯里，都加上了许多的盐。

“接下来的事，是一系列的巧合。夜宴之前，没有人尝到加了盐的酒，自然也没有人去通报。夜宴还是开始了。方才我已经读过菜单，各位，特别是张书令，对当夜的菜肴有什么想法呢？”

“菜？”张元昙挑了挑眉，“不是肉就是奶，听着膩歪。”

“对。当夜菜肴，确实以肉为主。”杨藏英问道，“还有吗？”

张元昙沉吟片刻：“没有果物，也没有青菜。”

绿槐插话：“当时天寒，根本买不到鲜果，菜蔬也少，大多还是上不得台面的甘薯、南瓜。如果来客是别人，我还能上一盘腌制的醋芹解膩。但杨将军患有风眩，不能吃，就没有准备。”

“正是如此。”杨藏英点头道，“没有醋芹，也没有青菜，当然也没有水果。主菜全是肉，有些是烤的，有些是焖的，还有一些，用浓郁的牛乳乳酪煮过。这样一桌豪贵之宴，听起来很是美味。但细细一想，是不是有些偏干了呢？”

说完这话，杨藏英又听见“咕咚”的声音，也不知是不是刚才那位肚子饿了的可怜台官发出的。他笑了笑：“想想这一桌菜肴，初尝觉得好吃，几口后就会觉得油膩，也很容易噎住喉咙，万一浓厚的牛乳覆上舌苔，多半会令人觉得不那么清爽。几样叠加，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口干舌燥。没有蔬果，也没有汤水，唯一能解渴的，就只有酒了。”

在杨藏英的推断中，在场众人仿佛看见了当夜的情景。

宴席开始之后，绿槐献酒之前，不用任何人怂恿，慕容宝节和杨思训都会就着那几案上丰盛的菜肴，一杯接一杯地喝下绿槐备好的各类美酒。在

这些酒里，慕容燕云加了许多的盐。喝下这些酒，与被灌下一大勺子盐，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对于杨思训这样一个被风眩所困的人来说，那简直是致命的。

杨思训喝着盐酒，把肉咕噜噜地吞了下去。盐让血气升起，他的脸上涌起两坨红晕。他觉得有些头晕目眩，但在幻戏和美女舞姿的刺激下，只会觉得是朦胧微醺的酒劲。渐渐，他的心脏怦怦地跳起来，而就在这时，新奇惊险的幻戏愈发精彩，更不用说美丽的绿槐跪在他的面前。在这不断的刺激中，杨思训的血液飞速地流动，心跳得越来越快。就在他快要感觉到不对时，“咚”的一声，琉璃敲开了门。这一下如同擂鼓，重重敲在杨思训身上。很快，他奔腾的血气冲破了危险的界限。风眩骤然发作，他心脏疼痛，口吐白沫，猛地摔倒在地——

“这，就是我的推断。”

正堂之上，所有人都呆住了。偶尔有一两个回过神来，对这个推断啧啧称奇。唯有一个人例外，那便是张元昙。他嘴角带着冷笑，刻意学着杨藏英的模样，口中唤了一声：“仵作。”

前面的推断，老仆役早已听得呆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答了声：“在。”

张元昙却转向鱼余业，问道：“杨台官说，死者死于急发的风眩。你觉得这有可能吗，鱼台官？”

鱼余业被点到，也不迟疑，正色回答：“还是有可能的。毕竟很大一部分的毒，显现出的外相和风眩确实差不多，要证实到底是哪种，需得剖开尸首才能判断详情。”

他板起一直堆笑的圆脸，转身向台上的梁老主簿拱手：“只是，这回的死者……杨将军是三品大员，再看夫人那情形，恐怕不会同意剖尸。杨台官说的是不是属实，下官也好，仵作老丈也好，实在无法断定。”

张元昙看了杨藏英一眼，眼神中有进攻的意味。

那老仆役在旁偏头细想，这时加了句："大理寺那边倒是验过泼洒在地上的酒水。"

"如何？"张元昙急道。

"酒中确实有毒物。"

"那杯子里呢？杯中有没有？"

老仆役面露难色，再度看向鱼余业。胖台官轻叹一声，接道："下官与大理寺司直核实过，当夜用的琉璃杯在死者的挣扎中被打碎了。他们到现场时，所用杯子皆已碎成上百片，还有人踩踏过，虽然勉强收了起来，但实在没法验看。"

张元昙点点头："杨台官的说法，我觉得有几点不通。"

"愿闻其详。"杨藏英挑了挑眉。

"第一，既是慕容燕云把盐放入酒中，失手将风眩患者害死，泼洒的酒中又为何会检出毒物？第二，在场喝下酒的人，为什么没有一个提过酒是咸的？特别是慕容宝节，他与绿槐串供之时，肯定不会忘记提起这个细节。第三，屋中当时有那么多的仆役、厨子，怎么没有一个人提到慕容燕云去取盐？按照乞伏弼臣的说法，她当天穿着显眼，从卧室到厨下，走来走去，总该有人看见。"

这三点，可以说是直击要害，直问得杨藏英哑口无言。他也想了几个应对的解释，可哪一个都没法完全说通。张元昙看着他语塞的模样，却没有胜利的欣喜，反而又陷入了沉思。沉吟片刻，他扭头向绿槐问道："你回忆一下，当夜有没有人抱怨过？"

绿槐有些茫然："抱怨？我听不明白。"

"抱怨当晚的酒菜，比如说，糕有些甜，酒有点酸……"

"啊！"绿槐突然惊呼了一声。她的声音不大，可对于此前一向游刃有余的她来说，这无异于一声惊恐的尖叫。杨藏英也扭过头去，此时，他

发现这个妇人刚刚回红的脸又失去了血色，她即刻跪下，口中语无伦次地回起话来。

“有的，有这事！有几个……几个舞姬，在开宴之前，问我要酒暖暖身子。我离不开，就让她们自己去厨房打来喝。喝完回来，其中有个跟我说，酒有点儿梅子酸。我还回答，现在这寒天，没有新酿的酒，老酒有些酸涩也是正常……”

正堂上的气氛突然变得怪异起来，刚刚仿佛已经明了的案情，又像雾气涌起那样模糊起来。所有人都看着张元昙，等待他提出新的解释。然而，张元昙只是轻咳一声，仍旧询问绿槐：“这事不大，可为什么你想起时却这么慌张？”

“平时做菜，如果不小心加多了盐，就需要加入梅汁去调和。梅汁带酸，酸味能抑制咸味。添了梅汁，酸咸调和，前面加多了盐也尝不出来，不会影响口感。”绿槐顿了顿，“酒被加了盐，酒又有些酸，这两种状况同时发生……张台官，我斗胆猜测，这意味着有人还在酒中加了梅汁，所以慕容将军也好，杨将军也好，并没有尝出酒水中的咸味！”

听了她的说法，张元昙点了点头，这显然也是他的想法。停顿片刻，他转过身，沉声说道：“主簿，慕容燕云在宴席前，曾前往绿槐卧室，探身入窗——这一点，有目击证人作证。我无法推翻，也不打算推翻。但慕容燕云是投毒‘主谋’这点，还有待商榷。”

他缓了缓，道：“前面我已说过，我们讯问了宅邸中那么多人，除去正好撞见她的乞伏弼臣，没有一个说慕容燕云行动有异。另一点，慕容燕云的目的是让夜宴终止，她在酒中加了盐，已经算大功告成，没有必要刻意地加入酸的梅汁，去掩盖自己的行动。由此可见，加梅汁的人不是慕容燕云，应该是宅中的另一个人。”

“另一个人？”杨藏英重复道。

张元昙点了点头，边沉思边说道："之前杨台官说了推断，我也来说说我的推断——

"当夜，慕容燕云沮丧地跑出绿槐卧室，有人见了，趁机上前安慰，以此获得慕容燕云的信任。此人趁机献计，自己先去仓室取了些许毒药，交给慕容燕云，骗她是泻药或是醉酒药，让她下到绿槐卧室的葡萄酒杯之中。慕容燕云单纯，没起疑心，就此照做。就这样，在不知不觉间，慕容燕云成了这个人杀害杨思训的帮凶——这，是用毒的情况。

"至于用盐的情况，稍微复杂些，但基本也是这个道理。此人获得了慕容燕云的信任，自己取了盐，加到各处的酒中，又将少许盐丸交给慕容燕云，同样哄骗她下到葡萄酒杯中。慕容燕云照做了，随后此人将慕容燕云劝走，自己又来回跑动，在酒中加入梅汁，中和咸味。因为都是此人在操作，宅邸中的人当然不会看见慕容燕云来回走动。

"此人再设法调动宅邸中的人，让其看到慕容燕云'下毒'的行为，就能名正言顺地把毒杀栽赃到慕容燕云头上。慕容燕云温顺柔和，胆子又小，肯定不会第一时间……"

说到这里，张元昙却突然停下。面对着他的杨藏英看见他脸色变得铁青，不由得用口型无声问他："你怎么了？"

张元昙艰难地摆了摆手，调整呼吸。许久，他才说道："慕容燕云温顺柔和，胆子又小，肯定、肯定不会第一时间把事情说出来。那么此人，就有了……就有了，杀害慕容燕云的……时间……和机会……"这句话，张元昙说得极为缓慢。

"什么意思？"绿槐大叫一声，"你是说，燕云是被杀害的？"

这素来镇静的妇人在这一刻终于被击溃了所有的防线。杨藏英想要像之前那样呵斥她几声，转眼看见绿槐脸上夹杂着愤怒和绝望的神情，一时间也不敢说话。

张元昙也转头看了看绿槐，然后朝向梁老主簿，极快地说道："主簿，我起初只是想证明慕容燕云不是唯一的下毒人。除她之外，整件事中应该至少还有一人参与。但刚才一番细细推理，我倒有了个新的怀疑。那便是，慕容燕云并不是因恐惧意外坠楼，而是被人趁乱推下楼去的。"他又扭头看了一眼绿槐，"而凶手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一路诱骗慕容燕云'下毒'的那个人。"

绿槐捂住了嘴，勉强压住一声泣血般的尖叫。梁老主簿陷入了沉思："这样一来，这桩案件就不只有毒杀案，还连着慕容燕云的谋杀案了。"

"正是。"张元昙的声音变得严肃，"现在看来，凶手有很大可能是宅邸里的人，但我并不能确定。主簿，此事慎重，还请重启调查，将绿槐宅、慕容家的有关人等，通通查上一遍。"

梁老主簿没有作声。此刻，午时的阳光自窗口照了进来，照在他花白的胡子上。虽然还是暮春，但日头隐隐已经有了夏日的毒辣，梁老主簿皱紧了眉头，他苍老却锐利的眼神注视着正堂，也看向远方。

而与此同时，在远方的并州，一双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执起一枚棋子，静静地落在面前那已至中盘的棋局中。棋局对面的对手轻轻吟了一个名字，他说："媚娘。"这个名字很快飘散在他头痛的昏沉中，这个人并不知道在长安御史台中发生的事，就像没有人知道接下来的事。

沉吟许久，梁老主簿站了起来，沉声宣布："本次讯问到此为止。接下来，诸位要依张书令所说，将手中的证据、证人全部筛查一遍。有任何消息，立刻上报！"

众台官抱手行礼，齐声答"是"。

抬起头，众人神情复杂，有些兴奋，又有些畏惧。无论是谁，心中都十分清楚，这第二次讯问是结束了，但一个更加混乱也更加庞大的布局，正缓缓地在御史台展开……

第九章

昔日事

显庆五年，三月下旬。

香奁斋，这个距离皇城不近也不远的酒肆，静静矗立在丝管不停、樱红柳绿的光福坊之中。虽称酒肆，却有着曲巷里一间独门独栋的漂亮小院子，专供熟客来访流连。

入了院，院子正中有一个池塘，塘边一棵高大的海棠。塘边曾有几株柳树，但长安人都说柳树不好，会招来精怪。于是就把那柳树全拔了，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海棠。这海棠开得繁茂，一到雨季就落花缤纷，残红片片，倒有一种略带凄清的美。这一日，杨藏英就在这一片落花中睁开眼睛，落红映了满眼，仿佛给他漆黑的眼瞳添上了一层淡淡血色。

“醒了？”有人推门进来，声音带着几分娇嗔，“你最近怎么老是睡着？”

杨藏英抬头，看到一袭藕荷色的长袍，再往上看，是画着浓眉却混杂着几分稚气的脸。这是小柳，杨藏英相好的歌姬。

杨藏英躺在榻上，伸了个懒腰，说道：“御史台重启查问，我日日夜夜

都要陪我那张兄探案啊。”然后拍拍身边，示意小柳坐过来。

小柳走了过去，将手中的托盘放在一旁，盘中有两个青瓷杯子，却是空的，没有倒酒。见杨藏英眼神扫过来，小柳笑道：“看来我并没有猜错，你那个朋友今日又要爽约。”

杨藏英拿起一个杯子把玩：“他啊，嗬。”

小柳问道：“又躲在仓室之中？”

“倒没有，人手不够，主簿让他也去问话了。我可喜欢听他问话了，三下两下，就把人逼得什么都说出来了，有趣，有趣。”

这么说着，杨藏英眼神看向门外池塘，隐隐露出盼望的样子。小柳轻轻唾了一口，又歪了歪头，问道：“那什么张兄……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？哦，我当然知道你们是同僚。我是说，御史台人那么多，你怎么偏偏就跟他关系好？”

“哎？”杨藏英笑起来，“好好的怎么问起这个？”

见小柳笑而不答，他摇摇头：“说来奇妙，这事跟那慕容燕云还有些关系。”

他既这么一说，小柳更是好奇，立刻将青瓷杯斟满酒，递到杨藏英唇边，一副非要杨藏英说个所以然的模样。杨藏英拗不过她，想了想，就说了起来：“那是两年前，显庆三年初冬的事。你知道，那时候，也是个混乱的时候——”

那时，朝中大臣韩瑗、来济和褚遂良依次被贬，朝野震动。要职更替，连带下层的官吏也跟着一起变动。一时间，长安城突然多了许多茫然的士子，他们或是失去了职位，或是被贬到闲职。这些曾经意气风发的人很快变得囊中羞涩，不得不靠典当度日。

杨藏英并不是其中之一。他毕竟有个弘农杨家的出身，多亏贵人关照，正好进入御史台成为台官，还拥有了入流的官职。而且那时他刚进台中，

年纪小，一时没有太多事务。所以他有许多时间可以在长安城中闲逛。虽然不能和飞鹰走马、一掷千金的长安少年相提并论，也算清闲快乐。

那是一个冬日，天很冷，抬头便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。杨藏英如往日般闲逛，自租住的寺庙院子一径走着，经过横跨开化、安仁两坊的大荐福寺，经过胡人、胡肆众多的长兴坊，直到了相对宽阔的宣阳坊中。宣阳坊邻着东市，街上各色商铺、酒肆林林总总，分外热闹。杨藏英在其中走着，不觉日头飞快流逝。

临到午时，他在街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这人年纪不算轻，生得高大，黑，瘦，身上却裹着一件白狐裘，黑白相衬，倒像是昆仑奴一般，有些吓人。杨藏英起初想避开，却突然想起来，那是不久前进入御史台的书令史，名叫张元昙。他正想打个招呼，却见那个同僚身子一低，猫着腰，鬼鬼祟祟地绕进了旁边一家商铺。再出来时，他身上的狐裘已不见踪影，只剩一件杂毛里子的外袍，看来分外寒酸。

杨藏英立刻明白，那间商铺是质铺，他是来典当东西的。果不其然，杨藏英听见他用略带京郊口音的长安官话，与那送他出来的质铺小伙计闲聊——说是闲聊，更像是自语。他说这狐裘是他来到长安前，家中小辈凑钱送他的礼物。那时，他是族中唯一明经及第的士子，是众人榜样，无限风光。再看如今，努力了许久，兜兜转转只是入了御史台当个抄写的。眼看同龄人飞黄腾达，自己的落魄日子却没个尽头，不过，这也是暂时的，他日如果有机会，他一定也能做出一番事业。

他这么说着，小伙计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，显然遇到过太多这样的人，见怪不怪。那同僚说了一阵，知道自讨没趣，苦笑一声，又掂量了一下刚换来的钱，转身低头走上熙攘街道。他走了几步，冷不防被旁人撞了一下，肩膀一歪，连带碰到旁边的另一个人。

“哎呀！”那人惊呼一声，竟是连着后退了两三步。

“啊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”

同僚立刻道歉，可他的道歉只换来尖声的斥骂：“干什么！走路不长眼睛的吗？这位娘子可不是你这轻薄之人冲撞得起的！”

斥骂的声音引来了围观的人群。骂人的是一个身着回鹘袍的女子，翻领窄袖，内外是两种不同面料，袖口收紧，腰间系了条腰带，带上似乎有吹管、弹弓一类，鼓鼓囊囊。本以为是胡人，细看却是大唐面庞，约莫十五六岁，头梳高髻，面容尽露。

而被同僚冲撞的，则是个身着华服、满身披挂的小娘子，她戴着帷帽，短纱有三四层，风吹起纱帘，惊慌失措的脸庞若隐若现。她的双手紧紧抱住手中一个小木匣子，看得出来，对这突然撞过来的高大男子，她充满了不安和戒备。

她轻启朱唇，用极小极小的声音说道：“算了……”

“燕云！”那回鹘打扮的女子跺脚道，“你怎么总是这样子！”

华服女子声音依旧很小，却很坚定：“他不是……他不是有意……”

“不是有意？呸！看他那凶神恶煞的模样，谁知道他有什么图谋？我知道你信佛心地好，但这世上的人可没那么简单啊！”回鹘女子很是无奈地拉起华服女子，挤过人群走了，“看看看！看什么看？有这空闲，瞪大眼睛看看那个家伙心眼里想了什么坏事儿吧！”

这真可说是飞来横祸。杨藏英自那同僚走出质铺时就看着他，知道他什么也没做，却无端被骂了一顿。但回头一想，女子出门一般都会遮面，敢这样露出面目的女子，不是高官的女儿，就是富商家的女眷，肯定身份不差，跟这些女子是讲不了理的。想来那位同僚也是这样想的，只见他晃了晃脑袋，继续低头迈步。

倒是后面才赶来的人猜测纷纷，有人说他趁机轻薄了人家，有人则说他大概早与人有关系。在一片闲话声中，这位同僚僵硬地走出了人群。但

走着走着，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猛一回身，正好和后面走着的杨藏英打了个照面。四目相接的瞬间，他露出惊讶的神情，片刻，他叉手行了个礼："杨小郎君。"

他竟记得自己，杨藏英有些吃惊："你、你记得我？"

"当然。御史台里的玉面郎君杨藏英，年纪很小，做事却妥当，谁不知道呢？你是连主簿都看重的人才。在下张元昙，是和小郎君同期进的御史台，刚才的事情，让你见笑了。"

他语气里有几分恭维，却没有巴结的味道。杨藏英正好无事，便顺势停下脚步，与张元昙寒暄起来，说起台里的事情和家中景况。因了都是御史台的人，两人说得投机，不觉就在街边站了大半炷香的时间。然而就在兴起时，突然间，远处传来了喊叫的声音。

"哎？"杨藏英往声音的方向探了探头，"什么事儿？"

有五六个五大三粗的坊卒向这边跑来，他们手挥棍棒，身上的粗布褐衣被汗水浸湿。不等站稳，为首的一个就高声喊道："有人报案！此处有偷儿！统统不许动！"

杨藏英听见，立刻立定不动。张元昙张望一番，也迈步站到一旁。

坊卒们的身后，两个女子迈着碎步匆匆跑来。

张杨二人循声望去，不由得异口同声地脱口惊道："那不是——"

不是别人，正是刚才气势汹汹、破口大骂的胡服女子，还有那个声音细小、服装华丽的"燕云"。坊卒将一条街的行人聚拢，让大家排队站在路边。众人口中抱怨，但也只得听从。这边在排着队，另一边，一个头儿模样的壮年人走过来，颇为礼貌地对着两位女子说了些什么。

只见华服女子向前几步，对着人群，细声细气地说道："诸、诸位，小女慕容氏，受母亲所托，带了数枚首饰，入宫献与皇室郡主。方才途经街市，发现贵物遗失……此事关系重大，若有不慎，恐伤及家母体面，还望诸位

劳烦，替我找找，事成之后，必有、必有重谢！”

话音未落，胡服女子已喊起来：“燕云你说得太文雅，这样没人理你的！”不等回话，她已吸一口气，高声大喊：“听好！这盒子里的东西被偷了！大家帮我们娘子抓小偷啊！能抓到的，我们赏钱！”

这样一喊，被聚拢的路人立刻听懂了，高声哄笑起来，也不住地互相查看。杨藏英和张元昙只来得及对看一眼，就被人群挤得挪动脚步。在攒动的人头中，张元昙回过头，苦笑一声：“这回可走不脱……”话音还未落地，杨藏英就听见“叮”的一声。一件亮晶晶的东西落在张元昙的脚边。眼看就要被纷杂的人群踩到，杨藏英赶紧弯腰，把那件器物捡了起来。他刚把那件东西抓在手里，耳边就有人发出一声惊呼。

“啊，那不是？！”

杨藏英低头看去，只见自己手里拿着一枚发钗。是女子用的细钗，有食指那么长，白玉制成，钗头镶嵌一块透出淡淡光晕的蜜色石头，应该是琥珀，雕刻成一只展翅的飞鸟，翅尖细羽清晰可见，与玉的洁白交相辉映，显示着它的主人不俗的身份，以及……

以及，张元昙即将到来的危机。

周围突然安静下来，人群自动让出一个圈，只剩张元昙站在其中。他看着杨藏英手中的东西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这是……什么？”

“我刚从地上拾起的。”杨藏英举起来，“就在……”

他一时也不知是说好，还是不说好。倒是张元昙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，他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是从我这……这儿，掉、掉出来的？”

接下来的一切发生得那么急促。

杨藏英没有回答，确切地说，是来不及回答。下一刻，胡服女子扯着她尖利的嗓子拼命喊叫，早已摩拳擦掌的坊卒飞速上前，一拉，一按，张元昙就被“扣”在了地上。

杨藏英本想上前说两句，可还未张口，就被狠狠地推到了一边。他脚步不稳，一阵天旋地转，再回神，只见张元昙已经被绑得严严实实，口中惨叫连连："不是我！不是我！"

"就是他！"在他面前，胡服女子叉腰喝道，"就是他！刚才撞了燕云！抓他！"

随着她的声音，那几个坊卒用上了更大力气，把张元昙的上半身用力地按了下去。张元昙近乎本能地挣扎起来，他扭动身子，口中喊叫。这个时候，有什么东西从他的杂毛外袍前胸滚了出来。杨藏英一看，那是十几个铜钱，应该是他当掉狐裘的钱。铜钱咕噜噜地往人群中四散滚去，围聚的路人见了，欢天喜地争抢起来。

"别……"张元昙声音微弱，"那可是我的全部家当……"

"果然穷酸！"胡服女子喝道，"难怪要做偷儿！"

她的话仿佛让张元昙偷窃的证据又多了一层，那个头儿模样的人把手一挥，喝道："把他带回去！"坊卒将捆着的张元昙拽起来，眼看就要拉走。周围的人忙着捡铜钱，没人理会。杨藏英站在原地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个身影闪到了坊卒面前，双手张开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道："不成……等等！"

坊卒头儿一愣，问道："小姐还有什么事吗？"

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刚才抱着匣子，看起来羞涩怯懦的慕容燕云。

"他，"慕容燕云飞快地指了指后面的张元昙，"有人看见他偷东西了吗？"

她这么说，那胡服女子立刻又聒噪起来。杨藏英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，慕容燕云的意思是，张元昙偷窃的事情没有人证。坊卒头子想了想，用一副哄小孩的语调说道："小娘子，东西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。就算没个人证，也可以推断是他偷的吧。"

“我觉得这不对。”慕容燕云正色说道，“东西在他身上，不能说一定是他偷的呀。”

路边有人发出笑声，他们或许在想，这位娘子莫不是个白痴，竟在这种明显至极的事情上纠缠不清。而在她对面的坊卒头子，显然也对她很不耐烦，只不过碍于她的身份，强忍着没有发作。至于那个一直高声叫喊的回鹘装女子，直接拉住了慕容燕云的手，似乎要把她拉开。在这混乱的旋涡中心，慕容燕云露出了为难的表情。可她始终没有挪开，只是呆呆地立着，硬是不让人带走张元昙。这场有点好笑的争执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几个原本按着张元昙的坊卒，也都跑过去看热闹。杨藏英拿着发钗，有些茫然地站在原地，突然听见一声轻轻的呼喊：“杨小郎君、杨小郎君！”

“谁叫我？”杨藏英本能回应。循声找去，发现那声音来自半跪着的张元昙。他虽然被绑住，但仍旧向杨藏英偷偷使着眼色。杨藏英会意，轻手轻脚地绕过看热闹的人，走到张元昙的身边。张元昙略看了看，微微偏头，凑到他耳边说道：“让我看看那钗子……”

杨藏英看他神色严肃，就依他所说，把掌心摊开，让他看个仔细。张元昙起初神色黯淡，但看了一眼，眼神突然亮了起来。他抬起头，对杨藏英露出个笑容：“杨小郎君，都是御史台同僚，难得在此处遇见你，要麻烦你卖我个人情啦。”

他说得郑重，杨藏英不由得好奇：“什么人情？”

“你凑过来。”张元昙示意，“一会儿劳烦你，按我说的去做。”

杨藏英答了声“好”，凑近去听。听着听着，他的眼睛也亮了起来。片刻后，他走到坊卒和慕容燕云面前，那头子还在和慕容燕云僵持，见到他，就像见到救命稻草，急急说道：“小郎君！你快把赃物给这娘子看看！帮我劝劝她，不要再阻挠我们执行公务了。”

杨藏英没有接话，只是又迈出两步，走到围观众人面前。此刻，他前

方是经过的路人，后方是坊卒诸人，他像个卖艺人那样，高高地举起手中的钗子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："各位，请看这枚钗子，琥珀钗！"

事出突然，坊卒和路人都吓了一跳，直直地盯着他看。慕容燕云和胡服女子也停了争执，看向杨藏英站立的地方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杨藏英一手举着琥珀钗，人却弯下腰去，捡起地上一片枯叶放在手心，又握住手掌，再摊开时，那枯叶已被捻成细细小小的碎片。

"莫要玩闹！"坊卒头子发出呵斥，迈步走到杨藏英身后，"敬你也是读书人，我们不动粗。但你要故意捣乱，我们连你一起抓！"

"丈人不急，您请看。"

杨藏英略略转身，举起那满是枯叶碎片的手掌。枯叶本就轻薄，被捏碎后更是细小，宛若沙尘般，仿佛呼一口气就能吹走。杨藏英又举起右手，把发钗镶有琥珀的一端，向左手掌中的碎叶靠近，再靠近，甚至在那枯叶碎片上转了一下，两下。

在场之人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有人粗俗笑道："这是干吗，棒捣碎叶？"

杨藏英没有理会，缓慢而专注地将发钗在掌中又搅动一回，这才重新举起，抬头问道："各位，这钗子和刚才有没有什么不同？"

围观之人存了看热闹的心，纷纷抢答道："没变化！"

坊卒头子又想呵斥，但见杨藏英举动怪异，一时间也没说话，只是死死地盯着他的背影。杨藏英看准时机，突然迈步，转身跑到还被绑缚着的张元昙身边，一把扯住他那杂毛外袍，露出里面兔毛羊毛混杂的毛里子，把那琥珀玉钗放在上面来回擦了四五次，旋即站起来，又一次举起手掌，像方才一样，把钗子琥珀的一端靠近碎叶，这一回，所有人都看见了——

琥珀还在距他左手掌心半寸高的地方，细碎叶片就如铁遇到磁石般，倏忽飞起，沾到了琥珀之上。不过眨眼之间，棕色琥珀满满地沾上了碎叶，雕刻的鸟儿已看得不甚清楚。

“呜哇！”围观之人中有惊叫传来，“何等神奇的戏法！”

坊卒个个看得合不拢嘴，就连那胡服女子也惊得呆了：“这、这是说……”

“不，不是戏法。”杨藏英再次抬手示意，他转过身道，“丈人，娘子，要知道，琥珀这种东西，与毛皮一类摩擦便可吸起细小之物。今日天候干燥，更是如此。如果真的是张兄偷了钗子，”他伸手一指，“他肯定要把钗子藏在外袍之中，那袍子里面是兔毛和羊毛，钗子定会与皮毛相触、摩挲——这和我刚才做的没什么不同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我第一回比画时，距离钗子掉落地面不久。若真是张兄偷的，那时琥珀便会吸起碎叶子。可诸位也都看到了，无论我如何摆弄，碎叶都吸不上来。”

起哄的人们安静下来，这琥珀吸碎叶的原理虽然复杂，很多人一时半会儿明白不了。但见到杨藏英两次摆弄的事实，众人都觉得，偷盗之人绝不会是张元昙。杨藏英趁热打铁，对那坊卒头子说道：“可想抓住真正的偷儿？”

头子喜道：“怎么？小郎君可有办法？”

“那就请丈人排查人群中身穿麻衣之人。”杨藏英指了一圈，“麻衣与布、皮不同，琥珀藏于其中，无论如何擦碰，都不会令其吸起细物。今天天气寒冷，大家大多穿毛皮狐裘，穿麻衣的本来就……”

他话还没有说完，突然有个人左右冲撞，冲出人群，拔腿狂奔。在他的身上，一件麻布长袍飘飘忽忽。看这情境，坊卒们立刻明白，二话不说，大步追去。余下几位见真相已经大白，就疏散了等候的路人。不过片刻，原地只剩下坊卒头子、两位女子以及张元昙和杨藏英。见无人前去松绑，杨藏英走到张元昙背后，解开绳子：“张兄委屈了。”

“哪里，还得感谢小郎君信任，这可是救命之恩。”

坊卒头子立在一旁，有些手足无措。杨藏英见状，就将绳子收了，双

手奉到他的面前，沉声道："眼下看来，是那个麻衣人扒窃了娘子的饰物，看见坊卒追来，又见张兄被挤走，就把那发钗丢到他脚下，引得其他人误会张兄，自己趁机脱身。"

坊卒头子心知自己犯错，也只能硬着头皮夸赞道："多谢小郎君，实在厉害。"

"不是我，是张兄同我说的。无论琥珀钗还是麻衣袍子，全是他的推断。"

杨藏英伸手一指，张元昙正坐在地上，揉着生疼的手腕。见坊卒头子看过来，他故作无奈，带着一丝嘲讽说道："倒霉，倒霉，今日当了仅剩的狐裘，想凭着那几个钱再撑一撑。如今可好，钱财没了，身无分文。小郎君，要度过这艰难时日，还真是有些难啊！"

他的意思，是要那坊卒头子赔他钱财。坊卒头子不好答复，只得低头不作声。张元昙见他缩了回去，撇了撇嘴，似乎又要讽刺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个人迈着碎步，横到张元昙和坊卒头子之间。是那个胡服女子，只见她双手叉腰，仍旧是气鼓鼓的模样。但沉吟片刻，她突然指向张元昙："把手伸出来！"

张元昙一愣，不知道她要做些什么，便向杨藏英投去求助的目光。杨藏英也猜不透，只得摇头。那女子见张元昙迟迟不伸手，倒是自己先伸出手来。她的手掌上垫着一张轻薄的手绢，里面有个金灿灿的东西。

她趾高气扬地哼了一声，对着张元昙把手绢一伸："燕云给你的，拿着吧。"

那是个金色的小佛像，有拇指盖那么大，在日光中分外耀眼。

张元昙呆住了，反手指了指："这个，给我？"

"对啊。"胡服女子挑了挑眉，"还不拿着？"

张元昙又看向了杨藏英，这回，他的呼吸变得粗重。但不等杨藏英回应，他已经扭过头，沉声说道："不必。我是很穷没错，但我只想拿回典当狐裘

的钱，这佛像也太贵重了，多太多了……无功不受禄。”

杨藏英在一旁眯着眼睛看向他，突然觉得自己这位同僚，或许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正直和有趣。他正思虑，旁边响起一阵“哈哈哈”的笑声，只见胡服女子夸张地掩嘴笑道：“你还当真了，这不是真金，是假的，假的！是那庙里和尚用泥金做的，只要去求，就能拿到，跟孩子的泥娃娃差不多，看着像金的而已……”

她不掩自己鄙视的神色，大声嘲笑。杨藏英和张元昙都觉得尴尬不已，却又不好阻拦这一片好心。两人拿也不是，不拿也不是，一时陷入了僵局。好在此时，旁边的慕容燕云走了过来，双手合十，轻声道：“郎君收下吧。佛说人与人之间都是缘分，今日得蒙郎君相助，你就当留个纪念。”

这一番话说得倒是合情合理。张元昙抬起头，注视着一身华服的女子。现在，慕容燕云整好了自己的帷帽，薄纱之下，看不清她的眼睛，也看不清她的神情，可张元昙还是用非常严肃的态度，一字一句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相信我？”

“哎，相信你？”慕容燕云有片刻的惊讶，低低地说了句，“佛祖也曾犯下过错，我们凡人更是如此。我想，多问几句，总是没错的。”

一旁的杨藏英听得直摇头。他心想，这慕容燕云当真像孩子似的，有些呆呆的，却也不失可爱。扭过头，杨藏英看到张元昙的头低了下去，耳朵边缘泛出重重的红色，片刻后，只听他用干涩的声音笑道：“多谢小姐好意，这金佛我就收下了。今日我洗脱冤屈，有小姐一份功劳，愿佛祖算上小姐一分功德，保佑小姐平安喜乐。”

“嗯，好，郎君……”慕容燕云微微抬头，似乎在看向张元昙，然后她在袖子里摸索了一下，摸出两个略带黄色的银纸团子，“再给你这个，去换回衣服吧。”

“这……”张元昙有些为难，“这又是什么？”

“我家自造的香丸，是我身上最便宜的东西。”慕容燕云一片天真地说道，“外面买不到的。郎君可找地方卖了，换回你的狐裘。”

张元昙有些僵硬，还是没有接。倒是一旁的胡服女子忍不住了，猛一伸手，从慕容燕云手里抢下香丸，连同那个包着手帕的金佛一起，一股脑塞到张元昙手里：“得了得了，别推来推去啦，咱们就此两清，啊……多谢哈！”

杨藏英也觉得，再说下去只会更加尴尬。想了想，他上前施礼圆场：“有劳两位娘子。”话还没说完，胡服女子已经拉着慕容燕云要走。

慕容燕云走出几步，到底觉得不妥，还是停下，向着张元昙的方向叉手行礼道：“期待与郎君有缘再见。”

张元昙点了点头，抬眼目送两人远去。见他的目光没有一刻偏离，杨藏英觉得有些不妙，不由得思考起来，要不要提醒张元昙，慕容燕云最后的话应该只是客套。看她和胡服女子的言语做派，绝对是长安城中的高门贵女，不是他们这样的小官小吏可以染指的。不过事实证明他多虑了，张元昙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在长安城冬天略带寒冷的风中，这声叹息化作清晰可见的白雾。然后他对杨藏英笑笑：“走吧，小郎君。”

杨藏英看见，他把金佛和香丸小心翼翼地捏在了手里。

“——就这样，这件事后，张兄跟我熟络起来，在御史台中时常一起做事，偶尔也一起游玩。别看他在这里玩不开，真的探起案来，当真是个很有趣的人。”

说完一长段故事，杨藏英倚在小柳膝上，笑着说道。不过笑着笑着，他又想起张元昙始终不愿说的无名墓之事，不由得有些感慨，或许自己还没有完全把他看透。

坐起来，他饮了一口酒，继续说道：“当然咯，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，

慕容燕云是将军千金，是我们真正高不可攀的人。”他抬起头，“也没有想到，两年后，竟然是这样跟她发生了联系。”

“后来，你有给她去过信吗？”小柳天真地问了一句，“按说，你们这些士子，应该喜欢给他们这样的高贵门第写信，求他们赏识吧？”

“我倒没有。张兄写过，不过呢，从没有回信。”

杨藏英笑着答，心中却想着，张元昙大约写了很多求赏识的话语和诗句。但给慕容燕云的信里，有没有夹杂着那一丝还没开始就结束的微妙情愫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他只知道，张元昙为了证明慕容燕云的清白无辜，绞尽了脑汁，即使在深夜，也依旧躲在那仓室中，阅读案卷，思考案情。那一豆灯光摇摇晃晃，像慕容燕云留下的香丸之中，一缕若有若无的淡香，极易被掩盖，却又无法被抹去。

“慕容家的香丸……”小柳也在自语，“我听说过，说是单用味道很淡，但和其他香料混合的时候，反倒能增强别的香料的味道。对了，我还听说，这种香粉略微加热，就可以出现漂亮的玫红色，做眉粉，做胭脂，都很不错……”

说到妆粉，女儿家总会说个不停。杨藏英笑着摇头：“那你下回和张兄说说，看他能不能分一点给你。”

小柳白了他一眼：“这可是你那张兄的宝贝，我还不至于夺人所爱！”

他们两人随意地谈着，聊起这个，又说起那个，谈了好一会儿，笑个不停。大约半个时辰后，杨藏英看着外间细细密密的雨丝，轻声说道：“看来你说的没错，张兄是不会来了。”

放下了酒杯，他轻声说：“那么，小柳，我该走了。”

“去吧。”小柳说着，轻轻打开了帘子，“御史台，真是忙碌啊。”

第十章

蛛丝觅

四月，细雨如往年般悄然而至。

就在细细密密的雨丝中，御史台联络大理寺，开启了比雨幕和蛛网还要细密的层层调查。两处的台官、司直人手不够，连仆役都带上了。据说御史大夫、大理寺少卿考虑过让刑部也加入，最后还是为了不多生枝节，不了了之。

当然，也有人说，是刑部高官与皇后不睦，不想参与此事，托词拒绝。

但无论如何，动用了诸多的人力物力，都是为了找出张元昙说的那个可能的“此人”。

台官连同仆役们通宵达旦，把所有的人都问了个遍——无论是到过绿槐宅子里的，还是慕容燕云身边的。在这些数不尽数的人群中，最显眼的当然就是那个幻戏师，乞伏弼臣。作为目击证人，也是唯一一个常来绿槐宅邸的青年男子，他具有的嫌疑不言自明。

盘问的那几天，乞伏弼臣并没有穿他那装饰有鸟羽和丝绒的七彩戏衣，

也没有戴那遮住左眼的白瓷面具。他只穿了一件青色的袍子，头上裹着低调的青巾。轮到他时，他在一众台官的注视中，不慌不忙地走到自己的坐榻前，躬身而拜，坐下，先自我介绍。

“在下乞伏弼臣，是一名幻戏师。平时居无定所，在长安各处酒肆卖艺为生。遇到绿槐姊姊家中有宴席时，她派人传话给我，我就去她永乐坊那间宅邸，表演幻戏。”

“证词所说，你是吐谷浑人？”

“是。论血统，在下是纯正吐谷浑人。不过我自幼在长安平康坊中长大，所受教导，所说话语都与长安人无异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空有一身胡人皮，内里还是长安水。”

他说得没错。虽然他刻意做了长安普通人的装束，但可以看出，他的肤色更为黝黑，面颊微微发红，鼻梁略高，胡人的影子无法抹去。

又有台官问道：“你平日里表演的是什么幻戏？”

“很多，黄龙变、植瓜戏、神仙索一类。”乞伏弼臣答道，“最擅长的是烟雾幻戏。”

这样说着，他站起来，与台官确认后，就将袖子一挥，让里面喷出一道灰色烟雾，烟熏火燎的气味瞬间充满了讯问室。乞伏弼臣又将手一挥，烟雾中突然出现两只兔子的虚影，虚影蹦跳着，翻个跟斗，在空中化成金灿灿的“史台”两个字。

骞为道最先觉察到什么，捅了捅旁边的鱼余业，鱼余业会意，露出个促狭的笑。但在另一侧，白丁仆役们看到这景象，都拍掌喝起彩来，唯有那来贵极站在正中，面无表情。这神情正好被乞伏弼臣窥见，他赶紧将袖子又一挥——

顷刻间，不论是烟雾、兔子还是金字，瞬间消失无形。

他在掩饰，来贵极却不放过他，脱口问道：“‘史台’是什么？”

乞伏弼臣挠挠头，爽朗笑道："抱歉，本想献上'御史台'三字，可惜我学艺不精，做不出那么难写的字，见谅，见谅。"

这边坦率承认，来贵极也没了办法，只得退到一边。

杨藏英在旁看见，不禁揣度，这幻戏师倒不像个心思深沉的人，于是上前问道："你在绿槐宅邸的宴席之上，也表演了这样的幻戏？"

"宴席时，我一般和绿槐姊姊搭档表演掌上舞，她是主角，我做陪衬就好。如果客人有兴趣，我就再演一些刚才那样的小戏法，变出花朵、金字一类的。这些戏法不难，但看着喜庆，客人喜欢。"

他话说得很轻松，带着卖艺人特有的谦卑和圆滑。杨藏英和其他台官也不打算再与他的幻戏纠缠，就直接进入了盘问的核心："慕容宝节将军家的小娘子，慕容燕云，你可熟识？"

"那要看这'熟识'怎么说了。各位请看——"

乞伏弼臣从前襟中取出一沓纸，很厚，有几张已经微微发黄。纸面之上，一行行的，是用朱砂写就的细小文字，全是"戊午七月初八未时""己未四月十三辰时"这样的日子和时辰。有时连着数天，有时一隔隔了半月。而在每个时辰旁，都有人按了手印，画了红圈，像是有什么人执着软笔，将这些时间批阅一番。

看着台官们惊讶的眼神，乞伏弼臣解释道："无论是掌上舞，还是幻戏，都需要提前准备，提前排练，所以我免不了早三五个时辰来到绿槐姊姊的宅中，有时甚至会待上一整天。绿槐姊姊事情太多，不能时时刻刻都看着我，如果遇到慕容家小娘子来找她玩，那我的确有时间和机会去亲近那位娘子。但是……"他突然加重了语调，"但是那样的高门贵女，我怎么敢去轻薄？为防他人口舌，也为了不让家主误会，给自己添麻烦，我就请宅里的仆人和我一起，做了这张朱砂纸。"

乞伏弼臣拍了拍那沓纸，继续解释道，他主动立下规矩，只要绿槐不

在他身边，就派一个老嬷嬷或者小丫鬟跟他，保证他从没有接近慕容燕云五步之内，也没有在她可能经过的地方留下书信、私礼之类的东西。待到宴席结束，他便在纸上记下当天的日期时辰，再由跟着的那人按下手印，并转交慕容宝节验看。若是慕容将军觉得没有问题，就会在时辰旁边划个圈，以示看过，那人再将朱砂纸还给乞伏弼臣，以便下次再用。

“这规矩古怪滑稽，让各位台官见笑了。但我不过是个幻戏师，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。”乞伏弼臣苦笑道，“宅中的青娘、双娘、李大娘、张大娘都跟过我，可以为我作证——我总在长廊一处练着幻戏，连小娘子五步内都没有接近过！更不要说其他……”

他说得合情合理，证据和证人也充分，台官们虽然心中存了几分狐疑，一时间也无话可讲，只得询问下一个证人。

下一个证人，是慕容家的烧火丫头爱娘。

她被带过来的时候头发散乱，只穿一身粗布衣，丰腴到肥胖的肉几乎要把衣服撑开了。她的腰间有一条链子，上面密密匝匝地挂着廉价的簪子、戒指、香球、玉佩一类，只一动就叮当作响。之前绿槐已经说过，这个姑娘脑瓜子不好，智识如同孩童一般。但正因此，她不会说谎。于是台官们也只能无视她有些不成体统的扭动，问道——

“你跟主人家的小娘子说过话吗？”

“没啊。”傻姑娘使劲摇头，“小娘子不是聋子吗？”

“聋子？”

“对啊！哪个人跟娘子说话，她都不理不睬，她自己也不跟他人说话，不是只有聋子才这样吗？她倒是自己跟自己说话，不知道她听不听得见哇？”

这一番颠来倒去的疯话让台官们面面相觑，不过他们仍问下去：“慕容家小娘子平日都干什么？”

“坐在中间那个亭子里。”爱娘说着，“扑来扑去的。”

“扑？扑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扑。春天扑蝴蝶，夏天扑蚊子，秋天扑落叶，冬天扑雪花。反正就是这样，咻，一下，又这样，哗啦，一下。要不呢，就臭美，臭美，臭美。”

花了好长的时间，台官们终于明白，慕容燕云不在绿槐卧室中的时候，就自己一个人坐在宅邸中央的亭子里，独自摆弄自己的团扇。爱娘的话语，除去证明慕容燕云确实不与人说话外，并没有新的证据。

下一个，再下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几天过去，宅中的管事大娘和仆役统统问过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着慕容燕云的贞淑和沉默。至于被临时请来的乐师和舞姬，他们则连慕容燕云的名字都没有听过。台官们筋疲力尽，神秘的教唆之人始终不见踪影，询问陷入僵局。

反复的盘问之后，那些偶尔到来的花匠和泥瓦匠变得无话可说，他们不得不讲起绿槐宅邸里盛开的兰草和牡丹，或是建筑中特殊的装饰。他们说起那宅邸里的花窗，那些西域来的琉璃工艺，甚至还说起永乐坊之中关于凶宅、古墓乃至东方朔坟冢[①]的古怪传说……

“对了。”有个工匠提及，“说到长廊里的廊柱，那顶上的涂面由东海的贝壳和银子加工而成，和镜子一样光滑。平时只能照出影子，可光照上去，比镜子还亮，还能射出七彩光晕，既能照亮庭院，又是吉兆。现在的高官贵族可喜欢了。”

他们连传闻都说了，就是没说出慕容燕云身边有一个停留时间比较长

① 传说永乐坊横街上有古坟，是东方朔的坟墓，唐朝已有人认为此事虚无缥缈，当不得真。

的朋友或过客。

几日折腾，都没有问出一点可能的证据，台官们嘴上不说，心中都有些气馁。他们不由自主地把希望寄托在张元昙身上，希望这个三度让案情峰回路转的人再次灵光一闪，让那个幕后之人腾的一声现出身形。可张元昙却让所有人都失望了，他重新陷入沉默，即使在询问证人的时候也不见他提出一句问题。虽说他在思考的时候会变得寡言，但这回也太奇怪了。阴暗的天气里，谣言如同雨丝落地的雾气，渐渐地升腾起来——

“事不过三，张元昙怕是不行了吧？”

纷纷扰扰的话语之中，台官们的支持消失了，只剩下杨藏英还坚信张元昙一定有法子。这样的景况下梁老主簿也变得焦虑，他日日来查看，每当看到那堆积如山的笔录却毫无进展时，都会长长地叹一口气。又过了几天，眼看再也没有新的转机，他终于开口了：“如果没有问出来，就把证人都放回去吧。我去给卢夫人写封书信，把这些都给她说了。”

他既这么一说，众台官也轻声叹息，开始收拾起来。

而就在这时，张元昙站了起来，高声喊了一句：“主簿留步！”

梁老主簿急急转头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他这一声喊仿佛号角一般，所有人都在心中期待，期待张元昙像前面一样说出一整套的理论。然而和之前迫不及待地想展现自己不同，这一回的张元昙出奇谨慎。他四下张望了一番，然后走到主簿身边，飞快而低声地说道：“能否与您单独谈谈？”

“好。”梁老主簿随口应道，但抬头看见对面的张元昙，面容是从未有过的慎重。梁老主簿敏感地觉察到事情的状况，立刻改口道，“若是你要讨论案件，还是加个见证人比较妥当。你看，杨小郎君可以吗？”

张元昙当然不会拒绝，他看了杨藏英一眼，说：“也好。”大约一炷香的时间后，三人已经身在御史台深处一间谈话室内。这间谈话室阴暗而隐

秘，几乎不会被人找到，可张元昙还是小心翼翼地检查了一遍窗口和门口，这才对梁老主簿说道："主簿，最近这案子，是不是被频频过问？"他张望下，又道，"被圣上、皇后。"

"你怎么知道？"梁老主簿惊问，"好灵通的消息。"

"不，这一层，我从来没打听过，只是我的推断。圣上、皇后勒令深究此事，恐怕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。"

这事虽然尽人皆知，但他一介流外官，竟出言提到圣上与皇后，杨藏英听闻，不禁暗自吃惊。梁老主簿却不置可否："此话从何说起？"

"梁主簿，杨小郎君，你们也知道，之前我都在仓室中看卷宗，把案中两人的关系都看了个遍。先看慕容宝节，他出身鲜卑慕容氏，是吐谷浑国皇室支脉，父亲是开唐就投奔高祖的武将。换句话说，既是外国皇族，又是开国大将的后人。想来，只要大唐一天与吐谷浑有交流，他就能一日在朝堂上受几分礼遇。"张元昙轻声说道，"他与长孙丞相一般，算是朝中老臣一派。"

张元昙不过是个书令史，竟然对离他非常遥远的朝政有着如此清晰的认知。杨藏英和梁老主簿一齐看向他，两人心情各异，却都为张元昙接下来要说的话感到好奇与深深的担忧。

在他们惊讶的目光下，张元昙继续说道："至于死者杨思训，他的品阶比慕容宝节低一点，但身世也算显赫。他的祖父是前朝郡王，他所属的弘农杨家，也累世与皇室联姻。不过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祖父弟弟的女儿，正是当朝皇后的母亲。细究一下，杨思训和皇后，可是嫡亲的表姐弟关系！"

这件事绿槐曾供述过，张元昙此刻重新谈起，令梁老主簿敏感地意识到什么，他难得地显露出焦躁，不停地捋着胡须。

"主簿。"张元昙压低声音，"长孙丞相，去年七月才……"

说到这里，他停住言语，抬起头看看杨藏英，又看看梁老主簿，似乎在询问是否要说下去。梁老主簿咽了口唾沫，他的皱纹在轻轻颤抖。沉吟片刻，他说道："先讲吧。"

"长孙丞相，去年七月才自缢而死，朝中老臣一派的高官，有不少被贬，削去了官职，也有不少被流放，离开了长安城。但算一算，到底是根基深厚，剩下的官员还不少。"张元昙顿了顿，"与之相对的，皇后参政后提拔了很多年轻人。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外戚的杨家、武家，自成皇后一派。这一派的人数虽然比不上老臣，可论势力，论官职，已经能和老臣一派相对抗了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们的背后，有掌控了权力的皇后撑腰——想来，这次皇后大张旗鼓地回并州省亲，也有着向老臣派示威的意思吧。"

这番话简直是妄议朝政，若在外面被听着了，搞不好是要被抓走的。杨藏英抹了把汗，心想好在张元昙把梁老主簿拉进了密室。这事如此重大，即使是有些鲁莽的他，也不敢在外声张。而梁老主簿低低叹息了一声，道："你说的都是事实。只是，元昙，这和毒杀案有什么关系呢？"

"眼下看来，慕容宝节是正统的老臣一派。而死去的杨思训应该是皇后一派。"

"是啊。"梁老主簿接过话头，"有些同僚对立的因素在里面。"

"主簿。"张元昙抬起头，"并不是每个贵族的女儿都像这位慕容燕云一样，寡言少语，不擅交际。还有更多的夫人和娘子，在社交的战场上暗中使力，帮着她们的父亲和夫君，来扫清障碍，比如说，"他顿了顿，"卢夫人。"

他突然把话题从朝政转到女眷身上，杨藏英和梁老主簿都有些措手不及，只能睁大疑惑的眼睛，愣愣地看着张元昙。

张元昙轻咳了一声："我们都被框住了。"他继续说道，"毒杀案发生在正月甲子那一夜。我们自然会觉得，慕容燕云受教唆，应该也是当夜，

或是当夜前不久的事，于是自然而然把凶手锁定在绿槐宅邸里的人，这个范围。

“可事情真是这样吗？会不会还有另一种可能？这起‘教唆’早就发生了，不在今年，而在去年，甚至，更早。慕容燕云虽然不擅交际，但她毕竟还是个高门贵女，就算不出门，与其他家族的女眷写写信，交换交换礼物，这些事情总还是会有的。

“如果，有那么一两个老臣派的女儿或妻妾，在之前杨家有意提亲的时候就藏了一份心机。如果，这一两个有心机的女眷，在平日书信中就装作无意地‘提点’慕容燕云，帮她准备一些‘可以阻止结亲’的东西。再以赠送礼物为借口，送给慕容燕云砒霜，或是加了梅汁的盐丸。接着，她们就只需要等待，等待事情发酵，等到某一天，慕容燕云无法忍受，将她们赠送的东西加到前来提亲的杨思训的酒食中——这样一来，就可以不动声色地为老臣一派，除去这个皇后一派的敌人。”

“可是，”杨藏英问道，“万一慕容燕云没有下手呢？”

“这就是此手法的巧妙之处，慕容燕云没有下手，或是下手没有成功，当事人也不会有什么事。而慕容燕云成功了，细究下来，当事人做了什么呢？不过是把‘保持青春用的砒霜’，或是‘酸咸中和的调味料’交给了慕容燕云，她不仅没有任何的损失，还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了自家丈夫、父亲的敌人！”

“这，”杨藏英感叹道，“真是一场豪赌！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但一切只是猜测而已。”张元昙扭头说道，“主簿，我想去检视慕容燕云的书信……”

“书信？”梁老主簿闻言脱口而出，打断道，“你当真要看？”

张元昙被没有说出的半句话哽住了喉咙，一时有些发愣：“怎么，不行吗？”

“写给慕容燕云的书信，一月就有上百封。若从更早开始算，大约有

千封往上了。”梁老主簿长叹一声，“这可不是一时半刻能看完的啊，元昙。”

听他一说，张元昙有些迟疑。杨藏英立刻在旁接道：“主簿，之前查封慕容家的财产，我也有参加。因了慕容燕云书信过多，大家都没有细细查验。如今张兄所说，我觉得有几分道理。无论如何，我想去看一看，还请主簿帮忙通融。”

他说得诚恳，张元昙也躬身行礼：“请主簿应允。”

梁老主簿想了想，问道：“藏英，那些书信现在在哪里？”

杨藏英答话：“都在慕容家家宅，慕容燕云的闺房绣楼里。”

梁老主簿答应得倒是爽快：“毒杀案发生在绿槐宅邸。慕容家的家宅，只是因为主人被流放而暂作查封。你们要去倒是不难，我给那里的人写一封书信就好。但是，元昙，像你刚才说的，这件事牵扯朝廷中的派系，十分敏感，你和杨小郎君得隐蔽行事。”

张元昙面露喜色，和杨藏英齐声回答：“听凭主簿吩咐。”梁老主簿沉思片刻，告诉他们，他一会儿会宣布讯问结束，让证人全部离开御史台。按照台中规矩，杨藏英和张元昙要和其他台官一起，完成最后的画押，再将证人们送出台中。

“你们两人务必不动声色，先送出证人，然后带着我的书信，趁天黑之前赶到慕容家家宅，与那边大理寺的人说好，去做该有的调查。一路上尽量少见人，谨言慎行，免得让人起疑。”

两人自然满口答应。于是，一炷香的时间后，杨藏英与张元昙带着幻戏师乞伏弼臣，准备离开御史台。乞伏弼臣问是否还要再来讯问，杨藏英记着梁老主簿的嘱咐，只推说不清楚。乞伏弼臣觉察到他不愿说，也很谨慎地收了口，于是三人并肩，沉默地走着。走了一阵，快到西门，三人遇到了骞为道和鱼余业，他们也带着傻姑娘爱娘，正一步一顿地往外走去。

偶遇同僚，杨藏英正准备打个招呼，突然之间——

“抓到你了！你还是那么俊俏！”

一声娇喝传来，杨藏英只觉得眼前一花，耳边“砰”的一声，身体被一股大力推着，后退了两三步，再回过神来，只见肥胖的爱娘趴在了地上，手上抓着乞伏弼臣的脚踝。

杨藏英不由得一愣，张元昙呢？难道张元昙凭空失踪了吗？再一看，张元昙却是被爱娘整个地压在了身下。他挣扎着挥动四肢，伸手拼命向上推，但那肥胖的女子像一座雪白的肉山，推也推不动，挪也挪不开，他只能低声喊道：“救、救命！”

乞伏弼臣也被吓住，使劲地甩动脚踝：“男、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快放开我！”

爱娘哪里肯听，嘿嘿笑着，嘴角全是口水。旁边的骞为道首先反应过来，一边喊：“杨小郎君，快来帮忙！”一边用力去拉爱娘。

杨藏英应诺，赶紧上前抓住爱娘的臂膀，死命拖拽，那胖女子却纹丝不动。肥胖不在她之下的鱼余业本不愿动弹，看这情景也上前相帮，三人使了吃奶的力气，连带后续来贵极等仆役也来帮忙，这才把她从张元昙身上拉起来。

混乱间，乞伏弼臣趁机挣脱。爱娘见状，又想去抓他，但被身后的人死死拉住，只能大声哭喊。她扭动身躯，双手双脚不停地摆动，不断有小戒指、小吊坠从她的腰间滑落，叮叮当当的，落了一地。

诸台官带仆役连拉带劝，好不容易把她制住，杨藏英出了一身的汗，无奈问是怎么回事，骞为道轻咳一声：“这娘子，除了脑瓜子不好，还有些痴病……”

“痴病？”

“见到俊俏男子就要扑过去。”鱼余业抹一把自己额上瀑布般的汗水，“看到这位……这位乞伏郎君，就犯病了。”

“一时疏忽，没有抓住。”骞为道又轻咳，“连累你们了。”

既然如此，那也没法责备，杨藏英叹了一声，回过身，把坐在地上的张元昙扶起来。在另一边，乞伏弼臣已弯腰低头，把地上散落的东西一一捡起，郑重交到骞为道手里，骞为道或许嫌脏，没有马上接过。乞伏弼臣想了想，复又递给鱼余业。

“这是娘子珍爱的东西，还是交还她比较好。”

不待鱼余业动作，来贵极倒是抢先一步，将那些东西接下来。见他们两人小心翼翼地对待手里已经脱了皮的饰物，杨藏英不由得对乞伏弼臣有了些许好感。

他还没来得及赞叹，旁边传来一声惊呼，这回是张元昙：“哎？金佛呢？我的金佛呢？”

抬起头，只见张元昙拉起衣襟，拼命翻找。

乞伏弼臣转过身去，看了一圈，热心地指道：“是不是在那里？”

他所指方向是回廊角落，在那里，厚重的尘灰之中，有一抹暗淡的金色。

张元昙一看，笑了起来：“果然，多谢！”他飞奔过去。

几乎同时，杨藏英看见，乞伏弼臣做了个动作——他飞快地把伸出的手指屈了，整个手握成拳头。这一切都被杨藏英看在眼里，他本能地脱口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乞伏弼臣抬了抬握起的拳头，用指节示意：“那边。”

但他迅速收了手，动作太快，杨藏英也没有看清。

那边张元昙捡回了慕容燕云赠予的金佛，不顾身份，向乞伏弼臣道了声谢。乞伏弼臣愣了愣，但也笑着回礼。骞为道、鱼余业觉得不好久留，就催着来贵极一同拖走爱娘。几人各走各的，直到御史台正门前，乞伏弼臣才客套一番，与两人告别。

他的身影刚消失在街道上，杨藏英立刻轻声问道：“张兄，现在就走吗？”

张元昙却似迷糊了一般，口中喃喃地说些什么。

杨藏英推了推他，问道："你怎么了？我们不是要到慕容家去吗？"

"你刚刚有没有闻到一股味儿？"

"味儿？"杨藏英抽抽鼻子。

"怎么说……有点儿像生肉，又有点儿像香料，哎呀，用嘴说实在说不清楚，也不知是那乞伏弼臣身上的，还是爱娘身上的味道……"

他这么一说，杨藏英才隐隐想起，刚才混乱的时候，气味确实有些古怪。但鼻中所闻到的稍纵即逝，现在靠回想，也无法想得清晰。张元昙听罢，便说不追究此事，还是赶路要紧。两人走出御史台，行得飞快，不到半炷香时间，就赶到慕容家宅邸。

慕容家的宅邸位于皇城的东南角崇仁坊，从这坊前往繁华的东市不过百步的距离。这里可以说是长安城中最方便，也最昂贵的住所，随便一座房舍都价值万金，而要在此居住，光有千金万金的资费还不行，还要有足以让人仰视的高高官职。

张元昙随着杨藏英来到此处，只见大门紧闭，上面雕花积满尘灰，但掩不住一缕若有若无的木香。这或许是传说中的檀香之木，他一边心中想着，一边伸直双手，往身体两边探去。

"你在做什么？"杨藏英起疑，然后马上明白，"别量了，这富贵人家，门都是修得能供四匹马拉的车子通过的。"他觉察到什么，又伸手一指，"这还是小的，后面还有足足八进的大院子呢，足够你量个过瘾。"

面对他的揶揄，张元昙也只能露出苦笑。而在说话之前，他们已敲响这扇大门，直到此刻，才有个与两人年纪相仿的郎君慢慢走出来。他外罩深色外袍，应该是大理寺的司直。见到两人，他上下打量一番，才狐疑道："两位是……"

杨藏英拱手："原来是崔司直，辛苦守在这里了。我是之前来此搜查过的台官，奉梁老主簿之命，再来这里查看。"

提到御史台，眼前的崔司直脸上立刻闪过一丝不快，他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把不耐烦几乎摆在脸上。杨藏英深知两处的关系微妙，立刻掏出主簿的亲笔信，递到他面前，又说了一长串客套话。崔司直起初懒洋洋地接过，还是不愿搭理的模样，但扫过信件几眼，他的动作突然停滞，抬起头，睁大眼睛："你是张元昙？"

"对。"张元昙淡淡应道，"有什么问题吗？"

崔司直的眼睛睁得更大了，他死死地盯着张元昙看，似乎有千万个问题要从他紧抿的嘴角里奔涌出来，可他最后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退后一步，恭敬地打开门，把两人让了进去，自己则转身，迈开大步，跑了开去。

这景象有几分失礼，也有几分莫名。张元昙看着他慌慌张张远去的背影，指了指以示疑问，杨藏英立刻笑道："正想给你说呢！现下看来，你比梁老主簿还要有名。"

"好了。"张元昙无奈打断，"别说笑了，正事儿要紧。"

杨藏英合了手，微微地拜了拜，以示道歉，又笑道："是想和你说，他——大理寺司直崔辕，确实是个怪人。这人平时聪敏，无论是证物，还是证词，他只要看一遍，就能过目不忘，哪怕过去十天半个月，再度问起，他也能像在眼前一般记得清晰。但是嘛，他另有一个缺点，记不住人的脸。"

"是吗？"张元昙仰头看崔辕离去的方向，"确实是怪。"

"别看他方才看你看得那么仔细，下回再遇见，他还是会一本正经地问你：'初次见面，郎君到底是何人？'这人在大理寺挺有名的，除去这怪癖，倒是个做司直的好材料。"

他二人正这么说着，崔辕又急急忙忙地跑了回来，看样子似乎去找了不少人，才终于把要找的人带来。在崔辕身后大约五六步远，走着一个白

服老人。他早已干瘦枯槁，脚步踉跄，白衣上也有不少污渍，但他仍旧穿着，也尽力使腰杆笔直，仿佛在坚守着这败落大家仆役最后的尊严。崔辕也没有催促，直等着老人走到面前，才相互介绍："这是慕容家的管事，也是最后留下的仆役。老丈，这两位是御史台的台官……"

老人抬起没有光彩的眼睛，生硬地问道："你们要看什么？"

"慕容家小娘子……慕容燕云的东西。"

张元昙如此答道，老人略微矜持地点了点头，就自顾自地向宅邸深处走去。杨藏英也不停留，立刻跟了上去。张元昙虽觉得有些不妥，但也只能迈步跟上。很快，他就明白自己的同僚为什么这么做，慕容家的宅邸实在太过于宽大，不像赶路一样迈着大步，一时半会儿是走不到自己想去之所的。

大门之后十几步是六角攒尖亭子，柱子也是上好木料，墨绿琉璃顶，材质、描画，无一不是富丽堂皇、浓墨重彩，即使如今已无人打理，还是能看出昔日繁华。亭子东西两侧，各并列着独立的三层小楼，都是白墙绿顶，但如今窗棂剥落，无人居住，里面黑漆漆的，只有鸟雀停在屋檐下，不时地啄着蚊虫。

又往后十来步，穿过一间蓝顶小堂屋，走入一个宽阔的庭园。园里种满牡丹，在这春末仍旧疯狂地开着，姹紫嫣红，层层叠叠，与四周那空无一人的楼宇相配，满是凄凉的味道。除去这些花卉，园子正中铸有不小的八角亭，但并没有放置富贵人家惯有的假山，视野十分宽阔。再往后，则是更加富丽堂皇的正堂。正堂之后又是花园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大约走了三四回，才终于到达一处独户的三层小楼。和之前的楼宇相比，它显得略微娇小一些，但顶楼四周砌有高台，翘起的檐角如同鸟翅，下缀叮当作响的铜风铃，大红色的门柱与窗棂，仅剩几缕的珠帘和香纱，这些蛛丝马迹展示着这里曾经是一个小娘子的绣房。

“就是这里了。”老仆停下脚步，掏出腰间作响的钥匙，就要伸向重重的锁。

“等一下！”张元昙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。他不安地搓动着双手，片刻后，用更低的声音问道，“她是……她是怎么摔下来的？”

提问并没有换来老仆的任何回应，他只是沉默地开了锁，用苍老的手推开绣楼的大门，门吱呀一声，仿佛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。

第十一章

源头探

迎面是一条狭窄的楼梯，若拾阶而上，可一路直到高处。

杨藏英知道，在不久之前，这里还立着两个面色严肃的婢女，盘问着任何一个想要上去的人。他伸手拍了拍身边张元昙的肩膀，对那老仆说道："请老丈带路吧。"

老仆却不抬脚，只是站在梯口，到了如今这个境地，他也不愿破坏慕容家严苛的规矩。杨藏英略想了想，自己迈步先上去，很快听见张元昙跟上来的脚步，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了一阵，便到了楼梯的尽头，那里是绣楼的顶层——刚才他们外间看见的露天凉台。

凉台不小，来回足有三十余步宽，边缘有不到人膝盖高的栏杆。如今，除去碎裂的瓦片、扯坏的布料，仅剩下一张破破烂烂的卧榻，没有靠背，也没有步障。

张元昙立在原地，犹豫了片刻，还是迈步走了过去，在卧榻上坐下。三层的绣楼本就高，这搭起的凉台就更高了，在这里坐着，能将周边数坊

尽收眼底，这番繁盛的景象让张元昙坐得有些局促，几乎是同时，一个念头涌进他的脑海，令他皱起了眉头——

过去的慕容燕云，如何在这里耗费着一日日孤寂的光阴？

她在这凉台上，时而站起，时而斜靠在卧榻上，隔着珠帘看那金碧辉煌的长安，从日出到日落，从春到秋，又从秋到夏。她有时兴奋，有时无聊，无论是清醒还是睡去，巨大的长安城就像她手中赏玩的一个小玩意儿，无比宏大，无比美丽，却又与她没有一点关系。或许，她也想过鼓起勇气，走入那繁华喧闹的世界，却又因深入骨髓的慌张与胆怯，而停下脚步……

“搜查的人进来的时候，她应该正在午睡。”

背后响起一个声音，回过头，大理寺司直崔辕不知何时上来了。他眯着眼睛，一改最初不怎么上心的模样，絮絮地说着事情的经过。虽说带着几分炫耀，但说起慕容燕云，他眉间眼角倒是多了那么一丝怜惜和无奈。

“那天，先查封的是前面的主厅。杨台官知道的，那时场面乱得要命，之前的下人、婢女走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几个都在偷摸主人家的东西。我们大理寺这边，喊着让他们把东西放下。可那些人你知道的，大家族的仆人平时在外也是骄横惯的，哪里肯听。这拉拉扯扯间，大家吵嚷了起来，眼看着都快要打架了。就在这当口，突然有人大声喊：‘掉下来，有人掉下来了——’”

听他说着，张元昙露出些微不快。但在崔辕看来，这位声名鹊起的台官是开始了探案，于是说得越发细致了：“起初我们还以为是有人趁乱起哄，但喊声久久不停，无论我们还是他们，都觉得事情不妙，赶紧放下各自手里的东西，往这边跑过来。刚到这里，就看到有人躺在下面的花坛中，脑袋磕中石头，流了很多血，当时就有人说没救了……”

张元昙低低地悲鸣了一声，杨藏英有些看不下去，便打断崔辕：“所以司直，后续查办，详情到底如何？”

崔辕用眼角余光看了看张元昙，接着便毫不犹豫地把前因后果都倾倒出来。他说事发之后，大理寺把慕容宅中剩余的人都抓起来盘问，那些丫鬟、仆妇起初推说不知，问得狠了，才你推我我推你，小心翼翼地吐出实情。

自慕容家家主事发，慕容燕云受了惊吓，晚上闭了眼就做噩梦，梦中不知何处来的恐怖之物追着她，要把她掳到十八层地狱深处，她只能一个劲地逃命。无论她白日里如何念佛诵经，都无济于事。最初还只是做梦，到了搜查那几日，慕容燕云已是醒着也仿佛在梦中，分不清哪是现实，哪是虚幻。一开始她也曾哀求身边人，想请长安城里的高僧为她祈福驱邪，可当时情境，谁也没心思去管她。

“据说有个姓郑的娘子自告奋勇要来陪她，但到底是外人，没人敢同意这事。”崔辕这样说着，走到栏杆旁，“按我们大理寺估计，当日慕容燕云是独自在这儿午睡，被我们的争吵声吵醒，以为是梦中鬼怪前来索命，一睁眼便惊慌失措地要跑。结果人还迷糊，不小心跑错了方向，到了栏杆这儿，脚被绊住，整个人就翻了下去。”

杨藏英也走过去，顺着低矮的栏杆往下看去。凉台下方是牡丹花坛，不远处的小池积着绿水，花坛与小池之间遍布巨石。从栏杆处坠落，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他不由得蹙眉叹息道：“这也真是，为什么不做些高护栏，或是将巨石移走呢？”

“因为，在这之前，慕容燕云不会独自一人待在这儿吧？”张元昙蹙眉回答。

他转过头问崔辕：“她掉下来之前的景况，有人看见吗？”

“丫鬟们大多跑了，剩下几个仆妇早觑着脸去搜罗东西了，这边根本没人。”

“那么，可会有其他人？”张元昙询问，“比如说，小娘子的朋友、亲戚，外面来凑热闹的路人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崔辕答道，“我们早早就封了这里，不许他人进入，还清了场。与慕容家有关的人都被禁足在自己屋中。除了这些本来就在宅子里的仆人，就只有御史台和金吾卫的弟兄，我们大理寺敢打包票，绝不会有‘外人’在此。”

张元昙咂了咂嘴，崔辕的话斩钉截铁。看来若想找到人证线索，证明慕容燕云是被人推下去的，还需从其他地方绕行下手。

杨藏英见他神情，多少会意，抢先提道：“这凉台已看完，还请带我们去看看最初说好的，慕容燕云的东西吧。”

崔辕点头应承，率先走向向下的阶梯。这边的阶梯明显比走上来的要短些，通往绣楼的二层。张元昙走了几节，突然向杨藏英低声问道：“她平时都住在这二楼？”

“你说慕容燕云？应该是。”

“不过是日常居所，非要绕到楼顶才能下去。”张元昙的语气带着一丝不快，“就算是养的鸟雀，也没必要建个迷宫似的笼子困住她吧？这样不被吓出病来，才奇怪呢。”

杨藏英倒不这么觉得。彼时长安的风气，无论是诗词、歌舞还是器物、园林，都从以往的自然清简，往繁复壮阔发展。慕容家是贵族，自然不会错过这股风潮，要不也不会营造一间如此巨大的庭园，又修建了这不小的房舍。房舍既变得大了，里面自然要装潢得雍容，结构复杂些，填充得满满的，才更能显出慕容家的身份和气势。

他心中这样想着，转眼已到了绣楼二层，这里没开窗户，阴凉而干燥，接着楼梯的走廊之上，可以看见两侧一扇一扇的木门，花鸟搭配着西域风格的弯曲纹路，看起来精致至极。

崔辕在前带路：“这边是衣帽，那边是妆物，更远的是金银饰，还有收藏的摆件器物。东西我们都分门别类收置了，张台官想先看哪个？”

“书信。”张元昙脱口而出，“我们要看的是书信。”

“不，先看看其他！”杨藏英从后面拉他的衣襟，“比如说最近的……妆物。”

张元昙的脚步有片刻停滞，旋即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。他想起了梁老主簿反复强调的，“要隐蔽行事”，正要改口，崔辕倒是先接上了：“书信收在一楼，还需要再开几层锁，就如杨台官所说，先看妆物吧。”

说话间他们已在那间房外。崔辕掏出钥匙，打开了门。门开的瞬间，一股复杂的香气扑面而来，杨藏英和张元昙都不擅长品香，但在这短短的片刻，两人闻到了颇有层次的香味，花香、檀香、果香，以及种种他们没闻过也形容不出的香气。崔辕引两人进入房室。室内黑暗，一时也看不清有什么，只见正中有一张足能容下五六人并躺的卧榻，榻上满满地放着各种细碎东西。

崔辕熟门熟路，掏出火折，点燃了屋里的蜡烛。一缕光照到榻上，立刻反射出道道淡淡金光，直照到房顶之上。直到这时，杨藏英和张元昙才看清榻上东西的全貌——那是数以百计的团扇、铜镜、香囊，还有小盒装的鹅黄、口脂、花钿、香粉。刚才的反光，来自于装这些小物的盒子，盒子以木制居多，上镶金、银等珠宝，另有全透明的水晶盒、挖空整块琥珀做的小盒，都是张元昙没见过的，更不要说其中还掺杂着他根本不知道叫什么的神奇东西。

“这些……全是慕容燕云的？”他略带吃惊地问道，伸手指向那张大榻。

在他身旁，这回轮到杨藏英比画大小了，眼前的大榻是由八张普通的卧榻拆掉扶手靠背，拼接而成的，就是这样大的地方，各式妆物挤挤挨挨地放着，没有一丝空隙。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，都彰显着慕容燕云身为高门贵女应有的身份和气度，令人瞠目结舌。

崔辕答了声“是”。杨藏英之前来时见过一些，却不知道总数竟如此之多，

也有些吃惊，于是绕着大榻，观看起那些器物，佯装搜寻线索。

他先是拿起一把团扇，扇由上好绸缎裁成，上用平金绣法绣出展翅的金色鸟雀，虽比一般的小些，但扇起时鸟雀仿佛飞起，十分好看动人。接着，他又拿起个银盒，对着烛光一阵细看。盒子略有些发黑，显然放了不短的时间，其中盛装的白色妆粉却仍旧是满的，香味扑鼻的它似乎并没有被慕容燕云用过。这样想着，杨藏英又拿起一小捧花钿，这些装饰在女子鬓角、额间细微处的小饰品闪闪发光，背面有些黏稠，应该是呵气即融的呵胶。这种胶听说需要工匠用鹿筋等物熬制数月，但和妆粉一样，慕容燕云似乎同样没有用过一次……

就这么半真半假地探寻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杨藏英大略把东西都探了一遍，没发现什么古怪、特殊的地方。他抬头向张元昙使了个眼色，示意可以顺水推舟地提出前去查看慕容燕云的信件了。然而出乎他的意料，张元昙站在巨大的卧榻之前，对着那满榻的东西，嘴唇轻动，目光呆滞地发着愣。

杨藏英连声喊他，都不见他有所回应。

司直崔辕也觉得不对，高声问道："张台官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不对？"

杨藏英见他仍没有回应，索性走过去，几乎是凑到他耳边唤道："张兄？"

"……镜子。"

张元昙略带迟疑地吐出了两个字。崔辕听见，有些着急："镜子？镜子怎么了？是铜镜有问题吗？还是这边这个西域大琉璃镜？"

"不，不是。"张元昙连连摇头，反问道，"你们不觉得，这里的镜子太多了吗？"

太多？杨藏英和崔辕面面相觑。不说以往，现如今，长安东、西两市就有专门售卖、磨制铜镜的店铺，另有些游方商人穿街走巷，在各坊间售卖铜镜。镜子算不得什么昂贵的东西，慕容燕云又贵为三品大员的掌上明珠，只要她想要，甚至只要开口，婢女、仆役们都能把铜镜成箱地抬回来。

张元昙却又说道："我刚刚数了这里的镜子，一共有四十七面，大的，小的，铜的，琉璃的都有。而且，你们看，还统统仔细磨过，每一面都是如此的光亮，可以把人照得清清楚楚。荷包、香囊、衣带，这一类披挂在外的东西，讲究的女子，每换件衣服，就要搭配同种颜色、样式的，所以有再多也不奇怪。可这镜子不一样。镜子最多平时梳妆自照用，有个两三面就能满足日常所需，五六面已经算多。这一口气快五十件，你们就不觉得有些奇怪吗？"

他这样一说，杨藏英也觉得有些不对，但仍旧试着按御史台的讯问之法，提出些许质疑："或许，这是小娘子的雅好？她收藏镜子，供平日赏玩？"

"不会的。"崔辕立刻否定。这大理寺司直没说出详情，但杨藏英也很快想清楚了，眼前的镜子，绝大多数不是什么可供收藏、赏玩的奇珍异货，几乎在东、西市上就买得到，有一些甚至和小柳所用的相似。再说，镜子不同的地方是形状和背后的花纹图案，照人的一面大同小异。如果慕容燕云要留作赏玩用，完全没必要每一面都如此细致地打磨，光亮如新。

张元昙当然已估到这一点，他没有答话，只是拿起离自己最近的一枚圆镜子，抚摸着背后突出的白兔图案，皱紧眉头，冥思苦想，似乎也提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。

崔辕起初屏住呼吸，不敢打扰，等得久了，才小心翼翼地上前说道："张台官，要是没什么线索，不如按先前所说，去看看慕容燕云的书信？"

张元昙好似没听见一样，不答话，也不动，像个木桩般死盯着慕容燕云的镜子。杨藏英看旁边的崔辕有几分尴尬，于是站出解围："这提议好。张兄，你先留下，我随他过去。"

这回张元昙答了声"好"，崔辕多少也松了口气，引着杨藏英往一层走去。直到这时，这年轻司直发热的头脑才冷静些许，多少觉察自己做了什么：御史台的台官张元昙很可能发现了大理寺未曾发现的线索，虽说此人和眼前的杨藏英是拿着梁老主簿的亲笔信奉命行事，自己也是奉命接待，

但要真查出什么，等于是把自家到手的功劳拱手让了人，免不了被上司训斥。想到这里，崔辕边带路，边在心头暗暗发誓，张元昙就算了，他绝不会让杨藏英再找出什么破绽来。

而杨藏英这边，想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他随崔辕下到一层，这层楼与二层一样，屋室众多，但平日里应该不住人，更是黑暗幽静，绣楼中弥漫的那种甜腻、复杂的香味到了这里荡然无存，只有一股浓厚的霉味，从各处的缝隙角落钻出，像游魂般四处回荡。

杨藏英闻见，心中不禁感到悲凉。这里之前也是有人好好看管，每日熏香打扫的，如今不过三个月就衰败成这样，不要说物是人非，这事物腐朽的速度，远比人想的要快。

杨藏英正想着，崔辕停下脚步，指道："书信都在这一间仓室。"然后他取出钥匙开了门，犹豫片刻，说道："里头地方小，存的又都是纸张，没法点蜡烛，我就不进去了。"杨藏英应一声"好"，就要迈步进去，又听崔辕说道："台官有事，尽管喊我就是——对了，要是发现什么，也要先同我说一声，我好跟他人说……"

崔辕在外间细碎地说着，杨藏英已进了仓室。仓室里黑如暗夜，只比人略高的地方安有三个拳头大小的气窗，透出极微弱的光亮。与御史台的仓室相似，里面左右放了木架，只在中间留一条窄小过道。一捆一捆的纸卷放在木架上。与台中落满灰尘的乱堆不同，这里放置得整整齐齐，下面还垫有厚重柔软的布料，可见慕容燕云对这些信件珍惜非常。

杨藏英略微点数，发出一声轻叹。仓室里共有十八个木架，每个四层，以每层放有十卷来算，也足有七八百封信件。就算和张元昙一起检视，大约也要花上十天半月，才能全部看完。

想到此处，他轻轻地摇了摇头，正准备退出仓室。突然间，他的眼神凝固了，注视着黑暗的仓室，脱口喊道："崔司直、崔司直！"

崔辕正在外戒备，听见声音，立刻回答：“台官有什么事儿？”

“你……”杨藏英的声音从仓室里传来，带着几分犹疑，“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香味？”

“香味？嗯？”崔辕立刻抽动鼻子，像狩猎用的细犬一样仰头嗅着。但冲进鼻中的，仍旧是那股略带潮湿的发霉味道，再细闻，也就多了些纸张的草木涩味和些微剩余的墨味。就像之前所想，他不愿低头，又细细地把周围闻了一遍，许久才答道：“没有啊，杨台官。”

“你再仔细闻一闻。”

“嗯……没有，真没有。这里就是这样，杨台官初来这里，可能还没习惯。”

崔辕这么说着，话语里带上了几分不耐。之前的调查中，他听说过杨藏英“玉面郎君”的美名，但了解不深，如今听对方不停地说着什么香味，只觉得他是在故弄玄虚、小题大做。

而仓室里的杨藏英不知他心中曲折，只是一个劲地喊道：“你闻闻，再闻闻，这里确实……确实有一股香味！是……是女子脂粉香！”

“脂粉？”崔辕一听，“嗤”地冷笑，然后不得不“哈哈”干笑两声，掩饰自己的失态。好久，听杨藏英没了动静，崔辕才说道：“这更不可能了，脂粉都在楼上摆着，这里不会有这些东西。杨台官，你大概是刚才在二楼闻见，如今味道还没散去罢了。”

“不，有的，一定有。”里面的杨藏英斩钉截铁，“崔司直要不进来看看？”

崔辕本想马上应诺，但想了想，还是觉得要在御史台面前摆摆大理寺的架子，就暂时没有挪步。里面的杨藏英沉默片刻，声音再度从里面传来：“既如此，那就劳烦崔司直跑一趟，把张台官喊来。让他来闻闻看，此处到底有没有脂粉香味，也好为你我做个评判。”

“这样最好。”崔辕马上应承，“就请杨台官稍等了。”

他二话不说，拔腿就走，很快远处传来踏上楼梯的重重脚步声。

在仓室中的杨藏英觉察到他的竞争之意，不由得露出意味深长的苦笑。现在，他独自一人站于黑暗中，那股若有若无的香气，仿佛还在他身侧轻轻地、犹豫地萦绕。他像是看见一条纤细的手臂，引着他往室中一个木架缓缓地走去。

他走到架前，视线停留在到人腰际的第三层，那股幽香仿佛是从这里逸出。沉吟片刻，他伸出手，取下了这一层的书信、纸卷，在手中缓慢展开。仓室昏暗，光线不足，他眼前仿佛起雾，完全看不清信上的字，甚至连用的什么纸都看不清。然而就在这一取一拿之间，他的脸色骤然黯了下来，目光也骤然凝固……

“啊——”

两声相似的叫喊从昏暗的一层与明亮的二层同时传出，在绣楼之中响彻、碰撞，正如张元昙急匆匆地从二楼快步奔下，正好撞见杨藏英头也没抬地从仓室奔出，口中喊着什么。两人都用了自己最快的速度，以至于在门槛前撞到了一起。随着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两人都后退了数步。还没等张元昙回过神，就见杨藏英举起了什么，使劲地挥着：“张兄，快看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披帛，孔雀绿的，是女子用的，在仓室……”

“别管这些了！快收拾一下，我们走，现在就走！”

“走？去哪儿？”杨藏英满脸狐疑，张元昙却没停下脚步，只是越过门槛，往外跑去。不多会儿，他的身影就消失在外间的牡丹园林中，只留下杨藏英一个人疑惑地站在原处。下一刻，楼梯上又有脚步声传来，那是满脸不解的崔辕。他刚才站在楼梯顶，将发生的一切都看在眼中，可如今仍旧莫名其妙，只能向杨藏英问道：“张台官他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我还正想问你呢。”

崔辕愣了愣，告诉杨藏英，说他刚才依言回到二楼去找张元昙，推门进屋，还没说话，就听见张元昙大喊一声“绿槐”，心急火燎地跑了出来。崔辕不明所以，匆匆跟上。

“哎哎哎，你们御史台的人，怎么都不会好好说话！”他边说，边不住地抱怨。

杨藏英却打断道：“崔司直，别管了，先看这个要紧。”

崔辕抹一把汗，脸上是几分不屑，他似乎不太相信杨藏英能拿出什么重要的东西。但当眼神移到杨藏英手上时，他的眼睛骤然睁大了，有几分失礼地，猛然伸手准备把杨藏英手里的东西夺下来。好在他还有一丝掌管证物的司直的理智，眼看就要得手，还是停下，喘着气问道：“这、这、这……杨台官，跟我回去，快跟我回去验看！”

片刻后，他们回到二层的妆物间，崔辕以极快的速度，在卧榻上整出一小块空隙。杨藏英把手中一直攥着的东西展开、放下，那是一条长绸布，细看能发觉是女子着裙时挂在臂间的披帛。这条披帛由上佳的蚕丝制成，光滑如水，正如杨藏英的形容，这条披帛呈现出介于绿松石和鸟羽之间的孔雀绿色，大约材质、颜色就足以引人注目，所以披帛上既没有刺绣，也没有坠饰，因此显得披帛正中的印子更加显眼——

那是个模糊的暗灰色椭圆，连带有五根长短不一的柱状印子。

“是掌印。”崔辕略微验看一番，把自己的手比上去：“掌纹、指纹都不清晰，但凭大小能确定，是男子留下的。”

“男子？”杨藏英问道，“会是什么人？”

杨藏英向崔辕解释，原来刚才一番争辩后，也对自己闻到的香味没了信心，但崔辕一走，他还是细细地在仓室里探寻。很快，他发现香味虽然微弱，却在一个书信架前尤为明显，就走到架前，取出所有书信。杨藏英

本以为，是某位寄信人用了特制的、带香味的纸张，可他一一闻过，却找不到是哪卷散出的香味。他愈发狐疑，想把书信都拿到光线明亮的外间细细查看，谁知刚把所有的书信抱起，他突然灵机一动，发觉了什么。

“我见香味不散，顺手摸了摸那已经空无一物的架层。”他告诉崔辕，“这一摸可不好，触手之处，油光水滑，完全不是粗布的触感——我心有所动，赶紧把它用力扯出，也不管书信，赶紧跑出来找你们。”

崔辕听得连连点头：“这么说，是有人用披帛替换了原本的粗垫布？”

两人相对，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来，很快理清了对事情的猜测。看来，慕容燕云并非因噩梦慌乱，不幸从凉台上坠下。而是——而是一个男子，将她推下的。

这个男子趁着四下混乱，看守无人，鬼鬼祟祟地走上绣楼，走到凉台之上。慕容燕云或是对他毫无防备，或是刚刚睡醒，总之有那么一时片刻，她背对着这突然出现的男子。而这凶手趁势伸手一推，将猝不及防的慕容燕云推落凉台。

彼时，慕容燕云披挂的这条轻柔的披帛，或许落在了卧榻，或许挂在凉台边缘。凶手将它捡起，本想一同丢下去，却发现自己刚才摸了满是灰的楼梯扶手，手上的油脂和汗水混合，在这高级丝绸之上，留下了一个模糊却难以抹去的手印。远处，有人喊了起来，凶手要立刻将这披帛销毁已是不可能。但若是带在身上，万一被人发现罪行就会暴露。嘈杂的声音越来越近，凶手情急之下，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。

他从楼梯走下，来到一楼昏暗的仓室。趁着无人发现，他取下了一块粗垫布，将这条披帛铺平在书信之下，然后装作无事，混入后面拥来查看情况的喧闹人群之中。

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

杨藏英陷入沉思，崔辕自然也无法回答，只是一个劲地低声感慨：“太

巧妙了！御史台也好，大理寺也罢，谁来调查都是……最多去翻检那些信，谁会一张一张地检查垫在下面的布啊！”

“说的是。”杨藏英不动声色，“好在我闻到了香气。”

崔辕停顿片刻，最终还是心悦诚服地行了一礼：“多亏杨台官鼻子灵，若不是这一缕香气，此证据就永不得见天日了！请杨台官稍候，我们少卿马上就到。杨台官虽是御史台台官，但也立了一件大功，我们先设宴感谢，其他后续再议。”

杨藏英本想和他继续斗斗气，但崔辕一下变得郑重，反而让他有些尴尬：“不必不必，我们是借了梁老主簿的光偷偷前来的，搞得那么大，未免不好。”

“那杨台官，这披帛……证据怎么说？”

“我还得去找张兄，反正上司要来，就请崔司直转交吧。至于具体详情，你替我告知梁老主簿一声就好。”杨藏英想了想，“当然，若是你们少卿与台中御史大夫能替张兄和我美言几句，那就最好不过。”

崔辕自然是连声答应，杨藏英也知他做事还算稳妥，就没再多说。想到一会儿若是大理寺官员前来，难免要寒暄许久，他便向崔辕借了马匹，赶去找张元昙。崔辕立刻让老仆前去准备，又问杨藏英知不知道张元昙去了哪里。杨藏英猜测，张元昙既喊的是“绿槐”，想必不是回御史台再度审问，就是前去绿槐宅邸了。待老仆回来，问得张元昙往南边走了，杨藏英知那是绿槐宅邸方向，即刻骑马赶去。

他们从御史台出来，已是未时，再经过慕容宅中的一番折腾，如今天已擦黑，眼看坊门就要关闭。杨藏英不得不加快速度，骑马飞奔到绿槐宅邸。

大门之前，恰好又是那来贵极在镇守。

杨藏英下马之时脑海中闪过一丝念头：怎么处处都有他？

但又想想，他本就是御史台诸仆役的“头儿”，凡事都要出头，如今

不过是变本加厉罢了。杨藏英心中苦笑，在他面前下马。来贵极立刻恭敬地迎上来，笑道："都说张台官在，杨台官肯定会来，果然是如此。"

这笑容里全不见昔日那隐隐藏着的敌意，杨藏英也不多想："他来了？在做什么？"

"没细说。"来贵极摇头，"他一头扎进了后院，现在还没出来。"

他看了看天色，"里面黑暗，最近又老有怪声，我们都不敢跟去——"

说到此处，他觉察自己有些失言，说道："既然是台官过来，就带些火烛吧。"

他大声呼唤另外一名仆役，拿来一个插着三只大白蜡烛的铜烛台，交到杨藏英手里。杨藏英接过，也不多言语，迈步走进了"可怖"的绿槐宅邸。

经过几番的翻检，绿槐漂亮的宅邸早已变得荒凉而混乱，在这略显凄清的四月雨夜，更显得黑暗可怖。加之又在这"凶宅"众多的永乐坊，细想又是一番吓人。杨藏英绕过影壁，走进客厅，眼前一片漆黑，除了手中烛火，没有其他光明。四周寂静，偶尔屋檐落下雨滴，啪嗒一声，就再没其他声音。

再往后走，踏进后院，每踏下一步，周围就会响起一阵接一阵"哆、哆、哆——"的悠长回音，幽怨瘆人，又加着凉风吹拂，平日不信鬼神的杨藏英，此时也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。

张元昙在哪里？在这一片漆黑中，他发现了什么？带着满腹的疑问，杨藏英绕到长廊，继续前行。突然，长廊的另一端显出一小团模糊的光亮。

"啊！"杨藏英轻声道，"是张兄吗？"

没有任何回应。不知为什么，杨藏英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，令他毛骨悚然，一股微妙的寒意，像条冷不防出现的长脚虫，沿着脊背，游遍全身。

他向前走了一步。

而那一团光，也晃了一下，向他逼近了那么一点点。

第十二章

琉璃窗

“张兄。”杨藏英喊道，“你不要吓我。”

眼前漆黑一片。

虽然知道面前不过是条普通的长廊，杨藏英心中还是涌出极其强烈的恐惧。倒不全是为永乐坊传闻，而是倏忽间他仿佛回到童年之时，周围兄姐的声音越来越远，他被独自一人抛下，在巨大无比的房间之中，叫喊无人回话，而奔跑又不知去往何处。他喉咙发干，即使咽下一大口唾沫也不得缓解，抬起头，那团诡异的火焰仿佛变得更大，如同深不见底的深渊中出现的怪物，要把他一个可怜的小小孩童抓到再也无法归家的远方……

“咣当”，远处金属器物磕碰的声音，把杨藏英猛地拉回现实。他心神一定，恐惧稍缓，发现自己的衣衫早已被冷汗浸透。

对面的火光仍在，依旧飘浮在空中，不过细细看来，到底只是一小团火焰，不像方才那么狰狞。杨藏英擦了擦脸，旋即大声道：“张兄，我知道是你——”

他又加大一分音量："你快出来！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？"

"不是我。"一个声音悠悠传来，"是你自己。"

声音有些低沉，但确实是张元昙的声音。杨藏英松了口气，放低烛台，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。只见他的右手边，不知何时也出现了一团火光。那火光比他前方的略暗一些，但同样飘飘忽忽，仿若无根浮萍。

杨藏英愣了愣，正准备发问，却发觉眼角余光中也有一小团火焰，他顺势转身，结果原先背后的位置，同样出现了一丛火焰。而更为诡异的是，身后这团火焰在他眼前闪了一闪，就像露水雾气一般，眨眼间消失无踪。而片刻之后，它又出现在足有数十步远的地方，忽隐忽现，瞬间移动。

事出反常，必有原因。杨藏英反而不觉得恐惧了。他想，大约是张元昙发现了什么手法，与他逗着玩。于是，他高高举起手中烛台，笑道："张兄你别再玩了。在下认输，你快告诉我怎么回事。"

"小郎君过来吧。"张元昙在黑暗中说道，还伴随着什么东西被放下的声音，"我在正中央的亭子里。"

随即，刚才还神出鬼没的火苗顿时消失不见，只剩下杨藏英手中的烛火，和他面前最初的那一处火光。听他这么说，杨藏英执起火烛，找到长廊下脚处，走下台阶，摸索着走进正中央的亭子。

张元昙坐在亭子里，手里把玩着一个圆形的东西。杨藏英抬起烛台照他，看见他脚下有熄灭的蜡烛，阴影中似还有一物，只露出小半截短短的竹竿。

杨藏英注视张元昙半晌，突然笑道："好了，装神弄鬼半天，还不能说吗？"

张元昙也不答话，只是把手中的东西举了起来。

杨藏英看了一眼："镜子？"

"对。"张元昙点头，"慕容燕云的。"

他站起身，伸手划了一圈："你还记得吗？那些泥瓦匠说过，这里的柱

子上都有贝窗，就是用贝壳和银子加工成的涂面。”

“记得。”杨藏英答道，“贝窗，不透明，但是能反射七彩光晕，贵族们都很喜欢。”

“嗯。”张元昙点头，“另一边，我记得那傻姑娘也提过一句，慕容燕云坐在亭子之中，不是玩团扇，就是……就是‘臭美’。”

“是这样，我记得她提过这词。”

“小郎君，刚才我就问过你，慕容燕云的镜子为什么有那么多，多得超乎寻常。”张元昙背着双手，注视着黑黝黝的庭院，“在你走了之后，我又把那些器物重新查看了一遍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——我发现，镜子大小不同，样式不一，而那里还有一样东西也是这样，有大的，也有小的，有圆的，也有蝴蝶形状的，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形制。”说到此处，他卖了个关子，“你能猜到我说的是什么吗？”

杨藏英摇了摇头：“要是能猜到，我也不会赶来这里了。”

张元昙有些得意，他晃了晃手指，说道：“是团扇。”

这样说着，他反身回到刚才坐着的石凳边，弯下腰，从下方抽出那小半截竹竿，原来是一把团扇。站起身，他把团扇对着杨藏英竖起，晃了一晃，说道：“刚才那面镜子被我藏在扇子后面，你这样看，看得出来吗？”

杨藏英举起烛台，凑近照了一照，手镜和团扇的轮廓严丝合缝，如果不仔细瞧，确实很难看出。于是他摇了摇头。

张元昙立刻笑了，在石凳上坐下，撩撩头发，模仿女子梳妆的模样，笑道：“坐着也是一样。其他人看起来，慕容燕云只是在把玩团扇、用团扇扑东西，完全看不出是在偷偷照镜子吧？”

“是。”杨藏英道，“的确如此。”

“这，就是镜子数量多的根本原因。”听到肯定的答复，张元昙把手中的东西放下，“慕容燕云身为高门贵女，老是用同一把团扇，会被人耻

笑的。不管她自己愿不愿意，每次出门，她都得携带不同的团扇。而她又要偷偷地照镜子，不被人发现。于是，”他做了个手势，“她就给每把团扇都配了一面大小相宜、形状相似的镜子，只要像我刚才一样，把配对的镜子和团扇搭着用，就完全不会被人发现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杨藏英有些发愣，他回忆起之前见到的器物，好像确实有与镜子相似的团扇，张元昙说得不无道理，可仔细一想，又有些不对。

“可是，她为什么要那么费力？女儿家照个镜子而已，又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”

“起初，我也死活想不通，但我想到这里的贝窗，突然就明了了。”张元昙又伸手一指，正好一阵风吹过，黑黝黝的庭院之中响起一片沙沙的声响。他沉声说道：“慕容燕云照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别人。”

“别人？”杨藏英接过话，“什么人？还能有谁……”

“要解释这个，得先跟你说说刚才的烛火。”张元昙说道，“把烛台给我，你在这里，听我指示。”

“这里？”杨藏英望了眼周围，肩膀抖了抖，“好吧。”

他勉为其难地答应，独自一人留在亭子之中。张元昙拿了他的烛台，又把团扇和镜子交给他。

张元昙似乎是体谅杨藏英的恐惧，从踏出亭子开始，就一个劲儿地说个不停：“我要先走到你刚才的位置。我知道的，你刚刚一走进来，就看到眼前不远有一团火光。你可能以为是我，但其实不是……”他边这样说着，边走上了长廊。

杨藏英顺声望去，只见周边的黑暗中现出两团火光，一团明亮，一团昏暗。他正疑惑，张元昙的声音又再度响起：“其实，你看见的火并不来自他人，而是你手里拿着的火烛，在贝窗上映出的光。”

原来如此！杨藏英恍然大悟。这本是个普通的现象，只不过发生在深

夜无人的寂静庭院，倒变成了一桩可怕的事情。他正准备松口气，突然间，长廊上两团火光剧烈地晃动起来，左右摇摆，在半空中划出个“一”字。

杨藏英不解地问道：“张兄，这又是在干什么？”回答他的却是张元昙的命令：“小郎君，你装作梳妆模样，用镜子照我的火。”

杨藏英看看手中的镜子，镜中先映出他的脸。那张脸因为满是困惑，而眉头拧紧，双眼大睁。随着调整位置，镜面逐渐映照出略远处长廊上张元昙划出的“一”字火焰。

他抬起头，想告诉张元昙已经好了，但在视线移开镜面的那一刻，像捉迷藏时发现同伴的孩子那样，他低低地“啊”了一声。

张元昙敏锐地听到了，问：“你知道了吧？”

“知道了、知道了！”杨藏英快活地喊道。

张元昙刚刚只说了他眼前的飘浮之火来自何处，却并没有解释他旁边和身后，那倏忽出现又瞬间移动的火光。现在杨藏英明白了，那些火，无一不是镜子映出的反光。只要镜子挪动位置，便能将光瞬间移到数十步开外。若是调整角度，将反光映到廊柱贝窗之上，贝窗再次反光，就会出现双重倒影，连着前面贝窗的反光，同时弄出三四团位置不同的飘火，完全不是问题。想到此处，杨藏英不由得再次赞叹：“这实在是个精妙的戏法，张兄，亏你能发现。”

远处的“一”字形烛火停止了晃动，重新变回一团小小的火焰。随后，火焰开始移动，那是张元昙向着亭子走来。他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：“所以，那张朱砂纸根本就不能证明他们没有接触。”

“朱砂纸？”张元昙突然的一句话令杨藏英愣了一下，旋即他想起来，“乞伏弼臣？”

“对。那个幻戏师。他说自己从没有接近慕容燕云五步以内，也没有跟慕容燕云说过话。可眼下看来，这没有接近，并不能等同于没有交流。”

张元昙沉吟道，“你记得他的幻术吗？能在空中变出兔子、花朵，还有最重要的，能变出发亮的字。”

“记得，是在御史台表演的时候。发亮的字……这么说……”

“这长廊是个‘回’字形，乞伏弼臣无论在哪个角落使用幻术，坐在亭子中的慕容燕云只要调整暗中藏着的镜子的位置，都能照出他的身影，看见他用幻术写在空中的字。如果角度刁钻些，镜子照不到，但与会反光的贝窗结合，终归可以看见。”张元昙说道，“慕容燕云在看见乞伏弼臣‘写’的话后，再假装自言自语，轻声回复。如此一来，两个人一个写，一个说，跟面对面交流，也没什么区别了。”

“简直和市面上的传奇一般。”杨藏英感叹，“太过于神奇了。”

可他得承认张元昙说得不无道理，毕竟只有这样，才能解释慕容燕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镜子，以及他发现的有掌印的披帛。

张元昙冷笑道：“那幻戏师倒聪明，还签下什么朱砂纸。我敢打赌，他找人监督的时候，一定专挑不识字的小丫鬟、老大娘，就算在旁边看着，她们也根本不知道他写了什么，有人找上门来也没法作证。”

这样说着，张元昙走到了杨藏英身边。那来贵极给的蜡烛在反复实验中，已烧到了尽头，烛火拼命摇晃了几下，终于“噗”的一声熄灭了。一片黑暗中，杨藏英深深地皱起了眉头，说道：“也就是说，这事很难有证据。”

“不止难有证据，而且，仅证明他们有接触，哪怕是有私情，对毒杀案也没什么帮助……”

张元昙正说着，两人背后突然传来“砰”的声响。声音不大，却把杨藏英狠狠地激了一下，他猛地转身，喝道：“谁？”周围却没了动静。杨藏英绷紧了肩膀，死死地盯着，可看了很久，都没再发生什么。张元昙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应该没事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应该。”张元昙答道，“大概是哪来的猫，要不就是风。”

杨藏英又看了一眼，这才勉强放松下来。或许是刚才太过紧张的缘故，他环视四周，只觉得眼前的事物都微微发着亮光。他闭上眼睛，使劲地揉了揉，但再次睁开后，只觉得自己立在一片银白的光辉之中，无论是亭子长廊，还是身边的张元昙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原来在他们讨论的时候，连绵不断的细雨已经停歇，天空中云雾散去，一轮明月正当空高照，洒下遍地清辉。

他不由得感慨：“好美的月色！”

清风吹拂，庭院中的花草与树木轻轻摇曳，在月色中投下曲折的影子，如同名家笔下的字句，错落有致。刚才还狰狞如怪物，如今倒有几分风雅。

杨藏英看着月色，对张元昙笑道：“张兄，我们下一步，该怎么办？”

张元昙倒是一贯的不解风情，只是说道：“什么怎么办？”

此时坊门已关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御史台都要大费周折，杨藏英想着，不妨在此赏月谈天，若是能有酒就更好了。然而话还没出口，只听身边传来“呼——”的一声，再回头，张元昙已经如同一块甩出的石子，迈开大步向西跑去。

“张兄！”杨藏英急道，“你这是要做什么？”

张元昙冲出亭子，跑到长廊的西侧。这一边没有门，只有一面冷硬的石墙。张元昙在石墙前立住，随后转过身来，背靠着墙，如同演杂戏一般，突然开始上下左右晃动脑袋。

杨藏英只觉得古怪，一时间连话都不敢说。张元昙旁若无人般时而踮起脚，时而蹲下来，又像是螃蟹一般，横着往左迈了两步，又回到原地，向右迈了两步。

杨藏英只能愣愣地看着他，直到他做完那些古怪动作，重新缓步向亭子走来。杨藏英面对着他，迎也不是，躲也不是，只能呆呆立在原地。

张元昙倒是先开口问道："案发那天是哪天？"

"哎？"杨藏英见他神情严肃，赶紧回答，"正月。正月甲子。"

"案发的时间……哦，夜宴之前，大约是傍晚。那天日头如何？"

张元昙似是低声自语，又像在问杨藏英。

杨藏英迟疑片刻，还是回答："你是说天气？冷得很。不过那时都是大晴天，没什么云，日头晒得很。"他问得突然，杨藏英没有准备，一时也回答得前言不搭后语。

却见月光之下，张元昙神情愈发沉重，眉间的悬针纹清晰可见。杨藏英正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却听张元昙先一步说道："小郎君，我们得快些行动了。"

"行动？"杨藏英莫名其妙，"是要去做什么？"

"回御史台，加急禀报。"张元昙的声音低了下去，"但愿，明天是个晴天……"

至此，他再没多说，只是迈着大步，走出绿槐宅邸。杨藏英跟着他，连夜回到御史台，托侍者向梁老主簿禀报。杨藏英原以为张元昙会说清前因后果，但他只说详情难以书写，请梁老主簿带人于明日傍晚到绿槐宅邸做个见证。

侍者把话带去了，之后张元昙就陷入沉思，杨藏英也只能在台中留宿。

其他留宿的台官听说了这事，都跑来打听，想探探虚实，但看张元昙眉头紧锁，仿佛老僧入定般谁也不理的模样，也只能作罢。

第二日，天刚亮，淅沥的雨就下了起来。雨水仿佛一袭肮脏的帘幕，模模糊糊地笼罩着长安城。张元昙立在檐下，忧心不已。杨藏英知道他的心情，也有些不安，只得去找事来做。文书、传话、答问，他连张元昙本该承担的一份也一同包揽。

到了下午，雨势渐渐小了，天开始放晴。到了申时，天空竟一片晴朗。

仿佛是要扫去这几日细雨的憋闷，一轮通红的太阳在无云的碧空中散发着光芒。长安街上，马车的车辙划过地面上一摊摊积水，打碎了其中倒映的落日，化成细碎的带金红光。

张元昙一扫整天的颓势，兴高采烈地呼唤道："走吧。"

就在这落日夕照之中，梁老主簿带着骞为道、鱼余业等六名台官，随着张元昙、杨藏英来到绿槐宅邸外。那里，大理寺的人马已经在等候了。相熟的崔辕不在，其他司直神色肃穆，如同石头制成的卫兵一般守在门口，眼神严峻而冷淡。

梁老主簿一下马，那边的领头就迎了上来，那人身着皂色衣，络腮胡子，一副赳赳武夫的模样。杨藏英知道，这便是崔辕提过的大理寺少卿元武了。

梁老主簿也立刻施礼："元少卿。"

武夫胡髯一动，礼数周到地回了礼："为了一句话，就如此车马劳顿，梁老主簿实在是劳苦命。"

梁老主簿皱了皱眉，也只装作没有听见。杨藏英抬头，心中默数一番，大理寺、御史台，在场的加起来一共有二十八个人，大理寺带了远超需要的人数过来，大约是因杨藏英发现披帛抢了风头，今日索性出动全员，与御史台狠狠比个高低。

杨藏英不由得为张元昙暗暗担心，如果他的发现无法服人，便会瞬间把之前两战积累的名声摧毁殆尽。

走错一步，不仅是他，就连御史台都要名声扫地。

张元昙却是胸有成竹，一路跑到前面，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挥手道："各位，请跟我来！"

片刻后人马已拥入绿槐宅邸后方的庭院。由于人数过多，众人只能一字排开，一个挨一个地列在南侧的长廊之上。

张元昙独自跑到正中亭子处，伸手往右一指："那里是什么地方？"

趁无人反应，骞为道抢着答："是犯妇绿槐的卧室。"

"很好。"张元昙点了点头，"那么，这边又是什么地方？"

他伸手指向西边，绿槐卧室相反的方向。

那就是昨夜他做出古怪动作的地方。借着未散去的光亮，今天杨藏英再一次看过去。可无论他如何看，那里没有门，没有窗，甚至没有台阶，只有一道没有丝毫装饰的石头墙，冷冰冰地立在那里。

大概，其他人也是如此想法，所以过了好一会儿都没人出声。

被挤在后面的胖台官鱼余业发出低声的抱怨："有话就说，卖什么关子嘛。"

"主簿、少卿。"张元昙微微躬身，施了一礼，"还有各位。"他顿了顿，"那一边，是幻戏师乞伏弼臣供述过，他看见慕容燕云探身进入绿槐卧室的地方。"

"哦！"鱼余业惊呼，往前挤了挤，"的确是这里！"

"而且，据他供述，他看见那件事的时间，也差不多是这个时辰。"张元昙的面色严肃起来，"今天请各位来到这里，是因为有些事无法用文字说明，只能用事实见证。在场的诸位，哪位随我一起，到那边看一看呢？"

在场的台官和司直都犹豫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其实谁都很想前去，但考虑到上司在侧，只能谦恭地低下头不出声。

梁老主簿轻咳一声，对着元少卿做了个"请"的手势。元少卿不语，片刻后点了点头。两位长官跟着张元昙，一同在那西边墙壁前站定。

"请二位转身，往那边，往绿槐卧室的方向看。"

梁老主簿首先转过身，望向张元昙所说的方向。下一刻，他睁大了眼睛，枯瘦的身体猛地弹了一下，像被马蹄带起的疾风吹过的树枝。元少卿起初仰着下巴，不肯动弹，如今见状也看过去，突然间他拳头握紧，远在廊下

的人们听见了骨节作响的咔嚓声。

好奇在这一刻充满了所有人的心胸。

“主簿，梁老主簿！”骞为道大着胆子出声了，“眼下是个什么情况？”

那些大理寺的人也喊道：“少卿！怎么了？”

两人都没有答话，梁老主簿把头向左偏了偏，又向右偏了偏。

杨藏英不由得哑然失笑，怎么同那晚张元昙的动作一模一样？他心中的笑声还没落地，大理寺少卿已经开始左右挪动，左两步、右两步，活脱脱是螃蟹走路。

长廊这边众人想笑又不敢笑，憋得十分辛苦。又见两人脸上的神情渐渐变得乌云密布，几乎是同时转过身，“咚、咚、咚”地大步走回来。

众人赶紧住声，各自拥上去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元少卿先到，扫了一眼部下们，猛地把手一挥：“走！”

大理寺众人莫名其妙：“走？去哪儿？”

“去抓人，快！”

元少卿一手按着佩刀，一把抓住前方部下的手臂，满脸怒容地向外就走。大理寺诸人赶紧小跑跟上。片刻后，二十余人的队伍随着佩刀碰撞的叮当声消失不见，仅剩几个台官站在长廊上，面面相觑。

骞为道看了几眼杨藏英，终于无奈，高声喊道：“主簿，我们也过去看看。”

梁老主簿似乎还在思虑事情，他捋了捋胡须：“去吧。”

不等他话音落下，在场的台官们已“轰”的一声，跑了过去。张元昙见同僚跑来，便向后退了一步，让出自己的位置。杨藏英也不客气，挤开骞为道，一步站在了张元昙的位置上，不等指示，他就扭身，抬头，看向绿槐的卧室。

此时已是酉时中段，太阳又往西边落下一点，光芒也更暗淡了些，如

果说方才的太阳是迟暮的红衣美人，如今的就是黄衣的慈祥老妇，将仅有的一点橙黄色光，迟缓地投进这宅邸。夕阳之光照向梁柱，映在上方的贝窗之上，反射出带有七彩的光芒。这些光芒经过不同位置的反射，全部映在了绿槐卧室的窗上。

而卧室的窗户是西域来的琉璃窗，如同镜子，光可照人。

此刻，站在西面的长廊，向东面看去，琉璃窗正好将夕晖和贝窗的反射之光，直直照进人眼。杨藏英站在那里，只觉眼前一片晃眼的橙黄，夹杂着一些七彩之色，头晕目眩，双目发疼，几乎要流下眼泪来。这样的情景下，不要说看见慕容燕云，就连那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都看不清，更不可能看清她探身入窗的动作。

杨藏英挪动位置，又偏了偏头，可无论怎样偏转角度，始终满眼强光，看不清东西。张元昙笑道："没用的，直到太阳完全落下，天黑之前，这里应该都是这个样子，看不清的。"

"那换句话说，"杨藏英闭上了眼睛，"乞伏弼臣，作了伪证。"

他回忆起自毒杀案之后的一系列讯问。在数不清的问话中，乞伏弼臣无一例外地说道，他是在宴席之前，在长廊西侧，看见慕容燕云从窗边将身子探进内室。如今看来，这句话充满了致命的矛盾，在这个时间，这个地点，他绝对看不见那样的场景。反之，如果他当真看见了慕容燕云探身入窗，那么他肯定不是在长廊西边，而是非常可疑的，在绿槐卧室附近。杨藏英想，乞伏弼臣提到过，他曾看见绿槐和婢女琉璃说话。如此看来，后者的可能性更高一些。再联系上自己发现的那一条披帛，一个早已出现过的想法，如今在杨藏英的脑海中渐渐成形。

"慕容燕云其实根本没有接近过绿槐窗子。

"作伪证的人、下毒的人、嫁祸的人，其实都是……

"都是乞伏弼臣！"

第十三章

吐谷浑

乞伏弼臣，慕容家的幻戏师。

他借着进入宅邸的机会勾引慕容燕云。宴席那日，在听到她对婚事的抱怨后，便觉得有了移祸于人的机会，于是偷偷在酒中下毒，毒杀了慕容家的客人杨思训。为了避免事情败露，他在事后来到慕容家，将慕容燕云从楼顶推落。作为证据的披帛被隐藏在仓室之中。之后，他作了伪证，将案件栽赃给慕容燕云，逍遥法外。

事情终于有了清晰的眉目，在兜兜转转许多时间后，终于敲定了一个最有可能的凶手。于是，在大理寺少卿离开绿槐宅邸之后，大理寺发动了几乎所有的官吏，在整个长安城中掘地三尺，意图找到那个神出鬼没又身负血债的幻戏师乞伏弼臣。

与此同时，御史台收到了一封信。

信是远在并州的皇后亲笔写下的，确切地说，那是一道高贵的懿旨。在懿旨中皇后写道，圣人风疾加重，眼目不清，视物模糊，只能由她暂且

代笔回复。她又写道，御史台接受卢夫人的申冤，追查到底，辨明真相，实在值得表彰。最后她嘱咐，毒杀三品大将军，这是一桩大案。还望众位台官勤恳努力，昭显正义，定要抓住真凶，加以严惩。否则，便是上对不起圣人皇后，下对不起死者和亲属——

懿旨就在此处戛然而止。

御史台的台官们，在这欲言又止的最后一句话语里，觉察到了深深的不妙。对于这起死者是自家表弟的案件，皇后略显敷衍的盛赞之后，似乎暗含着某种坚定的想法。

早已被忘记的恐惧又一次弥散在御史台。

仿佛是为了印证这种气氛，大理寺那边迟迟没有乞伏弼臣的消息。梁老主簿急得一日三次派人去问，回来的说法都是一模一样——“找不到他的人”。

是的，无论长留的居所，还是惯常去的酒肆，都看不到乞伏弼臣的一点身影。经验丰富的大理寺立刻明白过来，这是有人在通风报信。这人极有可能在杨藏英与张元昙前往慕容家宅邸时，就给乞伏弼臣透了消息，以致这头狡猾的狼早早嗅到了气息，悄无声息地避开了每一次的搜查，任那些大理寺官吏勤勤恳恳地寻找，就是找不到他的一点踪迹。

杨藏英这时才惊觉，那夜他听见的声响，真的是一个窥探的眼线，而非猫或者风，不过如今提起这个已经毫无用处。

又是一段毫无进展的时日后，大理寺的文官登门向梁老主簿提出，要暂“借”杨藏英一用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你们大可以把张元昙也借去。”

梁老主簿慢条斯理地回道，一双鹰眼盯着来使。

来使苦笑一声，连忙拜了两拜，仿佛连声说“饶了我吧”。

“如今张元昙声名在外，谁都知道。但他贪功爱现，也是名声在外。

若把他编在能查探案情的一线，他肯定头也不回，一口就把功劳囫囵吞进肚子里。换了杨小郎君就不一样了，他年纪轻轻，脾气又好，真有什么，他去和张元昙说上两声，那灵感自然就‘盗’来了——这是一举两得，好棋、好棋！”事后骞为道如是分析，但当时，梁老主簿虽有几分不情愿，碍于情面还是同意了。

于是，雨季刚刚结束的时候，杨藏英被编到了大理寺的队列之中，来到长兴坊暗中据点，参与搜寻乞伏弼臣的行动。

这据点在长兴坊内一处两进的普通民房内。附近旅馆众多、商客云集，除去西市和西市周边几坊，就属此处胡人、胡商最多。杨藏英只觉人声鼎沸，许多人来来去去，牵马牵骆驼，也有人把各色货物往箱中装——但杨藏英知道，这些货物会在不久后被偷偷取出，周而复始，只是造出一副忙碌景象，实际并无经营。

既是隐蔽，杨藏英看在眼里，也不点破，径直往最里的寝室走。刚跨过门槛，就有两个男仆模样的人小跑迎上，问道：“可是小管事回来？”

不等杨藏英说“是”，他们已经二话不说，拉着他进了旁边的偏屋。

屋里一群人围着一个客商模样的人，他从人群缝隙里看见杨藏英，做个手势，就有仆役拿出一条灰绸便服，用十万火急的语气催杨藏英换上。接着他连珠炮般说起来：“我是此处队长，时间紧迫，就不多说了。小郎君，现在搜寻的重点是长安城中的吐谷浑人——吐谷浑人，一部分是贵族，早早投了大唐当官，这一块，其他弟兄去查了。我们查的是另一类，就是那些穷的，打仗时候流落到这里的流民啊、俘虏啊。他们基本都住在胡肆里，没个正经事做。有力气的，平日就做佣兵，帮人做打手，没力气的，就随便找点活干干，做一顿吃一顿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从这些人口中，‘撬’出乞伏弼臣的下落。”

他说一段，杨藏英就答声“好”，一来二去间换好了衣服。灰绸衣搭配着杨藏英英俊的面容，确实有几分大家族管事的气质。

队长看他一眼，很满意地点了点头：“之前已经放出了消息，我们是要前往西域的大商队，雇人来打理‘货物’。你是这里的小管事，招来的吐谷浑人，你多加‘照应’就好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谈天，天南海北地聊天，问出话来。”

“是了，哪怕是闲话也告诉你们。”

杨藏英如是承诺，但听队长的语调，对方似乎并不抱多大的希望。说话间，队长身边已聚集了好几个人，个个神色焦急，正等着听他指示。杨藏英见状也不好打扰，正准备出去，队长从身后叫住了他：“小郎君可会吐谷浑的话？”

杨藏英停下脚步，来之前他并没有考虑过这个。

“啊，没事，若是遇到不懂的，你找译人便是——就在后院，石榴树下面。”

队长伸手一指，又忙碌起来。杨藏英也不愿打扰，便自己走离。

他本想回前院，但向外看一眼，只觉得院中还跟方才进来时一样，人多口杂，乱糟糟的，想着一时也无事可做，不如认识一下大理寺的译人，于是便依照队长指路，绕到后门，进了后院。

一进后院，就见正中有一棵光秃秃的树，树上没几片叶子，倒有几朵蔫巴巴的红花。

石榴树。杨藏英想，大约就是队长所说的那棵。

再一看，十来个衣衫褴褛的人正围在树下，用不太熟练的大唐话喊着：“我能干活！能搬东西！雇我吧！”他们个个肤色黝黑，似乎都是胡人。他们所会的，好像也就那三句话。只听他们反反复复地喊着，吵闹极了。

这些应该就是来应募的吐谷浑人了。杨藏英心想。

这时，人群中间一个身穿大红洒金裙子的女子双手叉腰，叽里呱啦一阵喊叫，刚才那些吵吵嚷嚷的吐谷浑人即刻乖乖地站成一列，低头敛眉，如同乖顺的羊羔一般听候差遣。

那女子说话带着浊音，大约是吐谷浑话。看来，此人应该就是译人了。杨藏英不由得又有些吃惊，译人竟然是位女子？

再一看，她没有戴帷帽，更不用说幕篱，看着秩序一新的后院目光炯炯，一张光溜溜的脸上满是喜色，连带脸上的花钿都得意地轻轻摇晃。大约是注意到杨藏英这个陌生人，她把目光移了过来。在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杨藏英惊呼："是你？"

眼前的女子身着浅褐色绮衣，下身穿一条时兴的石榴红长裙，外罩浅绛色纱外裙。纱裙质地轻薄，于日光之下反射出淡淡光晕，令内里红衣轮廓模糊，仿佛晕染般柔美。一阵风吹过，淡蓝色裙带随风飘起。

杨藏英脑海中众多的碎片在这一刻被串起来。

他终于明白，他在布政坊与张元昙同时觉得熟悉的根源来自何处。

是同一个人。

——金吾卫小院外以弹弓阻止卢夫人的女子。

——两年前跟在慕容燕云身边，咋咋呼呼的回鹘服女子。

——如今眼前身着偏家常衣裙的女子。

虽说服饰不同，但不怎么施脂粉的脸庞与琥珀色眼睛却是没有大变。

那女子看了他一眼，用极其纯正的长安话问道："你是谁？"

"我是……"杨藏英想了想，"是管事。"

刚才队长没有讲得很细，杨藏英也不好多说。一干来应聘的吐谷浑人看看突然出现的他，又看看那女子，脸上都是发蒙的神情。

"我知道了，你是新来的管事！我是主人家的妹妹，帮忙干些活。你

等着，我把这些人的姓名、年龄替小郎君记好了，就把他们交给你管。”

说完这段，她又讲了一长串吐谷浑话，其中提到“妹妹”“小郎君”一类的词，杨藏英知道，她应该是把这话用吐谷浑语重复了一遍。那些雇工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，都等在原地，待那女子一一把姓名、年龄记了，这才散去。

女子对着杨藏英一笑，又里里外外地忙去了。

当天，杨藏英向大理寺队长问起那女子。队长告诉他，那娘子姓郑，单名一个茵。父亲是长安城里的首饰商人，她在家中排行第三，众人有时叫她茵娘，有时叫她三娘，不过更多时候还是直呼其闺名郑茵。

“这娘子，可说是个奇女子了。”

“是吗？我听她吐谷浑语说得挺好，其他人对她都很亲近。”

“她从小就跟着父亲做生意，来往好多地方，会说好几国的话。人也活泼，无论三教九流，她都能很快混熟。她家的首饰生意，很多还是她带回来的。不过嘛，要我说，她父亲也真是的，为了生意，连女儿家都放出来到处玩耍。”队长撇了撇嘴，“我也有女儿，我可是好好地管着，一点也不许她放肆。”

杨藏英还未娶亲，接不上话，只能略笑了笑。

队长又说道：“但是嘛，这找人的事儿要隐蔽，我们思来想去，也就她最合适，于是跟她父亲说了让她来。反正她有点儿钻钱眼，只要能让她做成买卖，她什么都不会说的。”

说到此处，他顿了顿，似乎知道自己说得有点过，便笑道：“虽有点儿势利，但三娘她是个爽快人，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小郎君大可以和她商量，不必太过介怀。”

杨藏英点点头，转身自去行事。

大理寺放出的消息很有效，不到三天，这个临时搭建起的“客商”家中，就雇下了数十个吐谷浑人。这些人穿得颇有些破烂陈旧，只在腰间绑了一条彩绳子，勉强算作装饰。看得出来，他们很是穷困，都想着靠这工作赚上些钱。

起初，吐谷浑人对杨藏英有些敬畏，不敢搭话，只是围着译人郑三娘转。杨藏英只得主动出击，找到机会就与他们谈笑聊天。他颇有礼貌，人又机敏，不出三日，就与在场的吐谷浑人混熟，彼此连家中情况都能谈起。眼看时机到来，杨藏英借机问道：“你们知不知道，有一个吐谷浑人，名叫乞伏弼臣？”

院中的吐谷浑人反应出奇一致，先是微微睁大了眼睛，然后使劲摇头，口中答道“不认识”或是“没见过”。有几个年长些的补充道：“名字好像听过，但从没有深交。”杨藏英心觉不妙，又追着问他们有没有人看过乞伏弼臣的幻戏，知不知道绿槐的事情。那些吐谷浑人皆是一脸茫然，回答一概是“不知道”。杨藏英扑了个空，只觉得事情古怪，又觉得心中不甘。第二日，他换了一个话题，装作无意地谈道：“长安城中有一个大将军，听说也是你们吐谷浑出身……”

这一回吐谷浑人有了反应。

几乎每一个人，都不等杨藏英说完，就急急问道：“你是说慕容宝节？”

杨藏英心中兴奋，面上故作冷静：“对对对，就是他，慕容宝节。”

他原以为，这些吐谷浑人会说出重要的情报，然而事实却相反，在场的虽然个个都露出想说些什么的神情，但话到嘴边，都是“那么大官，我们不认识”。

杨藏英见他们表情有异，不敢放过，便想方设法接着追问。这一问可不好，那些吐谷浑人反而抗拒起来，不是闭上嘴一言不发，就是假装听不懂杨藏英在说些什么。更有甚者，看见杨藏英就躲开。

眼看好不容易拉起的关系又要淡去，杨藏英焦躁不已，但张元昙不在身边，大理寺的人又各忙各的，无人与他商量。正在心烦意乱，突然想到队长说过，有事可以和郑茵说。思来想去，他也只得找到那女子，几句话说到自己的困境，郑茵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："亏你还是御史台官！真是不懂行！"

见过那么几次，杨藏英也知道她的脾气，于是也不争辩，只看着她。

郑茵还在笑："你也是呆子，只是这样子问，他们怎么会说！"

"说实话，我是真没办法了，娘子可有什么主意？"

女子绣眉一挑："吐谷浑人嘛，要套话还不容易？就看小郎君你愿不愿做了。"

杨藏英想了想，微微躬身一拜："当然是什么都愿意做的，请娘子赐教。"

"当真？"郑茵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，"听说，你是香奁斋小柳姑娘的相好？"

杨藏英一愣，虽然这已是公开的秘密，但突然被提起，还是被一个女子提起，他总归有些尴尬。但郑茵又问道："光福坊香奁斋小有名气，我想前去跟她们推荐一下家中的银饰，只是她们不招待姑娘。你看，能不能让我跟小柳姑娘认识一下？"

她脸上隐隐露出期待的神情。据队长之前所说，杨藏英对此也有心理准备，只得无奈笑道："好吧。如果娘子不嫌弃，此事成了，我就招待娘子喝一回酒。"

"哎呀，好说，好说。"郑茵高兴地拍起手来，凑近笑道，"明日就是端午，小郎君接下来要按我说的行事。"

"行事……"杨藏英一愣，侧眼一看，郑茵的笑中却有一丝不怀好意。杨藏英直觉不妙，但既然出口求人，他也无奈，只得硬着头皮，正经叉手行了个礼："一切听凭娘子吩咐。"

郑茵挥挥手，仍旧笑而不语。

次日，就有吐谷浑雇工来问，说正午是不是小郎君要请大家吃中食。杨藏英猜到是郑茵的安排，便点头称是。到了正午，守门的杂役急急来报："外面来了个人，说是来送饭的。"

"那便让他们进来吧。"

"当真？"杂役睁大了眼睛，"小郎君……不，管事，他们拿着几个大荷叶包……"

"荷叶？"杨藏英身边几个大理寺的人听见，都瞪大眼睛，面露惊恐之色。守门杂役也说道："对，荷叶里包着的东西一股腥膻味儿，还有血水流出来……"

这就有些奇怪。杨藏英问道："各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"无人回应。再抬起头，那些大理寺的人已经推说有事，脚底抹油，个个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倒是有好几个吐谷浑雇工跑来，用不熟练的大唐话兴奋地问道："听说，有那东西吃？好极了！"

"正是！今日端午，管事小郎君请客！"郑茵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，大声笑道。

杨藏英心神不宁，但也只得强撑着吩咐杂役，让送饭人进来。那送饭人不是别人，竟是来贵极。看见杨藏英，他脸上立刻流露出古怪的神情，半是愤恨，半是埋怨。

杨藏英不明所以，但还是尽量热情地将他引进来。按往日，就算打探消息，来贵极也不会放过参与台中事务的机会，可这一次，他只是走进院子，把荷叶包放在地上，也不递给杨藏英，也不告别一句，就迈着大步匆匆离开，着实令人生疑。

杨藏英正在发愣，郑茵从后面推了推他："还不快去。"

我倒要看看是怎么回事！杨藏英如是想着，弯腰拆开了荷叶包："各位弟兄辛苦了，都来吃吧。"

荷叶包拆开一角，一股复杂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有肉的荤臭，血的甜腥，还有黄酒和香料的辛辣。杨藏英本能地皱起了眉头，但现在骑虎难下，只能渐次拆开，只见里面满是牛羊下水，心肝肠肺，无所不包，而且并未烹制，还渗着滴滴浊血。

杨藏英这时才明白来贵极的怨恨来自何处，他大约以为自己是故意整事，以此报复他，又觉得这味道曾经在哪里闻过，古怪但熟悉。这两个闪念一过，就有一种作呕的感觉从胸口往喉咙涌去。

杨藏英强压下不适，愤愤抬头，想向郑茵瞪一眼。

可他刚抬起头，就见周围的吐谷浑雇工兴奋不已，甚至举手欢呼起来："这是正宗吐谷浑风味！管事实在有心了！"

杨藏英愣了愣，举手做了个"请"的手势。他旁边一个雇工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，就走向荷叶包，伸手拿起下水，沾了沾盐巴，滑溜溜放进嘴里，心满意足地咀嚼起来。杨藏英看着就觉得腹中难受，可那吐谷浑雇工的表情，却是十分享受，似乎在尝什么无上的美味。其他雇工见状，也围了上去，你一块我一块地吃了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郑茵又推了推杨藏英："你也去吃。"

"我？"杨藏英睁大眼睛，"吃这个？"

"对，吐谷浑人是十分单纯的，只要男人吃了他们这祖传的美味，再大口喝酒，他们就会把你当成自己人，无话不说。"郑茵眼神闪烁，"当然，小郎君若是不敢……"

"我吃。"杨藏英把心一横，走到那雇工之间。雇工们吃得开心，起初没注意他，但发现他来，众人赶紧让出一条道路。杨藏英犹豫片刻，还是挤出一个笑容："我也想……尝尝。"雇工们没料到他的举动，一时都呆

住了。

片刻后才有一个雇工回过神，喊道："快把最好的给他！"杨藏英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有人捻起一片厚厚的白色油脂，铺到他的手掌上。他还没来得及问上一句"这是什么"，周围人就边喊边示意："快吃，快吃，小郎君，一口把它吞下去。"

眼见如此，杨藏英知道自己是无法后退了，他眼睛一闭，手往嘴上一拍，硬是将那油脂塞进口中，强迫自己吞下。那东西又滑又腻，即使吞了，肉腥味仍留在喉咙，油脂落到肚子里，香料的味道又返上来，带着薄荷的清凉，又有茴香和大料的浓郁，再带出烈酒的辛辣。多重刺激之下，杨藏英的汗水和泪水一同流出，他英俊的面貌变得狼狈而扭曲。

郑茵咯咯直笑，上前拍了拍他："小郎君，这羊尾巴油的味道怎样？"

她这么一说，周围的雇工也笑起来。有人用不太熟练的大唐话向杨藏英解释，羊尾巴油是一只羊身上最好的部位，就应该用来招待好管事。此时，杨藏英脸色已是彻底发白。他不得不伸手捂住嘴，生怕一张嘴，"哇"的一声吐出来。

郑茵偏不放过他，走到他身边，低声笑道："你可知这美味是如何制成的？把这些下水放进死马肠子里，又将那肠子埋在土里，发酵几个月……"

如果说之前还能忍受，听到这话，杨藏英实在忍耐不住，喉咙中"咕咚"一声，呕了一下。虽然没吐出东西，但到底有点难堪。好在吐谷浑雇工们没有在意，他们给杨藏英拿来酒和蜜水，歉意地说道："这是我们草原上的风味，管事肯定吃不惯，莫要勉强……"

一杯酒喝下去，腹中的翻江倒海总算有些停歇。思绪渐渐稳定，杨藏英重又想起最开始的那个念头，他想，自己绝对在某个时间，某个地方，闻到过这种味道。但他一时也想不起是在何时何地。

正这样想的时候，郑茵又推了推他，杨藏英不由得急道："怎么？还要

吃？”

郑茵却撇了撇嘴，轻声说道：“该撤了，再留着，反而太刻意了。”她既这样说，杨藏英便顺势而动，说了几句场面话，跟着郑茵退回了屋中。他本想与郑茵说上几句，郑茵却轻轻一笑：“你就等着看吧。”

果不其然，从端午次日起，那些雇工对杨藏英展现出了别样的亲近。有好几个人在做工的间隙，跑到杨藏英身边低声说道：“管事之前问的那乞伏弼臣，我们是真不认识——但那慕容宝节，我们还是知道的。”

杨藏英当然让他们细说，吐谷浑雇工们大多四下张望一番，就低低说道：“当然晓得！那人是个忘本的王八混蛋啊！”

接下来的说法便是五花八门。有人说之前慕容宝节要雇人看家护院，他们便去了。谁知去了一问是吐谷浑人，就把他们打了一顿赶出来。另一些人说，之前他们在街上卖艺，恰好遇到慕容宝节经过，想到是同族，就上前祝酒歌舞。结果没想到慕容宝节一见他们，突然大喊起来，像见了鬼似的，让卖艺的人好没脸面。甚至有人说，只是在路上与慕容宝节擦身而过，只因距离近了一些，慕容宝节就让仆人大喊大叫，把对方赶走。总之，在雇工们的嘴里，慕容宝节是个对同族既厌恶又苛刻，没有丝毫情谊的忘恩负义之徒。

听罢，杨藏英也摇头感叹：“看见同乡人就赶就躲，不要说一个大官，就算是个普通人，这事也做得太过难看。”但他转念一想，乞伏弼臣也是吐谷浑人，不知为什么慕容宝节独独信任他，还放任他进入宅邸，与慕容燕云有所接触。吐谷浑雇工们不知他心中曲折，只是连声抱怨：“吐谷浑人最讲情谊，像慕容宝节这样的，我们虽穷，也不屑于与他交往。”

杨藏英点头附和，但再往深了说，那些雇工也说不出什么来了。他略微整理了一下所听所见，告知大理寺队长。队长对他的聪敏以及敢吃吐谷浑食物的胆识大加赞赏，但对问出的情报也只是摇头。

关于慕容宝节的这些事情，大理寺早已掌握大半，不算什么新鲜的。杨藏英一时也无法可想，只得先依照约定，替帮了自己的郑茵牵线香奁斋，又想找人说说案子，索性一并请了张元昙来。就此说定，在光福坊会合。结果到了当日，张元昙却迟迟没来。郑茵急着推销首饰，杨藏英只得请小柳引她去见香奁斋妈妈，自己等着张元昙。

谁知，这一等竟是到了傍晚，直到日头将落，张元昙才气喘吁吁，一身狼狈地来了。

第十四章

迎佛骨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杨藏英看他跑得急，不由得问道，“台中那么忙碌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张元昙摆手道，“案件转去大理寺，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。你能去大理寺协助查案，我不行，只好自己想办法。”

“自己想？”杨藏英问道，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鼓起勇气，去了太平坊，递了名帖，求见那位卢夫人。”

太平坊？卢夫人？杨藏英暗暗觉得不妙。果然，张元昙说道：“当然没有回音。你想，她一个三品夫人，现在又是遗孀之身，怎么好私下会见一个不入流的书令史呢？不过，我不死心，这几天又跑到她府上求见，但好说歹说，守门的始终不放我进去，我也无可奈何。”

“唉。”杨藏英配合地叹了口气，“那你怎么跑成这样？”

“说来可笑。”张元昙摇了摇头，“今日我去，还是不得入门。无奈之下准备走了，结果走到一处侧门，听见里面传来‘啪嚓’作响的声音，既不像劈柴，也不像砍竹子。我心里好奇，就探头看了看。结果这一看倒好，

里面有个婢女模样的小姑娘，拿着一根一人半高的竹子，一半踩在脚下，一半抓在手上，再一用力。只听‘啪嚓’一声，那手腕粗的竹子就被硬生生折成了两节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如果说是个大汉倒好，偏偏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，当真跟街边杂耍似的。”

“然后？”杨藏英听得入神，连忙问道。张元昙却苦笑一声：“我觉得新奇，就在旁边看，等她一路把二三十根竹子折了，才回过神来。这时，已经快到与你约定的时间了。结果那小姑娘折完竹子，把头一抬，这一看可不得了，竟是个认识的人。”

十二三岁的小姑娘，杨藏英已明白个大概，不过仍旧捧场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就是琉璃，上回讯问来过的那个。”张元昙答道，“既被她看见，我也就跟她说了会儿话，问她好不好，做活儿辛不辛苦一类，她也答了。你知道的，她答话挺礼貌，我就不好突然告辞。这一来二去，时间就过了。我辞别了她，只能一口气跑了过来。”

“哈哈。”杨藏英笑了几声，比画一下，“手腕粗的竹竿……那是力气不小……”

张元昙理了理衣袍，在他身边坐下，笑道：“我曾经疑惑，她手腕很粗，手指却没有干活的痕迹，没想到她竟然是这样的力大无比。”他顿了顿，突然凑近杨藏英，低声问道，“怎么样？那边有进展吗？”杨藏英听见，赶紧正色敛容，附在他耳边，把探查的情况、雇工的说法，还有自己那一瞬间的想法都说了。

说罢，杨藏英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还是没有乞伏弼臣的消息。”

“长安城太大，在其中找一个人，真如同大海捞针……”

两人对望一眼，都想再说说案情，可眼下无论哪处都走进了死胡同，无法可想。正在沉默间，小柳急急跑来，低声对杨藏英说，郑茵准备告辞，天色已晚，不知能否让他们护送一下。杨藏英看她语气神色，知道大约是

郑茵口快，与妈妈闹得不欢而散，便问张元昙意下如何，张元昙也不是好酒之人，也答应日后再聚。

郑茵家住在正对着皇城的崇义坊，为免经过长兴坊时被那些吐谷浑人发觉起疑，杨藏英决定绕经安仁坊、开化坊一路行至。半个时辰后，张、杨两人已与郑茵一起走在坊间的街道上，各想心事，但又不好不言语，只能嘴上随意聊聊，说些有的没的。此时天已略黑，眼看快到宵禁之时，街上仍有不少行人，虽然没有白天热闹，但也为数不少，竟有些熙熙攘攘的味道。

张元昙走了一阵，脱口嘀咕："今夜人怎么这么多？"

"是佛骨！"郑茵扭头笑道，"皇后迎佛骨。"

"哦？"张元昙好奇问道，"这是什么？"

"几日前，皇令从并州传来。皇后下诏，决定迎岐州法门寺佛骨舍利至东都洛阳，送到宫里供养。虽然是东都那边的事，但长安城内，总免不了有几场庆典，几场大的佛事。这消息一出，朝拜的、旅行的、看热闹的，都向城内拥来——你人在长安，竟不知道？"

杨藏英听她又要刻薄，见势不对，便想移开话题，可还未开口，旁边不知何时走出一个僧人，双手合十，沉声接话："女施主好见识，这迎佛骨可是皇家盛事，就连皇后都捐了价值千匹绢的衣饰，来为那佛骨舍利造金棺银椁。"

张元昙笑了笑："又是幸并州，又是迎佛骨，今年这皇家盛事，也太多了些。"

他话语中有些揶揄的味道，那僧人只装作听不见，念了声佛，又说道："既然是皇后做功德，这几日，就算晚间出来，金吾卫也不怎么管。几位逛到此处，也算有缘，不妨到寺中供几炷香烛，祈祈福，佛菩萨自会保佑各位吉祥安康。"

"寺？什么寺？"张元昙问。

“自然是此处大荐福寺。”杨藏英接话。

“非也非也，我们是另一处。”僧人满脸堆笑，“不过，所供奉神佛，不亚于那边。”

杨藏英这时才明白过来，这僧人是寺里的知客僧，大约以为郑茵是贵族小姐，带着管事和杂役出行，想要拉她进庙里，赚一些香火钱。他本想拒绝，但那僧人很是诚恳，他又不好直说，只能转向张元昙和郑茵问道：“要去看看吗？”

另两人还没回答，那知客僧添了一句：“就算不为自己求，为亲友，为孩子，都是好的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张元昙的脸色微微变了，眉毛和眼角耷拉下来，颇有些黯淡。

杨藏英敏锐地觉察到他的变化，猜测或许与那无名墓有关，一时也不知是否要开口询问，犹豫间却见张元昙先摆了摆手：“就去看看吧。”他既这么说，郑茵也没有异议。于是，三人跟着那知客僧，往一旁走去。

走了数十步后，看到一个小山包，还有一条向上的阶梯。郑茵惊道：“长安城中竟还有这么高的地方！”知客僧只是笑，引着他们拾级而上，走了好长一段，才终于看见寺庙大门。

大门略小，上面一块乌木牌匾，写着“优钵昙”三个大字。再一进门，迎面而来的并不是佛像大殿，而是一道影壁，由大块镜面白石制成，上面雕刻着仕女、武将一类凡俗的东西。见张元昙和杨藏英露出疑惑神色，那知客僧解释道：“本寺名叫优钵昙寺。优钵昙，是佛经中的一种奇花。”他又笑道，“这庙原本是一位开朝大吏的住处，可惜他后代不善经营，没法维持大屋用度。想卖了，却又是官产，怕惹得一身麻烦。子孙们争了许久，干脆把大屋送给了庙祝广人法师，让他修成寺庙，供人礼佛，也供僧侣修行。”

他边说边把三人引进庙中大殿。就像这僧人说的一样，大殿由大宅前

厅改造而成，看着很是宽阔。各类神佛菩萨的塑像，绕了前厅一圈，每个有一人半高，面目和善，宝相庄严。不过，在杨藏英看来，这些神佛的金身远不如它们身后的壁画好。那些壁画虽然画的是些非人、飞天之类，但各个精致巧妙，不过拇指大小的面容也五官俱全，栩栩如生，甚至有了些喧宾夺主的味道。

他正兀自品味，突然听见旁边张元昙问道："敢问哪尊是祈求冥福的？"

杨藏英心中一动，难道他是为了那无名墓中的人？

来不及询问，带路的知客僧就重重地拍了拍手，立刻有一个头皮精光的小沙弥快步跑来，上前拉起张元昙，往其中一尊佛像走去。他走远了，知客僧似乎想说服杨藏英和郑茵也上香捐功德，但见他们一个面色严肃，一个东张西望，也知说了没用，便立在一旁，不再言语。

这一边，郑茵已经上上下下地把大殿打量了一番，突然问道："这后面还有房子？"

杨藏英顺着她张望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大殿角落，开有一人宽的小门。门后，是一条窄小的台阶，一路延伸，直到数十步外的一间大屋。那大屋灯火通明，似乎有人居住。知客僧上前，沉声答道："是的，娘子，后面的也是庙产，专租给他人长住。那间大屋，就被人包下了十年。"

"哎呀，那可不便宜。"郑茵露出商人本色，小声问道，"是什么人啊？"

"是个胡人画师，专心在其中画画。"

郑茵满足了好奇心后，又把眼神挪到远处的张元昙身上，转而问杨藏英："小郎君，你这朋友看着年轻，为谁求的冥福？"

"我也不知道。"杨藏英老老实实地回答，"他从来没跟我说起过。"

郑茵挑了挑画得精致的眉："他看起来，倒是个有意思的人。"

杨藏英露出苦笑，他也搞不清楚，郑茵的"有意思"是有意与张元昙结交，还是她又在腹中打些什么主意，干脆不做回答。也恰好，张元昙那边烧完

了香，转身向这边走来。他走到杨藏英身前，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向着大殿抬起手指："你们看——"

大殿之中，他手指的方向是两个番僧，肤色苍白，披着红袍。其中一个跪倒在佛像下，口中喃喃自语，头不间断地叩地。另一个则手拿经卷，拉着刚才给张元昙引路的小沙弥，指指这里，又指指那里，双手不断地比画，好像在问着什么问题。小沙弥似乎听不太懂他的说话，只能用点头和摇头回应，但番僧很是认真，满脸迷醉。就在他们说话间，那跪着的番僧站起来，双手合十，又转向另一尊佛像，重又跪倒，低头叩拜。

"真是虔诚。"杨藏英感叹道，"听说，西域那边的求佛人，只要见到佛像，就要叩满一百零八个头。虽说是蛮夷番邦，或许比我们长安人更尊崇……更尊崇佛之塑像吧。"

"塑像？佛像？"

"对。"杨藏英随口接道，旋即发现张元昙语调不对。他扭过头，只见张元昙眉头拧到了一起，一副陷入深思的模样。杨藏英急急问道："张兄怎么了？想到了什么？"

张元昙却不答话，转向郑茵，急道："娘子，你快告诉我，马肠……那些吐谷浑吃食，在哪里能买到？"

他突然这么问，郑茵一愣，但还是详尽地指了路，说在西市旁光德坊某间某处。张元昙点了点头，道了声"多谢"，就大步一迈，身子一拐，直直往大殿外冲去。杨藏英反应过来，迈步去追，也只能看见他背影在台阶上飞快远去，要追，怕是要拼命追一段时间。杨藏英想了想，张元昙不过是去找卖吐谷浑吃食的摊位，应该没什么危险，于是转身回到殿内，对郑茵说道："张兄突然有事，先走一步，我把娘子送回去吧。"

"有事？有什么事？"郑茵也皱起眉头，"好好地突然问什么吐谷浑吃食。"

“我也不太清楚。”杨藏英挤出个笑容，“他经常这样，突然想起什么，就去做了。不过娘子放心，张兄不是鲁莽的人，他做事总有缘由。你我只需各自回家，安心静待消息就是。”

“等什么消息？他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郑茵耸耸肩，轻轻啐了一口，却又摇了摇头，“不过，小郎君，我这直觉一向很准。现在我心里挺不安稳，你朋友这事儿怕有点悬……”

她口中嘟囔，但还是跟着杨藏英走了起来。两人迈步出了大殿，经过影壁，就要迈下台阶。这时，杨藏英突然觉得脊背一凉，浑身涌起奇怪的寒意，他猛地扭头，回身，只见一个黑影以极快的速度闪到影壁之后。他心道不妙，赶紧追去，但影壁后，只有来来往往拜佛的人，不见可疑的身影。

郑茵追过来探头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杨藏英抹了抹额头，“看到了……看到了相熟的人，不过不是……”

他明白刚才的感觉，是有人在盯着他的后背看，而且盯了很久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他只能加快脚步，带郑茵尽快离去。好在郑茵也没起疑。杨藏英送她回家后，本想回到大理寺“商队”的宅邸，但算算路有些远，对于张元昙和那神秘的视线又实在放心不下。思虑片刻，他决定先回御史台，将就一夜，次日再做打算。

许久未回御史台，台中的仆役见他，都有些吃惊。他们问起杨藏英的近况，杨藏英只推说进展不大。仆役们对探案也不甚在意，只是笑道，若再这样拖着，那卢夫人怕是又要上门闹事。杨藏英与他们说笑一番，自去台中客室歇息。

一夜无梦，他睡得香甜。谁知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大亮，就有人吵吵嚷嚷地敲起门来：

“杨台官！杨台官快起来！出大事了！”

杨藏英自被褥中爬出，迷蒙地问道："怎么了？"

外间那人仍旧咚咚敲门，喊道："大理寺来了消息，说乞伏弼臣找到了！"

"什么！"杨藏英精神一振，从床铺上跳起，"这可是个好消息！"

"……是。"门外的声音却突然沮丧起来，他接着道，"还来了消息，说……他已经死了。"

杨藏英已起身穿衣，听到这话，穿衣的手有片刻的停滞。外间报信人不等他回话，就接着说道："那边还说，杀害乞伏弼臣的人是……张元昙，张台官。"

"什么？"杨藏英手一抖，那一条小管事的外袍，滋溜溜地滑落在地。

片刻后，杨藏英赶到了大理寺的"商队"。在此之前，他已然从同僚口中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昨天夜里，西市南怀远坊一处胡肆中，有间小屋突然起火。这处小屋虽然偏僻，但旁边有不少摆摊卖香料的胡人，胡肆中宵禁不严，这些人夜里也常出来做生意，既然碰见火情，自然是冲上去救火。火很快扑灭，小屋烧毁了大半，但好在没有酿下大祸。就在众人刚刚松一口气的时候，又有人发出惊呼。

被烧毁大半的木屋中，躺着一具尸首。

这尸首是一个成年男子，已经死去多时。他身上手上都有烧伤，也有搏斗过的痕迹，最重要的是，他胸前有一道极深的刀口，从前胸贯穿到后背。一把镶嵌着粗磨宝石的胡刀落在他的身边。他的身下，鲜血流了一地，已经凝固成肮脏的紫红色。金吾卫很快赶到，他们觉得这人与被通缉的画像颇为相似，便立刻告知大理寺。大理寺司直们连夜赶来，果不其然，这人确实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幻戏师，乞伏弼臣。

可他竟然如此死去了？畏罪自尽？那身上的刀伤和身边的胡刀又如何解释？

大理寺的人立刻抓起小贩们询问，这些商贩一见大理寺，个个吓得双腿发软，忙不迭地作证。他们说，很长一段时间，那间小屋只有一个人频繁进出，他们也不熟悉这人，就没多说。但是，火灾之前，曾有一个陌生的长安人接近这里，后来也一起救了火。既是救火，想来也不会走出很远，大理寺立刻开始抓捕，很快就把小贩们说的那个人抓获。可见了人，他们当即吃了一惊，那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最近颇为有名的御史台书令史，张元昙。

说话者顾虑张元昙的面子，并没有明说，可杨藏英或多或少听出了他们的话外之音。依大理寺推测，是张元昙昨夜找到了乞伏弼臣，贪功好胜的他，想单枪匹马将对方捉拿归案，结果争执中，张元昙不小心将乞伏弼臣刺死，为了毁灭证据，他点燃了房屋。可惜的是，这场火被周围小贩扑灭，他也被大理寺抓获。

“我可不信这样的事情。”杨藏英喃喃地说道。

这不相信并没有任何的用处。乞伏弼臣的尸身上有搏斗的痕迹。小贩们的证词也出奇一致，没有丝毫的矛盾。这两件事情，足以让张元昙变成一个杀人嫌犯。依据律令，大理寺将他扣押，暂时不许任何人去探望。杨藏英恳求队长替他通融，可队长只是摇头，说此事太过重大，他们爱莫能助。

此时已是五月下旬，天气越发地热了，太阳毒辣地在天空照耀，杨藏英却如坠冰窟。他长久地立在布政坊的小院中，看着那些喊冤叫屈的人们，心中一筹莫展。往日诸事，他都能与张元昙商量，如今张元昙不通音信，他也拿不准下一步如何行事。就这样踟蹰的时刻，梁老主簿走到他身后低声道：“你可不能跟卢夫人一样，跑去替张元昙申冤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没有用的。”

“主簿。”杨藏英声音低沉，“难道我们就这么坐以待毙？”

梁老主簿的胡须抖动着，似乎要说什么，却最终没有说出来。杨藏英想了想，沉痛道：“主簿，眼下最关键的事情是证据，我们没有翻案的证据。”

梁老主簿点了点头："确实如此。"

"其实，主簿，那夜在优钵昙寺，我曾察觉有古怪的视线盯着我，似乎有人在跟踪我，或许，也跟踪张兄……"

梁老主簿明白了杨藏英的意思："你是说，那个幻戏师还有同伙？"

"我和张兄，一个小台官，一个书令史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？"

杨藏英说道，"就像之前说的，主簿，我丝毫不怀疑张兄的清白。但我比较担心，时间拖得太长，会让我们的调查变得不利。若是证据消失……"

若是证据消失，很可能大理寺就给张元昙扣个帽子结案。虽说以杨藏英所知，大理寺大部分都是勤勤恳恳的清白之人，但若是有一两人存些坏心，这事儿就有点没法收场。况且这事又涉及朝中派系，更是难以把控。梁老主簿不言语，只是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突然露出苦笑："小郎君这是在逼老朽，逼老朽想想到底能做些什么？"

杨藏英赶紧躬身回礼："在下不敢。"

"说实话，这些天我想到这些，也有所顾虑。"梁老主簿压低了声音，"要见张元昙是不能，但是让你在大理寺队列中再留几日，帮他们收尾，还是能做到的。"他的声音压得更低，"至于能做到如何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"

杨藏英听罢，点了点头。

次日，他便回到了大理寺的"商队"，也不多言，只是对队长说想去帮弟兄们清理怀远坊那边现场。队长似乎也明白，立刻同意，让他正午便到那间乞伏弼臣的小木屋去。杨藏英按时赶到那里，却没有见到大理寺的人，值守的反倒是两个熟人，一个是骞为道，一个是鱼余业。见了杨藏英，他们都露出心领神会的表情，但还是正色问道："杨台官还要看什么？我们已经看过好几回了。"

杨藏英使个眼色，面上赔笑："走个过场，走个过场。"

那两人对看一眼，各自伸手一指："那你自己看，我们不陪了。"

说罢便走到木屋门外，眼望远处，好似有放风之意。这正合杨藏英所求，赶紧道了几声谢，迈步进去了。

就像同僚们说的那样，因为起火，乞伏弼臣的屋子已经被烧去大半，所以显得一半亮堂一半昏暗。屋中东西不多，只有一张木制床榻，一张用木块临时拼成的几，还有一个青铜长柜。西面墙壁上挂着一张灰色的布幔——看起来，它原先是由几块不同颜色的布料拼成的，不过落满了灰尘，以致看上去像是灰色的。

“哎呀，我也凑个热闹嘛。”

杨藏英正在看着，突然听见一阵略显尖厉的声音，很是耳熟。杨藏英直起身，往门外看去。只见外间来了个身穿锦袍的女子，不是郑茵又能是谁？她正拉扯着鱼余业，好似要往他手中塞铜钱，胖台官自然不愿沾染这麻烦，贵族出身的另一位更是避之不及。杨藏英这一看，正好把他们的种种姿态逮了个正着。四个人面面相觑，片刻后，郑茵倒是先笑道：“我刚好走得累了，乍见这两位熟人，就请他们替我跑腿买些果子，顺便请他们喝酒。”

两个台官满脸都是尴尬。骞为道不满地嘟囔：“谁是你的熟人？”

杨藏英也有些无措，想了想，还是轻呵道：“别扯这谎了！要进来便快进！”

郑茵不再顾忌，就此踏过门槛。外间骞为道、鱼余业抱怨几声，仍替他们守着门边。杨藏英不由压低声音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刚才不是说了吗？”郑茵眨眨眼，“凑热闹。”

杨藏英一贯温文尔雅，可今天心中带着任务，有些着急，便不理她，仍旧转身看起来。郑茵撇了撇嘴，嘴里嘟囔道：“你找到了吗？能帮你朋友的东西……哎，我直说了，我来呢，就想给你那朋友张郎君卖个人情，哟，这里还有个佛像……”

她眼疾手快，边说边揭开墙角那张布幔。

杨藏英看过去，只见布幔后的墙凹下一块，里面放着一尊佛像。佛像颜色暗沉，虽然贴了金，可因为落了许多灰，看上去反倒像是黄铜的。佛前供了一束花，一盘点心。但如今花已枯萎，点心也有些腐坏，佛像前没有香炉，也没有供香燃烛的痕迹。

杨藏英想了想，走到佛像面前，双手合十，略拜了一拜。然后他伸手，有些不敬地将那凹槽各处都摸了一遍。他原以为能摸到气孔或是机关密道一类，可实际并没有，这里似乎只是一处普通的佛龛，没有神秘之处。杨藏英还不死心，轻哼一声，伸手就去摸那佛像，然而除了厚重的灰尘，什么也没有摸到。

郑茵在布幔边问道："怎样？小郎君，有不对的地方吗？"

杨藏英摇摇头，走了出去，他的眼神看向青铜长柜。柜门开着，里面放满了东西。杨藏英走近去看，只见柜子里面分了三层。上层整齐地码放着碗筷、茶杯等日常杂物，还有绳索、包袱之类的物件。下层则是衣物和饰品，表演用的七彩外袍，平日穿的青色长衫，冬天的狐裘，夏日的布衣，分门别类，叠得整齐。除去有几副能遮挡半边脸的白瓷面具，与一般人的也没什么不同。他正在翻检，郑茵也走了过来。她拉开娇小的中层抽屉，伸手取出其中一个瓷盒，打开，突然惊道："这是什么？"

瓷盒里是黑色的膏体。女子伸手拈了一点，放到鼻子边："火药？"

杨藏英想起什么，脸色微变，猛地伸手，拍了她一下。郑茵吃痛，反手就要回击，但手一抖，差点把瓷盒掉到地上。事发突然，她的面容带上了几分怒色，但杨藏英低声提示："放回去，这应该是阿芙蓉[①]。"

"阿芙蓉？"郑茵惊道，"这幻戏师，还会炼丹？"

---

① 即罂粟制成的鸦片，在唐代是炼丹用品。

两人对看一眼，开始翻检中间的抽屉。抽屉里除了阿芙蓉，还有许多小盒装的药粉。纵使是杨藏英，也只能认出其中一个是五石散，一个是火药，其他的全是叫不出名字的药膏药粉。

杨藏英本想唤鱼余业进来看看，想了想还是查验完毕再说。他低下身子，复又细看，只见抽屉下，还有两个已经干了的胡饼。

柜脚放着三个小小水缸，缸内无水，边缘略有些青苔，大约是日常储水用的。

这端午后的五月间，天气依旧炎热，经过一番翻找，杨藏英累得一身大汗，头发都粘在了鬓角。郑茵以手做扇，扇出那么一点几乎不存在的凉风。两人把乞伏弼臣的住处仔仔细细地查了一遍，不论哪一处，好像都有些古怪，可当真翻找起来，又完全没有可疑的地方。

郑茵首先放弃了，她两手一摊："小郎君，算了算了，看来这回，是老天要绝了张元昙的路。"

"我不信。"杨藏英抹一把额头上的汗，赌气般地说道，"他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老天凭什么这么做？"

"我又不是老天，我怎么知道？"郑茵耸耸肩，"你还要找吗？"

"要。"杨藏英回答，他甩甩头，强打起精神，"一定能找到的。我相信张兄。"

这样说着，他缓步走到佛像前的布幔下，深吸一口气，缓缓抬头。突然间，他发出一声抑制不住的惊呼。

"——咦？！"

第十五章

验罪证

阳光，正午的阳光，从那被烧毁的屋顶照进来，是那么的热烈，照得整个布幔都亮了一圈，照得那一块块布料上的花纹、图案都透了过来。

杨藏英伸手抓住布幔，猛一用力。那布幔本就脆弱，如今一有外力，整个连支架都掉了下来。积累了不知多少年的灰尘猛地腾起，一时间如同大雾弥漫，将杨藏英和郑茵笼罩在内。一片迷蒙之中，门外传来男子的惨叫。

“哎呀！你们这是做什么？”

首先冲进来的是鱼余业，他惊呼连连：“啊呀让你们看，可没让你们动手哇！”

“这可不好办了。”骞为道在后使劲摇头，“虽说有招呼，但上头还是交代我们要保护现场，一点都不能动的——”

他们的声音很快被郑茵尖声打断：“哎呀，哎呀，有了，果然有了！”

鱼、骞二人一边咳嗽一边惨叫：“有什么？啊呀呀，有麻烦了！”

这时，灰尘多少散去些。骞为道、鱼余业看见杨藏英站在佛像前，手

里捏着从布幔上扯下来的一块布，正展示给郑茵看。郑茵满头是灰，却满脸笑容，一个劲地拍掌喝彩。

骞为道觉察不对，睁大眼睛问道："怎么回事？"

鱼余业更是指向杨藏英手中的布块，高声问："那是什么？"

"地图。"杨藏英把手中的东西举起来，"一张地图。"

"什么？！"话音还未落下，两个台官已经跑来，不顾脏污，凑近前去。杨藏英手一挥，将他俩拦住，自己小心翼翼地从灰尘中走出来，走到旁边的木几上，将那块布展开。

那是张双掌大小的布块，内侧以灵动墨线勾出疆土的边境，正中写上地名，再以符号标出城池、低谷和高地，旁侧另有十几个字样的墨迹，也不知是何处文字。

"地图。"骞为道睁大眼睛，口中喃喃，"这是地图。"

"啧啧。"胖台官露出惊讶神色，嘟囔道，"看吧，大理寺那些家伙，总说灰尘上头指不定有痕迹，不让我们动这帘子——谁知道，这块布里竟然藏有这样一件东西！"

"事情可没那么简单。"骞为道扭头瞪他，"别忘了，藏有地图，这可是死罪。"

杨藏英边听他们争吵，边用指尖在地图上划动。有趣的是，这张地图上不止标了疆域、高低，还在旁边画有一些建筑和小人，建筑有大唐风格，也有西域模样的，而小人多穿着边民的服饰，看上去就像要从画中跳出，既逼真，又活泼。

旁边传来一声压低的惊呼："这地图，不对……"

这是郑茵的声音。杨藏英不由得抬头看她，只见她脸上的喜悦已经消失，露出难得一见的郑重表情。她伸手一指，指着旁侧似字又不似字的墨痕，轻声说道："这是吐谷浑文字。"又看一番，"看疆域，也是吐谷浑的地图。"

吐谷浑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杨藏英不由得竖起了耳朵。

郑茵继续说道："可这是二十年前的疆域，那时候吐谷浑疆域还很大。这几年，他们连年内战，又有吐蕃之类的外敌，疆域缩小了不少。我能确定，这是张至少有二十年的老地图。"

"二十年——"骞为道松了一口气，"老地图，罪不至死。"

听他如此说，几人心中一松，但鱼余业还是道出众人心中疑问："幻戏师藏着这个，是要做甚事？"

"我怎知道？"骞为道皱眉，"莫不是收着要卖钱？"

"不可能。"郑茵当即否决，"这长安城中也没有买卖旧地图的……"

"会不会和二十年前什么大事有关？"杨藏英抬起头，看向两位台官，"为道兄，你且想想，二十年前有什么大事吗？"

"我虽是博览群书，可也不能每年的事情都记得。"嘴里如是说，骞为道还是皱起眉头，细细思虑，口中低声道，"二十年前，那就还是贞观年间，是十三还是十四年？哦，十四年……有什么大事？好像有公主和亲？又好像流鬼国来人朝贡？啊呀，二十年前我才刚出生啊！"

鱼余业在旁也是沉吟，说自己虽年长些，可也不记得有什么涉及边疆的大事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半天，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旁侧，杨藏英一直在思虑，待到他俩说话间歇，这才插嘴："无论如何，这地图之事非同小可，我先回去复命。"

"那是自然。"骞为道立刻接道，"杨小郎君快些，免得又被大理寺抢了功。"

杨藏英连声称是，迈步就走。骞为道、鱼余业先把郑茵遣走，又合计一番，把布帷被揭下的事情都推到郑茵身上。大理寺诸人知晓郑茵的脾性，也没有多问，这事就此掩过。杨藏英回到御史台中，将地图交给梁老主簿，又把如何发现、如何考虑的事情细细说了。

梁老主簿虽也觉得，二十年前的旧地图不算什么，但未必不是个机会，便添油加醋地写了文书，报与刑部、大理寺，另也交给朝中几位宰辅。杨藏英心中虽然焦急，但还是一边继续寻找证据，一边等待消息。

又是几日后，一天清早，杨藏英刚来到御史台，还未在榻上坐稳，来贵极便冲了进来，喘息未定、满头是汗，看见他即高喊："杨台官快些准备！"

"怎么了？"杨藏英先是一愣，旋即面露喜色，"难道说……"

"对！"来贵极也喜道，"主簿交代，现在马上要去大理寺，杨台官务必随行。"他声音猛地压低，"快些，与张台官有关。"

杨藏英精神一振，立刻收拾停当，与梁老主簿会合，一同前往大理寺。到了御史台门外，杨藏英才发现，这一回梁老主簿统共带了十六位台官，骞为道、鱼余业两人也在列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为数不少的书令史，以及仆役——来贵极照例也在其中。人多势众，足足坐了两驾马车，阵势远比前往绿槐宅邸时的庞大。

马车之后，还有一辆大车，窗上镶有铁条，显然是押送犯人用的车辆。杨藏英心中一动，他知晓御史台中有这么一辆车，任事数年，却从未见其开出过。想到此，他的心怦怦直跳，他感觉得出，这次的事情，应该不止涉及张元昙那么简单。

他正准备上车，梁老主簿走来，在他耳边轻声嘱咐："这一回，有大人物来，务必谨慎，见机行事。"

"大人物？"杨藏英低声道，"是，我知道了。"

他很想问问到底是何等的大人物，但眼下严肃的情景，也不好问出声。梁老主簿看他知晓，放心地点了点头，但还是多嘱咐了一句："我知道你救人心切，但万万小心，不要说错了话，被人抓住了把柄，反而对张元昙不利。"

杨藏英赶紧应诺，再抬起头，发现车中其他台官、书令也是神色郑重。想来梁老主簿这句话，既是对自己说，也是对御史台其他台官说的。

车轮旋转，不一会儿，停了下来，看来是到了大理寺门口。

梁老主簿和台官们下了车，整理衣冠，由侧门走入大理寺之内。和御史台一样，大理寺也有供人密谈的暗室，而且这暗室比御史台的大了许多。在御史台诸人到的时候，里面已经满满地或站或坐了不少人。

杨藏英跟着梁老主簿，边走边看。立在最外的，是一些证人。有当晚参加夜宴的乐师、舞伎，不少是之前御史台断案见过的。有些只披了件衣衫，有些睡眼惺忪，显然是被临时召来的，对眼前的状况很是不满，但碍于气氛，只能压低声音，窃窃私语。另外还有婢女和仆役，包括爱娘、琉璃，都在暗室角落垂头站着。

再往前走，就看见之前守着慕容宅邸的司直崔辕，他率大理寺的司直、文书，与刑部的人立在一起。旁边几个仵作、杂役，正摆开一张很大的几案，几个年轻郎君来来回回，不断自外间取了东西往上放，有些是书卷，有些是软布包裹。

杨藏英知道，那些包裹中，包的是毒杀案当夜的种种证物。

正在这时，背后传来一阵当啷声，他回过头去，绿槐正一瘸一拐地走过来。今日她没戴枷锁，但还是戴了脚镣，走起路来叮当作响。再看脸上，她柳眉倒竖，气呼呼的。自当日说出实情后，这个女子就一扫那悲戚戚的模样，她愤愤地瞪着每一个人，一心只想着为慕容燕云报仇。

“看什么？快快跟上！”

梁老主簿低声喊了一句。杨藏英应诺，重又跟了上去。御史台台官们走过人群，来到了暗室深处，大厅正中。

杨藏英抬眼，只见最高的台阶之上，摆着高坐床。床上坐着一个约莫四十岁、普普通通的郎君，他面白无须，看起来有些柔媚的女子气，但他的脊背挺得笔直，显然对眼下的场面充满把控权。

在他的左侧，坐着一个素服女子，面前没置步障，只以帷帽遮头脸。隔着薄纱，杨藏英知道那是曾经大闹御史台的卢夫人。她今日穿着的是素色礼衣，也戴着臂环、手镯等金银饰物，显露出三品官员夫人应有的派头。

而在她的对面，正首右侧则是两位官员。一位未着官服，通身穿的是皂衣皂裤，是几日前见过的大理寺少卿元武。另一位则不比杨藏英年长多少，身着绯袍，佩着银鱼袋，不时有刑部装扮的人到他身侧，低头恭敬地询问详情——

这位大约是郝善业，刑部侍郎。杨藏英隐隐记得曾听说，此人颇得朝中一位大员赏识，因此跃升很快。

——或许也是他，与皇后一派不睦，所以拒绝了此案。

杨藏英想细细辨认，却发觉郝侍郎、元少卿两人面上都是微红，一副气鼓鼓的模样，许是刚刚争执过。梁老主簿也有所察觉，但不多言，只先行礼："御史台来晚一步，真是抱歉。这位是……"

元少卿、郝侍郎都没答话，倒是正中那人立起，礼貌地欠欠身："主簿不必多礼，奴是宫中内侍，姓邓，奉凤阁上贵人之命前来，听听这次的事情。"

凤阁上的贵人，那便是皇后了，杨藏英咽下一口唾沫。

邓内侍继续说道："这几日，圣人风疾，皇后协政。您放心，今日说的，回去我会一一禀报。"

邓内侍的话语非常客气，暗室内的气氛却骤然紧张了起来，明明没有风，可依然让人觉得脖颈之处传来一丝寒意。梁老主簿大约想起皇后那语焉不详的懿旨，不由得绷直了肩膀。他暗中瞄了眼台上的元少卿、郝侍郎，彼此使了个眼色，再次深深地拜下去："听凭吩咐。"

邓内侍也抬了抬眼，问道："梁主簿，听说这回的毒杀案，抓到的犯人是清白的？"

"……是。"梁老主簿斟酌着词句，"最早抓获的犯妇绿槐并没有参

与毒杀，后续有嫌疑的慕容家小娘子，指向她的证词已被证明是虚假的，她也不是凶手。”

“那么，凶犯是死掉的那个幻戏师咯？”

他这样问，显然已知晓案件详情。梁老主簿如履薄冰，谨慎作答：“这点，恕老朽没法回答。幻戏师的嫌疑，目前确实是最大的。但御史台是讲究证据的地方，依照现有的调查，我们只能确定，他作了伪证，至于更深一层……是不是此人下的毒，他又如何下毒，都还没有定数。作为主簿，我不敢也不能妄下论断，还请中使[1]恕罪。”

邓内侍皱起他淡得几乎没有的眉头，轻声说道：“看来，御史台也不知晓啊。”

这没有前因后果的一句话让梁老主簿加重了呼吸，他复又看向元少卿、郝侍郎，这两人都没吱声，且郝侍郎脸上还露出似有似无的冷笑。

杨藏英心中不忿，正预备上前，恰在此时，旁侧的卢夫人突然开口了：“可不是，我述冤的时候，一个个都拦着我，连问都不乐意多问一声，当然不知。”

她声音仍旧如前，平静无波，却让在场诸官个个警惕。邓内侍的话无头无尾，卢夫人又骤然提起旧事，谁也猜不透这两人的意图。

他们尚在揣度时，卢夫人淡淡道：“只有张小书令，用几句话就把事情说清楚了。”

众官肃立，尴尬地等着接下来的指示。谁知邓内侍“嗯”了声，像是发现了什么端倪，突然转头道：“这位便是杨藏英？”

他指名道姓，众人赶紧答“是”。

“久闻他名姓了。”邓内侍自语，“杨藏英，总是发现关键证物的御

① 宫中派出的使臣，多指宦官。

史台小郎君。”

这话中似有深意，杨藏英还在思虑，卢夫人却已代答：“是的，就是他。”

“哦——”邓内侍拖长语调，“听说你与那书令史，名叫张元昙的交好。”又道，“你可听过，他对这乞伏弼臣一事有什么说法？”

杨藏英一时语塞，心道如此场景，该如何应答才妥当？想了想，他强压不安与怀疑，只说道：“我也不知——”

邓内侍却笑了，道：“你们看，就连他都不知道呢。”

你们？杨藏英先是一愣，略微抬头，才发觉这句话是对着旁边大理寺少卿元武和刑部侍郎郝善业说的。再看两位，元少卿自是以胡须掩饰，面无表情，郝侍郎也冷了脸，两人都是一副抵触模样。坐在首座的邓内侍微微一笑：“御史台不知道，小郎君也不知道，所以，我们还是请出张元昙来说话吧？”

“中使。”元少卿沉吟，“在下刚才已经说过，张元昙现在的身份是嫌犯，让一个嫌犯出来解决自己犯下的悬案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规矩。”

郝侍郎也不失时机地接上：“这个口子一开，以后所有的罪犯都能为自己狡辩了。这成何体统？以后我们抓到了人犯，又该如何威压呢？”

两人说得郑重，却隐隐有股赌气的味道。杨藏英揣度情势，已经摸出一些脉络。看来，是邓内侍提出要让张元昙出来断案，而大理寺与刑部咬住他“嫌犯”的身份不放，执意不让他出来。

就在杨藏英思虑之时，只见邓内侍眼睛微微一偏，对卢夫人使了个眼色。卢夫人猛地站了起来，口中喝道：“够了！”

她声音不大，却让大理寺和刑部都住了嘴。说起来，卢夫人大闹御史台也不过三个多月前的事情，想来他们也是知道的。只听这位贵妇沉声说道：“当时你们口口声声，都说是绿槐犯案——只有张书令发现了真情。”

卢夫人声音不大，但颇有当时在御史台大闹的风范，如今又多了一丝

沉稳，更让人觉得冷汗涔涔。她继续逼问："如今你们不让他出来，难道想再制造冤案？"

两位官员见此场景，都不由得连连摆手："夫人，不敢。"

卢夫人轻轻冷笑，说道："虽说这是那个搞幻戏的胡人的案子，但说到底，也与我丈夫杨思训的死有关。若你们不愿让张书令出来讲个清楚明白，那我就继续去告诉。这案已翻了第一次，难保没有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"

杨藏英听着，心中不由得窃喜，当时卢夫人让御史台多为难，如今就让另两人多难堪。元少卿和郝侍郎本已怒气满满，若非邓内侍在场，估计都要忍不住发火，但现在只能低下头，不声不响。

邓内侍听卢夫人说完，道："且听我说一句吧。"

两位大官正巴不得，赶紧应声扭头，不理会卢夫人。

"两位的顾虑，我都明了。罪犯断案，这在我朝确实是从未有过的事情，也不符合一直以来的规矩。"他顿了顿，"但规矩是死的，事儿是活的，无论是大理寺、刑部，还是那边的御史台，最重要的还是辨明真相，不留冤案，是不是？如今皇后协助圣人主政，她是个明理的，两位就当是好心，帮这位伤心的卢夫人了却心愿，她想来也不会追究。"邓内侍说到此处又顿了顿，"如果张元昙恰好如之前一般，有一番运气，能将这事说得清楚明白，不是正好帮了二位，履行对圣人、皇后的臣职吗？"

邓内侍一番威逼，又一番利诱，让旁边的元少卿和郝侍郎都无话可说。前者未言语，后者撇嘴，只露出"随你高兴"的神情。

老辣的梁老主簿当然不愿放过这微妙时机，上前说道："中使说的是，御史台众台官都在，若张元昙有作伪证、狡辩的行为，我等一定会按台中规矩处置，请各位放心。"

两位大官对看一眼，能坐到这个位置，察言观色是免不了的。都说到这个份上，想来不坚持与坚持的好坏也都辨别明晰了。大理寺少卿元武首

先说道："听凭中使吩咐，一会儿就把张元昙带来吧。"刑部侍郎见状，也不再坚持，只是高声嚷嚷："那就先跟中使说清楚，今日这情况不是什么正式的审问，刑部也不想参与！但人既已来了，就一同把前因后果理一理，做的事、说的话都做不得数——这些，还请中使酌情上告皇后。"

邓内侍点了点头。两位大官便各自喊来部下，嘱咐几句，片刻后，暗室之中的其他人也上上下下忙碌起来。又过了会儿，一个侍从小跑过来，躬身问道："几位官人，这次的问话，谁来主持？"

杨藏英心中一动，赶紧迈出半步，低声对梁老主簿喊了声："主簿。"

梁老主簿会意，立刻上前。谁知他还没说话，元少卿已沉声说道："按说应由中使主持大局，但问话这事，顺利还好，不顺的话，又烦又累，怎能辛苦了中使！"他顿了顿，叉手行了个礼，"所以，暂且让这位杨小郎君代为主持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"

郝侍郎立刻冷哼一声："他是张元昙好友，应该回避……"

卢夫人说话了："妾身觉得，杨小郎君十分合适。我在御史台亲眼所见，杨小郎君与张书令辩论，条理清晰，毫不含糊。"

元少卿立刻接道："说得是，这本就不是正式的讯问，不妨让杨台官试试。大局由梁老主簿把控，也不至于出什么问题。"

之前张、杨两人为绿槐和慕容燕云的案件争辩的事情，在场的人虽然没有目睹，但多少听说过。夫人这么一提，便无人再说话，邓内侍顺势也答应了。郝侍郎脸上虽不好看，但也没再说什么。

就这样，又一番折腾之后，众人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杨藏英坐在暗室正席，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片各色人等。而他的一侧，梁老主簿、大理寺少卿和刑部侍郎面色严肃，正襟危坐。他的另一侧，邓内侍和卢夫人坐在黄绸软榻上，两人饮着水，不时附耳低语，方才脸上仅有的一丝笑容也荡然无存。

杨藏英看看左，又看看右，哪一方的气氛看起来都不轻松。

他微微低头，定了定心。片刻后，他将手一挥，沉声说道："问话开始。"

全场静了下来。

他又将手一挥："带张元昙。"

一阵金属的撞击声响起，然后越来越近。两个杂役押着一个戴木枷的人缓步走了进来。满是尘灰的木枷上，是一个须发皆乱的男子的脸，脸色灰暗，眼眶下有厚重的青色，可满是血丝的眼中，却是神采奕奕。他腰板挺得笔直，穿过证人，走到杨藏英面前。环视一周后，他嘴角露出一丝笑容，对着正席行了个礼："在下张元昙，叩见杨台官。"

"好。"杨藏英不动声色，正色问道，"你可知晓你的罪过？"

张元昙摇了摇头："我没有犯下任何罪过。"

"幻戏师乞伏弼臣十一日前死于怀远坊胡肆屋中，死因系在打斗之中，被尖锐胡刀刺死，后被焚烧。多人作证，除去乞伏弼臣，只有你进过那间屋子。"杨藏英顿了顿，"可有此事？"

"确有此事。"张元昙答道，"但我没有杀害乞伏弼臣。"

他答得毫不含糊，显然与以前一样胸有成竹。

杨藏英心中窃喜，但情况所限，也不好表露，便顺着话往下说："乞伏弼臣的死，与之前杨思训大将军毒杀案有所关联，案情十分复杂。皇后仁慈，不忍见冤案，派人来听取证言，了解实情。"他顿了顿，"这次不是正式审问，但相关人等都在。你务必将实情说出，若有隐瞒欺骗——御史台绝不会有所偏袒！"杨藏英提高音量，重重地说了一句。

他声音算不上大，但在相对狭小的暗室之中，回音轰轰，可说是大吼一般了。起初证人那边，有些人见他年轻，便毫无敬意地窃窃私语，被他那么一吼，个个都住了嘴，低下头老老实实。一时间，暗室重归安静，只听得到此起彼伏的呼吸之声。

停顿片刻，杨藏英直视下方张元昙的双眼，问道："你最后一次见到乞伏弼臣，是什么时候？"

"五月十四当日夜里。"张元昙答道，"我与小……杨台官你一起，路过安仁坊，顺路到优钵昙寺礼佛，路上你向我提起，你在与吐谷浑雇工吃下有古怪风味的发酵下水之前，曾在某处闻到过同样的味道。而就在礼佛之时，我突然想起，乞伏弼臣前来审讯当天，我与你说过，他身上似乎有些说不清的气味——两相对照，那很可能是同一种气味。"

他毫不避讳地提起与审问官的会面，听审的众人顿时露出各色神情。但张元昙像是没看见一般，继续说道："如此想来，乞伏弼臣这个人，平时应该也会吃这种吐谷浑的发酵肉食。那些肉食不合长安人胃口，想来城中售卖的地方也不多。于是，"他顿了顿，"我立刻想到，可以去询问摊主是否见过乞伏弼臣。正好译人郑三娘子就在旁边，我便问她到底哪里有卖这些吃食。"

"是这样没错！"一个女子高亢的声音传来。

众人的目光，一时都聚焦到了声音的来处。杨藏英看过去，人群之中，郑茵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，正挥手大喊。见在场所有人的眼睛都看过来，饶是她都有些招架不住，只喃喃道："确实……他突然问我在哪里买，我就、我就跟他说了西市附近最大的一处，在光德坊。"

言罢，她向众人描述了那店铺的具体位置，与那夜告知张元昙的无异。

"好。"杨藏英做个手势，让旁侧的书令史将郑茵的话记下，"娘子言之有物，所以暂不治你扰乱公堂之罪。下回说话，务必谨慎。"

他声音冷漠，众人立刻安静下来，郑茵也赶紧退下。

杨藏英转向张元昙："那么之后呢？"

张元昙回答："当时虽然晚了，但我还想碰碰运气，问问能不能打探到乞伏弼臣的事。我到了光德坊，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身穿长袍的人影，脸

上好像戴着面具。我看着像乞伏弼臣，就迈步跟在他的后面。”

不好。杨藏英心道。他想起优钵昙寺门口那若隐若现的视线，直觉告诉他，并不是张元昙偶然遇到了什么人，而是有人早早窥探他的行踪，给他布下了陷阱。

正如他所想一般，张元昙说道：“那人一直走，我就一直跟着，一路跟进怀远坊，直到他拐进一条闹市旁的曲巷。曲巷不算窄，但几乎没有人进出。我想，就这么跟进去一定会被发现，就等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，才走进去。”

他顿了顿：“那曲巷是条死路，路尽头有一扇门，也不知道锁没锁。我本想上前细看，还没动身，就听见远处有人喊‘着火了、着火了’。再一抬头，看见门后连着的木屋顶上已经烧了起来。有几个小商贩冲进来，喊我一起救火，当时情境也不容多想，我就跟着他们跑出去打水搬沙，直忙到把火扑灭。”

“嗯。”杨藏英点了点头，扭头问道，“有人作证吗？”

好几个在胡肆小巷外做买卖的胡人站起身，用不太熟练的大唐话混着胡语说了起来。他们说了很多，但内容无非两样，一个是他们进去，确实看见张元昙站在门外边儿，只当他是路过的人，就喊了他一起灭火。另一样便是之前多次说过的，除了张元昙，并没有乞伏弼臣以外的人进入小巷。

“好了。”杨藏英转头问张元昙道，“对他们的证词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”

张元昙望了望那些不停说话的胡人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他们说的是真的。”

“那么，我之前说过，乞伏弼臣是与人打斗而死，也是真的。”杨藏英说道，“依据这两点，可以推测出，只有你才能够杀害——”

“不。”张元昙突然出声打断，“我没有杀害乞伏弼臣，这也是真的。”

“哦？”杨藏英微微低头，正对上张元昙的双眼。张元昙直视着他，没有丝毫的回避。这一回，杨藏英没有说话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发出“安静”

的指示，刚刚还在争着说话的商贩却瞬间安静下来。不止他们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出声，皆是静静地等着，等着见证张元昙在这几乎无解的局面中，悍然破局。

“我没有杀害乞伏弼臣。”一片寂静中，张元昙缓缓开口，“杀害乞伏弼臣的，是‘乞伏弼臣’。”

第十六章

真身现

杀害乞伏弼臣的是乞伏弼臣。

张元昙这话一出，暗室立刻由寂静变为沸腾。刑部侍郎郝善业报以几声不屑的笑，他看了看梁老主簿，又转向大理寺少卿元武，小声对他说了些什么。而元少卿却满脸戒备，十分严肃地摇了摇头。另一边，邓内侍几乎没有表情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兴致，他把眼神聚焦到了杨藏英身上。而杨藏英在思虑片刻后，挥了挥手："肃静。"

他不等众人回应，只是看向张元昙："你的意思是，他是自戮？"

"不。"张元昙又一次答道，"有人杀害了乞伏弼臣，而这个人正好也是'乞伏弼臣'。"

他的话仿佛谜语，让在场的人都有些晕头转向。不明就里的人以为他昏了头，出语嘲讽。张元昙却不紧不慢，戴着枷锁行了个礼，说道："杨台官，这事情我需要慢慢说明——首先，我想请绿槐娘子上前。"

杨藏英点点头："准了。"

又是一阵脚镣声响，被羁押在暗室角落的绿槐，被带到了张元昙的身边。

在来大理寺之前，绿槐一直被关在牢中，哪里知道事情又横生波折，先是突然知晓乞伏弼臣的死讯，尚来不及悲伤，又见审过自己的张元昙戴着枷锁，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反应。想了想，她还是对着杨藏英和张元昙躬了躬身，迟疑地说道："绿槐见过各位官人，还有杨台官、张台官……"

张元昙将戴着枷锁的头转向她："绿槐，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请问，乞伏弼臣与你是如何相识的？"

就像之前刑部侍郎所说，犯人询问犯人，这是前所未有的状况，绿槐有些糊涂了。好在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定了定神，对着张元昙答道："乞伏……弼臣是二十几年前，我所在平康坊伎馆的妈妈买下的婴儿。"

张元昙点了点头，示意她继续说下去。绿槐张了张嘴，终究觉得不妥，抬眼望了望台上的杨藏英。杨藏英沉思片刻，顺着示意道："细细说来。"

"是。"绿槐应道，向上抬了抬眼，"那是二十多年前……大约是贞观朝八年还是九年的样子，大唐跟吐谷浑打仗。而后三四年，有不少经历此战的吐谷浑人流落长安。他们不懂唐话，也找不到活儿干，只能卖儿卖女来换粮吃。弼臣就是那时，被伎馆妈妈买下的。"

到了这里，她也觉得似乎无须再刻意避嫌，于是唤起名字"弼臣"来。

"那时，他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。人牙子说，这孩子姓'乞伏'，是吐谷浑王族姓，说不定是个落难王子，日后还能念着妈妈，许她荣华富贵。"

"哦？"邓内侍突然插话，"当真有这回事吗？"

"回官人，应当是没有。"绿槐答道，"我当时四五岁，见过弼臣父母。他们穿得破烂，行事也畏畏缩缩，不像什么贵人。之后十来年，也没见吐谷浑那边的人来寻过。所以，什么皇族王子一类，应该是人牙子的花言巧语，当不得真。"

邓内侍沉吟了一下，挥手道："继续说吧。"

“是。”绿槐又应道，“妈妈本意，是说吐谷浑人擅长拉弓射箭，买个男孩，长大了能给伎馆做打手，看家护院用。可惜，弼臣从小在一群娘子里长大，养到十来岁，还很瘦弱，连马都不怎么会骑。胡人男子，又不好安排他去迎来送往。妈妈也为难，平康坊是做生意的地方，不好明着养一个无用之人。弼臣倒也知晓这一点，就暗中拜师，去学了一手幻戏。待到成年，就拜别妈妈，在长安各处酒肆卖艺为生。”

她停了停，双手摆摆：“后来，我因为掌上舞略有些名气，其他舞也练得不错，就拜别妈妈，自己出来单干。弼臣找到我，说想与我一起献舞卖艺。我把他当弟弟看待，又觉得幻术配舞确实新奇，就答应了。我们游走于长安城中各处乐坊，一同演出，若遇了我要与其他舞姬共舞，他就在旁辅助，到了慕容将军赎出我，给我安排宅邸另住后，我们才正式分开，各自过活。”

绿槐话音刚落，张元昙就接了上来，他问道：“你刚才提到，从未有吐谷浑那边的人来找过乞伏弼臣，这事你能确定吗？”

绿槐点了点头：“不会错。他在伎馆长大，与各位娘子形影不离。就算我没看见，伎馆这样的地方人多口杂，如果有人来寻，一定会有人说起。”

“那么，乞伏弼臣自己有没有刻意去结交吐谷浑密友呢？”

“这……张台官，我们是卖艺人。胡肆、酒肆，各坊各处，都要去表演。三教九流，西域各国的人多少都认识一点。但你要说相处比较紧密的吐谷浑友人，弼臣倒没有同我说过。”她的话语变得越发谨慎，显然也不能十分确定，“弼臣自幼吃穿用度，都与我们无异。所以，他好像也不太喜欢和西域人深交。毕竟我听说，胡人的衣食住行，与大唐相差甚远……”

她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张元昙又问道：“娘子，最后一问，你们伎馆中人，信佛吗？”

“信佛？”绿槐重复道，旋即摇了摇头，“每逢节日和菩萨生日，妈妈都会去烧香，去捐些钱物，但算不上信吧。毕竟，她也会给道观捐，也

会给胡人的神捐。只要人说哪个神佛灵验，她就会去哪里捐钱，也就是图个吉利罢了。”

“不是特别虔诚就是了，对吧？”

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张元昙点了点头，他的下巴磕到木枷，发出轻轻的磕磕声。然后他转过头，对着台上说道：“杨台官，我问完了。请传另两位证人，骞为道、鱼余业，喏，就是那两位押送爱娘的，我们曾在御史台西门见过。”

他刚说完，就有一个声音粗鲁地打断道：“喂，这到底是谁在问啊？是御史台还是他张元昙？”杨藏英循声望了一眼，刑部侍郎郝善业鼓着嘴，显然已是一肚子不满。可眼下，并没人接他的话，对面的邓内侍和身边的梁老主簿自不必说，就连曾经站在他一边的大理寺少卿元武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张元昙看。

杨藏英心中有些得意，也不答他的话，挥手道：“请骞、鱼两位上来吧。”

骞为道、鱼余业两人走上前来，他们到底比绿槐知道得多，也不看向张元昙，只向杨藏英行了行礼。他俩还没有起身，张元昙已经脱口问道：“请两位回忆一件事。”

骞、鱼两人自然是不敢也不能理会他的，只是眼望台上，微微弓起了背。

张元昙也不计较他们的冷漠，自顾自地说道：“那一日讯问，我与杨台官带着当时还是证人的乞伏弼臣往外走。而你们两位则押着爱娘，与我们正好相遇。有疯病的爱娘看见乞伏弼臣俊俏，突然扑过来，结果误将我扑倒，还把我压在了身下。”

这是自曝丑事，后面的证人爆发出一阵笑声。杨藏英探头一看，站在爱娘身边的人笑声尤其大，有些人还趁这乱儿，伸手去掐爱娘白嫩的脸和胳膊。杨藏英看不下去，对旁边的杂役挥了挥手，杂役会意，赶紧把那些人喝住。另一边，张元昙提高了音量，正色说道：“后来，你们把爱娘抓了

起来，她的首饰落了一地，我和乞伏弼臣都去帮她捡。”

骞为道和鱼余业两人对看一眼，暗中交流了些什么。片刻后，鱼余业嘀咕了一句“有这事”，骞为道没有答话，也只点了点头。

张元昙也不急躁，继续像讯问一般说道：“接下来是最关键的地方，请两位务必认真回忆——拾捡的过程中，我也掉了我的金佛。乞伏弼臣看见金佛掉在了角落，他伸出手，指给我看。”他加重了语调，“然而，就在‘指’的一瞬间，他突然变了动作。”

坐在高台上的杨藏英猛地睁大了眼睛。

如果不是身为主持，这一刻他几乎要惊呼了。那个时候，站在乞伏弼臣身边的是他，所以他看得明明白白。确实，乞伏弼臣在指示方位的一瞬间，突然把手指屈了，握成拳头。张元昙也说起这一点：“他突然把手缩成了拳，用指节来示意。”

我看见了，我那时看见了。杨藏英几乎要将这句话脱口而出。可现在，他是这次讯问的主持，如果此刻起身把证据说出来，即使确有此事，也破坏了应有的公正立场。但若是不说，而那两个台官坚决不承认看过乞伏弼臣的小动作，张元昙的推断就无法进行下去，这场苦心营造的讯问或许就要以没有结论收场。

想到这儿，杨藏英陷入了两难的处境，表面上看来，他仍旧坐在榻上，面上没有丝毫改变，可在心中，他的思绪翻腾不已，一时间找不到一个两全的解决方法。他微微抬头，目光扫过旁边的大理寺少卿元武。元少卿表情仍旧严肃，眼角却闪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得意之色。

而在暗堂正中，张元昙不住地提醒：“原来他是要这样指，很快，就这样，缩成了拳头。你们再想想，真的有这么一个动作。”他用他被扣在木枷里的手示意着，木枷上的洞很小，他的动作因此有些滑稽。

骞为道、鱼余业两人只是默立着，眼睛看向前方，脸上满是狐疑之色，

并没有开腔言语，任凭张元昙比得满头大汗也没有答话，场面气氛一度凝滞。在场的人渐渐露出不耐烦的神情，就连有些兴致的邓内侍也不例外。

杨藏英轻叹口气，正准备开口，就在这时，一个浑浊的声音打破了胶着——

“噢！是这样是这样！”

接着，一个宽大的身影撞开守卫的人，一径跑到张元昙身侧，指着他的手。

“就是这样！他握起拳头，好像要打人，砰！谁知道是帮我捡东西呢，嘿嘿嘿！”

一连串毫无逻辑的话，把现场的人弄得晕头转向，措手不及。还是退到一旁的绿槐首先回过神来，她轻声喝道：“爱娘，不许乱叫！”

她这么一喝，爱娘立刻停止了手舞足蹈，吐了吐舌头，立在原地。刚才被她推到一边的杂役这才反应过来，一拥而上，将爱娘按住。这一下可不好，爱娘立刻发出杀猪般的尖叫声。杂役们按她不住，只得用上蛮力，粗鲁地将她往一旁拖。爱娘哪里经过这个，一边挣扎，一边迭声大喊“救命啊”。绿槐看不下去了，上前一步道：“杨台官，能否让我过去？这是我家烧火婢，是个痴愚的，只听我的教训。”

杨藏英赶紧点头：“可以。”

绿槐当即迈步走了过去。到底是自家夫人，爱娘见到她，立刻止住了喊叫。绿槐与她说了几句，很快，爱娘便乖乖地蹲下，坐在绿槐脚边。绿槐松了口气，又与周围的杂役说了些什么。但那些杂役生怕爱娘又突然暴起，也不走，只在旁边把她围了起来。

一番混乱终于结束，杨藏英用余光瞥见，刑部侍郎郝善业一脸冷笑，而另一边的邓内侍耷拉眉眼，露出略微失望的神色。杨藏英想了想，轻咳一声，抬头说道：“你们两个。”

骞为道、鱼余业像被火烫到，立刻行礼："杨台官请说。"

杨藏英轻咳一声："这娘子是个痴愚人，不会说谎——但也正因为她痴愚，她的话做不得数。眼下还请两位好好地想想，张元昙所说的情况，到底有还是没有？"他顿了顿，"你们都是御史台官，更应明白，无论是怎样，都要有个明确的证词才好判断。"

骞为道、鱼余业两人又对看一眼，虽无动作，但神情、眼色，像是实实在在地拉扯推搡了一番，到最后，还是骞为道叹一声，上前一步，行了个礼："我看见了，确实是有的，诚如张……张郎君所说。"

他既如是说，鱼余业也迈步向前，站在他身侧，沉声道："我看得不是十分清楚，但刚才这么一番大闹，好像隐隐想起，是有这么回事。所以，应该还是有的。"

杨藏英心中长舒一口气。再看张元昙，他依然握着拳头，接话道："各位，我在书中读过，吐谷浑人对佛极为敬重。对于佛，他们有比长安更多的禁忌和戒律。其中一条，就是不能以手指直指佛像，而是，像这样，"张元昙比画，"用指节，或者手腕。"

"这……有这样的吗？真的假的？"

发出一连串疑问的，是坐在右侧的卢夫人。与她有同样想法的，现场不在少数。杨藏英略微沉吟，伸手道："传郑三娘子。"

郑茵就站在一旁，早已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。听见杨藏英如是说，立刻站了出来，用她略带尖厉的声音说道："确实如此！吐谷浑人虽以游牧为生，但与匈奴不同，不信萨满，崇信佛教。他们从小就被教导，决不能用手指佛。"

卢夫人恍然大悟，却又皱起眉头，转向杨藏英道，"这娘子是谁？说话能信吗？"

那边大理寺少卿元武已欠身站起，低声说道："夫人，她是城中卖首饰

的郑家的女儿。西域各国的话都懂，我们队中人同胡人谈话，大多靠她传话。虽然是个女儿家，但人品值得信赖。”卢夫人“哦”了一声，歪了歪头，显然已忘记曾见过郑茵。

杨藏英很想提醒，这便是您要割耳那天帮您出头的娘子，但见卢夫人如此，也不再多说。

正在这时，张元昙高声说道：“杨台官，我已经问完了。”

卢夫人一旁的邓内侍便对她使了个眼色：“别计较了，先看看，接下来他会怎么说。”卢夫人当然立刻答了声“是”。于是，他们和杨藏英，和暗室中所有人一起，将眼神投向了在正中的张元昙。

此时的张元昙腰板挺得笔直，双目放光，扣着他的木枷仿佛不存在一般。只听他说道：“说了那么多，眼下整件事的矛盾之处已经非常明显了。”

“矛盾之处？”杨藏英重复道，“好，你且说来。”

“我们都在乞伏弼臣身上，闻到过吐谷浑食物的发酵气味。而两位台官可以证明，乞伏弼臣即使在慌乱之中，都不敢以手指直指金佛，只能握紧拳头，用指节示意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再依据郑三娘的说法，这些都是吐谷浑人的习惯，而且是自小生活在吐谷浑人中才会熟悉的习俗，但是——”他拖长了声调，“但是大理寺调查，长安城的吐谷浑人都认识慕容宝节，却几乎没有一个认识乞伏弼臣，这是矛盾之一。按郑三娘所说，城中售卖发酵吐谷浑吃食的地方并不多，若他要吃，总要去买，总要与其他吐谷浑人有所交集，绝不至于没有一个同族与他有过交流，甚至连表演都没看过。”

暗室中一片安静。无论是张元昙的前方还是后方，人们都定定地看着他，听他说话。

“另外，我在火场看过一眼，乞伏弼臣藏身的木屋之中，供有一尊佛像，佛像满是灰尘，看起来已经很久没被好好对待过。按说，一个虔诚到连手指也不敢直指的人，对待供养的佛像应该更加珍重，就算不是每天清洗擦拭，

也不至于让佛像积那么多灰才是。”张元昙顿了顿，“这对佛像前后不一的态度，便是矛盾之二。”

有人发出轻声的感叹。那大约是大理寺的司直崔辕，他一面摆弄证物，一面暗叹自己怎么没有发现其中曲折。

“至于第三点矛盾，便是绿槐娘子的证词。”张元昙顿了顿，“食物的口味也好，处事的风俗也好，这些都是自小学来的，仿佛流淌在血液中一般，不会轻易改变。人可以假扮一时，但情急之下，很难刻意去伪装。”

这样说着，他向绿槐所站的方向迈了一步，继续说道：“长安与吐谷浑的风俗相差甚远，一个人不可能既是长安人，又是吐谷浑人。现在我们眼前的乞伏弼臣，从小在长安城中长大，论口味却完全是吐谷浑人；看起来会吃吐谷浑吃食，却没有吐谷浑人见过他；连用手指指佛像也不敢，却放任屋中的佛像积灰。要解释清楚这些完全相反的矛盾，我只能想到一个可能。”

杨藏英沉声问道：“什么可能？”

“从一开始，”张元昙答道，“就有两个‘乞伏弼臣’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立在角落的绿槐发出一声惊呼，声音穿过围着她和爱娘的杂役，在安静的暗室中回荡。张元昙望望她，又转头看向杨藏英，说道：“为了清楚一点，我们可以把那个与绿槐一起在平康坊长大的称为‘真乞伏’。”

杨藏英接话道：“那另一个自然是‘假乞伏’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张元昙点了点头，“‘真乞伏’自幼在长安长大，除了肤色外貌，无论饮食还是习惯，都与一个普通的长安少年没什么区别。而‘假乞伏’不止外貌，连信仰和生活，都是彻彻底底的胡人，吐谷浑人。”

这结论让人吃惊。暗室中的人，不论是台上的官员还是台下的证人，个个瞪大了眼睛，张大了嘴，只等着张元昙说下去。而张元昙也不负众望，他停了停，接着说道：“在我的推测中，事情大约是这样的——最初，在绿

槐娘子刚成为别宅妇的那几年，出现在她宅邸中的都是‘真乞伏’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‘假乞伏’发现他是唯一能接近慕容宝节的吐谷浑人，便动了些脑筋。”张元昙顿了顿，“‘假乞伏’设法接近‘真乞伏’，两人私下里达成了一个协议，那便是由‘假乞伏’代替‘真乞伏’前往各处，特别是绿槐宅邸参加宴会，表演幻戏。而‘真乞伏’只要待在那间胡肆木屋中，接受‘假乞伏’提供的吃喝，懒散度日就可以了。”

杨藏英想起自己在屋中找到的五石散、阿芙蓉，觉得这并不是没有可能。但他略想了想，还是抬起手，说道：“稍停一下，我有个疑问。”

张元昙微微抬了抬木枷，做出个“请”的手势。

杨藏英沉思片刻，问道：“宅邸中其他的人也就罢了，绿槐娘子自幼和乞伏弼臣一起长大，她会认不出来？”

“啊……”旁边的绿槐发出低低的惊呼。她轻轻推开身边的杂役，叮叮当当三步两步走到张元昙身边，匆匆行了个礼，答道：“杨台官，弼臣每次来我这里，都是装扮停当的。”

杨藏英点点头，示意她细说下去。

“幻戏师要在衣服、袖子里藏各种机关，所以衣服大多厚重，会将身子遮挡大半。加上弼臣喜欢戴遮挡大半张脸的白瓷面具，所以即使是我，也只能通过声音辨别是不是他。”绿槐把头低了下去，“我也不是推脱，但是——但是杨台官，弼臣声音低沉，又没有口音。任何人只要压着嗓子说话，都会与他有几分相似，让人无法辨别！”

“更何况，以那张朱砂纸的记录来看，绿槐一个月也见不到乞伏弼臣一次，没发现也不足为奇。”张元昙在旁补充道，“她都是如此，宅邸中的人更不必说了。就算真的被有心人发现，也可以用‘一个月没见，容貌有变化’搪塞过去。”

朱砂纸、幻戏服这类东西，经过讯问的人多少还有些印象。经张元昙

这么一说，他的结论似乎又有了几分实感。绿槐也在喃喃自语："难怪出事后，他没来看我……竟有这事……"

一片嗡嗡的低语声中，杨藏英轻轻拍了拍身边的榻，沉声说道："肃静。"

他声音不大，但低语声瞬间停了，众人都将目光转回他的身上，等候他的决断。杨藏英思索一会儿："所以，你所谓的'乞伏弼臣杀了乞伏弼臣'，是指'假乞伏'趁乱杀害了'真乞伏'，然后留下尸体，自己脱身？"

"是的，这样便能解释，为什么周围的胡商作证，只有我与乞伏弼臣出入，因为'真乞伏'和'假乞伏'身形相似，难以分辨。"张元昙答道，"而且，这也是为什么杀害'真乞伏'后还要点火烧了木屋的原因。因为胡肆之中人多口杂，屋子起火，必然是一片混乱，混在人群中离开火场，对'假乞伏'来说，是十分容易的。"他顿了顿，"而后，我们发现了'真乞伏'的尸首，自然会觉得'乞伏弼臣'已在木屋中死去，不必追查。此时，'假乞伏'大可恢复原先的身份，逍遥法外，顺利脱身……"

"可是，证据呢？"刑部侍郎郝善业带着惯有的不屑，冷不丁地冒出一句，"证据在哪里？"

作为主持的杨藏英望向了他，郝侍郎面色严肃地看着张元昙，而他左右两侧的梁老主簿和大理寺少卿元武同样如此。特别是梁老主簿，脸色铁青，一副不怒自威的模样。

郝侍郎站起来，说道："邓内侍，这套说法确实无懈可击，事事解释得通，只是，"他吸了口气，"只是他们御史台，是最讲究证据的地方——眼下，只凭看过的几个动作，可是无法定罪的！"

他这样说着，元少卿也站起来，边行礼边重重说道："必须拿出证据来。"

台下起初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看见两个大官同时站起，众人都赶紧低头，不敢出声。卢夫人看看他们，又看看邓内侍。后者眉头紧皱，却没有明显的表情。暗室正中，张元昙露出松了口气的神情，轻叹一声。绿

槐略显紧张地望着他。在这样的气氛之中，唯有坐在主位的杨藏英向前挪了挪，他看了一眼张元昙，如玉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他双手撑着榻，站了起来："中使，主簿，各位……"

没有人知道他打算做什么，目光重新汇聚到他的身上。杨藏英深吸一口气，沉声说道："证据已经有了。就让我这个主持，直接展现给大家吧。"

他顿了顿，威严地说道："请传崔司直。"

第十七章

暗室辩

崔辕早在旁边听得入神，如今被点到名字，也不等自家上司应允，就快步走上前来，行个礼，使个眼神，然后呈上数卷纸。鱼余业在旁看着，好似也想到什么，对着崔辕露出了然的笑容。至此，张元昙和诸人也不着慌，均是后退几步，在一旁等候。

杨藏英也不着急问话，只是转向绿槐："娘子，有个问题，请你再回答一次。"

绿槐点头，道了声"是"。

"杨思训中毒那晚的夜宴，乞伏弼臣表演了什么幻术？"

"表演了掌上舞、黄龙变，变出牡丹和繁花，还有一些幻影……"

这些话绿槐已说过很多次，很自然地又说了一遍。

杨藏英又问道："可有什么失误吗？"

"失误？"绿槐答道，"虽然我在侍奉两位将军，看得不真切。但我看见他表演的时候缩了好几次手，应该是被火烫到了几次。"

杨藏英点点头，又宣了当夜在场的一位舞姬和一位乐师，他们的说法和绿槐相差不远，只说乞伏弼臣表演得颇为艰难，不时有缩手的情况。

杨藏英听罢，转而问立在另一侧的骞为道："乞伏弼臣前往御史台受讯问时，曾给台官表演过兔子戏法，两位可还有印象？"

这回，这位台官立刻答"是"，还说看见烟雾从乞伏弼臣袖中喷出，他们就此议论过，这烟温度不低，变戏法的人手臂上定然会有烟熏痕迹。

杨藏英又点点头："夜宴，是年初正月甲子。讯问是在初夏，距离此时不久。"他站起来，俯视崔辕，沉声问道："我听闻，你们发现的'乞伏弼臣'尸首上，有火烧痕迹，是不是？"

"是。"崔辕即答，"木屋着的火烧到了尸首，但因为火很快扑灭，只烧到头上、脚下。而尸体将手臂压在身下，所以并没有烧到手臂。但此人手臂上有不少火伤，我们细细查看过，应该都是人还活着的时候留下的。后来听说此人是幻戏师，也猜想是他平日用火、用烟时不慎烧出的。"

杨藏英点头，又问道："其中可有两三个月前的伤痕？"

司直崔辕抬起头，想了一阵，才慎重说道："没有。"

"大约半年之内呢？火伤，或者是烟熏过的轻微痕迹，这些有吗？"

"也没有。"崔辕沉吟片刻，郑重道，"尸首上的火伤大多是五年以上的陈年旧伤，近一两年的痕迹就少了很多，近半年的更少，几乎是没有。"他停了停，像是意识到什么一般，又加上一句，"这些都请文书写下了，没有任何隐瞒。"

他话音落下，暗室中立刻响起一片说话声。杨藏英也不阻止，只是翻阅手中的纸卷，慢条斯理地转向两边："邓内侍，各位。这，就是证据。"

没有人回话。无论是皇后的使者与卢夫人，还是三位大人物，他们脸上都呈现出一种略带惊讶的严肃表情，杨藏英已经看出来，这些面庞下暗藏着隐隐的喜悦。他也不着急，又停顿片刻，眼见时机成熟，这才说道："看

来，两个‘乞伏弼臣’的事情，已经是确凿无误的了。”

台上的众人皆是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。

梁老主簿趁热打铁：“那么，我们可以把张元昙张台官的枷锁解开了吗？”

大理寺少卿元武立刻挥挥手：“快快解开！”

大理寺的杂役们赶紧应诺，一拥而上，就要去开张元昙的木枷。谁知，他们的手刚碰到木枷，暗室中就响起两道声音制止：“且慢。”

一个是张元昙，说话的同时他顺势一偏，让杂役扑了个空，为首的一个失去了平衡，咚的一声，摔在了地上。

而另一个，则是台上的杨藏英。

他们的声音交错重叠，在暗室中回荡。众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看看台上，看看台下。过了片刻，杨藏英先看一眼张元昙，旋即沉声说道：“各位就没觉得，事情有点奇怪吗？”

“奇怪？哪里又奇怪了？”刑部侍郎郝善业嘀咕，而梁老主簿也狐疑地看向杨藏英。杨藏英还没说话，邓内侍突然开了口：“确实奇怪。”他转过身，面向张元昙：“看你刚才说话，不管是推断还是证据，你应该都有八九成把握，只要开口说话就可以脱罪，为什么要等到现在？”他的眼神越发严厉，声音也变得冰冷，“这虽然是个大案，但皇后也可能不差人来。”

他最后的半句话直白到近乎逼问。张元昙微微低了低头：“一定会来的。”这话好似自语，邓内侍听见了，却听不真切，不由得又一次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张元昙没有立刻答话，他想了想，转而直视台上的杨藏英。

“我相信我的这位同僚，杨台官。”张元昙答道，“他一定会来救我。”

杨藏英愣了愣，旋即低了头。邓内侍一脸迷惑，怀疑的眼光在两人之间打量，仿佛被他们合伙欺骗了。

张元昙又说道：“而且我相信，他肯定能和我一样，觉察到整件事不对的地方。”

杨藏英接口道："中使，你不觉得，这事情进行得太过顺利了吗？"

邓内侍眼中闪过一丝意味深长的光："顺利？这又怎么说？"

"大理寺倾尽全力搜寻长安，都找不到乞伏弼臣的身影。而张元昙不过是拜了拜佛，问了郑三娘子几句话，就在卖吐谷浑吃食的地方遇见了他，还找到了他藏身的住处。这样好的事，苦苦搜寻的人没有一个找到蛛丝马迹，却让偶尔路过的一介小小台官遇到了。如果是巧合，那也实在太幸运了……"

杨藏英站了起来，转过身，向后踱了几步，又转过身来。

"之前在绿槐宅邸，御史台与大理寺一发现线索，乞伏弼臣就失去踪影。那时，已经有人怀疑，乞伏弼臣在大理寺或御史台之中安插了眼线，能知晓我们下一步的行动。而且不瞒各位，我与张台官礼佛完毕，就曾发现有人在盯着我们。和如今的案情一联系，就更明显了。并非是张元昙'发现'了乞伏弼臣，而是眼线跟踪张元昙，知晓他要去寻找，便让'假乞伏'出来，设计引张元昙上钩。"

杨藏英的声音越发低沉，如冬日冰水，让在场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。唯有张元昙嘴角轻动，脸上现出些微满意的神情。

寂静的场面持续片刻，杨藏英继续说道："我与张元昙同时出现，这样大的事，这位'眼线'不可能不来。所以，他今天肯定就在这里，在这暗室之中。"

他声音不大，却仍旧冰冷，甚至带了几分杀气。众人听了，都惊讶地睁大眼睛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每个人都注视着身边的人，每个人都在互相猜疑。暗室仿佛瞬间变为战场，一片肃杀，谁也不敢先说一句话。

杨藏英白玉般的面庞浮上一丝笑容，这笑容在平时看来和蔼可亲，如今却显得有些吓人，台下众人无一不是战战兢兢。只听杨藏英说道："各位自毒杀案以来，都被讯问过很多次了。讯问，讯问，都是我们问，你们答。今日情况特殊，在场的每一个人，都有可能是眼线，所以，我们要进行一

次不一样的……”杨藏英停了停，“不一样的讯问。”

“啪嗒”，一颗晶莹的汗珠从郝侍郎脸上落下。杨藏英并没有说什么实际内容，但他越是不说，众人心里越是害怕，连呼吸都不敢大声。

他接着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从现在开始，在场的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——如果觉得谁可能是那‘眼线’，现在就可以检举揭发。不仅仅是知道的、确切的蛛丝马迹，平时偶尔听到、看到的，哪怕没有真凭实据，空穴来风，也可以说出来。会不会说错，会不会干扰办案，这些，各位都不必担心。”

他又顿了顿，用更低沉也更郑重的语气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反正，张台官在这里。”

在场的人都望向张元昙，想到他刚才一番精彩到无懈可击的论断，仿佛他一双眼睛能看透人心，多少有些不寒而栗。看到众人恐惧，杨藏英知道目的达到，微微松了口气，正准备坐下，谁知就在这时，场中有人大喝——

“是我！”声音有些浑浊，“那个眼线是我！”

杨藏英压住吃惊，顺声看去，绿槐正训斥爱娘道：“爱娘，这是公堂，不要胡乱喊叫……爱娘？”

杂役围成的圈子里，有一个人缓步走了出来。她仍旧赤着脚，穿一身污迹斑斑的月白裙，腰间挂着的饰物叮当作响，可她腰身挺得笔直，步伐坚定，披散的褐黄色头发下，一双眼睛坚定地直视前方，是爱娘，她仿佛换了个人一般，再不是那痴愚的模样。她向暗室正中走来，如同一头丰腴的白鹿。

杂役们、台官们都被她轻巧而矫健的步伐镇住，一时间连拦都忘了。绿槐愣愣地望着她的背影，除了喃喃地喊着她的名字，别无他话。

张元昙似乎同样没有料到这种转折，他愣愣看向走过来的女子，问道：“爱娘？”

“我并非爱娘，我本名叫作汝兰，来自吐谷浑。”

她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微微躬身，施了一礼。众人见她手腕脖颈洁白如雪，觉得她怎样都不像个吐谷浑人，但又见她胡礼行得非常流利。

而爱娘也像是知道众人疑惑一般，起身说道："正如有吐谷浑人前来大唐，同样有外族前往吐谷浑。我的母亲是回鹘人，她是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的侍女。而我的父亲，则是王的兵士。"

"慕容诺曷钵？"张元昙低吟，"好像是叫这个……"

他俩突然说起吐谷浑王的名讳，杨藏英也好，梁老主簿等人也好，都齐齐地望向邓内侍。吐谷浑是胡国，就算知道有这个国度，普通人也不会清楚国王的名字，若有人知道，那也只能是侍奉皇族的邓内侍了。而邓内侍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，急急地站起身，挥手道："是真的，你们快让其他人回避。"

三位大官听见，立刻起身，让手下把暗室中的人暂带出去，锁上大门。在场诸人正想再听张元昙断案，哪里愿走。但是大官要求，也不敢违逆，只得悻悻然出门而去。片刻之后，暗室之中，台下只剩下张元昙、绿槐、爱娘，以及掌管证物的崔辕一人。台上，杨藏英知趣地退到一旁，将主位让给邓内侍。邓内侍也不推辞，站到台前，和蔼又不失严厉地对爱娘说道："孩子，说下去吧——你说，你是乞伏弼臣的'眼线'？"

"是的。"爱娘答道，"白弥，也就是张台官说的'假乞伏'，是我同族的哥哥。大约五年前，我们来到大唐。但在更久之前，我们已经为复仇做了许久的准备。"

"复仇？"邓内侍皱起眉头，"对慕容宝节？"

爱娘迟疑片刻，微微扬了扬下巴："是的。"

"我有些糊涂了，孩子。"邓内侍依旧和蔼，但声音里已带上了丝丝冷酷，"你最多不过十五六岁，几乎能当慕容宝节的孙女，能与他有什么仇恨？"

"中使读过史书吗？"爱娘问道，"知道慕容宝节的旧事吗？"

她这话问得直接，而且有些僭越，邓内侍的脸色隐约有点不好看。虽然暗室中已经没有其他人，但梁老主簿还是给杨藏英使了个眼色。杨藏英会意，上前道："中使，这些东西，张台官比较熟悉，不如仍然由他来问？"

邓内侍还没点头，张元昙已上前一步，急切地对爱娘问道："我读过御史台中的存书，慕容宝节的父亲是高祖军中大将，他战死后，慕容宝节战场袭爵，成为右卫大将军。名为将军，但是开国之后让他干的，大多还是出使、护送一类和打仗无关的事情。比如说贞观十三年，就是慕容宝节出使的突厥，去册封那里的肆叶护可汗。"

他说得又急又快，不顾是否失礼，显然是心中有很深的疑惑。杨藏英见状，正想向邓内侍求情。谁知邓内侍挥了挥手，示意他继续听张元昙讲述。

"一年后，在贞观十四年，也就是正好二十年前，慕容宝节作为副使，与高祖的堂侄淮阳王一起，护送我朝弘化公主去吐谷浑结亲。公主下嫁的郎君，是当时的吐谷浑王，也就是你说的诺曷钵。"张元昙顿了顿，突然加重了语调，"我最在意的，是这次和亲之后发生的一件大事。"

爱娘轻轻应了一声："张台官说的，是不是——淮阳王回国之后，被赶出了皇族这件事？"

"没错。"张元昙说道，"淮阳王在送公主出嫁之后，突然被夺爵贬官。不仅由堂堂的左骁卫将军被贬为郓州刺史，就连皇族的爵位都被削去了。这到底是因为什么，我读过许多史书案卷，这件事都只写了一两句话，没有一处写明详情。而且，"他的语气中是藏不住的兴奋，"淮阳王都这样了，慕容宝节却没有受到任何……至少没有受到任何落到纸面上的惩罚。要知道，他身为副将，本是最应该共同承担责任的人，然而上峰受害，他却平安无事，无波无澜，一过就过了二十年。如果说其中没有一点曲折隐情，我是不信的……

"胡闹。"台上，卢夫人低声抱怨，"怎么扯到二十年前的旧事去了？"

杨藏英听他开始说起皇族之事，心中也隐隐有些担忧，于是看看四下，重又向前一步，低声问道："中使，是否中止？"邓内侍眉头紧皱，白净的脸上一片铁青。过了片刻，他摇了摇头："不急，先听那女子怎么说。"杨藏英听见，立刻点头退下。

此时台下，爱娘刚刚听完张元昙的长篇大论，她轻叹一声，脸上露出了冰霜般的神色，道："各位官人查案已久，想来对吐谷浑都有些了解。吐谷浑——我们的国家，夹在大唐和吐蕃之间，时常受到两国的攻势和劝诱，可说是左右为难。因了这样的局势，朝中大臣也分为两派，一派主张亲近大唐，而另一派，则想着投靠吐蕃。"

此时的爱娘吐字非常缓慢，非常清晰地说道："两派在朝中互相攻讦，也互相制衡，多年下来，倒也维持着吐谷浑朝政平衡。当时的诺曷钵王虽然五岁就继位，根基不稳，但也多亏了这相互牵制的朝政，十几年来，国内虽没有如大唐般昌盛，倒也称得上和平富足。"说到此，她的声音陡然一变，"可这表面上的和平，就在二十年前，被一件事情所打破……"

"是和亲的事情？"张元昙问道，又自答，"不，应该没那么简单吧？"

"那是贞观十四年，大唐太宗皇帝为了示好，将自己的女儿弘化公主，嫁与诺曷钵王为妻。当时吐谷浑国内，亲吐蕃一派正占着优势，暗中蠢蠢欲动，要将吐谷浑向吐蕃那边推去。太宗皇帝令公主和亲，本来是支持诺曷钵王与亲大唐派的手段，是能巩固国体的大好事，但——"

她深深地吸了口气："但是，弘化公主名为公主，实际上，却不是太宗皇帝亲生的女儿！"

"什么？！"在场的人齐齐惊呼出声，无论是梁老主簿、卢夫人这些见多了世面的，还是在场的诸位台官、司直，都被这胡女敢言语这样大事吓了一跳。邓内侍略微有所意料，不似他们那么惊讶，但脸色还是比刚才又铁青了一分。

“那，”张元昙接问，“她到底是谁？”

“倒不是什么不堪的身份。”爱娘嘴角露出一丝苦笑，自顾自地说了下去，“弘化公主是淮阳王的女儿，也算是太宗皇帝的侄女。虽比‘公主’矮了一层，但到底也是高贵的皇族女。只是，唉，如果只是一桩普通的婚姻，还说得过去。但这是两国交往和亲——”笑容消失，爱娘的声音重又变得冷峻，“各位应该明白，这意味着什么吧？”

众人或是明了，或是想不通，只把声音压在喉中，嘀咕着不出声。

“天啊！若是这样，那便可说，是大唐明着欺骗吐谷浑了？”发出惊呼的是呆立在一旁的绿槐，身为别宅妇的她显然不解，会错了意，“一国欺了另一国，这……这可麻烦啦。”

邓内侍急喝：“说什么欺骗？皇族女代替公主，这在外交上也算常例，只要彼此不说，也算不得什么大事——”他的嗓门骤然低下来，“所以，这事怎么泄露的？”

爱娘“嗯”了一声，想了想说道：“当然是有人当面说破了。”

“说破？谁？”邓内侍的声音越发严厉，“出使他国，护送公主和亲，这不是简单的事情。使团中的人大多经历过严格训练，怎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？”

“就是我们的仇人啊。”爱娘在这时露出一抹诡异的笑，“吐谷浑的仇人，慕容宝节。”

杨藏英心中微微一动，此前一些可以说是谜的东西，笼罩其上的迷雾正渐渐散去，显露出轮廓。他和张元昙两人屏息静气，只等着爱娘继续说下去。

爱娘轻叹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当日，弘化公主被送入吐谷浑境内，预备与诺曷钵王成亲。成亲前夜，吐谷浑军中备了酒宴，招待护送公主的使团。使团当中的贵客，就有公主真正的父亲淮阳王，以及他的副将慕容宝节。

“当夜，宾主相宜，淮阳王又多了一层送走女儿的不舍，最后喝得不

省人事。他一醉倒，部下就失了管束，大碗喝起酒来，胡言乱语。他的副将慕容宝节更是借着酒疯，大肆炫耀自己知道许多秘密，然后，他口无遮拦、神志不清地说出了，那最关键的机密。”

杨藏英打了个冷战，“那……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？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次日，吐谷浑上下都知道了这个秘密。”爱娘声音沉下去，“诺曷钵王本就是年少登基，觊觎他权位的大臣、皇族，可是跟草原上的草一样多。多亏有大唐撑腰，才能勉强稳住局面。可弘化公主身份泄露，事情就变得大不一样。

“一时间朝中声音四起。有人说，诺曷钵王已成弃子，另有人说，大唐预备将吐谷浑收入囊中。无论哪种说法，都使诺曷钵王声誉受损。诺曷钵王的叔父得知此事，很快便谋篡叛乱，密谋挟持诺曷钵王和弘化公主，要把他们作为投名状，带去吐蕃投降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爱娘又停住了，看得出来，这个女子在努力地忍住哽咽，她强撑着说道：“多亏弘化公主机智，早早安排，与诺曷钵王一起逃奔到唐军军营，得到营救，这才免了受辱。不过，吐谷浑至此便开始了割据局面。虽然面上仍是诺曷钵王一统的国，内里却是各方大臣将军叛乱，连年征战不休。我的父母便是在内乱中……身亡……”

最后一句话，她只吐出了简单的几个字。杨藏英微微闭上眼睛，他想起调查时那些吐谷浑人褴褛的衣衫和腰上的彩绳，又想到他们同样欲言又止，只能苦笑摇头的模样。他脑海中涌起一些模模糊糊的场面，血，火，混合着古怪香料和烧焦味道的营帐，以及吐谷浑语的喊杀与悲鸣。

——虽然没有亲眼所见，但杨藏英心中十分明白。

即使没有细说，当时吐谷浑的状况，远远比爱娘轻描淡写的字句，残酷无数倍。

第十八章

线串珠

爱娘停下了讲述，但她那略显压抑的声音仿佛还在暗室中回荡，以致在场的其他人都在各想各的心事，眼神皆有些飘忽。

这样的气氛中，张元昙向旁踱了几步，说道："读那些卷宗的时候，我就很是奇怪，为什么淮阳王被重罚，慕容宝节却完全没事。那时我以为是他手段高明，摘得干净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是太宗皇帝无可奈何。"

他声音不大，与其说是解释，不如说是在私语。

"我斗胆猜一猜，当时太宗皇帝知道机密泄露，吐谷浑失守，想来应该是大怒。但弘化公主身份已经泄露，诺曷钵王威信一落千丈，若再重重责罚慕容宝节这个吐谷浑皇族，就更显得是大唐放弃了吐谷浑，反而雪上加霜。太宗皇帝也只能作罢。"

他又踱了几步，继续说道："话又说回来，外交中泄露重大机密，若不处罚，不立军威，难保以后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。于是，这重手就下在了淮阳王身上，太宗皇帝从重处罚，甚至将他逐出皇族。淮阳王身为皇弟，

竟能乖乖接受如此重罚，想来也有为兄分忧的缘故。”

“胡闹！”他话音还没有落下，就被邓内侍的呵斥打断，“天威浩荡，岂是你能随意揣测的？”

张元昙没有争辩，兀自站着，又沉思起来。

杨藏英见状，向前一步，低声道：“中使……”

邓内侍转过头，脸上最后一丝感兴趣的神情也荡然无存，只剩下无尽的思虑。杨藏英双手摆在胸前，正准备行礼请示，邓内侍已回过头去，只举起一只手，轻轻地摆了摆：“事已至此，就一口气审到底吧。”

“是。”杨藏英应道。他走到台边，命令仅剩的崔辕也退出暗室。待对方一走，暗室大门关上，他立刻转向爱娘，严厉地说道：“今天这场审讯，已经持续了不短的时间。但你已经供认罪过，我们御史台绝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。所以，你还是详详细细地把前因后果说一遍。”并强调，“别忘了，张台官也在。”

“不必如此。”爱娘淡漠地笑了一声，“我本来也不打算有所隐瞒。”

她脸上带笑，向前走了几步，几乎走到高台的边缘。只见她扬起头，对所有人说道：“慕容宝节喝醉，泄露机密导致内乱这件事，虽然大唐和吐谷浑拼命瞒住，但当时在营帐之中的人，包括卫兵和侍女都记得十分清楚。在后来的战乱之中，他们一刻也没忘记过事情的罪魁祸首。吐谷浑人有仇必报，刺杀慕容宝节这事，就此生下了根。

“有一部分人，成了刺客。而另一部分人，把事情告诉自己的子女，或是年幼的弟妹，并要求他们习得武艺，找机会杀死慕容宝节，为多年来在战争中死去的人报仇。”

杨藏英插话：“换句话说，你们并不是第一批刺客？”

“不是。”爱娘皱眉，“自我记事起，印象中至少有五六批少年人前往长安。”

原来如此。慕容宝节不让吐谷浑人靠近，想来是遇到过刺杀，所以小心行事。杨藏英心道。

爱娘接着说道："大约五年前，我与哥哥来到长安，我们的目的很明确，那便是暗杀慕容宝节。后来我们得知，慕容宝节厌恶吐谷浑人，兄长肤色黝黑，没法靠近。我肤色较白，本想装作侍女，潜入慕容家。可惜，慕容夫人的审核也颇为严格，我并没有成功。

"后来，我们又打听到慕容宝节经常留宿绿槐夫人家中，决定从此处突破。因为之前慕容家招募侍女，我去过很多次，怕家丁侍卫把我认出，索性装成疯女，在绿槐夫人宅邸外徘徊。我们本意是打探慕容宝节的情报，谁知遇上夫人和侍女宅心仁厚，把我收留下来，当起了烧火丫头。"

说到此处，爱娘轻轻地叹了一声，语气中满是不甘。

"有些事情，真可说是'双刃剑'啊，我当了烧火丫头，可以四处走动，无人在意，但也因为我是疯女，每到慕容宝节出现时，宅中其他人都对我十分警惕，我什么也不能摸，什么也不能做。遇上重要的宴会，仆人们还会把我提前锁起来，我最多只能勉强偷溜出来看上几眼，依然无法接近慕容宝节，也无法执行我与哥哥的复仇计划——"

她的声音冰冷刺骨，带有一种无情与冷漠。剩下的众人都觉得胆寒，唯有张元昙毫不畏惧地问道："然后，你们改变了计划，开始利用乞伏弼臣？"

"……对。"爱娘答道，"乞伏弼臣，就是你说的'真乞伏'，也是吐谷浑人。因为是绿槐夫人的发小，慕容宝节虽然对他不是完全信任，但至少不会把他赶出宴会和宅邸。我发现他不时来到宅中，就告知了哥哥。哥哥觉得有机可乘，于是在我装疯的时候，他在长安城中找到'真乞伏'，与他交好，并拜他为师，学习幻术。

"'真乞伏'的幻术虽然炫目，但不算很难，不过三月，哥哥就学了个七七八八。时机成熟，哥哥买下了怀远坊胡肆木屋，赠给乞伏弼臣，假

称自己是微服私访的吐谷浑贵族，想要借他的身份体验大唐民生。‘真乞伏’本就是个懒散之人，听见有地方住，又有人供给吃喝，自然是答应了。

“大约从这时开始，‘真乞伏’就常住木屋，每日饮酒作乐，也不怎么出门。哥哥则装扮成他，前往绿槐夫人宅邸表演幻戏，接近慕容宝节。就像张台官之前所说，他们的身量和肤色相近，穿上幻戏袍子，一般人也觉察不出‘假乞伏’已经替代‘真乞伏’。就这样，兄长多次参加夜宴，摸清了宅中情况。就在杨思训将军赴宴的前不久，哥哥告诉我，时机到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爱娘又停住了讲述，她抬头望了望天花板，旋即像念咒语般，吐出了一个古怪的词语：“摩坷婆罗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摩坷婆罗。”爱娘又念了一次，“一种来自西域的神秘毒药，无色无味，放在水中，可以轻易置人于死地。哥哥告诉我，他终于寻到了这种毒药。他决定，在下一次开宴之时，就下手刺杀——很快，机会来了。慕容宝节邀请杨将军讨论慕容燕云的婚姻大事，让哥哥前来表演幻戏。当夜，”爱娘喘了口气，“当天，哥哥在暗处目睹了慕容燕云向夫人的哭诉，又看见侍婢琉璃与夫人在卧室外谈话。两件事齐齐发生，哥哥立刻有了主意。他知道，此时此刻，正是最好的刺杀时机。”

“于是，他动手下了毒？”张元昙问道，“就像他之前说的，下在琥珀杯中？”

“嗯……嗯！”爱娘答道，“卧室里面，放着绿槐夫人掌上舞的酒。宴席之上，这几杯酒是必定会有人喝的。哥哥知道，当晚来的杨将军既是准备结亲的贵客，也是慕容宝节关系紧张的政敌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宴会上只要有一个人喝下毒酒，骤然死去——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杨将军，还是绿槐夫人，甚至随便一个乐师或歌姬，都会让慕容宝节担上意图毒杀杨将军的嫌疑，身败名裂！若是慕容宝节喝下了毒酒，那我们就更是达到目的，

荣耀归于吐谷浑！”

她说到此处，变得兴奋起来，兴奋到浑身都在颤抖，连呼吸也变得急促。

“之后，杨将军饮下毒酒，果然身死。哥哥身在现场，不慌不忙地对着慕容宝节说出事先编好的一段谎话，嫁祸慕容燕云，逼得绿槐夫人出来顶罪。我们本以为就此大功告成——谁能知道，这几乎完美的计划，竟被发现许多破绽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爱娘的话语带上了几分幽怨，她看向张元昙，一副惋惜又无奈的模样。摇了摇头后，她不再说话，只是低头盯着脚尖。因了她刚才一直在讲述，如今突然沉默下来，众人皆是一阵恍惚。

杨藏英回过神想了想，严肃道：“依你所说，‘假乞伏’，也就是你的哥哥白弥，便是当夜毒杀案的真凶？”

“是的。”爱娘说得斩钉截铁，“我一看情况就明白了。”

“也是你的哥哥白弥，将‘真乞伏’杀害，并点燃了木屋，意图毁尸灭迹？”

爱娘点了点头：“确定。”

“而你在其中……”

旁边的张元昙冷不丁地甩出一句：“他和慕容燕云有没有私情？”

“他？”爱娘一怔，“这个，就看你怎么理解‘私情’了。”

杨藏英不由一愣，之前讯问，‘假乞伏’也曾说过类似的话。爱娘说起来，神态动作和他几乎一模一样。只见她白而丰满的脸盘上露出一点暧昧的笑容：“我知道，你们之前推测，哥哥用他学来的幻术在半空中写字，与手拿镜子的慕容燕云‘交谈’——这件事是有的。但是哥哥的动机，我想，并不是什么男女之情……”

她又笑了笑：“他只是同情她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我们虽是刺客，但也不是无情的木偶傀儡。慕容燕云胆子小，话不多，看上去挺可怜的。

哥哥闲时，就用幻术逗她玩儿。小娘子对哥哥有什么想法，就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了……”

“逗她玩儿”，听到这话，杨藏英暗暗咋舌，心道，慕容燕云本就分外敏感，偏碰上了这样的事，实在是可怜可叹。而张元昙显然想的是另一回事，只听他厉声说道：“那么，将慕容燕云推下绣楼的，也是他——对不对？！”

“这！”爱娘脸色一变，脱口说道，“没有！”

“怎么没有！”张元昙厉声喝道，“他动机充足，为了掩盖自己的谎言，毁灭证据！”

这一回，爱娘没有马上接话，她仰起头，想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才喃喃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她说话间，旁边的梁老主簿低声与大理寺少卿元武交换意见，后者露出郑重神色，片刻后，低声说道：“不像假的。”

爱娘自语般说道：“夜宴之后，我只负责给哥哥传递情报，他回信很少，从未听他提起这件事。我虽然觉得，慕容燕云应该是一时失足掉下去的，但哥哥把她推下来，好像也不无可能。唉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……”

杨藏英看了她一眼，又看了一眼张元昙。张元昙对他摇了摇头。杨藏英继续刚才的问题：“那么，爱娘，是你给‘假乞伏’通风报信，告诉他我们的行动？”

“正是。”爱娘回答，“大理寺也好，御史台也罢，都觉得我是个痴愚女子，不需要防备。我便将你们的行动都记下，择机转告哥哥，让他避开你们行动。那日我装疯将他扑倒时，也是如此。”

她说完这话，本就不剩几人的暗室内更是无人说话。

杨藏英再次看向张元昙，张元昙依然摇了摇头。他看一眼邓内侍，邓内侍只是挺直脊背站着，没有任何动作。他又看了看卢夫人和三位大官，

四人都面色严肃，各思心事。杨藏英不由得叹了一声，看来再也无人有问题了，整起案件终于有了个清晰的结论。

他转过脸，爱娘大约已觉察，抢先一步跪倒在地："汝兰和哥哥毒杀杨思训将军、杀害乞伏弼臣，可能还杀害了慕容燕云，这绝对是死罪，汝兰不会躲避。但各位官人，我等与慕容宝节的仇怨，不在一时一事，而是二十年来由诸多族人的鲜血和生命结下，汝兰虽心中有愧，但到底不后悔。"她又拜了拜，"请将我按照大唐律令处置。"

直起腰来，她又说道："我明白，整件事中我只负责通风报信，不至于死罪。但汝兰愿代替哥哥受罚，哪怕代价是腰斩都在所不惜。从出生起，我便有这个觉悟了。"

"如何定罪，自有律法决定，怎么可能有代替的道理？"

不知何时，梁老主簿站了起来，他越过杨藏英，走到邓内侍的身边，沉声道："中使，现在看来，事情已基本清楚。杨思训一案，是吐谷浑刺客意图暗杀慕容宝节，结果错杀所致。"他看了一眼卢夫人，压低了声音，"这件事关系重大。"

"是啊。"邓内侍答道，"就到这里吧。"

这结果大约正合三位大官的心意，梁老主簿行了个礼，后面的大理寺少卿和刑部侍郎也站起来，元少卿脸上满是铁色，而郝侍郎的额头上，细细密密尽是晶莹的汗珠。

杨藏英揣度现状，借机向前一步，对着几乎空无一人的暗室高声说道："本次讯问虽非正式，但搜集证词证言，已是确凿。现在时间已到——"

有人突然举起了手："杨台官，可以等一下吗？"

那是绿槐。她突然说话，众人一愣，不等杨藏英同意，她迈开步子，向跪在地上的爱娘走去。她本就纤弱，在丰满的爱娘面前，如同竹虫般孱弱。可爱娘见了她，脸上突然添了几丝恐惧神色，立刻站起身，向后躲了两步。

绿槐毫不退缩，也迈了两大步跟进，脚边叮当作响。爱娘知道避无可避，只能停下，站在原地，硬着头皮直勾勾地望着她。

台上，卢夫人小声嘀咕："好好教训她一下吧。"

话音未落，绿槐已到了爱娘面前。

爱娘看着绿槐，缩起了肩膀，低低说着些什么，绿槐也不理会，只是厉声说道："你骗得我好惨！"

她一开口，爱娘就像偷东西被抓到的孩子，浑身打战，接着"扑通"一声跪下，连连道歉："夫人、夫人，汝兰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！"

"对不住？一句对不住就可以了吗？"

绿槐脸上青筋抽动，眼中血丝也轻轻抖动。她猛地扬起了手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要听见一声脆响之时，那纤瘦的手却——

却柔柔抚在了爱娘的颊上。

爱娘本来已闭上了眼睛，准备承受一记狠狠的耳光。可这突然转变的动作让她睁了眼，抬头仰望着绿槐，半是紧张，半是恐惧。

在场诸人不知道绿槐要做什么，一时间也不知该不该阻拦。就在这时，一颗晶莹的泪珠自绿槐眼角缓缓滑落，落到爱娘脸上，从她圆圆的脸颊边，飞快地滑落。

爱娘一惊，连声音都有些变了："夫人？"

"你……你这孩子，要是这样……也太苦了……"

绿槐眼中又沁出泪花，她轻轻吸了吸鼻子，像个温和又无奈的母亲那样，抬手拭去了眼泪。爱娘愣住，片刻后，她双臂向前一伸，跪着抱住绿槐双腿，把头靠在她的膝盖上，呜呜呜地痛哭起来。

绿槐迟疑了片刻，可还是退了一步，把爱娘挣脱，然后颇为决绝地转身，迈步，连看都没有多看爱娘一眼。

她走到杨藏英面前，僵硬地行了个礼："谢杨台官，我的话已经说完了。"

杨藏英没有作声，只看着伏在地上落泪的爱娘，心中长长地叹了口气。抬起头，他沉声宣布："好，将此女押下静候处置，本次讯问到此结束。"

暗室的门开了，阳光如同潮水般奔涌进来。

门外，一群大理寺的司直列队般地站在门口，而在他们的身后，是满满的人群。证人也好，杂役也罢，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结果如何。可还没来得及问，看见伏地痛哭的爱娘和高昂着头、一言不发离去的邓内侍，为首的几个司直就知道事情大约变得有些严重，只能去询问大理寺少卿如何处置。元少卿当然让他们尽快把爱娘押走，其余人等见这状况，也不敢追究，各自散去。混乱中，杨藏英急急跑出来，高声问道："枷锁的钥匙在哪位手里？"

一个杂役站出来，把钥匙交给了他。杨藏英立刻接过，转身跑回张元昙身边，把他手上、颈上那木枷统统解开。张元昙甩了甩手，伸了个懒腰："可累死我了。"

杨藏英笑了笑，他有很多话想说。但过了很久，才说了一句："没事便好。"

张元昙摇头笑道："我在牢中猜测，'假乞伏'敢下手再杀一个人，可见事情并不简单。老臣派也好，皇后派也罢，应该不会放着不管。只是没想到，他们那么快就派了人来。这事会这么顺利，杨小郎君在其中一定出了很大力。"

"这倒没有。"杨藏英低头笑道，"梁老主簿也帮了很多。"

"他是御史台主簿，没必要为我这样的流外小官出头。"张元昙笑道，"肯定是你。"

他如此说，杨藏英也不好推却，略微羞涩地笑了笑："也不算什么大事。"

就这样，二人说着话，从暗室走到了外面。大理寺仍旧是一派嘈杂的光景，各色人等来来去去，忙碌不已。不少人围在门外过道，看几个司直

收押爱娘。杨藏英和张元昙经过，略停了停脚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女声从背后传来："天啊，你是什么时候猜到的？"

杨藏英回过头，果然是郑茵。她大约也想知道结果，一直等在外面，如今是一头一脸的汗，连妆都有些花了。

见两人不答话，她又不死心地问了一遍，张元昙愣了一愣，想了很久，像是拟了一大番措辞，这才正色答道："娘子说得不对，其实我并没有猜到，只是有几分……几分怀疑罢了。"

他与郑茵简单说了一些猜测，比如吐谷浑人喜欢在腰间扎彩绳做装饰，而爱娘也有类似的习惯。郑茵很是捧场，听得入神。杨藏英退后一步，抬头静静地看着他俩。张元昙还没有脱下囚服，可他高昂着头，在郑茵一身华服面前，仍然颇有气势，没有落一点儿下风。杨藏英正感叹，突然听见张元昙笑道："所以其实，应该是杨小郎君破的案。"

杨藏英猛地被他一提，不由得惊道："什么？"

张元昙转头说道："是说多亏了你，如果不是你当场施压，摆出那副冷酷模样，我估计爱娘不会崩溃，想来，也不会那么爽快地招认。"

杨藏英摆摆手："可别说了，做出那副模样，可是耗尽我浑身力气……"

他正说着，旁边跑来个大理寺的人，对他喊道："杨台官！少卿问，那些个证物你还看吗？不看我们就收回去了。"

杨藏英挥挥手，刚想说不看了。然而话还没说出，他就觉得后衣襟被拉了一下。回过头，发现张元昙不知何时走到他的身旁，正拉着他的衣服，使劲地使眼色。杨藏英这才想起，张元昙是自卢夫人大闹之后，才突然加进这次事件的，那些证物全没看过。他也乐得顺水推舟，说道："张台官还有一些东西要确认一下，你就带他去吧。"

那人听了，立刻半弯下腰，恭恭敬敬做了一个请的姿势，张元昙兴高采烈地走了。

郑茵和杨藏英两人站着，一阵风吹过，云遮住了日头，令两人所站之处变成了阴凉之地。杨藏英正准备走开，却见郑茵盯着他看，一双琥珀色的眼睛神情复杂，看得杨藏英都有些发毛，他不由得问道："怎么了？"

"杨小郎君。"郑茵压低声音，"你竟忍得了？"

杨藏英一脸莫名："你指什么？"

"你是御史台的，竟然愿意把功劳全部拱手让人？"

杨藏英明白了，郑茵长期和官府打交道，知道御史台等级森严，下级的台官都拼了老命往上爬，哪怕是一言一语的功勋，都要抢着在上级面前展示。这一回，自己尽心尽力地操办，甚至亲自去现场搜索，最终却让张元昙出了风头。换了一般人，早就恨得牙齿痒痒，在背后对张元昙狠狠诅咒唾弃一番了，偏偏自己跟没事一样，难怪郑茵起疑。

杨藏英的心思不在此处，但若是直说，恐怕郑茵也不会信，想了想，他说了几句套话："人在这官场，不在意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比起个人荣辱，查明真相，为人洗脱冤屈更为重要。这事张兄做得比我好，我当然愿意把功劳让给他。"

说这话时，那片云飘走了，日光重又照在杨藏英脸上，他刚才一片暗淡的脸色，如今散发着温润如玉的淡淡光泽。郑茵看着他，一时呆了。

然而她很快回过神来，轻轻啐了一声："天真！"

杨藏英没料到是这个发展，便不再言语，却听郑茵说道："就是因为他做得好，功劳大，这事儿才麻烦。小郎君，依我看，这事儿绝不会以什么吐谷浑刺客结案。你和你那张兄折腾得那么大，弄得那么累，到最后一点功劳都不会有，升官加爵全没指望，岂不成了笑话，白白被人耻笑？"

"御史台是讲究证据的地方……"

"别说这傻话了！"郑茵冷笑一声，"人证也好，物证也好，不都掌握在你们上司手里？到时候他们硬是不让你碰，你能把他们怎么样？"

“这……”杨藏英有些语塞，“三娘，你僭越了。”

他是好心提醒，也是不想再纠缠下去。郑茵摇了摇头，一副他不识好人心的模样。“算了，杨小郎君不在乎这些，说了没用。”她转过身，迈步离开了，口里嘟囔着说道，“不过，张元昙应该不会善罢甘休吧。”

又一片乌云来到，遮住了日头。远远地响起惊呼声，不知是不是张元昙看到了什么东西，惊喜出声。杨藏英仰头望天，看着那一轮几乎没有光芒的白色太阳，想着可能到来的情况，心中突然腾起了复杂的情绪。

第十九章

新路明

转眼就是六月底。暑热渐渐减退，一直阳光灿烂的长安中有了丝丝凉意。杨思训毒杀案和乞伏弼臣被害案的结果，终于从宫禁中传出，被放在了梁老主簿的案头。足有一人长的洒金纸卷，读下来说的是一件事——

吐谷浑人乞伏弼臣，与青梅竹马的绿槐有情。后绿槐成为慕容宝节侍妾，乞伏弼臣因此生恨，伙同疯女爱娘图谋毒杀慕容宝节。误杀客人杨思训后，乞伏弼臣畏罪潜逃。后刑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一同追索，乞伏弼臣终被发现，自杀避罪。

至于慕容燕云、真假乞伏，还有慕容家有刺客的事，纸卷中一句话都没有提。这和郑茵预料的一样，杨藏英早有心理准备，听罢默不作声。张元昙自然惊道："主簿，这算什么？"

梁老主簿枯瘦的手指卷起纸卷："什么算什么？"

"既然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不拐弯抹角了。"张元昙拍了拍桌子，"主簿，我的功劳，杨小郎君的功劳，乃至御史台的功劳，上面可是一个字都没提。"

梁老主簿像是没觉察到他的怒气，伸手掸了掸桌子。在他的身侧，另一名台官骞为道突地出声："为什么没提，你不该是最清楚的吗？"

张元昙的眼中掠过一丝阴霾，显然他心中有数，但仍旧赌气般冷冷地说道："我还真不知道，请骞台官指教指教？"

换做往常，梁老主簿早就发起火来，但今时今日，他并没有责骂张元昙，而是按着桌子，起身走到窗边，抚着胡须想了片刻，这才说道："为道，你与他细说吧。"

"是。"骞为道答话，声音沙哑而干燥："慕容宝节之前的罪名，是他对姬妾管教不严。"

杨藏英看一眼张元昙，抢先答道："是这样。"

"为这个，昔日的大将军被贬往岭南，说起来，人大概已经走到半路了吧。"骞为道看了他们一眼，"两位姑且说说看，如果这时，突然传来爱娘宣布自己是刺客的消息，那会是个什么样的光景？"

"……慕容宝节，由案件的关联人，变成了受害人。"

起初，张元昙抿着嘴，不太乐意回答，但沉默半晌，他还是接着说道。

"如果把爱娘的说法宣出去，那么，杨思训的死就是刺客误杀。与绿槐没有关系，作为情夫的慕容宝节，同样与此没有关系。虽然，二十年前的泄密导致吐谷浑受害这事，很让人觉得他可恨，但这是情理上的事。从大唐律令来说，慕容宝节是无辜的。"

"很好。"梁老主簿点点头，插话道，"说下去。"

"他没有罪过，并不意味着他能得救。就像我之前分析的，朝堂之上，皇后一派正巴不得他永世不得翻身，好给老臣们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而另一边，老臣们就算想救下这个同一阵营的同僚，也会顾忌这样做的后果。"张元昙舔了舔嘴唇，"管教妾室不严、放任女儿私情，再加上吐谷浑泄密。如今的慕容宝节，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早已一落千丈。救下他，只会给老臣

一派抹黑，造成他们不分黑白、结党营私的印象。这是朝堂大忌，得不偿失。”

杨藏英明白，张元昙的话明显有着言外之意。他说的“别人”，还包含了当朝的圣人。虽说这样想有些僭越，但如果把他杨藏英放在圣人、皇后或是朝中任何一个大臣的位置上，都会选择眼前息事宁人这一条路，就这么敷衍过去，免得再生枝节。

梁老主簿也是这样想，他点了点头：“很好。”

“可这样，你不觉得不公平吗，主簿？”张元昙语气中带上了几分挑衅，“他们平安无事，而我，还有杨小郎君，我们失去了机会——”他加重了语调，“杨小郎君也就罢了，对我来说，很可能是一生只有一次，从流外提拔的机会。”

骞为道张开嘴，似乎想斥责，可最终还是不语。周围安静下来，杨藏英本不在意，但听他这么一说，也不由得满腹同情。

梁老主簿苦笑一声，脸上怜悯和同情的神色分外明显。但面对怒气冲冲的张元昙，他却说道：“这件事确实可惜，我也曾为你争取过，但……”他眼角抽动了一下，“但这件事牵扯得太过复杂，改不了的，除非——”

他不过停顿了一下，张元昙立刻顶上：“除非什么？”

梁老主簿捋了捋胡须，脸上的神色开始收敛，声音变得冷硬：“除非，你能把那个假的乞伏弼臣五花大绑带到大家面前，让他亲口认罪。否则，这事儿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。”

杨藏英心想，谈何容易？刑部和大理寺出动了那么多精锐，都没有发现他的一点踪影，更何况张元昙只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小小书令史。

说完，梁老主簿的神情又稍稍温和了一些，他劝慰道：“机会固然难得，但也不是没有。在台中好好干，也能的……元昙，算了吧。”

他的话落在地上，如同松花一样轻飘飘的。张元昙没有说话。在突然安静下来的御史台客室里，日光静静地转移着位置，在梁老主簿脚下，突

然出现一个尖锐的影子。杨藏英定睛一看，那是御史台正中獬豸像被拉长的影子。就在他走神的时候，张元昙突然低声说道："这就是御史台？"

梁老主簿挑了挑眉毛，看得出来，他对眼前的情况早有预料。

"吞了他人的功劳就算了，如此让真相湮没于世……这，就是御史台？"张元昙抬起头，"主簿，我替你感到惭愧，替这个地方感到惭愧。"

"喂喂！"骞为道赶紧喊起来，"怎么这样对主簿说话？"

梁老主簿挥挥手："我也无可奈何。"

张元昙低下了头，又一次沉默了。獬豸的影子覆在他的脸上，他瞪着眼睛，神色冷硬。杨藏英觉察不妙，走到他身边，试图拉他的肩膀。张元昙却猛地向前一步，叉手行礼："杨思训谋杀案，本来与我无关，之前梁老主簿愿意为我提供诸多帮助，元昙感激不尽。"

杨藏英听出他话中深意，赶紧小声道："张兄，不可！不要硬抗啊！"

杨藏英没拦住张元昙的话头，只听张元昙沉声说道："但这件事，无论功名还是信念，我都有自己的坚持，还请主簿……"

他大约是要说"见谅"两个字，但话还没有说出，骞为道已迈步走向客室的门边。他打开门，门外站着鱼余业，身后跟着那来贵极以及黑压压的一小队仆役。他们神色各人各样，很是复杂，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忠诚和坚定。

梁老主簿看了一眼张元昙和杨藏英，沉声说道："案件已经结束。张书令、杨台官，你们辛苦了。"

他重又恢复平日的模样，向众人威严地说道："善后事宜就交给我们，你俩且去歇息半月，台中的事情你们一律不要去管，好好地疗养一下吧！"

"你……"张元昙咬牙切齿地说道，他握紧拳头，指节作响。

杨藏英担忧张元昙真的跟梁老主簿或是众台官撕打起来，立刻上前，想架住张元昙的双臂，免得他冲动行事。谁知刚刚迈步，张元昙手一挥，

手肘正正击中杨藏英的鼻梁。事出突然，张元昙用上了十成的力气，杨藏英脚下一晃，不由得后退几步，失去了平衡，坐倒在地。他正准备爬起来再去拉张元昙，还没起身，就口中一甜，只觉得整个客室剧烈旋转起来，直弄得他头晕目眩。他挣扎着伸手，只喊了一声“张兄”，眼见一道血河从额上流下，接着眼前一黑，不省人事。

他失去了所有的知觉，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出的御史台，又是怎么回到了暂住的崇德坊寺庙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他都在床榻上躺着。张元昙的一击打中了他的鼻梁，划破了他的眼角。这本是皮外伤，但小半年来，他与张元昙一同探案，日夜操劳，又在审讯上难得地以威压人，身心都到了极限，以致连日昏昏沉沉，半睡半醒间连话都说不出。好在弘农的本家收到消息，立刻派了几个仆人，连夜赶到长安，把杨藏英接出，另安置他在长安东北金城坊属于杨家的一处别业居住，又安排了一个童仆，贴身照顾。

童仆每天煮好浓稠的黑色药汁，强灌杨藏英喝下。这疾病来得突然，杨藏英一时也无暇顾及其他的事，只能躺在榻上，反复地做着噩梦。这回的噩梦不是他惯常做的，立在高处看见诸多兵士的古怪之梦，而是更深邃些的。梦中，一个模糊人影牵着他的手，似乎要把他引到某个孤独之处，杨藏英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觉得满心恐怖惶然。

弘农的杨家亲属前来探望，见他深深被梦魇所困，吓得连夜请来道士和尚，又是做法事又是念经，折腾了有三四日，杨藏英的精神才略微好了些，能够坐起，也能够饮食了，闭上双眼，再没有可怕的梦境来叨扰。可梦中那近乎真实的人影，又让他在独处之时总觉得心中不安。这样的时刻，他想起了一个人，便问童仆：“我生病的时候，可有一位姓张的台官，来探望我？”

“姓张？”童仆一愣，“你是说，台官张元昙？”

杨藏英有些惊奇：“你竟也知道？”

“当然。现在的长安，街头巷尾谁都在说他哩。说他单枪匹马，就抓住了御史台和大理寺都找不到的凶手。听说现在当今圣人也暗中找了他，封他做‘暗行御史’，让他专抓长安的坏人。表面上看，他只是到处走走，但不论走到哪里，他那双鹰眼只一扫，什么证据都逃不掉。他正在搜集长安城一百零八坊中的蛛丝马迹，准备将那杀了大将军之人的一干同党，一举挖出，为我大唐斩妖除魔，除尽祸害……”

这简直是说书人口中的人物。想到张元昙那瘦削而略带胡须的脸，杨藏英哭笑不得。大约是因为邓内侍那场审讯没有完全公开，反而让张元昙有了古怪的盛名。那童仆不知他心中曲折，嘟起嘴说道：“听说小郎君是他的朋友，我来到这里，本想看看这等神人到底是个什么模样，可惜他贵人事多，连面都没露。”

杨藏英微微皱眉。和自己一样，张元昙已经被梁老主簿要求“疗养”，应该有很多时间才对。可他连面都没露，依着杨藏英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还在为大将军毒杀案做着谋划。想到此处，杨藏英心中也有了点底。

杨藏英先是安抚了童仆一番，又给了他一些钱，拜托他多加照顾，自己也加了药量，以便尽快恢复。五六日后，七月的上旬已经过去，恼人的疾病终于消退，可以下床走动的杨藏英第一时间回到了御史台。

半个月过去，御史台遍地的松花已被清扫干净，青石路、石獬豸的铁青色脊背毫无遮蔽地露了出来。在若有若无的松花香中，御史台的台官见杨藏英回来，都上前关心地询问。不过，对于那桩挂在杨藏英心头的大将军毒杀案，他们还是小心地绕过，并没有向他提起。

杨藏英面带笑容，与他们一一寒暄，心中却在思虑，如今的景况，贸然去见梁老主簿反而尴尬，还是先找张元昙再做打算。于是他故作轻松地问道：“张兄呢？怎么不见张兄？”

“这……”同僚们支吾起来，谁也不答。杨藏英正在为难，却见人群

中骞为道与鱼余业两人正相互使着眼色，似乎又在相互推搡，看来其中深有内情。他略退一步，正想着该如何突破，旁侧边缘的来贵极突地说道："他在静室。"

"静室？"杨藏英脸色一变，"难道说……"

静室在御史台背面，说是"室"，其实是与附近司农寺共用的堆放柴草和杂物的地方，本为下层杂役小憩之地。时间久了，倒成了被排挤或是被处罚的台官们关禁闭的地方。眼见杨藏英变了脸色，骞为道赶紧解释："没有没有，不是受罚。"

鱼余业也接过话头："张台官说，他自愿进去，与任何人无关，可话是这么说……"

"可能还得杨小郎君。"来贵极在旁说起。

这话一出，杨藏英立刻明白，他们的意思是，张元昙到底是给了梁老主簿难堪，还需一人从中斡旋，但这话不好明言，他也只得笑道："多谢，多谢，我这就去找他。"其他人听了，都松了口气："杨小郎君与他交好，你快试试，看能不能把他劝出来吧。"

他们说着，连推带拉把杨藏英往静室处领。离静室门口七八步远的地方，众台官停下脚步，再不肯往前。杨藏英无奈，只得一人进了静室。果不其然，昏暗的静室，有一个人侧坐在残破的榻上，正摆弄一盘棋子。说是"摆弄"，但他如同雕像一般，动也不动，就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杨藏英见状，也只能苦笑，硬着头皮喊了声："张兄。"

他原以为张元昙不会动弹，谁知听见呼唤，张元昙立刻抬起了头。半个月没见，两人都觉得彼此的模样有点陌生。杨藏英见张元昙眼眶深陷，面色憔悴，心里便有了八九分底。他打定主意，一下在张元昙的棋盘对面坐定。不等他开口，便抢先问道："开门见山，张兄，你做了些什么？"

张元昙眼中闪过一丝喜色，可说出来的话却仍略带讽刺："做？我能做

些什么？这半个月来，梁老主簿可说是严防死守，他下了令，台里台外，任何人都不许谈论毒杀案。还有，他把绿槐、爱娘这些证人都押入‘天牢’，不许任何人前去探望问话。”他顿了顿，“至于那书库中的案卷，已经全部封存，也不许我踏入书库半步。想来他也给刑部和大理寺打过招呼，我过去问了，统统都被婉拒。”

他这是气话。杨藏英也不接口，只是听着他抱怨。

“当然咯，”张元昙继续发着牢骚，“我也想过要用钱贿赂那些不知所以的杂役狱卒，但你知道的，可惜我啊，是个要典当狐裘度日的穷书令史。”他摆了摆手，继续说道，“我也想过，去哪里找一找可以用的人脉，可惜细细想来，我们‘认识’的权势最大的人，只有卢夫人了。不过此时她却极为安静，估计是接受了这样的结果。我一个小小的书令史可没理由说服她，让她出来再申冤一番。”

杨藏英望他一眼，沉思片刻，便接话道：“这样看来，想从这御史台寻找到破绽，可是完全没有办法了。”

“所以，”张元昙笑道，“莫要想了，不如我们喝酒去吧！”

“那……那我请张兄去香奁斋吧。”杨藏英接话道，“我与小柳也是好久没见了。”

他二人一搭一档，这样说着，走出了静室，从一旁的偏角门出去了。白日饮酒，有些不妥，但因他俩如今是赋闲之身，倒没有人阻拦。出了外间，骞为道打了个呼哨，另几个台官，有嫌张元昙烦的，有想巴结梁老主簿的，也有想看两人继续探案的，众人各怀心思，于是也装作没看见。

就这样，在半个时辰之后，杨藏英和张元昙来到光福坊。御史台的案子不涉此间，这里仍是一副风光旖旎的景象。来到香奁斋内，小柳知道他们的来意，便知趣地出去打酒，留下他们二人在屋里。杨藏英按捺不住，刚坐下就急道：“张兄，你肯定做了安排！别卖关子了，快快说来。”

张元昙说道："这还真不是好说的事，你等等，让我理一理。"说罢，坐到杨藏英面前，手支在下巴上，想了好一会儿，才说道："虽然，爱娘已经承认她是吐谷浑刺客，可我总觉得，她的说法还有一些蹊跷之处。"

杨藏英见他开口，连连点头道："愿闻其详。"

张元昙伸出一根手指，在面前比画："首先，是那天的讯问。回想起来，在证明完真假乞伏后，我手中的筹码已经用尽。没有证据，没有思路，就算逼我说出谁是眼线，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如果爱娘坚持装疯，或是一言不发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。可偏偏就在这时，她像中了邪一样自己跳出来。作为一个号称受过训练的刺客、一个对慕容宝节有深仇大恨的人，这实在有点古怪。"

"嗯……"杨藏英也思索起来，"或许是提到'假乞伏'，她护兄心切，关心则乱？"

"好，就当是如此。那么其次，她和'假乞伏'投毒的行为也有些怪异。就像我们一开始知道的那样，绿槐宅邸中有乌头、野葛，也有砒霜。他们放着这些现成的不用，非要拿那什么西域的摩坷婆罗毒，这同样有些说不过去——"

"这，"杨藏英想了想，"摩坷婆罗无色无味，可能比其他毒药保险。也有可能……他们是吐谷浑人，搞不懂中原的毒物。"

"说实话，我有些怀疑，是不是她不清楚详情，才说那莫名的毒物。嗯，最后一件，你还记得这事是如何开始的吗？没错，是卢夫人跑来御史台申冤。"张元昙答道，"但在大理寺那天，无论从神情还是话语，她对吐谷浑这件事全不知情。那么一开始，她又是为什么会如此笃定，绿槐不是凶手？"

"大概爱娘给她寄过匿名的书信吧……"

三处细节，处处透着不自然。可话说回来，这些东西不过是模棱两可

的猜测，既不能撬动梁老主簿的铜墙铁壁，也远不能作为翻案的证据。

杨藏英正想说话，张元昙却转了话题："不对劲的地方说完了，接着该说说我们下一步的计划了。杨小郎君，你也知道，如今我们查不了证人，看不了证物，看起来似乎一无所有。"他停了停，"但我们手中，还有可以用的东西。"

杨藏英的好奇心被勾起，直直地望着他："快说，是什么？"

"名气。"张元昙答道，"我的名气。"

说到这里他停顿片刻，脸上涌起淡淡潮红，说到底，张元昙还是不大习惯吹嘘自己。杨藏英便赶紧接道："我知道、我知道，我生病的这段日子，张兄在长安是大大的有名。连我老家来的那个小孩儿，都一直说着想见你一面，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神人。"

"比这个更夸张。"张元昙苦笑，"我现在不管是坐在御史台，还是去外面逛一逛，都有人在身后指指点点。"他挠了挠头，"哪怕是随手买个饼吃，都有人说，'暗行御史'一定是在饼摊上发现了什么不对。"

听他这么说，杨藏英眼前立刻浮现出那略带尴尬的场面，很想放声大笑，但考虑到张元昙的心情，他只是问道："这名气是有了，但和毒杀案有什么关联？"

"小郎君，我会有这样古怪的名气，就意味着，没有几个人知道毒杀案的详情。不管是我们探查出的吐谷浑刺客，还是梁老主簿手上那乞伏弼臣杀人的结论，长安城里的人都不知道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个案子还属于谜案的状态。"张元昙的声音低下来，"对躲在长安某处的'假乞伏'也是如此。现在谣言漫天飞，他肯定也摸不准，案件到底被破解到什么程度。"

杨藏英想说话，但他止住了。直觉告诉他，张元昙接下来要说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。他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。果然，张元昙沉声说道："如果现在，我，一个声名在外的台官，突然宣布要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，并在

宴会上公开一件要事。假如你是这‘假乞伏’，失去了眼线的你，会怎么做呢？”

“我……”杨藏英沉吟，“我肯定会到那场夜宴上去。”

“嗯。”张元昙点头。

“至少听听你查案查到什么程度。”

“很好。”张元昙仍旧点头，脸上的笑意却消失了，他郑重地看向杨藏英，“再想得深一点，联系他们的身份。记住，这个‘假乞伏’可是个刺客。”

一个可能浮现在杨藏英脑海，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，心也剧烈地跳动起来。他兀自镇定，许久才说道：“或许，我会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我会趁你不备，在你公开事情之前，将你……将你，杀害。”他又停了停，“‘假乞伏’并不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所以很有可能，先下手为强。既然已经杀了慕容燕云和‘真乞伏’，再杀一个，想来他也不会手软。”

“很好、很好。”张元昙低声道，此时的他睁大了眼睛，脸上流露出些许狂热的神情，“既然要杀我，那肯定会与我碰面。”

杨藏英点头：“那是当然，但那又如何？”

“既然能碰面，那么，我们就有将他逮捕归案的可能。”张元昙的呼吸都变得急促，“如果把他抓住，那么一切真相就能大白于天下！”

虽说之前早有预感，但到了现在，杨藏英才明白张元昙的话。他也睁大了眼睛：“你的意思，是把自己当作诱饵设一个局，诱惑‘假乞伏’上钩？”

张元昙点了点头。

“你一个文官，要去应付一个经验丰富的刺客？”

他这么说，张元昙迟疑了一下，不过还是点了点头。

杨藏英张大了嘴：“张兄，你……你疯……”话说了半句，他便说不下去了。即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是目前唯一能找到“假乞伏”的办法，也是唯一能破局的办法。

“怎么？”张元昙大约读出了他眼中那一丝赞赏，笑道，“不打算劝阻我一下？”

“这……”杨藏英有些语塞。片刻后，他向后一仰，看着香奁斋那雕花的房梁，苦笑着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劝阻啊，与其说是劝阻，倒不如说，我想先提醒张兄一件事。”

“哦？”张元昙露出感兴趣的神情，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说，你要在一场宴会上假装公开案情。”杨藏英说道，“这场夜宴必须理所当然，不然很容易露出破绽。”

“你说得很对。”

“而且，要想把消息传到‘假乞伏’耳朵里，那么这场宴会还要声势浩大。就算不邀请达官贵人、商家巨贾，也要有五十人往上的规模才行。”杨藏英抬起头，问道，“张兄，短短时间，你要去哪儿弄那么多的钱？”

他这样问着，张元昙却没有回答，低了头，只是默不作声。

杨藏英摇了摇头：“还有设摆夜宴的地方，也得讲究，既要能容下那么多人，又要制造出能单独接近‘假乞伏’的机会。长安城中能满足这样的地方，实在不多……”

“确实不多。”

张元昙吐出了四个字，他抬起脸，脸上却是志得意满的神情。

“不过，杨小郎君，我们的运气真的很好。因为，”他顿了顿，“就在眼前，有一个完美的、能满足条件的机会。这机会，还是你带来的。”

第二十章

谜画师

“机会？”杨藏英迷惑道，“还是，我带来的？”

他的眉头越皱越深。刚才张元昙说的设局、诱饵，他多少有些预料。眼前的事，他还真是摸不着头脑，不知所以然。张元昙见他有些起急，也不隐瞒，赶紧说道：“小郎君不是在‘真乞伏’家，发现一张吐谷浑地图吗？”

“有这事。”杨藏英答道，“但那是二十年前的地图，没什么用了。”

“有用的。”张元昙说道，“你且想一想，那地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”

“特别之处……”

杨藏英思索着，缓慢地回忆起来。那张地图画在布面之上，墨线流畅。边界之内，是以吐谷浑文写就的地名，还有当地的建筑以及穿着西域服饰的小人儿。虽然不知出自何人之手，但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能令张元昙注意的机关。他又想了半天，最终只能扬起脸，对张元昙摇了摇头。

张元昙立刻说道：“讯问那一天，我看到地图，一开始也没有多想，但随后细细想来，地图上那画在边边角角的小人，有色彩，有影子，看起来

凹凸不平，像是雕刻上去的一样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我不懂画，但我觉得，这肯定不是我大唐画师的手笔。画地图的人，应该是一个来自西域的画师！”

杨藏英不知这意味着什么，只能问道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？前段时间小郎君生病，梁老主簿又不许我查案，我也只能满长安城地去找这个画师的线索，一面呢，是确实无聊，另一面呢，也想碰碰运气，或许能挖出更多与‘假乞伏’有关的线索。”

他如是说着，指尖在几案上轻微地敲击。

“万幸的是，比起‘假乞伏’，找一个画风独特的画师还挺容易的。”

“竟找到了？”杨藏英问。

“是。”张元昙说道，“很快，我就找到了这个人。他叫尉迟乙僧，是于阗国人，现在就在长安，为城内大大小小的寺庙画壁画。”

“尉迟乙僧？”杨藏英回忆起不久前曾见过的壁画，又问，“是优钵昙寺？”

“不止，还有光宅寺、罔极寺几处。”张元昙答，“之前是在城东乐游原上的灵感寺，那寺是前朝建的，如今要复立为观音寺[①]，去年他受托绘制壁画，与那边的住持很是熟悉。”

杨藏英点头，心道，这不无可能。那一天，他与张元昙、郑茵一同前往优钵昙寺的时候，知客僧就曾说过，寺内后楼住着一个有名的画师。

那时不过随意一问，经过许多曲折，反而帮了张元昙的忙？

他不言语，张元昙反倒自己说开：“我试着去优钵昙寺寻他，本不抱希望，谁知他是个大善人。我跟他聊了几句，他甚至——”

到此，张元昙好似想起什么，看看周围，突然笑道：“说起来太麻烦了。

---

① 即日后空海求学的青龙寺。唐武德四年（621年），灵感寺废；龙朔二年（662年），复立为观音寺；景云二年（711年），改为青龙寺。此时显庆五年（660年），观音寺即将建成。

反正你今天来了，此人这段时日仍旧在优钵昙寺，不如我们一起去拜访？带上小柳姑娘，我们一同礼佛去。”

他既这样说，杨藏英也没有推辞的理由，只能叫回小柳，一同前往优钵昙寺。小柳昨天晚睡，面上是老大不愿，不过她并没有多话，而是简单梳妆，就与两人一同出了香奁斋。杨藏英心中有愧，便雇了几架肩舆。半个时辰后，他们已被人抬到了优钵昙寺门前。三人走入大殿，张元昙与知客僧说了几句，僧人很快让出道路，让他们前往尉迟乙僧暂居的寺后大屋。

杨藏英沿着小路，一路走，一路看，心中不由得感叹起来。

优钵昙寺大殿已经不小，这大屋规模也不低。地方广阔，容纳六七十人不是问题。杨藏英心中盘算，如果能在此处大屋举办宴会，倒是不错。若如张元昙规划，他中途离席，那会相当显眼。“假乞伏”一定不会放过机会，毫不犹豫地跟上来。只可惜这里没有适合围困刺客的地方。杨藏英心道，张元昙的方法确实合宜，只是不知他到底如何设宴，又如何以文官之身应付刺客。

他不安之时，只见前方的张元昙停下脚步，推门道：“我们到了。”

杨藏英一惊，如梦初醒。这才发现，自己已身在大屋。如同外面看到的那样，大屋十分宽大。屋中只有一个胡人男子席地而坐。他身穿一件灰色长袍，没有戴帽与幞头，也未束发，一头发红的齐肩长发散乱地披着，正在慢悠悠地饮酒。

看见三人进来，他只是一抬头：“你来了。”

“来了。”张元昙笑道，“我带了两个朋友来，先试试效果。”

他们两人显然已经谈过很多次，不需多说。杨藏英站在一旁很是莫名，他很想问问张元昙这人是否就是尉迟乙僧，但眼下情境，看来也不便出声，只能往小柳身边贴了贴，静待张元昙指令行事。

只见张元昙回过头来，对着他们两人笑道：“两位请抬头，品品此处的

壁画。”

杨藏英依他所言，仰头张望。只见三层高的屋里，四面墙壁都被划分成二尺见方的小块，每个小块里都画满人物图画。再细看，只见小块里画的都是飞天、金刚和菩萨。菩萨双手合十，飞天翩翩起舞，他们的衣饰异常精美，线条清晰，红色、绿色、金色和蓝色等各色飘带相互交织，无风而动。飘带之间，各种圣花、圣宝纷纷掉落。屋顶正中，则是一尊佛像。佛面悲悯，低眉垂目，静静注视着这四面华丽而神圣的诸神。

杨藏英正看得入迷，张元昙道：“杨小郎君，小柳娘子，你们说，这画的是什么？”

他突然问起，杨藏英有些犹豫，倒是小柳先答了话：“是西方极乐世界吧？”

地上坐着的灰袍胡人，嘴角突然掠过一丝讽刺笑意。杨藏英看见了，心道不妙。果然，张元昙摆手道：“说得不对，小柳姑娘再看看。”

小柳本不是喜欢声张的女孩，既被这么一说，就不再说话。杨藏英又抬头，将四面画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，看得眼睛都有些生疼，也没发现什么机关。他求助般地向张元昙投去一个眼色，张元昙立刻笑道：“小郎君也看不出来吧？”

杨藏英苦笑道：“这难住我了，张兄，还真看不出来。”

张元昙点了点头，走近壁画，伸手一指：“你看。”

他指的是眼前墙壁上一个天女的飘带，那飘带是蓝色的，里头星星碎碎，都是光亮的小点。杨藏英不知所以，反倒是身旁小柳低声说道：“瑟瑟[1]？不，啊，这……这是青金石！”

---

① 在唐代，蓝宝石被称为瑟瑟。

听到这儿，杨藏英也不由自主睁大了眼睛。青金石是来自波斯乃至更远地方的一种矿物，本就稀罕，做成颜料更是价格不菲。如果用如此贵重的颜料，只为画仙女的飘带，实在有些暴殄天物。他看向张元昙，只见张元昙笑得颇有深意："好聪慧的小柳娘子，来，你们再看看。不要一块一块地看，把青金石当作线去看，只看蓝色，只看蓝色！"

杨藏英退后两步，按他所说一径看去。视角改变，一切都仿佛不一样了。深蓝色的飘带如同线条，青色的服饰如同色块，蜿蜒曲折，在墙壁上拼成了一个巨大的、青面獠牙的恐怖怪物。这个怪物脚下燃着火焰，踩着几个人，那些人还带着哭喊的神情。

杨藏英陡然一惊，脱口说道："地狱变！"

"说对了，小郎君。"张元昙轻轻击掌，"这其实是一幅地狱变图。"

杨藏英抬头张望，果不其然，不单是西面墙壁。大屋的四面，都是如此。乍看是天仙极乐，但若只看青金石色，就会变成巨大的魑魅魍魉。这些鬼魅面目恐怖，却极有张力，让人看了心生恐惧，又挪不开眼睛。

分开是仙境，合起是鬼魅。在这样技术高超的画前，杨藏英只能瞠目结舌，低声感叹："如此一来，这屋顶的佛，又是另一番含义……"

"哈哈哈哈，好，好！"

此时，屋中传来一阵豪放的笑声。那个坐在地上的灰袍胡人站了起来，看着杨藏英和小柳的表情，满身满心都透着得意。张元昙走到他面前，躬身一拜："尉迟大师，我这两个朋友的表现，你觉得如何？"

"很好、很好！"名为尉迟乙僧的画师笑道，"我很是喜欢。"

"是吗？谢谢。"张元昙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，"您的打算没有变吧？"

"没变、没变！"尉迟乙僧手持酒杯，望着满墙的画，露出看孩子般的眼神，"还是在盂兰盆夜，还是在新昌坊那快建好的灵感……哦不，观音寺！"

他二人仿佛在打哑谜，听得旁边的杨藏英是云里雾里，开口问道："打算？"

张元昙微微侧脸，也不隐瞒："在那城东观音寺，尉迟大师有一幅新作，比此处的《地狱变》设计得更为精妙繁复。"

"好。然后？"杨藏英问。

"这里是城中，盂兰盆日自然到处是人，车马难行。观音寺那边在乐游原上，群山之顶，比此处清净得多，更适合于盂兰盆夜做道场、开夜宴，还有，同赏新画。"

张元昙如是说，朝尉迟乙僧挤挤眼。

"如果我也参加，我能保证每一个到观音寺赏画之人，都会露出同我这两个朋友一样的惊讶神情。"张元昙深深地行了个礼。

一旁的杨藏英，总算听出了个大概。看来，大约是这个画师尉迟乙僧想要在盂兰盆节，通过一场夜宴公开他在观音寺的新作。张元昙正设法加入被邀请人的行列。

想到此，他便不再言语，张元昙也继续问道："大师，如何？盂兰盆日我可赴宴？"

"当然、当然！"尉迟乙僧也很是高兴，"不是什么难事！你们稍坐一会儿、稍坐一会儿！"

杨藏英不由笑笑，只觉得是胡人画师看重张元昙，想与他结交而有意放行，略想想，又觉得有几分不对，恐怕是张元昙设法利用画师那有几分天真的古怪脾气，借他尉迟乙僧宴会的壳，布一出自己的局。

只见尉迟乙僧拍了拍手，有个管事模样的人走了进来。尉迟乙僧也走过去，两人在门槛边，嘀嘀咕咕地说起话来，留杨藏英、张元昙和小柳站在屋子中间。

杨藏英刚才听他让三人坐下，不愿拂了主人的意，就四下张望，寻找

坐的地方。但遍看一圈，大屋内什么都没有，既没有能坐的榻，也没有能垫的毯子，甚至连个蒲团都没有，他不由得苦笑着摇了摇头。这时突然有一股焦煳的味道飘进他的鼻中，像是煮过头的饭菜。杨藏英不由得警觉，高声道："张兄，尉迟大师，这是什么味道？"

他话音还未落下，就见西北角腾起一股黑烟。只听尉迟乙僧大叫一声"不好"，就往角落跑去。在那里，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炉灶，灶上放着个铜锅，显然里面的东西已经煮干，正冒出黑烟。尉迟乙僧急了，将身上长袍一脱，往上一罩，硬是把铜锅从火上掀了下来。管事随后赶到，拎着一大桶水，对准炉灶，"哗"的一声倒了下去。只听见一阵"滋滋"声，黑烟中混上了一股白汽。

小柳以袖掩面，低声咳嗽起来。杨藏英也觉得喉咙发呛，但生怕还有火情，只能睁大眼睛盯着。好在烟气散去，火被扑灭，地上只剩一堆灰烬以及那件做工考究的灰色袍子。袍子的后背上被烫了个碗大的洞，像是突然凸出了一只大眼睛。

"哎呀。"小柳咋舌，"这衣服不能穿了。"

"没事、没事。"尉迟乙僧摇手道，"比起锅里的东西，算不得什么。"

"咦？这应该是宫内所用丝绸，说不定还是那有名的独孤家绣坊所织。"杨藏英有些迟疑，"比这还好的东西，那会是什么？"

他不过随口一问，尉迟乙僧却变了脸色。他看看身旁管事，又看看张元昙，手足无措，一副不知道该如何答话的为难模样。张元昙推了推杨藏英："这大约是他们画师用的什么秘密颜料吧，快别问了。"

杨藏英听他这么说，赶紧把话移开："不管是什么，反正没有起火，无事就好。尉迟大师，我和张兄搭把手，帮你收拾吧。"

"不必、不必！"尉迟乙僧飞快地摆手道，"让他做就是了。"

"他"说的是那管事。管事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状况，走上前去半跪

着清扫起来。杨藏英见他从锅炉后拿出一把把大小不一的小锤子和小锥子，顿时觉得这画师大概不是在熬颜料，而是在修补什么东西。

但既然张元昙让他别问，杨藏英也没有吭声。

现在，尉迟乙僧外袍被烧，赤着上身，小柳也在场，多少有些尴尬。杨藏英便拐弯抹角地催促张元昙告辞，张元昙不解其意，又与尉迟乙僧说了好一会儿。杨藏英无奈，不得已主动提出告辞。直到这时，尉迟乙僧才发觉自己有些失礼，大笑几声，催促张元昙离去，又说一定尽快补下帖子，正式邀请张元昙和杨藏英同来。张元昙趁势要他多多宣扬，最好能昭告长安，尉迟乙僧似是不察其中曲折，爽快点头，将要求悉数答应，。

如此又是一番礼节，三人这才离开优钵昙寺。

目的达成，杨藏英心中替张元昙高兴，再看张元昙，却是面色生硬，想来他也是开心的，只是不愿表露。两人雇肩舆将小柳送回光福坊香奁斋后，重又踏上长安城的街道，街道之上，人群熙攘，两人漫无目的地走了阵，杨藏英觉得，终于能好好地说上几句话了。

他想了想如何开头："这尉迟乙僧倒是个好说话的人。"

"的确。"张元昙答道，"之前去信，听说他是皇族的人，估计会有点架子。谁知只要一提到画，他就跟你说个没完，而且头脑也不复杂，很是好……"

他大约想说"好骗"，但终究觉得不妥，没有说出来。杨藏英笑了两声，笑过之后，突然想到那个问题，沉声问道："如今万事俱备，张兄，你真的要去吗？"

"这话说得可笑，小郎君，万事俱备，我为什么不去？"

杨藏英猛地站定，想说什么，又觉得这事不好直说。此时，恰见旁边有一褐色衣服的少年抱着只毛羽斑斓的雄鸡经过。杨藏英意识到附近要斗鸡，便拉了张元昙，朝少年那边走去。果不其然，少年脚步一转，到了一

处早已划好的圆形赛场，他的对手与作为裁判的驯鸡师已等在其中。

竞赌之人早已有了十余个，如今双方到场，街上不少人也拥过来围观，一时间人声鼎沸。张元昙、杨藏英的声音如水滴入海，只有彼此听得清晰。

杨藏英压低声音，重叙话题："张兄，那个'假乞伏'，他可是个真刺客——"

"我知道。"

"你若去，那便是白白送性命。"

"这我也知道哇！"张元昙如是说，连头也不回，只是扬着脖子看圈内斗鸡。只听一声令下，几声斗志昂扬的鸣叫后，就传来激烈的争斗之声。圈外竞赌也成了两派，边喝彩边互相笑骂起来。

杨藏英诘问："有这个必要吗？"

"什么？"

"为了一官半职，把命都搭上。"

"这……"张元昙仿佛在此时才发现杨藏英是认真的，他后退两步，离开人群，对着杨藏英苦笑道，"小郎君你不懂的，我们这些没背景的流外人，机会于我们来说，就像是蚍蜉撼树的那最后一口，千万次中都鲜有一次。"

没有那么严重。杨藏英在心中如是想，可他没有说出来。

张元昙仍在感慨："如果没有抓住，一辈子就算勤勤恳恳，鞠躬尽瘁，仍会一无所获。到老了、死了，也不过是个八品……八品小官在这偌大的长安城中，算什么呢？"

杨藏英顿住，想说话，却突听一声得意的鸣叫，扭头看，刚才那褐衣少年抱来的斗鸡赢得了上风。顷刻间，张元昙的脸上竟露出与那斗鸡同病相怜的神色来。片刻后，圈中驯鸡师高呼，众人大肆拍掌喝彩。

就在这喝彩声中，张元昙扬手，示意杨藏英靠近，接着突然地附在他

耳边说道："你不是一直问我，祭拜的是什么人吗？"

杨藏英心中再次一震，此时此刻说起这话，张元昙是真的有冒死托付之意了，他赶紧说道："我可不听。"立即想着该如何应对，却听张元昙已经开口。

"我并非一开始就居于长安城郊。小时候，我住在武安——约莫五岁时，我阿爷[①]被上司设计，顶了别人的罪过，被贬官外放，在那穷乡僻壤足足过了七年。"

武安。杨藏英在心内重复，他隐约记得这处官员好像出过大事，但一直想不起来。

正思虑时，圈内外又是一阵呼喊，似乎第二场斗鸡又要开始。杨藏英在如浪般的呼声中迟疑片刻，道："找一处食肆吧，我请客。"

转眼他们已走近长兴坊，之前杨藏英随大理寺的人来过多次，也知此处有一家胡人开的毕罗店，做法多样，馅料也各式，既有蟹黄、苦荬这样咸味的，也有樱桃、梨花蜜这样甜味的，所售吃食味道甚好。杨藏英带着张元昙来到此处，问他要吃些什么。对面只说随意，他便把店中的各色毕罗都点上两三个，在候着店主把东西拿上时，张元昙继续说起来——

"在武安的七年，我阿母与兄弟，受阿爷罪责影响，犹如过街老鼠，根本抬不起头来。不过倒有一人信我阿爷无罪，愿意帮我们。"

杨藏英问是谁，张元昙说是他阿爷在武安的上司。他迟疑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没说出那人的名姓来。

"因了此，我兄长、阿爷甚至阿娘都跟着他，为了申冤而奔走。小时的我无人管束，大部分时间都与我的弟弟，族中称为十三郎的，形影不离。"

---

① 指父亲。

杨藏英一愣："这个你从未跟我说过。"

张元昙却好似没有听见，只是喃喃道："武安的冬天如果不烧炭火，那是真的很冷。夏天没有东西吃，也的确是很饿……"

正说话间，店主端上了毕罗，整整两大盆置于几上。他是满脸堆笑，但张元昙没有动手，杨藏英也没有，只是追问："我从未听说你这幼弟，莫非……"

"是的，正如小郎君所料。"张元昙叹一声，"我无人管束，十三郎也无，年纪小，吃不饱也穿不暖，更没有人教养。小儿郎也没有那么多心思。冷了就抱在一起取暖，饿了就去……就去偷别人家的吃食。人人都当我们是乞儿，痛恨不已。"

他说得轻描淡写，杨藏英却无端想到另一件事。当初相识时，张元昙当掉的狐裘，是族中子弟凑钱买给他的。彼时他就觉得，这张氏一族的关系未免也太好了些。如今看来，那多少有些赎罪的味道——这从未见过的张家十三郎结果想必不太好。

但他仍忍不住问："那……后来呢？"

某天，张元昙与十三郎又去偷窃。那家本是武安县内一位文士，知道两小儿郎可怜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还会在显眼处放些吃食，供他们拿取，权当做些善事。但那一日，这好心文士因故逝世，家中正摆着祭仪。

这两小儿郎毫不知晓，仍旧偷摸，被抓了个正着——

文士的家人不知是当日心情烦闷，还是早对两个小儿郎厌恶至极，也不顾脸面，直接报了官，让衙役前来捉拿。衙役前来，起初听见是官家子弟，还有几分忌惮，之后听是张元昙阿爷——这罪官之子，二话不说就把人拘了。

确切地说，是只把小一些的十三郎拘了。

"那一日，本是我取东西，十三郎望风。但我见衙役凶狠，就设法把所有的罪都推到了弟弟身上。那些衙役就把他带走了，说是先关几天……

后来细想，大约是想让我回去给阿爷、兄长通风报信，好勒索一笔。”

他停了停，咽下一口唾沫。

“十三郎年纪尚小，话都说不清楚，突然不见了哥哥，孤立无援，又被带到了牢中，大概因为惊吓过度，于是……于是……”

于是他冤死在狱中。

纵使彼时张元昙还年幼，做出那样的事也是无心，但无论如何害死自家兄弟，难免记挂多年。杨藏英想安慰几句，但如今说什么都不恰当，只得注视着桌上未动的两盘毕罗，扭头喊店家再弄两杯酒来。

毕罗虽好，酒却一般。店主端上两杯浑浊绿酒，见两位客都没动，脸上有几分不快，又有几分惶恐。杨藏英扬手，让他退去，也不等张元昙，自己仰脖灌下一杯。

杨藏英叹口气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张兄是因了阿爷之事和幼弟之死，对蒙冤深恶痛绝，故而宁愿冒死赴宴，也要让‘那起大案’真相大白于天下。”

张元昙反而松了口气，低声答“是”，探手拿过一块毕罗饼。

“不仅仅为了晋升、入流，还是为了了却一直以来的心结——张兄，我不会再阻拦你。”

“你知晓就好。”张元昙仍旧低声。

他那边埋头苦吃，杨藏英这边亦是放下了酒杯。如此沉默片刻，杨藏英突然开口，冷不丁地爆出一句：“事情不止如此吧？”

张元昙持箸的手停在空中：“什么？”

“十三郎的事。”杨藏英低声，“张兄若要警醒，无须如此刻意、不留姓名。张氏子弟能凑钱给你买狐裘，想来无人会阻止你为十三郎立碑。”

你在顾虑谁？他真正想问的是，或者，你到底在祭拜谁？

这话问得张元昙哑口无言，他撇过头去，半天都不敢把目光转回。

但回过头来时，他似乎已有了坦白的决断，靠近杨藏英，问道：“杨小

郎君可知道，我阿爷在武安的上司是谁？”

杨藏英自然是不知的，只是摇头。

张元昙的声音压得更低：“是李君羡。”

杨藏英一愣，李君羡乃是开国功臣，后来因为一些匪夷所思的原因被远贬外放，后来又因同样匪夷所思的原因被定罪、杀害——

这些都是十余年前发生的事情，细节他当然无法得知，只记得他人提起这人，都像张元昙如今这般小心翼翼，不敢声张。

张元昙觉察出他的茫然，伸手做个示意，自己先站起来。杨藏英会意，唤店主来将剩余吃食以纸包了，两人作无事样，往回走去。

走出毕罗铺，长安街道仍旧熙攘。鼎沸人声中，张元昙说道：“彼时，我阿爷蒙冤，我一家四处奔走，我与小弟沦为乞儿一般——愿意帮助我等的，也就是这位上司，只可惜他后来获罪，我阿爷与我一家虽感激，却也不得不与他断绝往来，不再提起。”

杨藏英轻轻咋舌，张元昙不藏私不隐瞒，这事他比谁都清楚，如今就连他都斟酌词句，可见此事复杂，于是杨藏英只是点头，任他继续说下去。

“不过我不是祭奠他，他的恩情是与阿爷的，和我关系不大。”张元昙低声道，“我所纪念的，是我的老师——”

“老师？”

“是一位布衣百姓，但也是李君羡……阿爷上司身边的第一幕僚。无论是作文写字，抑或是这发现矛盾之处的功夫，都是他一手教导于我的。”

到此处，张元昙似乎已不愿再多说，但走出数步，还是感叹：“老师是个奇人。”

他的骄傲、尊敬之气溢于言表，杨藏英还是第一次看见。说话间，两人又走到刚才那斗鸡圈子旁，那褐衣少年的大公鸡连赢数场，正扬着头立在圈中，等待接下来的挑战。

张元昙、杨藏英再度挤入人群。

“按你说，你那老师也与上司一同……遇难了吧？”

“……其实，我也不知。”张元昙使劲摇头。

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续道：“不瞒小郎君，当日法场未见老师尸首，他是随上司去了，还是逃脱后改名换姓，我那时离了武安，无法知晓。成年离家后，我四处辗转，到处寻找他的消息。是生是死，总要有个结果。”

杨藏英点头，如此一来，墓碑无名、张元昙似乎别有目的以及他被密告等事，总算是有了缘由来处。杨藏英轻叹一声，仰起头，突见又一只斗鸡被放入圈中，这次的鸡满身黑羽，脖颈高耸，似乎与那彩羽鸡势均力敌。

张元昙也忍不住欢呼一声。

喊毕，他侧头道：“这事便到此，我再不能多说。多说，就连累小郎君了。”

杨藏英一愣，想到长安城中大约只有自己一人知晓此事，不禁神色复杂，笑道：“张兄啊……”

“怎么？后怕了？”

“倒没有——只是讶异，你总是如此信任我。”

“那是因为小郎君值得信任。不瞒你说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想，若是没出那事，十三郎也是这个年纪，或许也是这般利落的模样。我也想把你当弟弟看待，但日子久了才知道，小郎君不是一般人——是我的知己。”

这个词分量倒是不轻，杨藏英笑了起来。笑过之后，他突然有了几分感慨：“反过来也是一样。张兄，你也是我的知己……”

张元昙苦笑一声，似乎说了些什么，但他的话被喝彩声、欢呼声盖过，圈里两只斗鸡正打得难舍难分，好一会儿才稍有歇息。

“以前有人和我说过，白发如新，倾盖如故。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。”杨藏英突道。

“这倒是，认识容易，交朋友难，成知己更难。”

“所以，我不阻拦你去那场夜宴——而且，我也要一起去。”

张元昙肩膀一动，扭头急道：“小郎君别这样。”杨藏英却扬手止住他的话，只是说：“莫要再感慨了，眼下可是一个大局面，多说无益，反而扰乱心神。”

话已到此，张元昙也不好多说，只是与杨藏英并肩立着，看圈里两鸡相斗。

这一回与之前不同，的确是难分伯仲，圈内鸡羽纷飞，直斗到两鸡筋疲力尽，都没有结果。驯鸡师见状不妙，令人把它们带出。周围看客有赞叹，有嘘声，亦有人觉得不必斗至两败俱伤。张、杨两人各怀心事，便走了开去。

走了一段，杨藏英心有所感，突然说道：“真不敢想，张兄……如果没有一位朋友，在这偌大的长安，会是多么的寒冷，多么的寂寞啊。”

张元昙也停下了，轻轻地哼了一句，似乎在说“但愿吧”。

看得出来，他对杨藏英的说法深表认同，只是眼中流露出一种深切的悲观。短短片刻间，他们都停住了脚步。接着两人默契地肩并肩，继续向前迈步，走向眼前长安城内笔直延伸，或分岔或交错的道路。

第二十一章

再夜宴

女儿家热烈讨论的七夕一过，文人墨客就停止了牵牛织女星一类的唱咏，齐齐地开始颂圣。圣人和皇后回到长安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，整个长安城洋溢着一种淡淡的愉悦气息，就连御史台也不例外。张元昙和杨藏英分外忙碌，他们小心地于台外与尉迟乙僧接触，做着观音寺内盂兰盆会的种种准备。

观音寺位于长安城最东的新昌坊，在乐游原之上。一面枕着高原，前侧对着南山，是登高远望的绝佳之处。张、杨二人这些时日随着尉迟乙僧前去看过。这处寺院布局与优钵昙寺酷似，前为大殿，殿后左右有斜坡慢道，层层向上，到后间设宴的大屋——更妙的是，往后有数间无人使用的小楼——一路直到山顶崖边藏经阁，地势高峻陡峭，再无他路，恰是最佳的布局之地。

按照张元昙的计划，他诱出“假乞伏”后，只要在小楼外大声呼喊，唤来参加宴会的人，帮着一起抓住对方就好。杨藏英得知后，暗中拿出些

钱来，亲自会了几个习武的长安少年及有名的护卫，恳请他们当日在观音寺外候着。

“假乞伏”到底会不会出现，他心中没底。张元昙会不会知道自己的计划，他同样没有把握，但思来想去，最终他还是决定，按自己所想行事。

另一面，尉迟乙僧大方地安排了所有，出面邀请了不少人。画师、墨客、官员、平民，形形色色的人等都将来参加这新昌坊盂兰盆会。张元昙作为受邀之人，被轰轰烈烈地宣扬了一番。这消息当然传到了御史台，也传到了梁老主簿耳中。不过，除去隐隐约约的暗示和告诫，他也没做任何干涉。整个宴会完全是一位广交朋友的画师最普通的一次邀请。就算梁老主簿想阻拦，也没有任何破绽供他下手。

同为贵族的骞为道也受到邀请，他却说自己有事在身，不会前去。

到底真是如此，还是他嗅到了某些风声？杨藏英忙于行事，也没去深究。

就这样，时间飞快过去。转眼就到了七月十四，盂兰盆会就在明天。杨藏英和张元昙都不回家，寄宿在御史台中，为一切可能的状况做准备。

次日，中元节到。家家起了供奉，燃烧火烛，祭祀逝者。观音寺更是竖起经幡，敲起铜锣，自清早就做起一出盛大的水陆道场。

在坊门关闭之前，张元昙和杨藏英依照约定，于夕照之时到了寺中。知客僧见是他俩，热情上前引导。在大殿做完一整套烧香祈求冥福的祭仪后，他二人一前一后，不动声色地走上小道，来到了尉迟乙僧设宴的大屋之中。

宾客已经来了不少，人声鼎沸。屋中灯火通明。无数燃烧的烛火照耀着墙壁，壁上悬挂一圈尉迟乙僧的新画，画中神佛在灯火下微微晃动，仿佛随时都会飞出石壁，翩然落下。正中一张大圆台，往东南西北方向延出四张长桌，桌上放满了长安和西域的美食。另有数十个美丽的胡人侍女，不停地在会场中穿行，为宾客们添酒。还有五六个模样可爱的小丫鬟，手捧装有清水的瓷盆，供客人擦手洗脸。角落里，已有几个人躺倒在歌姬的

膝上，正满面笑容地与她们说话，另有数个器乐的名家，也在会场中不时奏起悠扬的曲调。

杨藏英也参加过不少宴会，但眼前的景象仍让他目不暇接，正四下张望，突然耳畔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。循声抬头，宴会的主人尉迟乙僧大步走来，在他身后跟着几个女客。即使在大屋之中，那些女客也戴着幕篱，从头遮到脚，在一片金碧辉煌的宴会中反倒显眼。尉迟乙僧把她们安顿到桌边，转头见到两人，笑道："张台官，你来了。"

张元昙笑道："真是热闹的场面，很配你的画。"

一提到画，尉迟乙僧就高兴得不行，他伸手拉过张元昙："来，来，我们过去说。"

两人就这么并肩离去。杨藏英正要跟随，偏偏在这时，角落里的演奏者"噔"的一声，拨动了琵琶弦，弹奏起一曲欢悦的舞曲。在场有许多胡人，听到乐曲满面欢愉，拿着酒杯，随乐曲翩翩起舞。杨藏英无意跳舞，低着头，只想往前走，旁边却跑来两三个穿着艳丽的胡姬，猛地牵住他的手，笑道："好俊俏的小郎君，可否赏光与我跳个舞？"

胡姬们声音很大，引得四周目光都往他身上集中。音乐动人，美人在侧，就这么拒绝太奇怪了。杨藏英无奈，只得与那几个胡姬跳起舞来。说是跳舞，也不过是随着她们的舞姿，简单转上那么几下，待到乐曲不那么激越，杨藏英就摇头道："可以了，可以了。"胡姬们哪里肯依，娇笑着不放手。杨藏英想了想，抓着一个胡姬说道："跳舞就不必了，我们去旁边，我与你喝上几杯吧。"

那胡姬笑了一声："好，跟我来。"

她倒是善解人意，大约看杨藏英频频往尉迟乙僧的方向看，就找了一处几榻。那里可以清晰地看见酒宴的主人尉迟乙僧，还有他身边的张元昙。那两人正站在门槛那边，低声对谈。杨藏英望了片刻，只见尉迟乙僧举起

戴满宝石戒指的手，对着天空拍了几下。

“啪、啪”，声音清脆。瞬间，琵琶、箜篌和击鼓声齐齐停了下来。音乐一停，来客们也渐渐止了话语，大屋中一时变得安静非常。

尉迟乙僧手握酒杯，缓步走到正中圆台旁，弯下腰来，双手一撑，竟是站到了那圆台上。不等别人惊讶，他已经举杯笑道：“今日虽是中元，但诸多的魍魉，想来都被金刚菩萨挡在了外面。逝者已逝去，生者当尽欢，各位务必尽情欢聚，不负生时快乐！”

杨藏英微微皱眉。

尉迟乙僧这么说，在长安人看来或许是对死者大不敬，但在场多是胡人，生死观念与长安人想来大相径庭。这一点，经历过吐谷浑发酵肉食的杨藏英倒是清楚。

那胡姬不知他心中曲折，倒了一杯玫瑰色酒，送至杨藏英唇边，杨藏英接过，仰脖子喝了。热气浮上他的脸庞，他抬头向四周张望了一圈，眼睛扫过每个人的脸。在场的人都盛装打扮，单凭一眼很难认出。杨藏英不知道“假乞伏”到底有没有上钩，有没有潜入其中，这样的情境让他有些焦躁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静观等待。

正中高台，尉迟乙僧还在祝酒。他说完了一长串吉庆话，突然猛一伸手，将圆台旁边的一个人拉了上来。杨藏英只觉得眼前一晃，就看见张元昙站在了尉迟乙僧的身旁。

张元昙虽然特意穿了正式服饰，但到底有些寒酸，站在一身华服的尉迟乙僧身边，倒像是主人身边的小厮。在场宾客都压低声音，猜测他的身份。尉迟乙僧大笑起来，没有丝毫怠慢地执起张元昙的手，郑重宣布：“今日夜宴，还有幸请到了御史台的张元昙，大大有名的张台官。”

话音还未落下，台下已是一片惊呼。

尉迟乙僧又笑道：“今夜夜宴之上，他要公开一个惊天动地的秘密。”

台下又是惊呼一片，还夹杂着猜测的窃窃私语。不时有人喊出来，鼓动尉迟乙僧和张元昙马上说出秘密，尉迟乙僧却卖着关子，笑而不答。杨藏英知道，尉迟乙僧说的秘密，不过就是观音寺内壁画的真相，一件与大将军毒杀案毫无关系的事情。但，如果现在“假乞伏”在场，一定芒刺在背，心中不安。就在他思虑的时候，他身边的胡姬突然说话了，她用带有口音的话语问道：“那个人是你的上司吗？”

“上司？”杨藏英一愣，“谁？”

胡姬指了指台上的张元昙，说道：“他。”

“不是。”杨藏英摇了摇头，“你误会了。”

“哦，你一直看他，我还以为你要去跟他喝酒，巴结他。”胡姬说道，“应该没那么快，后面还有傩戏，还有跳舞……”

她的长安话说得不太好，到后面变成了低声的嘀咕。杨藏英听不懂，但也知道不是什么重要事情，便随她去了。而台上的尉迟乙僧仍然在卖关子：“秘密如酒，越捂越香，各位莫要着急，晚些张台官自然会公布，为夜宴助兴。大家喝酒，喝酒——”

这位皇族画师有些微醺，他高高举起酒杯，猛地摔在了圆台上。

就在这时，“呼”的一声，大屋中所有的烛火突然熄灭。突如其来的黑暗里，只有一丝苍白的月光，从窗间照进来。杨藏英叫了声“不好”，握紧拳头，正准备一跃而起。他旁边的歌姬却伸手，按住了他，比画着说道：“傩戏、傩戏。”杨藏英还没弄明白，倏忽间，大屋又亮了。那是诸多的仆人手持烛火，围住那正中的圆台。明亮如白昼的台上，一个青面獠牙、戴着恐怖面具的舞者出现了。他弯腰，低头，在地上匍匐，模仿出猛兽的种种姿态。

“是傩戏！”胡姬轻声细语，“傩戏开始了！”

周围有人站起来，往圆台走去。那胡姬也拉起杨藏英走向中间。圆台

已经围了不少人，挤挤挨挨。杨藏英松了胡姬的手，站在人群中抬头望去。只见台上的舞者又增加了一个，两个青面獠牙、面目可憎的“怪物”舞动着，一会儿一个站到另一个的肩上，仿佛两个合成一个，一会儿又仿佛撕打般地搏击起来。突然间，“咚”的一声，万籁俱寂，一个血色罗裙的女子出现在正中，那是一个美艳的胡姬，手中拿着两把弯刀。

台下众人一时愣了，一般的傩戏，驱赶怪物的都是佩剑的大汉。今日，尉迟乙僧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以艳丽的舞姬扮演这个角色。这景象牢牢地吸引住了台下诸人的目光，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，只是盯着高台看。只见那个胡姬挺直腰背，高喊一声，双手拔出了弯刀，身子以极快的速度旋转了起来。她的舞姿融合了胡旋和剑舞，一时间，罗裙翻腾，剑光四溅。台下众人有诸多是见惯了世面的，也被这精湛的舞戏惊得合不拢嘴。很快，两个怪物也渐渐地由趾高气扬变得服服帖帖，胡姬舞者的刀光慢慢收歇。最后，她猛地跃起，令罗裙如同石榴花般绽开于空中，伴随着一声裂帛般的琵琶声响，落于地面。几乎同时，高台边的仆人吹灭了蜡烛，一切归于黑暗，一切归于沉寂。

观众们似乎还沉浸在舞蹈之中，一时间无人说话。不知谁先喊出了一声“好”，旋即如同水波般，掌声、喝彩声猛地起来了。像是知道他们心意般，屋中的烛火逐一被点亮，重又亮堂起来。众人的眼光都聚焦于圆台。

圆台正中，三个舞者正低头鞠躬，尉迟乙僧站在他们身后，一脸心满意足。与此同时，一个身材单薄的人影走下了圆台，来到后门门槛，乍一看，他像是个因为太过热闹而不舒服的酒客，想要去外面僻静之处静一静。可仔细一看，杨藏英屏住了呼吸，那是张元昙！

他的布局就要开始了。

杨藏英也顾不得许多，迈开脚步，推开人群，向着他的背影追去。

可刚跑几步，突然撞上一人，同时有什么又小又硬的东西弹起来，砸

在他的肩头，又落在地上。一阵烟雾自他耳处腾起，味道很是甜腻，眨眼间，他的咽喉和鼻腔涌起灼烧般的疼痛，他强忍着睁大眼睛警惕地问道："谁？"

对面连声道歉："对不住，对不住！"

烟雾略微散去，杨藏英看见眼前的人正弯腰捡起什么，虽然穿着男装，听声音却是个女子。杨藏英只觉得声音耳熟，问道："是三娘吗？"

"是呀。"女子直起腰，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、镂空的金属小球。杨藏英顿时明白过来，他与郑茵撞了个满怀，她袖中的香球掉出，正好砸到他身上，香粉扑了他一身，有些甚至漏到了衣服里面。好在那香气散得飞快，现在已不是很能闻到。

郑茵看清是他，立刻松了口气："小郎君本就俊俏，如今这香了一身，怕是更受欢迎了！"

杨藏英苦笑一声，郑茵还是如此大大咧咧。见她装束，知道她大约又是为了父亲的商事盛装出席，他不由得笑道："既然是三娘，就没事了。"旁边一个丫鬟见状，赶紧捧着水盆跑来。杨藏英伸手在水里洗了洗。这动作不过片刻，他再抬头，发现门槛边的张元昙已不见踪影，心道不好，便向郑茵说道："我有事，去去就来，回来再和你饮酒。"

郑茵一愣，旋即眉目带笑，说了声"好"。杨藏英走过她身边，也顾不得许多，大步跑起来，身后郑茵嘱咐道："小郎君千万小心。"

郑茵大约也猜到杨藏英与张元昙又在做危险的事情。她心中应该担忧不已，但终究还是没有阻拦。杨藏英对她充满歉意，不过眼下情境，也不是操心这些的时候。他脚下不停，三步两步越过后楼门槛，冲上连接大屋与小楼的阶梯。

阶梯细长，即使有月光照耀，也看得不甚清晰。杨藏英一路奔跑，很快就到了小楼的门前。空无一人的小楼，如今在漆黑无边的夜色里更显得可怖。

杨藏英停了脚步，微微喘息。四周荡漾着泥土的气味和今早开始久未散去的热气。他不敢停顿，试探着低声呼唤："张兄、张兄。"

回答他的是一声低低的呵斥："回去。"

杨藏英抬起头，月光之下，小楼的门被推开一条缝，一道若有若无的火光照着一个人影，"呼"地闪了进去。杨藏英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，他低头猛冲，侧身一挤，在张元昙关门前的最后一刻挤了进去。他还没站定，就有一只手按在他的肩膀上，将他往外推。杨藏英深吸一口气，反手一拉，把门关了，又摸索着把门闩上。

如此一来，张元昙一时半会儿是没法把他赶走了。

"小郎君你……"张元昙的声音听不清是什么情绪，"你竟真的来了……"

"张兄莫慌。"杨藏英压低声音，"如此一来，那'假乞伏'就更会清楚我们在这里面了。"

他将背靠在门上，看着张元昙手中光芒微弱的烛火，声音压得更低："这楼统共有三个门。锁上一个，人还可以从其他门进出。那'假乞伏'看见我们从这个门进来，又发现门被锁上，自然能推断出我们在这里。他是个刺客，这样一来，他一定会从其他门进来。"

杨藏英说得很快，声音急促。张元昙在旁听着，没有言语，只有手中烛火微微摇晃。

"我看看……"杨藏英继续说道，"我们背靠着门站，这样背后没有破绽。等'假乞伏'杀过来，我们拉开门闩，马上就能出去求援，这样万无一失。"

"嗯哼。"张元昙发出一声轻呼，"我说，你怎么比我还上心？"

"张兄是我在长安城中唯一的朋友。"杨藏英说道，"我不想让你死。"

他说完这话，浑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。那仅有的一丝烛火猛地晃荡了一下，不知是冷风，还是真的有人隐藏在暗处。

张元昙似乎觉察到他的紧张，探手护住火光，但他的手也在微微颤抖，显然，作为毫无武艺的文官，真到现场，心中也没底。

张元昙轻声自语："当真会来吗？"

"难说，"杨藏英重复，"真的难说……"

两人就这样在黑暗中等待，肩并着肩，呼吸急促。夜晚的寒意渗透进来，让人汗毛直竖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间，风停了。那呼呼的声音骤然消失，黑暗之中，只余安静与沉默。就在这无声的境地之中，"咔啦"，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。杨藏英竖起耳朵，那是有人踩到了地上的枯枝。

"有人！"他对张元昙耳语，"'假乞伏'。"

他弓起了背，把手放在身后，紧紧握着门闩。而张元昙向前挪了一小步，举起手中的火烛，用极轻极轻的语调问了声："谁？"

话音刚刚落下，就有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传来，那是一个人在急速地奔跑。杨藏英抬起头，在微弱的烛光间看见一个黑影，直冲张元昙而来。此时，一股强烈的冲动自杨藏英心底奔涌上来，他脱口喊道："张兄小心！"然后近乎本能地迈步，对着张元昙的背影猛地推了一把！

一声闷响，烛台落到了地上，仅有的光明霎时熄灭，四周一片漆黑。杨藏英只觉得脑中混乱得嗡嗡直响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发觉身上有些不对劲，伸手一摸，自己胸口上插了一把坚硬的器物。

那是一把匕首，锋利、冰凉的匕首。

刀没入心口半寸，虽不致命，但足以让他流不少血。

疼痛涌了上来，杨藏英不受控制地"嘶"了一声。对方想对着张元昙一击致命，但是因为被杨藏英猛地推了那么一下，失手了。

眼下，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清，杨藏英不知张元昙被自己推到了何处，也不知道那个刺客退到了什么地方，甚至连门都不知在何处。他沉思片刻，突然手中用力，猛地把胸前的匕首拔了出来。一瞬间，

鲜血染上了衣衫，浓烈的血腥味喷薄而出，这样一来，在无法确定他人位置的黑暗之中，他变成了一个极其明显的目标。他微微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然后他大喊一声："休想！"

大喊的瞬间，连杨藏英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他不知道，中刀的人竟还能发出如此响亮的巨喝，震得四周嗡嗡响。停顿片刻，也顾不得许多，他往前走，一头撞进了无边的黑暗。一边走，他一边喊道："张兄你搞什么！天啊，天啊……"隐藏在黑暗中的刺客，此刻一定会觉得，他是和张元昙在一起的，从而快步追来。

而张元昙想必能立刻明白，杨藏英如此行动，是为了误导刺客，给他在黑暗中找到门的时间。

杨藏英口中轻声喊个不停，又拉开一点衣襟，让血顺着衣摆滑落。

伤口不浅，他胸前的血汩汩地流着，甚至滴落在地，那腥味更强烈了。走了足有十来步，大约走到小楼的正中，杨藏英脚下一个不稳，一阵眩晕向他袭来。

这是失血过多的前兆，杨藏英想。而就在这天旋地转的时刻，他仿佛听见，有缓慢而轻微的脚步声，向他一点、一点地接近。

"我知道是你。"他故作镇定，"你准备将我俩置于死地。"

黑暗之中，没有人回话。

杨藏英深吸一口气，站稳脚跟。此刻他已变得镇静，慌乱离他远去。他轻咳一声，对着更远的地方喊道："张兄别背我了，走，你快走。"然后他沉下肩膀，像是一只在等待猎物的猫。四周没有脚步声，他警惕地等待着，数着自己的心跳，一下，一下。突然之间，他猛地跃起，对着黑暗中的一个方向，扑了过去。

"抓住你了。"他得意地喊道，"张兄快跑！他被我拦腰抱住，动弹不得！"

眼中仿佛有一道光闪现，在这性命攸关的瞬间，杨藏英反而想起自己幼年时的场景。他突然出现在弘农杨家，兄弟姐妹都觉得事出古怪，且又觉得他瘦弱不堪，都不与他玩耍，甚至不多理会。他只能日日流连于书斋中、长廊下，独自一人靠着思虑打发时间。什么技击、摔跤，他只是看过，根本没有学过。如今这么做起来，与其说是打斗，不如说是和刺客耍无赖，不过用尽力气，聊胜于无罢了。他正这么想着，突然手一缩，“哎哟”地叫了一声。

“张兄快走！”他大声惊呼，“他还有别的武器！”

杨藏英发出几声疼痛的冷哼，却又忍着挥舞起拳头。拳头带起呼呼风声，偶尔会有几声击中的闷响。也不知他是打中了刺客，还是击到了小楼的边角。杨藏英就这样毫无章法地胡乱攻击着。他又打了一阵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身体向后倒去，发出“砰”的一声。

“你……呼……你、你……”

黑暗中，杨藏英的声音是那样的干涸而急促。这声音之中还夹杂着混乱的风声与摩擦声，他躺在地上，依旧四肢摆动，又抓又打。起初，这些声音还充满着力气，渐渐地变得绵软无力。他的呼吸也越发急促，声音随之嘶哑。

——只有被死死掐住脖子，或是被他人手肘压住喉咙的人，才会发出这样难听的声音。

“咳咳……来啊，我……咳咳……不会让你跑……”

杨藏英每喊一声，都引发剧烈的咳嗽。泪水和鼻涕伴着艰难的呼吸喷涌出来，不时呛住气管，给本就不畅的呼吸雪上加霜，让他变得分外狼狈。

“你……你这……啊！啊啊！不许走！”

呼喊变成了惨叫，平时礼貌的小郎君绝不会如此失态。

别人流血受伤的伤口被狠狠击中，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吗？杨藏英倒

抽了一口冷气，他不知道，他的意识开始模糊……突然间，他发出了怒吼——

“不！不，我不会放手的！”

这样与人舍命搏斗般的怒吼，只持续了四五声就忽然低了下来。失血过多的杨藏英只觉得眼前金星直冒，再也无法支撑。他看不清四周，不知道张元昙有没有寻到门，他的手脚已经使不上力气，呼吸又一次变得艰难，话语变得模糊。他知道自己快要昏厥，只能用最后一星一点的力气，勉勉强强地吐出几个字：“张兄……快……跑……”

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当真觉得，这是他人生中说出的最后几个字了。说完这话，他整个人虚脱一般，即将失去意识。但就在这时，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白光，他猛地一惊，又回过神来，抬起眼，只见小楼的门已经大开，风呼呼地涌进来，一轮圆月悬挂空中，分外明亮。

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正在呼喊：“救人——快救人——”而在这声音之后，是更远的喧哗，似乎有一大队人马正向这边赶来。

那是张元昙。他在黑暗中终于找到了门，并且喊来了救援。

很好，事情并没有失败。

杨藏英顷刻间放松下来，听见有人在喊：“杨小郎君！”又听见有人尖利在喊：“刺客在那边，快追！”另有弹丸破空发出的呼呼风声，应是郑茵也赶来出手相击。如此一来，杨藏英心中更为宽慰，但除去郑茵的声音，他也分不清其余人是谁。又是片刻，有人奔跑至他身侧，半跪下来。

杨藏英已认不出他是谁，但还是对着模糊的身影，缓缓地伸出手。

他的手心里，躺着一张纸片，十分轻薄，还没有被沁出的汗水濡湿。

“这是……刺客身上……拿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杨藏英眼前一黑，带着一抹淡淡的、欣慰的笑，昏了过去。

第二十二章

终局现

杨藏英只觉得身在微光粼粼的深水之中不停地浮沉。有很多东西在眼前掠过，又有很多东西消失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勉强睁开眼睛。出现在他眼前的，是陌生却又带着一丝熟悉的景象。他定了定神，低声自语道："这是什么地方啊？"

四下寂静，无人回应。如大梦初醒一般，杨藏英的记忆渐渐复苏，他想起了夜宴，想起了楼中的一团混乱，想起自己身在乐游原上的观音寺。低下头，他看见自己胸前裹了一层止血的白布，上面有淡淡的褐色，是止血的草药。

再抬头，他发现不远处的门边站了两个人，其中一个身影滚圆，是御史台台官鱼佘业。看见杨藏英扭头，他急急跑过来，蹲下说道："小郎君可觉得好些？"

"疼倒是还有点，其他的，好像没什么……"

"那便好。"鱼佘业笑起来，浑身赘肉都在微微颤抖，"事出突然，

也不好请外面的郎中，他们就巴巴地把我叫来了。还好，我自验尸之中确实研究出些医术。”

杨藏英觉得这话有些不吉利，但也只能无奈一笑，双手撑地，挣扎着坐起来。

鱼余业伸手扶他，继续把话说完：“而且小郎君吉人天相，这伤不重。”

这本是平常话语，杨藏英却听出些话里有话的味道，他想起之前情景，转而低声问道：“刺客抓到了吗？”

“抓？”鱼余业扭头看了看，“当然抓到了！”

杨藏英顺着他的方向瞥了一眼，与鱼余业同来的人还恭顺地站在那里，很面熟，却不是御史台中人，杨藏英想了好一会儿，才想起他是尉迟乙僧的那位管事。他为什么也在这里？杨藏英正在思索，面前的鱼余业突然单膝跪下，叉手向前一拜：“恭喜！”

“啊？”杨藏英被吓了一跳，“鱼台官，这是……怎么回事？”

“小郎君立了大功，加官晋爵，指日可待……”

鱼余业面带喜色，恭喜连连，或许太过于激动，连话语都变得含糊起来。杨藏英面露疑惑，向那管事投去求助的眼神。那管事似乎早有准备，在鱼余业翻来覆去说了好一段话后，这才上前，拱了拱手，沉声说道：“杨小郎君，主人和张台官让我带话，那‘假乞伏’已经被抓住。梁老主簿连夜赶到这观音寺中，因为正好有贵人在场，他们晚些就在山顶藏经阁进行最后的讯问。张台官交代，不管杨小郎君醒没醒，务必要让你参与。”

“这样啊，那便好。”杨藏英松了口气，又望向鱼余业，“但是……”

“小郎君有所不知，”那管事又说道，“昨夜，我们听到张台官呼救，冲到那小楼去，只见‘假乞伏’匆忙离去，你倒在地上。其他人去追刺客了，我和张台官赶紧查看你的状况，发现你胸口中刀，伤得不轻，但还有模糊的意识。我们唤了你好几声，你就把手中东西给我们看。”管事比画一下，

“那是一张手心大的纸片。”

“纸片？”

“对，你说是从刺客身上扯下的，说完就晕了过去。”管事看了一眼旁边兴奋的鱼余业，压低声音说道，“上面写着字。”

“是……是什么？”

那管事略低了身子，凑近他耳边道：“待其并州归，与吾起兵斩妖后。”

“什么？”杨藏英睁大了眼睛，“这是……谋反吧？”

“对。”管事低声道，“我家主人看见，脸都吓白了。张台官也立刻通知御史台。梁老主簿赶到，一看就说像是慕容宝节的字，即刻命人取来文牍核对，又叫刑部与大理寺也派人来，当夜一一查验核对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确是慕容宝节的字迹无疑。”

杨藏英微微咋舌，现在他对许多状况都尚不清楚，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。那就是张元昙绝不会放过探究这张纸的机会——这张纸为什么会出现在试图刺杀慕容宝节的“假乞伏”身上？字纸上既有“与吾”二字，肯定是写给另一个人的，那么这神秘的同伙是谁？会不会就是那被杀的杨思训？像是一盆冷水兜头浇下，杨藏英本有些模糊的思绪瞬间清醒，他几乎可以想见，张元昙站在他面前，不停地提出这些问题。

他抬起头，问管事：“刚才你说，他们晚一些要进行讯问？”

“是。”管事答道，“现在日头已出，应该大约在一个时辰后。”

“好。”杨藏英点头，“那……在场的贵人是谁？”

“荣国老夫人。”管事略微迟疑了一下，“当今皇后……皇后之母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杨藏英顿了顿，还是答道。他双手支撑，勉力站起来，不知是鱼余业的“医术”，还是自己太过于兴奋，他胸口的伤倒不算很疼。四下张望一番，他沉声道：“管事，劳烦借我一件正式的衣服。鱼台官，一

会儿可能……要麻烦您帮我更衣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！”鱼余业急着接话，“小郎君立功，已是板上钉钉，当然要穿得好一些前去受奖，这也是我们御史台的脸面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杨藏英有些哭笑不得，但也不好与他计较。管事立刻准备了一条墨绿色的外袍，让杨藏英穿上。鱼余业在旁搭手，口中仍是说个不停，胖脸上的喜悦令杨藏英有几分尴尬。末了，他得意地拍了拍杨藏英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去吧，小郎君，把该做的做完——往后我也好指望你。”

他也是好意，杨藏英不好与他多说，赶紧告辞，出了房门。

观音寺位于乐游原之上，本就地势高耸，往上走，只觉得山风越发冰冷。杨藏英迈步沿着坡道逐级而上，偶尔停顿，向下张望。整个长安城，齐整的一百零八坊沐于晨光，仿佛能覆于掌中。扭头看另一侧，只见山间的苍松翠柏、蜿蜒如长带的曲江皆在脚下，更让人觉得如同站在一处悬崖边上，令人头晕目眩。

抬起头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胸口仍然疼痛，杨藏英却有万事皆已结束的安心之感，这样想着，他到了藏经阁前，推门进去。甫一进去，就被阁中景象吓了一跳。这藏经阁有东西两扇大门，正正相对。他走的是东门，正对着的西门，门槛外就是万丈深渊。

两扇门之间宽五十余步的过道上，一个人笔直地站着，另有一个人，跪在他的身边。刚进来时，因为背光，杨藏英一时看不清两人模样，过了一会儿，眼睛适应光线，他才看见站着的人是张元昙，而跪着的人，应该就是那假乞伏弼臣——爱娘好像说过，他的名字叫作白弥。

杨藏英没料到这种情景，一时间只能低声道：“张兄……张台官。”

张元昙听见声音，回过头来，说了声：“他来了。”

杨藏英看不清张元昙的表情，但听语调，张元昙是在对着旁人说话。他看了看四周，只见过道两旁各摆了七八个蒲团，除去梁老主簿、骞为道，

御史台再无他人。还有几个面孔陌生、但坐得笔直的人，杨藏英看过去，觉得应是刑部或是大理寺的官员，但所相识的仅有司直崔辕——大理寺少卿元武、刑部侍郎郝善业二人都不在。

他又张望了一下，并没有看见管事说的那位尊贵的老妇人，想了想，他走到梁老主簿身边，在蒲团上尽量悄无声息地坐下。刚坐好，就听见张元昙道："人已经齐了，开始吧。"

藏经阁静悄悄的，无人应答，但众人的目光，都停留在张元昙和跪着的"假乞伏"身上。杨藏英这才发现，此时的"假乞伏"被麻绳缚得紧紧，完全动弹不得。但即便如此，他的神情却是迷惑多过凶狠。他睁着迷离的眼睛，好像连他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里。

张元昙说话了："你说吧，从哪里说起都可以。"

杨藏英觉得有些奇怪，眼下看起来像一场新的讯问，但张元昙的语气，却像拉家常一般。他来得晚，不知张元昙之前和各位官员又做了什么约定，只能默不作声，在一旁偷偷地观看。"假乞伏"，也就是白弥听张元昙说话，也愣了愣，许久才问道："汝兰……爱娘她是怎么说的？她说，我们是从吐谷浑来的刺客，对不对？"

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怀疑，杨藏英跟着疑惑起来。张元昙倒是不惊讶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说道："是的。她说，你们是吐谷浑皇室侍从的后代，专门为泄密的旧事来找慕容宝节报仇。"

"这样啊……"白弥揣度着词句，"那个……各位应该不信，但、但不是这样的。"

杨藏英心中不满地哼了一声，但张元昙没有丝毫的恼怒，只是沉声问道："不是这样，那真的是哪样？你说出来，大家听听。"

他言语和蔼，白弥也没了初见时的圆滑。沉思片刻，这吐谷浑人缓缓开口道："我确实是吐谷浑的孤儿，而爱娘来自回鹘或是突厥，我们两个自

幼被卖进慕容家。家主慕容宝节把我们从童仆里挑出，找人教我们剑术、骑射之类的功夫。后来我们知道，家主养有一支三十余人的护卫队，无论吃食还是俸禄都比其他家奴好得多。有了这一层好处，我们自然尽力学习，习得一身武艺，就等着家主同意，升为护卫，为他所用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说道：“谁知到了我们十六七岁，就是慕容将军开始留宿绿槐夫人宅邸的那段日子，他突然要从这批家奴中挑出两个人，说要去执行特殊任务。我与爱娘，就是在那时被慕容将军选中。”

“特殊任务？”张元昙问道，“是什么？”

“有点复杂，我一项一项说。”白弥舔了舔嘴唇，“首先，他让我与爱娘前往吐谷浑待上小半年，将自身从言行到习惯，都变得与当地吐谷浑人无异之后，再回到长安。回长安后，我们两人决不能再自称是他的奴仆，而是要扮成吐谷浑来的刺客——两个因为仇恨他曾经的泄密，风尘仆仆前来的刺客——就像爱娘和你们说的一样。”

梁老主簿突然问道：“杨台官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这……”杨藏英顿了顿，神色冷静地摇摇头，“这事情也太荒唐了。”

梁老主簿没有答话，而是看着他，仿佛在思忖他的回答。杨藏英想了想，又说道：“让家奴扮成要杀死自己的刺客已经极为古怪，更何况还要他们去西域转上那么一圈，这本钱未免下得太大了些。按我看，这是‘假乞伏’到了绝境，编出的离奇谎言。”

梁老主簿点了点头，目光重新回到张元昙身上。

而那一边，白弥还在说着：“假扮刺客过去小半年后，家主又让我们做新的事，并且让我与爱娘分开行动。我去接近幻戏师乞伏弼臣，偷偷模仿他的姿态，学习他的幻术，顺便给钱给物，也给五石散和阿芙蓉，让他变得懒散，乐于把身份给我用。至于爱娘，”他咽下一口唾沫，“就是让她装疯，在绿槐夫人家附近徘徊，让夫人遇上，顺势被她收进屋中，作为柴

火婢女。”

“换句话说，所有伪装，都是慕容宝节对你们的要求？”

张元昙提出疑问，白弥连连点头：“是的，全部是家主要求的。因为我们是慕容宅中的秘密护卫，又外出接近一年，加之也用了些西域的装扮——幻戏师也好，绿槐夫人也好，都没有认出我们来。”

杨藏英环视一周，在场的官员都面露严肃神色。或许他们和他一样，也觉得这是一个囚犯临死前无趣的胡编乱造。他又偷眼看了看梁老主簿，却发现这位老人神色不变，正注视着张元昙，满眼期待，还带着微微的赞许。

他身侧的骞为道也不见往日的骄傲，同样眯着眼睛看着。

而在他们目光的终点，张元昙又问道：“那么，你们家主还要求了什么？”

白弥抬头，看了看周围，他似乎也觉察到旁边众人不信任的气氛，带着点自暴自弃的语气说道：“不管你们信不信……反正，家主有一次把我们叫到他面前，深谈了几乎一夜。他对我们说，往后，绿槐宅邸可能会出‘大事’，他让我们做好准备，一旦出现什么事情，尽可能地往绿槐夫人、慕容家小娘子或是幻戏师身上牵连。若是牵连不着，就让我和爱娘以吐谷浑刺客的身份，前去顶罪。

“总之一句话，绝不能让人来查家主，不能让他有事。”

说到此处，白弥停了下来，环视一周，又继续说道：“我们也觉得家主的要求十分怪异，但既然是慕容家家奴，就得按家主要求行事，更何况慕容将军待我们俩确实不错。于是，我们也想了些办法……”

他解释起来，既然接了家主的任务，他和爱娘也费了一番心思。比如说，他既在空中写字，与慕容燕云玩耍，又做了那张朱砂纸，营造出与小娘子似有似无的私情。又比如说，爱娘早早地准备好一套吐谷浑刺客的说辞，一旦真的需要，她可以从容不迫地说出，就算别人探查，也查不出一丝破绽。

就这样，两人在绿槐宅邸潜伏了近两年，终于，慕容宝节担忧的事情

发生了，杨思训被毒杀在宴席之上。依据家主的要求，白弥和爱娘使出浑身解数，把这件事往绿槐、慕容燕云和吐谷浑刺客身上引——

“做了这么多，可惜碰上了你。”白弥说道，“最终还是功亏一篑。”

杨藏英看着张元昙，心中又是为他高兴，又是为他后怕。如果张元昙没有费尽心思，一层一层地探究真相与谜底，那么他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，这桩大将军毒杀案的后果也不堪设想。至少，生怕制造冤案的他，良心上会过不去。

杨藏英正想着，张元昙双手背后，颇有威严地说道：“好，前因后果你已经交代完，那么你且说说，你到底犯下了什么罪过？”

“我……”白弥抬起死狗般的眼睛，支吾半天，还是说不出话。

“直说便是。”张元昙冷冷道，“别忘了，我们已经找到那封信。”

“是。”提到谋反，白弥瞬间低下了头，他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，“我为达目的，趁乱杀了幻戏师乞伏弼臣——”

“仅此而已？”

“真的，我就杀了这个人，这是早就约定好的——”

两旁的座席传来细微的声音，官员们忍不住低声地讨论起来。在一片嗡嗡声中，张元昙却继续问道：“那么，慕容燕云从绣楼坠落而亡，这事可与你有关？”

“无关。”白弥答道，“在毒杀案后，我只和爱娘联络，并未去过慕容家。”

“很好。我再问你，昨夜携带谋反信，并且意图刺杀我和杨台官的，也不是你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白弥答得斩钉截铁，“我确实有杀害张台官的意图，但我来到寺里，就看见已经有人袭击了两位台官。后来楼门打开，便有一女子用弹弓袭击我的脸面，让我猝不及防，摔倒在地，尉迟家护卫、杂役跑上来，我被抓了个正着——

“但我可对天发誓，刺伤杨台官的人，绝不是我！”

座席边的议论声更大了，张元昙却不为所动，问道：“还有，当夜杨思训将军被毒害，那杯子中的毒可是你，或是爱娘下的？”

“这更不可能了！”白弥几乎是喊出来的，“爱娘只是眼线，她没有接近绿槐夫人的卧室。而我，甚至连后院都没有进过！”

“嗯。”张元昙低低地应道，“既然如此，在你看来，这另三桩案子是谁犯下的？”

刚才还在高谈阔论的白弥突然沉默了，他重又低下头。与之前的畏缩不同，这一回，他的沉默中充满了犹豫。他咬紧嘴唇，似乎思虑了许久，最终还是抬起头，用极其坚定的语气说道：“应该是家主慕容宝节。”

“这话怎么讲？”

“前面我已经说过，慕容家有一支三十来人的精锐护卫。”白弥说道，“我与爱娘不过是两个家奴，他都做了如此详尽的部署。对于这三十来人，他要是没做安排，实在说不过去。我虽然没有打听过，但或许，只是或许，”他顿了顿，“家主对这些精锐下过类似的指令，为了‘大事’不败露，无论是自家女儿还是台官，都格杀勿论。”

他停下话头。张元昙想说话，可白弥很快又接着说起来：“我与爱娘是慕容家家奴，家主说的‘大事’是什么，之前我们也不敢详细过问。但如今看来，应该就是他意图发动兵变，加害皇后这件事。”说到这儿，他张望一下，咽下一口唾沫，“这样一来，在杨思训将军酒中下毒的人，只能是他了！”

他们间的一番对话，听起来平静，可细想之下，每一句都如惊风暴雨。如今终于跳到核心，杨藏英也不由得心跳加速。他看看张元昙，又看看白弥，只等着他们把接下来的话说出。

只听白弥说道：“正月甲子那场夜宴，开始之前，家主一直和杨将军在

内室密谈。他们说，是在讨论小娘子的婚姻大事，实际上，应该是家主想要拉拢杨将军，让他加入这场兵变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毕竟，杨将军也是从三品大将，手中握有不少的兵权。”

他一个家奴，平时里说这话算是大大的妄议，应该会被拖出去杖打。但此时，众人都全神贯注，只是听着他说话。

白弥继续说道：“那时虽然是正月，但若要在‘并州归’时动手，那么得开始调兵遣将了。杨将军手握兵权，又是皇后表弟，他选择哪一派，是兵变成败的关键，家主应该是拼了最后的力气意图赌一把，看能不能把杨将军拉拢过来。”

“结果，”张元昙接口道，“杨将军最后还是拒绝了。”

“是的。在夜宴时，家主提到‘那件事’，而杨将军回答了‘还是不行’，看语调，杨将军应该是在夜宴前就做了拒绝。家主为了拉拢杨将军，多半已经把兵变的大部分计划告诉了他，如果放任杨将军回去，一旦将军倒戈，上告皇后，事情就糟糕了。”白弥摇头道，“当然，家主也可以派护卫暗杀，但这样太过于明显，会引起皇后的怀疑。所以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亲自前往绿槐的卧室，将毒下在酒中。”

“很有道理。”张元昙点头说道，“如果慕容宝节自导自演，那么他有很多可以操作的关节。比如他大可以在琥珀琉璃杯上做下标记，免得自己喝下毒酒。或者杨思训在宴上转了念头，他就可以以主人的名义把毒酒泼了。再加上，他早安排好你、爱娘、精锐护卫等一干人，就算事发，也只是一个流放的刑罚。”说到此处，他转过头，看向杨藏英，“如果不是小郎君机缘巧合从那刺客身上扒下密信，这最关键也是最大的秘密，估计现在还隐没在黑暗中，无人知晓。”

一长串话说完，杨藏英望向张元昙。此刻，太阳高高升起，一缕明亮的光从他背后照来，令他如同一个剪影，笔直而伟岸，乍看之下，宛如佛

殿中举手而立的护法金刚。杨藏英想到之前他说的十三郎旧事，心中又是钦佩又是安慰，如今大案已破，张元昙肯定既能升迁，又能抚慰心中旧伤，这结局可谓皆大欢喜。

然而正当杨藏英这么想的时候，张元昙突然问道："当真如此吗？"

白弥以为他是普通问话，沉声答道："虽是我的猜想，但应该八九不离十。"

张元昙顿了顿，向前走了一步。他的声音骤然凝重，不再像此前那般和蔼。他低头向白弥问道："你认为，你家主口中的'大事'，指的是'他暗中策划的兵变'？"

他问得文雅，白弥想了好一阵，才点头道："是。"

"你觉得有没有其他可能？"

白弥想了想："依照我看见的、听见的，我只能这么觉得。"他话说得谨慎，但眼下看来，对于整件事情知晓最多的，应该就是他了。

杨藏英不由觉得奇怪，此刻的张元昙为什么还不提出寻找证据速速结案，反倒在一个证人的证言上使劲地打转。他心中越发不安，本就怦怦跳的心脏更是跳得剧烈。就在他兀自呼吸急促、浑身发冷的时候，张元昙突然说道："可你家主口中说的'大事'，不是这个。"

他不再提问，转而陈述，而且是斩钉截铁的陈述。

"他说的'大事'，是'有敌对一派的暗探，诬陷他要制造兵变'。"

这话一出，仿佛晴空之中打响一个霹雳，令在场的所有官员都失了礼仪，他们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呼，杨藏英也不例外。他脸色苍白，随着其他官员的呼声望向张元昙。张元昙却看向身侧的梁老主簿。

这一刻，梁老主簿岿然不动，他的身姿如同御史台那终年不变的青松。

第二十三章

是何人

——杨藏英站了起来。

在张元昙说出那一番颠覆之前所有的言论之后，偌大的藏经阁内惊呼声此起彼伏。然而，时间过去很久，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询问或是质问。观音寺浑厚的钟声自下方传来，杨藏英再也忍不住，双手撑地，从梁老主簿身边站起，走到了张元昙的对面。

“张兄，”他低声说道，“你的话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张元昙和他正面相对，并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低下头，从头到脚将杨藏英打量了一番，就像他在御史台中一样。在这仿佛要将人看个透彻的审视之后，张元昙举起手掌，清晰地说道：“这桩毒杀案我们探查了那么久，现如今我们已经知道，”他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往下按，“绿槐，不是凶手；慕容燕云，也不是；‘真乞伏’，不是；这‘假乞伏’，如今看来也不是。”他注视着仅剩的小拇指，又把无名指竖了起来，说道，“那么，可能的凶手只剩下两人了。”

“这第二个人从何而来？”杨藏英语带愠怒，“我很疑惑。”

“有的。”张元昙答道，“还有一个人。这个人，我们从始至终就没有怀疑过他，可他一直就在这案子之中，从未远去——”

杨藏英看着他，这一刻，只觉得张元昙有点陌生，特别是他的眼睛。此前杨藏英从未想过，张元昙会用这样一种深潭一般，令人猜不着摸不透的眼神看着自己。

“就是死者本人，杨思训，杨将军。”

“这算什么？这到底算什么？”杨藏英摇了摇头。如果不是周围还有其他人，他或许会冲上去，按着张元昙的肩膀使劲摇晃几下，“张兄，你也……也太糊涂了。这结果……自尽，死者自尽！张兄，你想想看，杨将军堂堂一个三品大员，仕途光明，家中又有妻有女，他有什么理由自尽？难道你要说，他是为了陷害慕容宝节，把一条性命搭上去也在所不惜？我不能接受，实在不能接受！”

他难得地把话说得又急又快，到最后仿佛变成了怒吼。

张元昙却不似往常，没有急着截话，而是任杨藏英继续说下去。

“且不说动机这一块，就说下毒的时间。你我都听过很多遍证词，他们都能证明，杨将军从来到宅邸，就没有进过后院，更不要说接近绿槐的卧室，接近那掌上舞用的葡萄酒。他根本就没有时间，更没有机会去下毒，这点你如何解释呢？”

“毒，是在宴会之前下到酒中的——这件事，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吗？”

张元昙慢悠悠地问道，杨藏英张嘴想答，可细细一想，却哑口无言。

“是的，小郎君，我们都被误导了。”张元昙说道，“回头看，之前能证明这一点的证词，之后都被证明是伪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，毒药说不定是在宴席过程之中、之后，才出现在酒里的。”

“张兄，事到如今，我不想跟你玩绕弯子的游戏。”杨藏英的声音冷漠下来，他直接甩出了撒手锏，“证据呢？既然以前的都不算数，请把证据拿出来。”

“证据……”张元昙低低叹了一声，“不错，我们御史台，最讲究的就是证据。”

他抬起手，轻轻地挥了一下。仿佛接到号令一般，旁边的座席上，两个人站了起来。一个是骞为道，另一个便是梁老主簿。杨藏英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按说，此时诸事应由更年轻的骞为道传递，骞为道却立着未动，只是望向梁老主簿。平时严厉的老主簿像杂役一样，毕恭毕敬地走向张元昙。在一片寂静之中，老人微微弯腰，递给他一个拳头大的油布包裹。

杨藏英不由得屏住了呼吸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无人回答。而张元昙接过包裹，当着众人的面，将它小心翼翼地打开。

包裹之中，露出了一套交叠放在一起的酒杯，杯身透明，上面镶着一粒粒蜜色石头，反射着丝丝的淡色金光。杨藏英一见，脱口说道：“琥珀琉璃杯？”

“对。”张元昙絮絮说道，“绿槐家的杯子，西域进贡来的贵物，只在她家有这么一套。案件当天，死者剧烈挣扎，宴席上的玻璃杯被碾压成了碎片，御史台无法复原。好在，这段时间，我们在长安城中找到了一位独一无二的工匠。他用高超的技术，将碎片一片一片地拼凑粘合，将现场的琉璃杯恢复原状。”

杨藏英心中一动：“那个优秀的工匠难道是……”

他仔细观看，只见张元昙手中的杯上，有不少细如发丝的金色线条。看见这样的工艺，他隐隐想起听别人提过，有一种巫术般的修缮技艺，用漆与黄金将碎裂物品粘合起来。这项技艺难度极高，在长安城中没有多少工匠会。但是有一个人，不仅可能精通，还能轻易提供为数不少的金子……

一个画面划过杨藏英脑海。他想起他与张元昙前去拜访尉迟乙僧时，对方正在角落煮着“比丝绸袍子还贵重”的东西。

“是那个皇族画师，尉迟乙僧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张元昙点头。

看来，熬煮的应该就是修补琉璃杯用的漆液了。

果然是有什么不对。杨藏英心中想道。这样说来，张元昙，或者说御史台，应该早在他病愈之前，就请尉迟乙僧开始做这复原修缮之事了。那么，偌大的御史台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跟他说，也没有一个人向他提起？

他看向骞为道，复又看向张元昙。此时，张元昙眼中的雾气仿佛更加浓厚，令他猜测不透。

两人对视片刻，张元昙突然席地而坐，将手中杯子放在地上，又从包袱中取出剩下的杯子，一个接一个，同样放在地面。

杨藏英望着他，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只听他突然问道：“这里有几个杯子？杨台官，你数数看。”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一共有六……六个？”

他记得很清楚，绿槐在供述中说过，这套琉璃杯子只剩下了五个。那这第六个杯子，从何而来呢？

张元昙仿佛知道他心中疑惑：“这是杨思训自己带进来的。”

杨藏英只觉得额上渗出了微微冷汗，他低声问了句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但他自己都没听见自己问话的声音。

张元昙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，然后转向身边依旧跪着的白弥，沉声问道：“你们家主慕容宝节安排你们前往吐谷浑，是在什么时间？说详细些，这很重要。”

他神色郑重，白弥埋头想了想，许久才肯定地说道：“是两年前，确切地说，是显庆三年年底，大约十一二月的冬天。”

“那正好也是长孙丞相被贬出长安的时候，不是吗？”

听见这句话的瞬间，杨藏英和白弥齐齐睁大了眼睛。这涉及朝政的话题，张元昙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。然而抬头一看，往常最爱插话的骞为道竟没有阻拦的意思，其他人更是一声不响。

杨藏英想，或许在来之前，张元昙就已经让官员们同意，他可以口无遮拦地说话。

想到此处，杨藏英面上松了口气，然而内心深处的不安，越发强烈起来。

张元昙仍在说着：“丞相被逐出长安，朝中局势有所改变，老臣一派和皇后一派正式对立。你们家主慕容宝节不过是老臣一派的末端，尚且对你和爱娘做出了如此复杂的安排。身为皇后一派的杨思训，怎么会不做出相应的安排呢？”他转头问道，“小郎君，杨思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风眩加重的？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次赴宴都要琉璃前往查看？”

“两年前。”杨藏英咽下一口唾沫，“也是，两年前。”

“很好。”张元昙点头道，“我刚才说过，慕容宝节的安排是‘防着别人诬陷’，反过来，杨思训的安排，就是‘诬陷慕容宝节’。慕容家这边的棋子，是绿槐、女儿和家奴，那么杨思训的棋子，就是卢夫人、琉璃，还有其他人士。”

他弯腰拿起一个琉璃杯：“两年前，大幕拉开，杨思训从慕容家带走一个宴客用的琉璃杯。按绿槐所说，这在宴席中是常有的事情，所以，谁都没有在意。但是，从此之后，他每次去慕容家，都在这杯中装上能一口吞下的毒药，揣在身上，才去赴宴。

“之所以会如此猜测，是因为绿槐提到的一件事，我曾经隐隐觉得奇怪——

“那就是杨思训贵为将军，家中婢女、仆妇不会少，可为什么这两年来，每次宴席总让琉璃这个小姑娘前去传信，连个替换都没有呢？

“起初，我也以为是琉璃可靠，夫人信赖，但后来细想，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。

“那是因为，琉璃有其他人没有的东西——力气。”

“力气？”杨藏英重复着张元昙的话语。

“对，力气。我曾亲眼看过，琉璃能徒手折断手腕粗的竹竿。有这样的能耐，那么把一个小小的琉璃杯踩碎、压烂，根本就不是难事。”张元昙说道，“杨家大概早早训练过琉璃。名义上，她是去检查杨思训有没有吃下不能吃的东西。实际上，她是要配合杨思训的行动。一旦有一日，杨思训在慕容家吃下毒药自尽，那么琉璃就要设法第一个跑上前去，抢在所有人前面去‘搀扶’主人。这动作看起来是帮忙，实际上却是用她的力气，趁乱把装有毒药和没装毒药的琉璃杯都弄得粉碎。这样一来，没人会发现宴会现场其实有六个玻璃杯。至于杨思训携带毒药，更是没有人会发觉。”

在场诸人听得目瞪口呆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张元昙像是早有预料，他又看了一眼杨藏英：“这也是我跑遍长安寻找尉迟乙僧的真正原因。如果不能确定琉璃杯有六个，这番推断说得再好，也会被当作胡言乱语，被人嗤之以鼻。”

杨藏英的心怦怦直跳，他静了静心，问道：“还有吗？”

“当然，毒杀案只是开始——杨思训既死，绿槐应下了所有的罪过。这时，就轮到卢夫人出场了。她以死缠的姿态大闹御史台，逼得御史台重审案件，去除了绿槐的嫌疑。这样一来，绿槐无法顶罪，杨思训这边的人马就能继续行动，一层一层地消除慕容宝节设下的迷障，将慕容燕云、乞伏弼臣、吐谷浑刺客作案的可能性抹掉，然后就可以在最恰当的时机，出示那张虚假的谋反信，让兵变与毒杀的指控，同时不偏不倚地落到慕容宝节的头上。”

如果说刚才众人是听呆了，如今都转成了惊讶。表面上看，这起涉及

两名三品大员的毒杀案虽然略微复杂，可说到底还是人杀人而已。如今经过张元昙一番剖析，却发现内里是一场涉及朝政的智斗棋局，层层对弈，层层拼杀。

一阵山风吹过，令藏经阁中充满了冷酷的气息。就在这样的时刻，梁老主簿缓缓地站了起来，他面向张元昙，用他一贯苍老而坚定的声调说道："我还有一事不明，请张台官赐教。"

张元昙立刻回礼："主簿请说。"

老主簿捋了捋胡须："我们都知道，卢夫人前往御史台大闹，是你一个小小的书令史拼命辩论，才去除了绿槐的嫌疑。后续许多关节，也是仰赖你的思虑才有所进展。整起案件，你一力侦破，身为主簿，我很是欣慰。可现在你说，这些事情都是杨思训事先安排好的，那么，老朽就有些怀疑了。元昙，卢夫人遇见你，真的只是偶然吗？"

"主簿。"杨藏英出声，"你怎么能怀疑张兄……"

"您顾虑得是。"张元昙打断，"既然卢夫人是来御史台大闹，而非大理寺、刑部，可见杨思训安排的另外的棋子，应该是在御史台中。不过，苍天可鉴，我与杨思训素不相识，这枚棋子也不是我。"

这番话他说得诚恳，却没有什么说服力。周围的气氛仿佛凝滞，所有的呼吸汇聚成厚重的雾气。张元昙毫不慌乱，抬头看向梁老主簿："不过，棋子是谁，我已经推断出来了。"

"……是谁？"杨藏英的声音打破四周的寂静，"张兄，你当真推出来了？"

"是的。"张元昙答道，微微有些颤抖，"为什么你还问得出来？"

杨藏英睁大了眼睛，同一时间，张元昙看向他，一字一句地明晰说道："那个人，杨思训的棋子——杨藏英，就是你啊！"

又一阵山风吹来。这一回的山风远比之前猛烈，呜呜直响，把张元昙

和杨藏英的衣摆都吹得猎猎摆动。直到风过了，众人才露出惊讶的神情，就连跪在地上的白弥也瞪大眼，张开嘴，许久才挤出一句："怎么可能？"

杨藏英沉默了，然而片刻后他露出惯常的、温和的笑，像是在陪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玩闹。张元昙却丝毫没有说笑的意思，他向前迈了一步，正色说道："是你，杨藏英，你一直借着御史台官的身份，肆意歪曲事实，干扰办案。"

"张兄这话说的！我可是一直跟你在一起……"

张元昙却冷不丁地开口了："你看过证物吗？"

"这……还用说吗？当然看过。我也是参加查案的一员，案发之后，我就看到了。"

"是吗？"张元昙说道，"大理寺把慕容宝节桌边的碎片与杨思训桌上的碎片，分成两个包裹装起来。而当晚，绿槐跳舞的时候，曾经把花钿洒在空中。你要是看过证物，那你应该知道，杨思训那边包裹里沾着的花钿，远远比慕容宝节那边多，甚至多出了两三倍——小郎君，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？"

杨藏英没有接话，他咽下了一口唾沫。

"按照其他人的供述，那一天，慕容宝节是主人，于是宴席之前换了布衣。但杨思训没有衣服换，他在宴会上还穿着皮毛衣服。那琉璃杯上镶嵌有小块琥珀。琥珀与皮毛摩擦，可以吸起细碎的东西。知道这个的人，只要一看到证物就会想到，至少有一个琉璃杯曾被装在杨思训或是琉璃的衣服中，这很反常。"张元昙顿了顿，"别人不知道，情有可原。但是小郎君你不会不知道的。毕竟，你不久前还向小柳姑娘讲述，我与你、与慕容燕云相识的场景。"

杨藏英只觉得头上冒出汗珠，但他说道："这点我没张兄看得仔细，疏忽了！"

“我曾经也是如此想，但另一件事你又如何解释？小郎君，你是怎么知道，慕容燕云的披帛是绿色的？”

“披帛？”杨藏英答道，“可它不就是绿色的吗？”

“对啊，绿色，孔雀绿，漂亮的孔雀绿。但是，你想想看，你发现它的时候……”张元昙说道，“那时候，我刚下楼梯，走到一层，你走出来，对着我喊：‘张兄，快看，披帛，孔雀绿的……’那时我离开得匆忙，也没注意。但细细一想，从你找到披帛到喊住我的这段时间，你根本没有走出过绣楼一层。”

“是这样没错。”杨藏英答道，“那又如何？”

“那里是一层，光线本就昏暗，又因为放的是书信，不能点灯烛。无论是多么鲜艳的东西，看来都是紫色或者墨色，只有深浅，没有颜色的区别。”张元昙反驳道，“那么，杨藏英，你是如何做到在没出一层门槛的情况下，就知道披帛是绿色的，而且还是如此准确的‘孔雀绿’！”

此时有人发出一声惊呼。杨藏英肩膀一动，循声望去，看见除去御史台外唯一熟悉的面孔，那是崔辕，那一天管理绣楼的大理寺司直——对了，他这样低等的官员在这里，看来是作为人证而来。

张元昙摇了摇头：“除了你提前就知道，我找不出其他可能。”

杨藏英不再说话，他微微弓起脊背，像是戒备的兽。张元昙似是早料到会这样，把头偏了过去，说道：“确认了这两点后，我就对你有所怀疑。于是，一面与你同去安排引诱‘假乞伏’出来的布局，一面，又对关于你的诸多疑惑处，再设了关键——”

他在这时拍拍手：“为道，麻烦你把东西拿给我。”

一向倨傲的贵族后裔骞为道这时从袖中取出一件东西，与此前梁老主簿那样小心迈步，又同样恭敬地递给同僚张元昙。那是个小小的手炉，看起来是女子用的，里面正燃着小块的火炭。

在他们身侧，梁老主簿又探手入怀，郑重掏出一张发黄的纸。

杨藏英清晰地看见了上面的字，“并州”“杀”“妖后”。

——这是鱼余业提起的，自己从“刺客”那里“扯”来的东西。

梁老主簿拿起那张纸，伸向张元昙手中的手炉。

在场众官都惊讶不已：“要烧了它？”

可并不是。梁老主簿的手，停在手炉上面一指高的地方。手炉燃起温热的烟，缓缓上升，熏到那张纸片之上。不过片刻，略有些发黄的纸面上，开始显出大块的红色，起初淡淡的，渐渐地变深，变浓，到最后彻底变成了胭脂色，如同沾染了传说中女子的红泪。

这一切映在杨藏英眼中，让他陡然想起小柳说的话，他喃喃道：“这是……慕容家特制的香粉。”

“对。”张元昙说，“如今慕容家已被抄家，整个长安，应该只有我手上有。”

杨藏英抬起头，喉结上下滑动。张元昙微微抬眼：“不要狡辩，这绝不是你指尖残留的香粉。三娘可以作证，你在撞上之后，立刻洗了手。”

杨藏英呆住了，很快，苦笑爬上他的脸。这时他已经明白，张元昙到底暗中安排了什么。

张元昙说动郑茵，假装撞上他，将香球内的香粉洒了他一身。因为香味并不浓厚，他自己也没有在意。其实，香球的香粉中早已混进了曾经慕容燕云的馈赠，那遇热便会显出胭脂红的特制香粉。也在此刻证明了，那封足以置慕容家于死地的所谓“密信”，其实，从宴席开始就在他杨藏英的身上。

远处传来钟声，沉重而迟钝，伴随着坊门打开的声音，长安城又要恢复日常的熙熙攘攘，但在这巨大的藏经阁之上，有一些东西正渐渐地天崩地裂，再也无法恢复了。

梁老主簿放下了那张纸，静静地注视着杨藏英。而他身边的张元昙没有出声，只是把眼神转向了别处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杨藏英反而笑了，他问向张元昙："还有吗？"

"没有了。"张元昙转过头，正面接受他的挑衅，"不过足够了。"

"那么，"杨藏英的声音低下来，"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快说吧，要不来不及了。"

梁老主簿站在张元昙的身侧，他警惕地看了张元昙一眼。张元昙却像没看到他一样，抬起头和杨藏英对话。此刻，藏经阁不存在，周围的人不存在，就连这桩毒杀案也不存在，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他们两个人在对峙。

"昨天晚上，袭击我们的'刺客'，其实是你请来的护卫之一，对吗？"

杨藏英点了点头。

张元昙露出"我就知道"的表情，继续问道。

"你'拼命'和刺客对抗，不过是一场表演，对吗？"

这回杨藏英略有些迟疑，不过还是点了点头。

"在'真乞伏'家中找到的那张二十年前的吐谷浑地图，也是你自导自演的，对吗？"

杨藏英头点得飞快："是，我之前就得到此图，在身上带着，于乞伏木屋趁拉下帘子，灰尘遮眼时将地图取出。我本欲将此案往吐谷浑上引，却未想到……未想到这地图作者是那尉迟乙僧。"

他露出一丝苦笑，又极快地收敛："也未想到，世间竟有如此巧合——"

张元昙听见，嘴角微微抽搐。

杨藏英继续接道："他会修补琉璃杯，又能替你开夜宴，当真是助你破局的大贵人。"

这句话饱含讽刺，令张元昙有些许色变，但他顿住，很久，才问另一句话："那么，慕容燕云，是你……你推下去的？"

“这……是也不是。”杨藏英面无表情地回答道，“那天，我随御史台前往慕容家，本来想上去吓唬她，试图让她不要依照父亲的期望，承认自己下了毒。当时场面混乱，慕容燕云大约是被吓到了，我还没说两句，她就连连后退。退到凉台边缘，一个没注意，脚下一滑，掉了下去。”

他顿了顿，笑道：“我想去拉她，却只抓到她的披帛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我就把披帛塞进了一楼藏书信的地方，再出来混入御史台的人群之中。后来为了让查案继续，我就用手沾了灰，在上面印了个模糊的掌印，拿出来作为‘乞伏弼臣’的罪证。谁知道竟成了你破解我身份的关键。”

“好吧。”张元昙道，“你没杀人，我很庆幸。”

杨藏英冷淡地说道：“多谢。”

张元昙似乎陷入了沉思，不再说话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张元昙那略带沙哑的声音才重又在藏经阁之中响起。这一次，既像是询问，又像是剖白。

“都说这起案子是由我破解的，可是当真如此吗？”张元昙说道，“夫人跑来申冤，如果我不跳出去，你也可以借机审绿槐，确定她无罪。至于后面那些镜子、墙壁，没有这些，凭着那条披帛，你也能让大理寺再去找乞伏弼臣。至于真假乞伏——”

张元昙低头看了身边的人一眼，重又说道。

“这完全是个意外。要是没有我，你在‘搜查’其他地方的时候，趁机拿出那张地图，总有办法把爱娘逼出来，给自己博得神探的名声。之后，就算没有尉迟乙僧，以你的人缘，找个张家李家做个小点的宴席，安排一场找到‘密信’的戏码，也完全不是难事。所以，你为什么……为什么要把一切，都让给我来做？”

杨藏英挑了挑眉，没有作声。不过，他面上冷静，心中却是翻江倒海。

“杨小郎君，我们相识、相熟，也是在两年前。”张元昙喃喃自语，“我是你准备好的替罪羊，对吗？”

杨藏英握紧了拳头，他的身子微微晃动起来。

“你与我交好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我出头，去完成你可以完成的事。一来隐藏你棋子的身份，二来……二来万一中途出了什么状况，你会设法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，自己全身而退。不幸的是，我干涉这起案子太多了，以致你发现了我的另一个用法。”张元昙的声音变得模糊，“昨晚，在寺中小楼，你安排的‘刺客’匕首其实是要刺向我，让我在那里一命呜呼的，是不是？”

杨藏英喉咙里咕噜作响，发出一声同样模糊的“嗯”。

“张元昙因公殉职，杨藏英舍命对敌，一口气拿到慕容宝节叛变的证据，为朋友报仇。这个戏码，才是更完美、更容易成功的。”

张元昙这时不说话了，他眼中的迷雾越发浓重，而在这雾气中，有什么被隐藏得很深、很深，正逐步展现出它的身形。

过了很久，他说道：“但是，你把我推开了。”

杨藏英身子不动了。他抬头，同样注视着张元昙，如同僵住一般，许久没有动。又过了好一阵，他像是终于下了什么决心，突然就笑了。

带着微笑，他用一向轻快的语调说道：“是的，你说的没错，都没错。从慕容燕云那事，我就发现，你这人还有点聪明，只要加以诱导，就能说出我想让你说的推断。而且，你没有钱，没有靠山，在御史台也没什么人脉，真是再好不过的替罪羊人选，所以我就假意跟你交好。只是我没想到……没想到真的……”

他的声音倏忽低了下去，近乎听不清，似乎说了些什么，又似乎什么都没说。

张元昙道：“你说过的，在长安城，我们是彼此唯一的知己，是在冬夜中能一起取暖的人。”

“这不是假话。”杨藏英低下头，“我知道的。在这世上，连朋友都没有，

那实在是很孤独，很难受的。”

这话说出来，两人同时沉默了。

在某一个瞬间，张元昙和杨藏英似乎又恢复到自正月以来的模样，并肩探案，一同发现线索，为那些蒙冤之人大声呼喊。但这时刻转瞬即逝，再抬起头，张元昙沉声说道：“杨藏英，你身为御史台官，目无王法，制造伪证，已经触犯大唐律令，眼下证据确凿，快快束手就范，与我和主簿一起下山说明理由，接受制裁。”

杨藏英却像还没从刚才的情绪里出来：“什么时候竟会说这套官话了，原来不是只会‘该当何罪’吗？”

张元昙被他噎住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杨藏英微微埋头，语带悲伤：“说明理由？就算你们上报好了，此事一出，老臣一派在圣人面前也已经失了体面，皇后一派当然会趁机兴起。虽说这是杨思训将军拼死获得的开端，但以我一个八品小官做到如此，已是以一只蚍蜉，成功撼动了整棵大树。我所有的愿望因此而实现，我心满意足。”

张元昙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梁老主簿有所觉察，伸手拦住张元昙，说道：“这桩毒杀案，我等会上报，由圣人和皇后定夺。杨藏英，你还是御史台官，理应受御史台制裁。”

“随你们的便吧。”杨藏英面露沮丧地摇了摇头，“来押解我吧。”

他把手伸出，微微躬身，一副乖乖就擒的模样。梁老主簿不敢怠慢，做个手势，旁边立刻跑出数名埋伏着的杂役，就要上前抓捕。但这些人还没走出两步，张元昙脚边的白弥突然高喊一声：“不对！”

话音未落，看似放弃的杨藏英，压低身子，猛地扑了出去。他对准张元昙脚下的包袱，狠狠地踢了一脚。包袱飞上半空，划出一道雪亮的弧线，直直地飞出藏经阁西门，向着下面的悬崖落了下去。

张元昙睁大眼睛，惊道：“他要毁灭证据！”

那些杂役急了，都扑了上去。杨藏英本应躲避，却反其道而行之，转过身向他们冲去。杂役们正想伸手去按他，可杨藏英肩膀一低一撞，把围过来的杂役撞到梁老主簿身上。

老主簿虽有准备，但到底年事已高，站立不稳，摔倒在地，袖中那一小片“密信”滑落在地。杨藏英眼疾手快，一把捡起。张元昙没料到他竟藏有武艺，一时间，也不知应该先去扶主簿，还是先去抢信纸，就在这片刻的迟疑间，白弥嘶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拦住他！他要——”

在这个声音中，杨藏英大步跑到西门边缘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——

然后向下方漆黑的悬崖，一跃而去！

尾声

尉迟，不要发抖，也不要发呆。

站在你面前的是我，曾经的杨藏英。我是人，一个活生生的老人，我并不是鬼魂。虽然，某种程度上的确也很相似。再喝一口茶吧。让我来告诉你，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。

关于毒杀案，御史台向朝廷上报了所有的情况和张元昙的推断。然而，因为关键证物遗失，案子并没有被马上定夺。在半个月后，圣人，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帝亲自命人快马前往岭南，将被流放的慕容宝节以谋逆罪当街斩首。

这起冤案无异于一枚明确的讯号，告诉老臣一派，圣人更偏向于皇后，更偏向于老臣一派的敌人。

至此，老臣一派失去了几名大臣，失去了领头的长孙丞相，又失去了最后的圣宠。墙头草们纷纷倒戈，他们再也无力阻止皇后一派的崛起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便是风疾的圣人将所有的政务交给皇后，很快，日月

同辉，二圣临朝。

接着，就是皇后当家，登基，喏，就是如今现在这个景况，不需要我多说……

至于我，就像前面说的，我落下了山崖，却没有马上死去。就在我奄奄一息，坐以待毙的时候，有人把我救下了。身受重伤的我，被安置在附近一处隐秘的樵夫小屋中。阴暗之中不分日月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那位久等的人才前来探望。

“您终于来找我了。”见到她，我不由一声长叹。

白发苍苍的贵人自阴影中缓慢地现出身形——皇后的母亲，荣国老夫人，也是我曾经的傅姆和老师，看着我同样是一声心绪复杂的长叹。

“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”她唤着我的乳名，枯瘦如柴的手按上我满是伤痕的手背。

她告诉我，她已与皇后说好，要为我安排一个新的身份。我可以在长安城中做任何事，无论是重新入仕，还是做一个普通人，抑或成为农夫、渔民，我都可以平静地了却余生。

然而我拒绝了她，我说不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还要为皇后做事。

“这是何必？”慈悲的老妇人哆嗦着嘴唇，“孩子，你是一个人，不是——不只是一个棋子。”

“因为我看得很清楚。”我回答她，“老臣一派……”

老臣一派固然有所成就，如今也有相当的势力、相当的贤能，但如今的他们同样也充满贪欲，裙带牵扯、不思进取。就像这回，若不是邓内侍，张元昙或许会被押在牢狱，不得翻身。如果让这样的人继续掌权，结果必然是冤案遍地，民不聊生，未来不堪设想。

老妇人流露出意料之中的神色，但仍旧心疼地叹息：“你这孩子，想得真多。”

我顿了顿："夫人，我不只是为了我自己，还是因为——大唐，需要新的血液和力量。"

"这些大话，和我女儿说去，我不喜欢听。"老妇人不住地摇头。

"那，这样说，只有跟着凤阁上的贵人，才有机会弄清我的身世，我是何人……"

老妇人本还想说些什么，话到此也只能停住。她的手指如枯枝般冰凉，犹豫许久，还是缓缓地放开了我。

她再没多说话，也再没来过。不久，又有亲信将我带回长安城，在一处深巷偏宅内隐匿起来。随后，故乡弘农传来杨藏英"死"去的消息。大约是不想闹大，梁老主簿甚至派了骞为道等台官前去吊唁。

心照不宣的沉默中，只有香奁斋的小柳始终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，她时常跑到御史台，想找张元昙讨个说法。

张元昙当然是避而不见。

也许他比小柳更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。

那段日子里，窗外的长安城季节变换，人们再度换上狐裘和毛袍，正如我与张元昙相遇的时候一样。吐谷浑的消息传来，弘化公主逃回了长安，那本就多灾多难的一族，变得更加的衰微。张元昙加了官职，虽然不过是九品，但到底入了流。而且，官职已经无法掩盖他的声名。郑家三娘郑茵看中这份名气，主动与他交好，渐渐地和张元昙变得熟稔起来……

就在不停地听着各式消息的时候，冬至时分，一面磨得光滑透亮的铜镜被交到了我的手中。

在镜中，我看见了自己。曾经的玉面小郎君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苍老、丑陋的男人，脸上满是胡茬、伤痕，还有抹不去的悲伤与疲惫。看着我毫无波澜的脸，携镜前来的人沉声说道："你已有了新的身份。"

我知道，时间到了，杨藏英真正"死去"的时间到了。在此之前，我

已早早做好了准备，但在这时，一股莫名的不甘从心中涌起。我对来人说："我还想去见一个人。"

来人顿住，不回答，也不说话。

"已过去小半年了，而且我这样子，谁也认不出。"

我挣扎的样子让来人笑出了声。片刻后，对方正色说道："夫人早就猜到了。"

"猜到什么？"

"你要见张元昙。夫人还说，老话说得没错，有时候，敌人是最好的朋友。"

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仰头，望着来人帷帽下垂纱后若隐若现的脸庞，沉吟许久，还是开口："有时，朋友也会是最好的敌人——你想这样说，是吗，小柳？"

"是啊。"脱下帷帽，来人露出一张浓妆的脸庞，只有仔细查看，才能看出昔日娇俏的痕迹，唯一未变的，是那淡淡软糯、甜美的语调。

"你是何时开始怀疑的呢？"

相处日久，破绽自然不少，单是去面见尉迟乙僧那次就足够了。一般的酒肆娘子知道瑟瑟已是古怪，更何况她还知道青金石这种稀罕东西，可见不是凡俗之人。如此之人出现在我这样的"棋子"身边，当然别有目的。

我只是这样想，并没有说出来，"小柳"没有多问，也没有多解释。她只是告诉我，自己奉他人之命前来侍奉。在我获得新的身份之后，她会成为府中的侍女、掌家的管事，在我身侧，配合为事。

"只需随意差遣我——但不要问我太多，我不会说的。"

女子如是说，但有几分为真，几分为假，我也不确定。或许她是在此事之后，武家派来的监视者，又或是另一派势力的来人。但眼下情境，并不是多生枝节的时候，问了也无用，于是我只有静默，静默地答应。

对方大约也知晓，劝了一句："时间不多，要做什么，便去做吧。"

我在坊与坊间的街道行走，光福坊香奁斋已然倾颓，崇仁坊慕容宅邸已成废墟，而浩浩长安一百零八坊并不因这一两处变迁有所更改，臣、官、民、商，依旧熙熙攘攘，各安其位，没人认出我，也无人为我停留。于人群中，我独自而行，经过皇城外舍光门，如今的我不得进入，不得停留，只能继续向前，再向前，又到了布政坊，甫一进入，便能望见御史台租赁的院落了。

鬼使神差地，我走近前去。

院落窄小却沉重的木门今日紧闭。外间也无申冤人，落了一地厚雪。我停在门前张望，晃眼间，仿佛看见院中伸出几枝翠绿松枝，带着熟悉的松花香。

——就像御史台一样。

此时是严冬，风雪呼啸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样气息，是我自己恍惚。摇摇头，我重又走入风雪，此时突有开门声响起，扭头看，院落东侧门被人推开，一个人影缓缓步出。

是张元昙。他穿着一身青色的官服，面容如同我曾经熟知那般，身份却大不相同了。

心骤然绷紧。我拉紧冬帽，裹住脸面，加快步子前行。张元昙则反向走，与我擦肩。

有那么一瞬，我很想停下，但理智告诉我不能。于是只能咬紧牙关，向前迈步，一步，两步，三步……直到十来步远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停下，回头。

我看见张元昙的身影已经消失，只在地上留下一长串官靴的痕迹。

那些痕迹都很轻，唯有在离擦肩处五六步远的地方，很深，很杂乱。

似乎有人停下了，长久地注视，徘徊，最后无言地转身，重新又迈步。

那时我并不知晓，这一切，都被在院中值守的另一个人收于眼中。

第二天醒来，我就不再是“杨藏英”了。我获得了新的身份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还能与张元昙有所交集，而且再会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了皇后面前的红人，甚至主动制造冤案……

有缘由？当然，有很深的缘由。你还想听吗？尉迟，好吧，天色已经晚了，蜡烛在桌下，你去把它点燃吧，让我想想先给你讲哪个故事，是废太子妃于一间紧锁的房室内凭空失踪，还是道士祈福时从不到一人高的石块上莫名坠亡？是针对魏国夫人贺兰氏的几重毒杀，还是那场贯穿王朝十余年旧事，神秘而起，又神秘而终的狮子楼大火？

抑或是，仆役来贵极是如何更名为来俊臣，并且登堂入室？

好的，好的，不要急，我会讲给你听的，关于张元昙所有的事，还有这些事后，那无名墓的神秘主人……

后记

我的大唐，我的长安

灵感总是突然出现的，最开始或许仅仅是虚空中的一个点。

于彼时，身为作者的我并不确定最终会呈现出什么样子，只隐隐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大唐，应该发生在长安。

长安，这座自汉高祖刘邦定都后，历经几次兴盛、几次衰退的城市，随着历史的长河经历过分裂、乱局，也经历过统一、兴建，直到在隋朝建造完成，于唐代趋于繁盛，直达巅峰，直至今日仍是历史记忆中的梦想之城、民族符号。

《蚍蜉杀》故事发生的时间，长安城正是繁华初现的模样，在这承袭大隋旧制、占据城市主体的一百零八坊之中，无论是将军、贵族，抑或是官员、杂役，乃至外间的贩夫走卒、歌姬胡人，都过着各自的人生，品味各自的喜怒哀乐。

动笔之初，作为背景的长安城是模糊的、抽象的，随着时间的推进，随着查找资料的丰富，斗鸡、走马、行猎、踏青，唐人种种日常在《撒马

尔罕的金桃》《唐人的衣食住行》《唐代女道士的生命之旅》等书籍的细读后越发清晰可见。在后续逐次修改中，不断添加的城市、建筑、宴饮、吃食等无数细小的水滴，成就了文中长安，也构成了气象宏大、生机勃勃，如大江大河般烟波浩渺的诸般气象。

现今发掘的唐人墓志中，随处可见冠以“大”字的国家名号——“大唐”，可见无论古今，中国人都乐于以“大唐”和“长安”作为自己的标签。这也是区别于长安城内“小处”的“大处”，不限于一朝一地、一人一事，而是牵引万千、恢宏大气。

万邦来朝、四邻震撼，既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，又独立于世界，同时又与世界各处紧密相连，诚如后世看到的唐人之精神世界，广阔、肆意而分外强大，于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，成为一份无论何时拿出，都颇有吸引力、足以令人骄傲的精神遗产。

本作的初心，也即是在历史的恢宏和细微间做出虚构和描述，以一己微薄之力和探究之心，试着写出我的大唐，我的长安——

“栖乌之府，地凛冽而风生，避马之台，气威棱而霜动，惩奸疾恶，实藉严明，肃政弹非，诚宜允列。”

这是唐人笔下御史台的威严气象。

不同于时常在唐代背景故事中出现的大理寺，御史台既有监察、弹劾权，也有进谏之职，兼能探查冤狱——在内，御院、台院、察院三院各司其职；外间，与大理寺、刑部构成“三司”，相互帮助也相互制衡，进一步而言，还具有弹劾百官甚至上诉皇权的权力和可能。因此，有唐三百余年来，御史台中注定会出现不少为民请命的廉官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陷害忠良的酷吏。

加之现有的《御史台记》《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》等史料，以及今人

对御史制度的研究，令我们得以一窥唐代御史等人如何为事，过着怎样的生活。

于是，我将御史台选为本作的舞台，让张元昙、杨藏英、来贵极这些御史台中的台官、书令史和杂役等，前去探寻一桩历史上切实存在过的悬案——

唐显庆年间（公元 656—661 年），朝中大将军慕容宝节的姬妾毒杀另一位将军杨思训，杨的夫人多次申冤，导致案件重新审判。这是新旧《唐书》、《太平广记》和部分墓志中能翻出的旧事，也是真实发生过的谋杀。诸多的史籍只是提及了这起案件的结果，以及朝廷因此案修改了《贼盗律》，修改了其中以毒药杀人的律条，大大加重了往后对投毒杀人的处罚，而对于案件的参与人——慕容宝节、杨思训、下毒的姬妾以及申冤的杨氏夫人，却并未记载和描述。

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，过着怎样的生活，在毒杀案之后又度过了怎样的一生？

这些疑问，无人知晓。今人可见，仅是案件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，其中定有不能书写的曲折。

历史学者黄楼先生的论文《唐高宗显庆五年慕容宝节毒杀杨思训案发微》，依据新旧《唐书》及出土的墓志中对慕容宝节相互矛盾的记载，对此案可能涉及的政治背景进行了详细的考释。而陈灵海教授的《唐代重大外交泄密》一文，则依据慕容宝节的履历、唐代的外交情况，推断出这起毒杀案与吐谷浑国、弘化公主和亲有微妙的关联。只是案件最终的真相如何，即使是这两位专业人士，也只能感叹史料散佚，仅能考据推测，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。

历史记载的空白是故事生存之处，人物模糊则是虚构的生长之地。

这仅有两篇论文考据的案件，恰好作为种子与圆心，既催促故事中人脚步不停，不断探寻，也可以小见大，让笔者与读者追随他们脚步，在真

实与虚构之间的长安穿梭。

为使故事更加精彩，我将现代相互辩论、相互举证的“法庭戏”融入探案过程，一来是各取有趣之处加以融合，令小说好读好看，二来则是虽有古代和现代的时间间隔，但御史追查与法庭断案，两者追寻真相、判断正义的目的可以说是殊途同归，无论过去还是未来，人性总不会有太大变化，追寻事实真相、贯彻所信正义的追求，恐怕没有很大的区别。

屈指算来，距离写下《蚍蜉杀》，已经过去五年时间了。

初写时，我也曾有完全复原唐朝社会的野心。但查阅诸多资料后发现，如果全部据实写来，故事会离今人生活太远，影响阅读。资料中关于官职、称谓的记载，也存在烦琐重复、前后不一的情况。因此，故事里写到的日常生活、官职官位等，肯定存在一些谬误，加上精力所限，不能一一查阅、勘误，为了剧情安排，也有简化和挪用的地方，还请各位熟知、热爱历史的读者，多多见谅。

因为材料不足、笔力不够，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打算放弃，但到了最后一稿末尾，故事自己“走”出了节奏，角色们也于虚构的长安城中“活”出了自己。对于作者来说，这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幸事，虽然有些玄乎，但我也不敢抢功。这个故事很大一部分是两位主角自己的努力，我这个作者，只是跟随着他们去观看他们所见的世界，并记录下来，仅此而已。

而在写作之时，恰逢梁清散、杨晚晴两位老师也在写《不动天坠山》与《金桃》，因为都是唐朝故事，我们经常互相交换参考的论文和资料，在这交流过程中，仿佛可以看见不同的、平行的“大唐”“长安”同时出现、相互碰撞，不断展现出各自的形态，迥异的侧面，实在是件赏心悦目又非常有意思的事。

鲁迅先生曾写道：“汉唐虽然也有边患，但魄力究竟雄大……凡取用外

来事物的时候，就如将彼俘来一样，自由驱使，绝不介怀。”本文中所提及的重要西域国度吐谷浑，自汉朝成型，自鼎盛至灭亡，与唐、吐蕃、匈奴等政权有过诸多交集，时而结盟，时而战争，在本文之中，一场涉及吐谷浑的外交夜宴与慕容宝节毒杀案交叉，引出了更加错综复杂的局势，也展现了大唐与吐谷浑之间的紧密关系。

这是我心目中大唐与长安的又一侧面，胸襟博大、风流劲健，对于不同文化、不同观点，从不躲避，主动融合，于文化外交、各处交流之中开放包容、不畏冲击。这一点，与我追求的写作与为人之境有深切的契合之处，立足此刻，却不拘于眼前之境，无论是困顿还是丰足，都看得更远、想得更深，向着更宏大的时间与空间前去，挑战、融合，不畏不惧，于追求上永不止息，于境界上永不停步，诚如许多人曾引用过的、洛夫先生的诗句——

“去黄河左岸洗笔，右岸磨剑，让笔锋与剑气，去刻一部辉煌的盛唐！”

廖舒波

2021 年 8 月 15 日于秀英

2024 年 11 月 29 日修订于秀英

《长安一百零八案2》
出版预告

大唐麟德元年（公元664年）冬，大雪覆盖长安。一次觥筹交错的夜宴中，废太子李忠身穿女子服饰荒唐死去，一盘生死大棋随之轰然开场。

已化名为柳怀璧的杨藏英，受天后之命彻查此案。杨藏英不曾想到，张元昙也早已入局，故友相逢，却是生死博弈。他更不曾想到，一直窥视他的神秘之人，也已悄然布下一场诛心之局——大理寺、刑部、御史台，乃至大唐三省六部，满朝文武，都已身在其中。

对弈者落棋有声，既要杀人，又要诛心，所有牵连者，命运都将彻底逆转，生与死的抉择，明与暗的较量……让人几近窒息。

帷幕缓缓拉开，一代酷吏来俊臣狰狞走来……作为棋子的杨藏英和张元昙，是生？是死？！能否逆风翻盘？

扫描二维码，回复“长安2”，抢先试读
《长安一百零八案2》

参考文献

[1] 刘昫等 . 旧唐书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.

[2] 欧阳修，宋祁 . 新唐书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.

[3] 赵钺，劳格 . 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7.

[4] 胡沧泽 . 唐代御史制度研究 [M]. 福建：福建教育出版社，2000.

[5] 陈玺 . 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 [M]. 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2017.

[6] 郑显文 . 唐代律令制研究 [M]. 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4.

[7] 岳纯之 . 唐律疏议 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.

[8] 王立民 . 唐律新探（第六版）[M]. 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22.

[9] 霍志军 . 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 [M]. 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3.

[10] 孟宪实 . 武则天研究 [M]. 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21.

[11] 蒙曼 . 武则天 [M]. 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21.

[12] 赖瑞和 . 唐代高层文官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24.

[13] 扬之水 . 曾有西风半点香 [M]. 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2.

[14] 黄正建 . 走进日常：唐代社会生活考论 [M]. 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6.

[15] 姚平 . 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 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.

[16] 王南 . 梦回唐朝 [M]. 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8.

[17] 吴功正 . 唐代美学史 [M]. 西安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0.

[18] 陈望衡，范明华，等 . 大唐气象：唐代审美意识研究 [M]. 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22.

[19] 薛爱华 . 撒马尔罕的金桃：唐代舶来品研究 [M]. 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6.

[20] 石继航 . 唐朝人仕生存指南 [M]. 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6.

[21] 森林鹿 . 唐朝穿越指南：长安及各地人民生活手册 [M]. 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3.

[22] 森林鹿 . 唐朝定居指南 [M]. 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4.

[23] 刘勃 . 传奇中的大唐 [M]. 北京：文化发展出版社，2018.

[24] 左拾遗，苏勇强 . 盛唐一日 [M]. 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21.

[25] 周伟州 . 吐谷浑资料辑录 [M]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7.

[26] 万军杰 . 唐代宫女生活研究 [M]. 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9.

[27] 陈步云 . 唐风拂槛：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 [M]. 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2.

[28] 赵丰 . 寻找缭绫：白居易《缭绫》诗与唐代丝绸 [M]. 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23.

[29] 沈从文 .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[M]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1.

[30] 杜希德 . 唐代财政 [M]. 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6.

[31] 黄永年 . 唐史十二讲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.

[32] 岑仲勉 . 隋唐史 [M]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5.

[33] 杨心珉 . 钱货可议：唐代货币钩沉史 [M]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8.

[34] 徐畅 . 长安未远：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 [M]. 北京：生活 · 读书 · 新知三联书店，2021.

[35] 邱庞同 . 饮食杂俎：中国饮食烹饪研究 [M]. 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8.

[36] 陈尚君 . 行走大唐 [M]. 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8

[37] 向达 .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[M]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5.

[38] 霍斌 . “毒”与中古社会 [D]. 西安：陕西师范大学，2013.

[39] 张丽娟 . 唐代御史台司法职能研究 [D]. 吉林：吉林大学，2010.

[40] 黄楼 . 新出《唐故曹州刺史尉公夫人慕容燕国墓志》考释——唐高宗显庆五年慕容宝节毒杀杨思训案发微 [J].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，2016（02）.

[41] 唐华全 . 唐代御史台狱置废探析 [J].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，2013，36（05）.

[42] 刘雪亮 . 唐安史之乱前和亲公主送行官小考 [J].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 (社会科学版)，2021，24（02）.